

十一  
經注疏

毛詩





陳宛丘詒訓傳第十二 陸曰陳者胡公媯滿之所封也其先虞舜之胄有虞遇文者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與

側上之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陳譜 陳者大皞虞戲氏之墟也。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梓慎曰陳者大皞之墟也。漢書地理志云淮陽古陳國舜後胡

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也。大皞又號虞戲故述言於虞戲即伏犧字異音義同也。帝舜之胄有虞陶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

五年左傳稱子產曰昔虞陶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

封諸陳以備三恪是鄭所據之文也。傳言為周陶正知武王者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封帝舜之後於陳則胡公是

武王封之大姬又武王之女故知是武王也。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居於澆酒其後因姓媯氏舜

既傳禹天下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后氏之胡公或失或續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媯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是為胡公

是胡公姓媯名滿也昭八年左傳史趙云胡公之胡公或失或續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媯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是為胡公

前已姓媯者非也哀元年左傳稱夏后氏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之妻之以二城虞思在胡公之前仍為媯姓明是胡公

始姓媯耳何知胡公非闕父之身而知是其子者以傳言虞闕父以虞為號不為陳也以元女大姬配胡公不言配闕父

其後鄭被異義云二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則闕父而封其子者蓋當黃帝堯舜之後也唯杜預云周封夏殷二代封

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三恪以爲陳與祀宋共爲三案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

封黃帝之後於葛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明陳與葛祝共爲三

恪祀宋別爲二王之後矣。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然則山外大澤西望豫州東也明前孟諸。正義曰禹

貢豫州云導河濟被盟諸矣。曰熊耳外方至于陪尾之東其地廣平然則山外大澤西望豫州東也明前孟諸。正義曰禹

也明諸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檢鄭居捨地在外方屬鄭宋都睢陽在明諸西南明諸屬宋也故稽譜云在豫州境內明

商諸稱宋西及豫州明諸之野是陳境不及外方明諸故無名山大澤明諸猶屬豫州陳在明諸之西則是豫州境內明

俗化而爲之。正義曰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媯滿于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

者以其好巫好祭明爲無子禱求故言無子若大姬無子而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杜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蓋大姬於後

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巫覡也楚語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巫是摠名故漢書唯言好巫。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

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正義曰世家云胡公卒于申公屨侯立卒弟桓公臯羊立卒申公

奔于莒是當周厲王時也宛上刺幽公淫荒昏亂是政衰也東門之粉云子仲之子婁婁其下傳曰子仲陳大夫氏是大

夫淫荒也此二篇皆刺幽公故云國人傷而刺之也。世家又云幽公卒于僖公孝立卒于武公釗立卒于夷公說立卒弟平公

鑑立卒于文公圉立卒長子桓公鮑立三十八年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女于免而立佗是爲厲

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大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躒中曰林少曰杵曰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

而立躒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爲莊公七年卒立少弟杵曰是爲宣公四十五年卒子

款立是爲穆公十六年卒子共公朔立十八年卒子靈公平國立此世家所言君夫也案春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

陳侯鮑卒左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爲佗殺免也桓六年經云蔡人

十三經注疏 詩七之一 國風 陳

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經云蔡人殺陳佗傳言蔡人殺五父則五父與佗一人不得云爲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驪卒則厲公即是驪驪既爲厲公則無復利公矣馬遷既誤以佗爲厲公又妄稱驪爲利公檢春秋世次不得有利公也遷蓋見公羊傳云陳佗淫於蔡人蔡人殺之因傳會爲說云誘以好女而殺之案蔡人殺佗在桓六年世家言佗死而躒立五月而卒然則躒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之經躒卒在桓十二年距佗之死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訛陳佗詩宛丘東門之粉序云月出亦爲從上詩矣衛門云誘僖公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從上明之亦非公詩也墓門刺陳佗詩宛丘詩也防有鸛巢云宣公月出亦爲從上詩之亦爲宣公詩也株林澤阪序云靈公爲靈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

###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宛丘怨阮反爾雅云宛中宛上郭云中興陸高

疏 宛丘三章章四句至無度焉。正義曰淫荒謂耽於女色昏亂謂廢其政

事游蕩無度謂出入不時聲樂不倦游戲放蕩無復節度也游蕩自是翱翔戲樂非獨淫於婦人但好聲好色俱是荒廢故以淫荒摠之毛以此序所言是幽公之惡經之所陳是大夫之事由君身爲此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鄭以經之所陳即是幽公之惡經序相符也首章言其信有淫情威儀無法是淫荒也下二章言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其擊鼓持羽冬夏不息是無節度者謂也首章言其信有淫情威儀無法是淫荒也下二章言子之湯兮宛丘之上

### 兮

子大夫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箋云子者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洵信也箋云此君信有淫荒之情其斥幽公也游蕩無所不爲。湯他郎反善他浪反

### 戶教

夫富朝夕恪勤勿君治國而游蕩高丘荒廢政事此由幽公化之使然故舉之以刺幽公也。鄭以爲望子兮反幽公爲異其義則同。傳子大夫宛丘。正義曰傳以下篇說大夫淫亂此與相類則亦是大夫但大夫稱子是其常稱故以子爲大夫序云游蕩經言湯兮故知湯爲蕩也釋丘云宛中宛丘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爲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宛丘中中央隆峻狀如一丘矣爲上之宛中中央高峻與此傳正孫萊皆幽中央下取此傳爲說。箋子者至高後高若此宛丘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以變言宛中中央高傳是也故李巡孫萊皆幽中央下取此傳爲說。箋子者至高後高若此

義曰箋以下篇刺大夫淫荒序云疾亂此序主刺幽公則經之所陳皆幽公之事不宜以爲大夫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則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子有車馬子者斥昭公明此子止斥幽公故事易傳也云無所不爲言其戲樂之事幽公

鳥之羽可以爲翬箋云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 坎其擊鼓聲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值持

鷺舞者所持以指鹿 疏 坎其至鷺羽。毛以爲坎坎然爲聲者其是大夫擊鼓之聲在於宛丘之下無問冬無問夏刺公也。鄭以刺幽公爲異其文義同。傳值持至鷺羽。正義曰鷺羽執持之物故以值爲持鷺鳥之羽可以爲舞者之翬故持之也釋鳥云鷺春紐郭璞曰白鷺也頭翅背上有音有長楊人皆謂之白鷺青腳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隊長三寸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純毳然與衆毛異好欲取魚時則鉅之今吳人亦養焉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青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

名白鷺赤者少耳此舞所持其白羽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 蓋謂之缶。缶方有反 疏 傳蓋謂之缶。正義曰瓦器郭璞曰益盆也此云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雜卦九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云良交也位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又史記商相如使秦王鼓缶是樂器爲缶也坎坎卦六四樽酒簋食用缶注云爻

出在丑五上值十可於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盞或則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

用會諸侯主國尊於斟酌設酒以缶則缶是酒器也此卦初六爻有孚盈缶注云爻辰在木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

然則缶是瓦器河以簡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卽今之瓦盆也 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音導又音陶 疏 傳

然則缶是瓦器河以簡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卽今之瓦盆也 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音導又音陶 疏 傳

然則缶是瓦器河以簡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卽今之瓦盆也 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音導又音陶 疏 傳



芬香。正義曰菝苕草釋文舍人曰菝一名蟻卵瑛。今荆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起陸。陸疏云苕苕一名荆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椒之實芬香。故以相遺也。定本云椒芳物。箋男女至所由。正義曰言相說者男說女而言其色。美女說男而遺之。以椒交相說。愛故言相也。知此二句皆是男淫者言我爾顏色之美。如苕苕之華。若是女箝不得言男子色。美如華也。思其往日相愛。今復會為淫亂。詩人言此者。本其淫亂化之所由耳。

###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誘進也。掖扶持也。衡門。衡門也。沈云。衡門三章章四句。至其君。正義曰。作衡門詩者。誘僖公也。以僖公懿愿而無自立之志。故國人是衡門之詩。以誘導扶持其君。誘使自強。行道令與國致理也。經三章皆誘之辭。箋誘進也。掖扶持。正義曰。誘進。釋詩云。掖。背也。傳二十五年左傳云。二禮從國子巡城。持以越外。殺之謂持其臂而投之。城外也。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衡門。橫木為門。言此言誘掖者。誘謂在前。導之掖謂在傍。導之故以掖為扶持也。定本。作扶持。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衡門。橫木為門。言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與治。致政化。其必之洋洋。可以樂飢。必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道。志飢。樂之可飲。以樂飢。以喻人。君慈惠。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亦猶是也。必。悲位反。洋洋。音羊。樂本又作藥。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本作樂。下注。疏。致政然。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游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與治。致政君何以放此。怒若角反。疏。致政然。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游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與治。致政君何以不與治。致政乎。觀泌水之流。洋洋。廣大。君可以樂道。志飢。樂之可飲。以樂飢。以喻人。君慈惠。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亦猶是也。必。悲位反。洋洋。音羊。樂本又作藥。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任之以成德。致誘君。以任賢臣。餘同。傳。衡門。至遊息。正義曰。王記。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則衡。橫。義同。故知。衡門。橫木為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字。此。唯。橫。木。為。之。言。其。淺。也。釋。詩。云。棲。遲。息。也。舍。人。曰。棲。遲。行。步。之。息。也。傳。泌。泉。至。忘。飢。正義曰。邦。國。有。甚。彼。泉。水。知。泌。為。泉。水。王。肅。云。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魏。巍。巍。南。而。可以。樂。治。忘。亂。孫。堪。難。肅。云。既。巍。巍。矣。又。安。得。亂。此。言。臨。水。歡。遊。可以。樂。道。忘。飢。是。感。激。立。志。襟。慨。之。喻。猶。孔。子。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案。此。傳。云。泌。者。泉。水。又。云。洋洋。廣大。則。不。可以。遊。川。喻。年。老。故。今。為。別。解。案。今。定。本。作。樂。飢。觀。此。傳。亦。作。樂。則。毛。故。與。鄭。異。箋。飢。者。至。猶。是。正義曰。洋洋。廣大。則。不。可以。遊。川。喻。年。老。故。今。為。別。解。案。今。定。本。作。樂。飢。觀。此。傳。亦。作。樂。則。毛。故。易。傳。以。為。喻。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也。飲。水。可以。樂。道。而。已。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何。必。河。之。魴。然。後。可。食。取。其。匹。美。而。已。幸。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而。已。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喻。君。任。臣。何。必。聖。人。亦。取。忠。孝。而。已。齊。姜。姓。子。姓。正義曰。齊。音。房。取。音。娶。下。文。同。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子。姓。箋。云。宋。疏。姜。宋。者。般。之。苗。裔。契。之。後。也。般。本。紀。云。舜。封。契。於。商。賜。姓。曰。子。是。齊。姜。姓。宋。子。姓。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孔安國云。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至君。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淫。故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謂夫為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為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序其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典也。池。城。池。也。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漚。麻。使。可。漚。麻。作。衣。服。與。者。喻。賢。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晤。遇。也。文。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漚。烏。豆。反。料。七。立。反。西。人。謂。漚。為。解。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孔安國云。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至君。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淫。故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謂夫為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為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序其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典也。池。城。池。也。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漚。麻。使。可。漚。麻。作。衣。服。與。者。喻。賢。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晤。遇。也。文。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漚。烏。豆。反。料。七。立。反。西。人。謂。漚。為。解。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孔安國云。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至君。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淫。故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謂夫為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為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序其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典也。池。城。池。也。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漚。麻。使。可。漚。麻。作。衣。服。與。者。喻。賢。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晤。遇。也。文。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漚。烏。豆。反。料。七。立。反。西。人。謂。漚。為。解。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孔安國云。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至君。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淫。故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謂夫為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為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序其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典也。池。城。池。也。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漚。麻。使。可。漚。麻。作。衣。服。與。者。喻。賢。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晤。遇。也。文。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漚。烏。豆。反。料。七。立。反。西。人。謂。漚。為。解。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孔安國云。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至君。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淫。故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謂夫為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為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序其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典也。池。城。池。也。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漚。麻。使。可。漚。麻。作。衣。服。與。者。喻。賢。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晤。遇。也。文。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漚。烏。豆。反。料。七。立。反。西。人。謂。漚。為。解。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孔安國云。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至君。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淫。故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謂夫為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為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序其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典也。池。城。池。也。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漚。麻。使。可。漚。麻。作。衣。服。與。者。喻。賢。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晤。遇。也。文。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漚。烏。豆。反。料。七。立。反。西。人。謂。漚。為。解。

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歌相切  
**疏**東門至晤歌。正義曰東門之外有池水此水可以滌柔麻草使可緝績

化也。叔音淑本亦作淑善也晤五故反  
**疏**以作衣服以與貞賢之善女此女可以柔順君子使可脩政成德教既

已思得賢女又適彼之賢女言彼美善之賢姬實可與君對偶而歌也以君淫昏故思得賢女配之與之對偶而歌莫其

切化使君為善。傳池城池滌漸也。正義曰以池繫門曰濇也。此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為城池考

也。傳晤遇。正義曰釋言云遇偶也。然則傳以晤為遇亦為對偶之義。故王肅云可以與相遇歌樂室家之事意亦與

鄭同。箋晤猶至切化。正義曰所以欲使對歌者以歌詩陳善惡之事以感戒人君子得此賢女宜與之對歌相感

切相風化以為善故思之。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嫫嫫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

為婦人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姬有。東門之池可以滌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字又作苧。**疏**

滌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朝宜為紫滌乃尤善矣。東門之池可以滌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

者已滌之名未滌則但名為茅也。陸機疏云昔似茅而滑。東門之池可以滌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

種之處再刈便生。刻之以鐵若竹杖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朝如筋者謂之繳。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東門

之池可以滌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反道也。昔古。東門之池可以滌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

者已滌之名未滌則但名為茅也。陸機疏云昔似茅而滑。東門之池可以滌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

種之處再刈便生。刻之以鐵若竹杖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朝如筋者謂之繳。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東門

之池可以滌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反道也。昔古。東門之池可以滌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

者已滌之名未滌則但名為茅也。陸機疏云昔似茅而滑。東門之池可以滌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

種之處再刈便生。刻之以鐵若竹杖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朝如筋者謂之繳。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東門

之池可以滌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反道也。昔古。東門之池可以滌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

者已滌之名未滌則但名為茅也。陸機疏云昔似茅而滑。東門之池可以滌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

###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疏**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昏姻失時者失秋冬之時鄭以為失仲春之時言親迎女猶不至明不親迎者相違眾矣故舉不至者以刺當時之淫亂

也言相違者正謂女違男使昏姻之亂不成是男女之意相違耳非謂男亦違女也經二章皆上二句言昏姻失時下二

句言親迎而不至也。東門之楊其葉牂牁。**疏**牂牁言男女失時不違秋冬也。楊葉牂牁

復見其初生之時以與歲之時月已至於春皇矣時節已晚不復及其秋冬之時又復淫風大行女固他色不從男子親

迎者用昏時以為期今女不肯時行至於明星煌煌然而夜已極深而竟不至。禮當及時配合女當隨夫而行至使昏姻

失時男女相違如是以楊葉初生喻正時楊葉已盛過時毛以秋多為昏之正時故云男女失時不違秋冬也。秋

失時而舉楊葉為喻則是以楊葉初生喻正時楊葉已盛過時毛以秋多為昏之正時故云男女失時不違秋冬也。秋

冰泮二月也。然則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於風皆可為昏。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為

秋冬家語云羣生閉藏為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事起。時

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家語出自孔家。毛氏或見其事。故依用焉。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

春也。箋楊葉至三月。正義曰箋亦以楊葉之盛與晚。正時也。鄭言楊葉牂牁三月。中者自言葉盛之月。不以楊葉

為訛時也。董仲舒曰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樂大道。鸞秋冬而陰氣來。鸞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

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鄭以昏姻之月唯在仲春。故以喻晚失。仲春之月。鄭不見家語。不信荀卿。以周禮指言。仲春

之月。令會男女。故以仲春為昏月。其朔風所云。自謂及冰泮。行請期。耳。非以冰之未泮。已親迎也。毛鄭別自憑據。以為

定解。詩內諸言昏月。皆各從其家。傳期而不至。正義曰序言親迎而女猶有不至者。則是終竟不至。非夜深乃至也。



言明星煌煌者男子待女至此時不至然後始罷故作者東其待女不得之時非謂此時至也傳嫌此時女至故辨之云  
期不至言期以昏時至此時猶不至也。箋親迎至煌煌然。正義曰士昏禮執燭前馬是親迎之禮以昏也用昏者  
取陽往陰來之義女不從夫必為異人之色故云女番。東門之楊其葉肺肺。肺肺猶辨辨也。肺。昏以為期  
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太星煌煌然亦言至此時不至。明星哲哲。哲之世反。

###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不義者謂仇君而自立。它本亦作佗同  
又作疏。墓門二章章六句至民焉。正義曰陳佗身行不義惡加萬民也本直云民無萬字也史記為厲公殺晉於此  
獄同。既立為君此師傅猶在陳佗乃用其言必將至誅絕故作此詩以刺佗欲其去惡博而就良師也。經二章皆  
戒佗令去其惡師之辭。箋不義至自立。正義曰不義之大莫大弑君也春秋桓五年正月甲戌巳丑陳侯帥卒左傳  
云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後再赴是陳佗弑君自立之事也如傳文則  
陳佗所殺大子免而謂之弑君者以前有此惡師也經云去也不良國人知之如而不已誰昔然矣欲令佗誅退惡師則弑君  
之後惡師仍在何則詩者民之歌誄必惡加於民民始怨刺陳佗未立為君則身為公子爵止。墓門有棘斧以斯之  
大夫雖則惡師非民所恨今作詩刺之明是自立之維也戒之令去惡師明是惡師未去也。斯所宜反又幽字又音梳鄭注尚書云斯析也爾雅之義云離也孫炎云斯析之離讀者如字析星歷反  
於誄絕之罪。斯所宜反又幽字又音梳鄭注尚書云斯析也爾雅之義云離也孫炎云斯析之離讀者如字析星歷反  
開音閉諸都。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夫傅相也箋云良善也陳佗之師傅不善。知而不已誰昔然矣。昔欠也  
魯反又作觀。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夫傅相也箋云良善也陳佗之師傅不善。知而不已誰昔然矣。昔欠也

猶去也詩昔也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退終。疏。墓門至然矣。正義曰言墓道之門幽間由希親入行之跡故  
致禍難自昔昔之時常然。去羌呂反難乃且反。疏。墓門至然矣。正義曰言墓道之門幽間由希親入行之跡故  
不明由希親良師之教故有此惡此惡既成必得明師乃可以訓道而善之非得明師惡終不改必至誅絕故又戒之云  
汝之師傅不善國內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惡傳就良師也。傳墓門至析之。正義曰春官墓大夫  
職注云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然則塋域謂之墓墓入有門故云墓門墓道之門釋言云斯離也孫炎曰斯析之  
離注云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然則塋域謂之墓墓入有門故云墓門墓道之門釋言云斯離也孫炎曰斯析之  
離注云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然則塋域謂之墓墓入有門故云墓門墓道之門釋言云斯離也孫炎曰斯析之

絕其祀故云陷於誄絕之罪。傳夫傅相。正義曰序云無良師傅故知夫也不良正謂師傅不良也郊特牲云夫也者  
以知帥人者也注云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為傳言或為傳者正謂此訓夫為傅也師傳當以輔相人君故云傅相。傳昔  
久。正義曰傳稱古曰在昔昔是久遠之事故為久也。箋曰猶至常然。正義曰誰昔昔  
梅柎也鴉惡聲之鳥也萃集也箋云梅之樹善惡自有從以鴉集其上而鳴人則惡之性因惡矣以  
喻陳佗之性本未必惡師傳惡而陳佗從之而惡。鴉戶驕反萃祖醉反柎再鹽反則惡鳥路反。夫也不良歌以

諷之。歌也箋云歌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諷予不顧顛倒思子。箋云予我歌以告之汝不顧念  
其說也。疏。墓門至思子。正義曰言墓道之門有此梅樹此梅善惡自耳本未必惡徒有鴉鳥來集於其上而鳴此鴉  
悅亦從而惡也然師既惡而不能退去故又戒之汝之師傅也不善故或歌是詩以告之我既告汝汝得我言而不顧念  
之至於顛倒也然然後則乃思我之言耳至急乃思則無及於事今何以不用我言乎。傳梅柎至萃集。正義曰梅柎

其說也。疏。墓門至思子。正義曰言墓道之門有此梅樹此梅善惡自耳本未必惡徒有鴉鳥來集於其上而鳴此鴉  
悅亦從而惡也然師既惡而不能退去故又戒之汝之師傅也不善故或歌是詩以告之我既告汝汝得我言而不顧念  
之至於顛倒也然然後則乃思我之言耳至急乃思則無及於事今何以不用我言乎。傳梅柎至萃集。正義曰梅柎

其說也。疏。墓門至思子。正義曰言墓道之門有此梅樹此梅善惡自耳本未必惡徒有鴉鳥來集於其上而鳴此鴉  
悅亦從而惡也然師既惡而不能退去故又戒之汝之師傅也不善故或歌是詩以告之我既告汝汝得我言而不顧念  
之至於顛倒也然然後則乃思我之言耳至急乃思則無及於事今何以不用我言乎。傳梅柎至萃集。正義曰梅柎

其說也。疏。墓門至思子。正義曰言墓道之門有此梅樹此梅善惡自耳本未必惡徒有鴉鳥來集於其上而鳴此鴉  
悅亦從而惡也然師既惡而不能退去故又戒之汝之師傅也不善故或歌是詩以告之我既告汝汝得我言而不顧念  
之至於顛倒也然然後則乃思我之言耳至急乃思則無及於事今何以不用我言乎。傳梅柎至萃集。正義曰梅柎

其說也。疏。墓門至思子。正義曰言墓道之門有此梅樹此梅善惡自耳本未必惡徒有鴉鳥來集於其上而鳴此鴉  
悅亦從而惡也然師既惡而不能退去故又戒之汝之師傅也不善故或歌是詩以告之我既告汝汝得我言而不顧念  
之至於顛倒也然然後則乃思我之言耳至急乃思則無及於事今何以不用我言乎。傳梅柎至萃集。正義曰梅柎

其說也。疏。墓門至思子。正義曰言墓道之門有此梅樹此梅善惡自耳本未必惡徒有鴉鳥來集於其上而鳴此鴉  
悅亦從而惡也然師既惡而不能退去故又戒之汝之師傅也不善故或歌是詩以告之我既告汝汝得我言而不顧念  
之至於顛倒也然然後則乃思我之言耳至急乃思則無及於事今何以不用我言乎。傳梅柎至萃集。正義曰梅柎

其說也。疏。墓門至思子。正義曰言墓道之門有此梅樹此梅善惡自耳本未必惡徒有鴉鳥來集於其上而鳴此鴉  
悅亦從而惡也然師既惡而不能退去故又戒之汝之師傅也不善故或歌是詩以告之我既告汝汝得我言而不顧念  
之至於顛倒也然然後則乃思我之言耳至急乃思則無及於事今何以不用我言乎。傳梅柎至萃集。正義曰梅柎

其說也。疏。墓門至思子。正義曰言墓道之門有此梅樹此梅善惡自耳本未必惡徒有鴉鳥來集於其上而鳴此鴉  
悅亦從而惡也然師既惡而不能退去故又戒之汝之師傅也不善故或歌是詩以告之我既告汝汝得我言而不顧念  
之至於顛倒也然然後則乃思我之言耳至急乃思則無及於事今何以不用我言乎。傳梅柎至萃集。正義曰梅柎

其說也。疏。墓門至思子。正義曰言墓道之門有此梅樹此梅善惡自耳本未必惡徒有鴉鳥來集於其上而鳴此鴉  
悅亦從而惡也然師既惡而不能退去故又戒之汝之師傅也不善故或歌是詩以告之我既告汝汝得我言而不顧念  
之至於顛倒也然然後則乃思我之言耳至急乃思則無及於事今何以不用我言乎。傳梅柎至萃集。正義曰梅柎

其說也。疏。墓門至思子。正義曰言墓道之門有此梅樹此梅善惡自耳本未必惡徒有鴉鳥來集於其上而鳴此鴉  
悅亦從而惡也然師既惡而不能退去故又戒之汝之師傅也不善故或歌是詩以告之我既告汝汝得我言而不顧念  
之至於顛倒也然然後則乃思我之言耳至急乃思則無及於事今何以不用我言乎。傳梅柎至萃集。正義曰梅柎

其說也。疏。墓門至思子。正義曰言墓道之門有此梅樹此梅善惡自耳本未必惡徒有鴉鳥來集於其上而鳴此鴉  
悅亦從而惡也然師既惡而不能退去故又戒之汝之師傅也不善故或歌是詩以告之我既告汝汝得我言而不顧念  
之至於顛倒也然然後則乃思我之言耳至急乃思則無及於事今何以不用我言乎。傳梅柎至萃集。正義曰梅柎

其說也。疏。墓門至思子。正義曰言墓道之門有此梅樹此梅善惡自耳本未必惡徒有鴉鳥來集於其上而鳴此鴉  
悅亦從而惡也然師既惡而不能退去故又戒之汝之師傅也不善故或歌是詩以告之我既告汝汝得我言而不顧念  
之至於顛倒也然然後則乃思我之言耳至急乃思則無及於事今何以不用我言乎。傳梅柎至萃集。正義曰梅柎



兮舒優受兮勞心慳兮月出照兮倭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慘兮  
惟七老反憂也燎力召反又力  
甲反天於表反慘七感反憂也

###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  
字御叔也株林陟朱反株林夏氏邑也夏戶雅反注  
下同御叔曰疏株林二章章四句至息焉。正義曰作株林詩者刺靈公也以靈公淫於夏氏之母姬姓之女疾驅其  
反又如字。車馬馳走而往或早朝而至或嚮夕而往不見其休息之時故刺之也經二章皆言靈公往淫夏姬朝  
夕不息之事說于株野是夕至也朝食于株是朝至也。箋夏姬至御叔。正義曰宣九年左傳稱陳靈公與孔寧儀行  
父通於夏姬十年經云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之館徵舒似汝對曰亦似  
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廕射而殺之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之母譚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子于穆之妹也夫于  
早死而天鍾美於是楚語云昔陳公夏爲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于南之母亂陳而亡之是言夏姬所出及夫子  
名胡爲乎株林從夏南。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箋云陳人責靈公君何爲之。匪適株林從夏南。箋

**匪非也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  
淫泆之行自之他耳極拒之辭。瓶都風反。胡爲至夏南。正義曰株林者夏氏之邑靈公數往彼邑淫於夏姬國  
人所責瓶拒之云我非是適彼株林之邑從夏氏于南之母兮我別自適之他處耳一國之君如此淫泆故刺之定本無  
兮字。傳株林至徵舒。正義曰靈公適彼株林從夏南故知株林是夏氏之邑邑在國外夏姬在邑故遠邑而從夏姬  
也徵舒瓶字于夏故爲夏氏徵舒字于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是知夏南即徵舒也實從夏  
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于夏南爲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箋匪非謂之辭。正義曰以文辭反覆若似對答  
前人故假爲瓶拒之辭非是面爭王肅云言非欲適。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大夫乘駒  
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孫毓以王爲長。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箋云我國  
人我君也君親乘君乘馬乘君乘駒變易車乘以至株。君之一乘之馬嚮夕而說舍於株林之野何故得乘我君之  
林或說舍焉或朝食焉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駒。君之一乘之馬嚮夕而說舍於株林之野何故得乘我君之  
一乘之駒早朝而食於株林之邑乎言公朝夕往來淫泆不息可惡之甚故刺之也。傳大夫乘駒。正義曰皇皇者華  
說大夫出使經云我馬維駒是大夫之制礼當乘駒也此傳實略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淫於夏氏然則王意  
以爲乘我駒者謂孔儀從君過株故  
作者并舉以惡君也傳意或當然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君臣淫於國謂與孔寧儀行父也感傷謂  
涕也弟反自目曰涕池音四自鼻。澤陂三章章六句至傷焉。正義曰作澤陂詩者刺時也由靈公與孔寧儀行父  
曰酒洩者光反茫徒何反下文同。等君臣並淫於其國之內共通夏姬國人效之男女遞相悅愛爲此淫泆毛以爲  
男女相悅爲此無禮故君子惡之憂思感傷焉憂思時世之淫亂感傷女人之無禮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也感  
傷者次二句是也憂思者下二句是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者求其男女相悅之由由此故君上故言上二句是也感  
當也經先感傷序先憂思者經以章首二句既言男女之美好因傷女而爲惡行傷而不已故至於憂思事之次也序以  
感傷憂思爲事既同取其語便故先言憂思也鄭以爲由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故國人淫泆男女相悅聚會則其相悅愛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君臣淫於國謂與孔寧儀行父也感傷謂  
涕也弟反自目曰涕池音四自鼻。澤陂三章章六句至傷焉。正義曰作澤陂詩者刺時也由靈公與孔寧儀行父  
曰酒洩者光反茫徒何反下文同。等君臣並淫於其國之內共通夏姬國人效之男女遞相悅愛爲此淫泆毛以爲  
男女相悅爲此無禮故君子惡之憂思感傷焉憂思時世之淫亂感傷女人之無禮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也感  
傷者次二句是也憂思者下二句是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者求其男女相悅之由由此故君上故言上二句是也感  
當也經先感傷序先憂思者經以章首二句既言男女之美好因傷女而爲惡行傷而不已故至於憂思事之次也序以  
感傷憂思爲事既同取其語便故先言憂思也鄭以爲由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故國人淫泆男女相悅聚會則其相悅愛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君臣淫於國謂與孔寧儀行父也感傷謂  
涕也弟反自目曰涕池音四自鼻。澤陂三章章六句至傷焉。正義曰作澤陂詩者刺時也由靈公與孔寧儀行父  
曰酒洩者光反茫徒何反下文同。等君臣並淫於其國之內共通夏姬國人效之男女遞相悅愛爲此淫泆毛以爲  
男女相悅爲此無禮故君子惡之憂思感傷焉憂思時世之淫亂感傷女人之無禮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也感  
傷者次二句是也憂思者下二句是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者求其男女相悅之由由此故君上故言上二句是也感  
當也經先感傷序先憂思者經以章首二句既言男女之美好因傷女而爲惡行傷而不已故至於憂思事之次也序以  
感傷憂思爲事既同取其語便故先言憂思也鄭以爲由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故國人淫泆男女相悅聚會則其相悅愛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君臣淫於國謂與孔寧儀行父也感傷謂  
涕也弟反自目曰涕池音四自鼻。澤陂三章章六句至傷焉。正義曰作澤陂詩者刺時也由靈公與孔寧儀行父  
曰酒洩者光反茫徒何反下文同。等君臣並淫於其國之內共通夏姬國人效之男女遞相悅愛爲此淫泆毛以爲  
男女相悅爲此無禮故君子惡之憂思感傷焉憂思時世之淫亂感傷女人之無禮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也感  
傷者次二句是也憂思者下二句是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者求其男女相悅之由由此故君上故言上二句是也感  
當也經先感傷序先憂思者經以章首二句既言男女之美好因傷女而爲惡行傷而不已故至於憂思事之次也序以  
感傷憂思爲事既同取其語便故先言憂思也鄭以爲由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故國人淫泆男女相悅聚會則其相悅愛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君臣淫於國謂與孔寧儀行父也感傷謂  
涕也弟反自目曰涕池音四自鼻。澤陂三章章六句至傷焉。正義曰作澤陂詩者刺時也由靈公與孔寧儀行父  
曰酒洩者光反茫徒何反下文同。等君臣並淫於其國之內共通夏姬國人效之男女遞相悅愛爲此淫泆毛以爲  
男女相悅爲此無禮故君子惡之憂思感傷焉憂思時世之淫亂感傷女人之無禮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也感  
傷者次二句是也憂思者下二句是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者求其男女相悅之由由此故君上故言上二句是也感  
當也經先感傷序先憂思者經以章首二句既言男女之美好因傷女而爲惡行傷而不已故至於憂思事之次也序以  
感傷憂思爲事既同取其語便故先言憂思也鄭以爲由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故國人淫泆男女相悅聚會則其相悅愛



別離則憂思傷言其相思之極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也憂思者次二句是也感傷者下二句是也毛於傷如  
之何下傳曰傷無禮則是君子傷此有美一人之無禮也傷如之何既傷有美一人之無禮寤寐無為二句又在其下是  
為憂思感傷時世之淫亂也此君子所傷傷此有美一人而有美一人又承蒲荷之下則蒲荷二物共喻一女上一句皆  
是男悅女之辭也經文止舉其男悅女明女亦悅男不然則不得共為淫矣故序言男女相悅以明之第三章大意皆同首  
章言荷指美葉之莖卒章言荷指美葉之華二者皆取華之美以喻女色但變文以取韻耳二章言蘭是芬香之  
草喻女有善聞此淫泆之女必無善聞但悅者之意言其善耳鄭以為首章上二句同姓之中有男悅女女悅男是其  
男女相悅也次二句言離別之後不能相見念之而為憂思也既憂不能相見故下二句彼澤之陂有蒲與荷也  
感傷而淚下首章言荷喻女之容體二章言蓮喻女之信信幸章言蒲者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也  
以陂中二物與者喻淫風由同姓生。荷音荷障章亮反夫音符本亦作芙下同渠其居反本亦作渠幸耕反俊古即

反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傷無禮也奚云傷思也我思寤寐無為涕泗滂沱自目曰涕自鼻曰泗疏彼

至滂沱。毛以為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蒲之為草極柔弱荷之為葉極美好以與陳國之中有男悅女  
汝體之柔弱如蒲然顏色之美如荷然男女淫泆相悅如此君子見其淫亂乃感傷之彼男所悅者有美好之一人美好  
如是不能自防以祝不以祝可傷乎可知之何既不可奈何乃憂思時世之淫亂寤寐之中更無所為念此風俗傷敗  
目涕泗滂沱一時俱下滂沱然也鄭以為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以喻同姓之中有男與女之二人蒲之草甚

柔滑荷之莖極俊好女悅男好云汝之體性滑利如蒲然男悅女云汝之形容俊大如荷然聚會之時相悅如是及其分離  
則憂思相憶男憶女云有美好之一人我思之而不能見益復感傷覺寤之中更無所為念此  
女涕泗滂沱然淫風如此故舉以刺時也。傳彼澤謂澤畔水之岸以陂內有此二物故容

破畔言之二物非生於陂上也釋草云荷芙蓉其莖加其葉莖其本莖其華莖若其實莖其根藕其中的約中慧李巡曰

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莖莖蓮華也的蓮實也蕙中心也郭璞曰莖莖下白藕在泥中者今江東人呼荷華為芙蓉北

方人便以藕為荷亦以蓮為荷莖莖以藕為莖或用根子為母葉莖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夫其正體

者也陸機疏云蓮青皮裏白子為的約中有青為慧味甚苦故里語云苦如慧是也傳正解荷為美葉不言與意以下傳

云傷無禮者傷有美一人則此有蒲與荷共喻美人之貌蒲草柔滑荷有紅華喻必以象當以蒲喻女之容體以華喻女

之顏色當如下章言菡萏而此云荷者以荷是此草大名故取荷為韻。箋蒲柔至姓生。正義曰如藕雅則芙蓉之莖

曰菡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為喻亦以荷為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荷然則詩本有作菡字者也箋以序

云男女相悅則經中當有相悅之言以蒲喻所悅男之性女悅男性詩有蒲與荷然則詩本有作菡字者也箋以序

女之形體倣大如荷也正如以陂中二物與者淫風由同姓生二物共在一陂猶男女同在一姓。箋傷思至見之。正義

曰傷思釋言文以潦洧桑中亦刺淫泆舉其事而惡自見其文皆無哀傷之言此何獨傷其無禮至於涕泗滂沱輾轉伏

枕也故易傳以為思美人不得見之而憂傷也孫毓以箋義為長。正義曰經傳言喻涕出涕言淚出涕言淚出涕言淚出涕

亦涕之類明其也。彼澤之陂有蒲與荷。蘭當當作蓮蓮芙蓉實也蓮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男悅

也蘭是芬香之草蓋喻女有聲聞。箋蘭當至言信。正義曰以上下皆言蒲荷則此章亦當為荷不宜別據他草且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蘭當作蓮蓮是荷實故喻女言信實。有美一人碩大且卷

當為荷不宜別據他草且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蘭當作蓮蓮是荷實故喻女言信實。有美一人碩大且卷

也蘭是芬香之草蓋喻女有聲聞。箋蘭當至言信。正義曰以上下皆言蒲荷則此章亦當為荷不宜別據他草且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蘭當作蓮蓮是荷實故喻女言信實。有美一人碩大且卷

也蘭是芬香之草蓋喻女有聲聞。箋蘭當至言信。正義曰以上下皆言蒲荷則此章亦當為荷不宜別據他草且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蘭當作蓮蓮是荷實故喻女言信實。有美一人碩大且卷

也蘭是芬香之草蓋喻女有聲聞。箋蘭當至言信。正義曰以上下皆言蒲荷則此章亦當為荷不宜別據他草且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蘭當作蓮蓮是荷實故喻女言信實。有美一人碩大且卷

也蘭是芬香之草蓋喻女有聲聞。箋蘭當至言信。正義曰以上下皆言蒲荷則此章亦當為荷不宜別據他草且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蘭當作蓮蓮是荷實故喻女言信實。有美一人碩大且卷

也蘭是芬香之草蓋喻女有聲聞。箋蘭當至言信。正義曰以上下皆言蒲荷則此章亦當為荷不宜別據他草且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蘭當作蓮蓮是荷實故喻女言信實。有美一人碩大且卷

也蘭是芬香之草蓋喻女有聲聞。箋蘭當至言信。正義曰以上下皆言蒲荷則此章亦當為荷不宜別據他草且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蘭當作蓮蓮是荷實故喻女言信實。有美一人碩大且卷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七之二)

古

檜羔裘詁訓傳第十三

陸曰檜本又作館古外反檜者高辛氏之火正祝融之後姁姓之國也其封域在古豫州外方之北蒙波之南居漆洧之間祝融之故墟是子男之國後為鄭武所并焉王云周

武王封之於濟洛河穎之間為檜子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國風

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也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仲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祝融

也若然楚語稱顛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氏以重黎為顛頊命

之歷及高辛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為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為祝融馬遷謬也尚書鄭志若趙商云

火當為北則黎為北正也韋昭亦以火當為北陰位以五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官之號若天地之官據陰陽之位對

南正義曰則黎為北正也韋昭亦以火當為北陰位以五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官之號若天地之官據陰陽之位對

間。正義曰禹貢云熊耳外方居二官也鄭頗外傳地外方在鄭之南界故檜居其北也禹貢豫州云蒙波既濟注云沈

水益出所為澤也今塞為平地蒙陽民猶謂其處為蒙澤在汴縣蒙蒙澤蒙波一澤名也蒙澤近在河側檜國遠在河南

杜預云檜城在蒙陽密縣東北是在蒙陽之南也鄭處檜地而國有漆洧是檜居漆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

姁姓舟人也姁姓駱檜路信陽也曹姓鄭也對姓無後也通楚為羊姓是入姓也姓雖同出祝融皆不處其墟唯姁姓

禿姓舟人也姁姓駱檜路信陽也曹姓鄭也對姓無後也通楚為羊姓是入姓也姓雖同出祝融皆不處其墟唯姁姓

檜者處其地焉。正義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入姓已姓昆吾蘇顧溫皆也董姓融庚稷說也彭姓彭祖豕韋諸檜也

寅日諫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後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八家世本會八即檜之祖

也故韋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入姓乃是黎弟吳回之後鄭語云以入姓為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

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且黎有四大功後世當曰黎重黎黎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為一人又言以吳回為重黎皆非

耳鄭以檜是祝融之後復居祝融之墟故具言出其後處其地之事。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黎衣服大

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為桓公謀滅號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

檜國仍在史伯云檜仲特險則仲是檜君之字檜之世家既絕作序序不言檜仲則羔裘之作非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

也幽王上有宣王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不得有道滅之而檜思周道也故知檜風之作非宣王之時也宣王之

前有夷厲二王是衰亂之王考其時事得相當故為周王夷厲之時檜無世家詩止四篇事頗相類或在在一君時作故

鄭於左方中不復分之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詩云自檜以下無譏焉言季札聞此二國之歌不復議論以其國

小故也季札不諱風俗無以言焉故鄭不言檜之風俗。其國北鄰於號。正義曰地理志河南有咸陽縣故虢也。魏國

也然則號在祭陽檜在密縣北而其國北鄰於號也地理志河南有咸陽縣故虢也。魏國也然則號在祭陽檜在密縣北

號死焉然則號國當在咸陽而以其國北鄰於號也地理志河南有咸陽縣故虢也。魏國也然則號在祭陽檜在密縣北

制也譜於諸國皆不言此鄭此獨言此鄭於號者以鄭滅號檜而處之先譜檜而後說鄭故特著此句為史伯之言張本

也此與檜鄰者謂東號耳猶自別於西號杜預云西號在弘農縣東南東號今榮陽其東號鄭武公滅之西號則管獻公滅之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絮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

作是詩也

以爲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珠乃去。

疏

蓋裘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作蓋裘詩者言大夫以道去其君也謂檜之大夫見君有不可之行

乃盡忠以諫諫而不從即待放於郊得珠乃去此是以道去君也。由檜既小而迫於大國君不能用人君之道以理其

國家而徒好脩黎其衣服遊遊遊遊而燕樂而不能用心自強於政治之事大夫見其如是故諫之而不從故去之臣之

將去待放於郊當待放之時思君之惡而作是蓋裘之詩言已去君之意也序言以道去其君既已舍君而去經云豈不

汝思其意猶尚思君明已棄君而去待放未絕之時作此詩也大夫去君必是諫而不從待放之所陳即諫君之意首章二

章上二句言君變易衣服以朝期迨迨幸章上二句言其喪色之美是其好絮遊遊不強政治也三章下二句皆言思君

失道之憂悼是以道去君之事也。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以爲舊君傳曰大夫以道去君而猶未絕春秋宣元年晉放其大

則大夫正法有去君之道春秋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驪出奔陳公羊傳曰曹無大夫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驪或將侵

曹曹驪諫曰戎衆而無義請君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曲禮下云爲人臣

之禮不顯諫諫不聽於禮得去也喪服齊衰三月章曰爲舊君傳曰大夫以道去君而猶未絕春秋宣元年晉放其大

夫曹甲父于衛公羊傳曰近正也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以爲舊君傳曰大夫以道去君而猶未絕春秋宣元年晉放其大

待放之禮宣二年穀梁傳稱趙盾諫靈公不聽出古者大夫以道去君而猶未絕春秋宣元年晉放其大

者謂君與之決別任其去然後去也荀卿書云聘士以圭復士以璧各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范甯梁注君賜之

環則還賜之玦則往用荀卿之言以爲說則君與之決別之時或當賜之以玦也曲禮云大夫以道去君而猶未絕春秋宣元年晉放其大

後三月而復服此箋云待放於郊禮記言踰境公羊傳言待放三年禮記言三月者禮記所言謂既得珠之後行此禮而

不更易服玉藻云君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聽政聽政服視朝之服是在朝在堂同服蓋裘今檜君變易衣服

用狐裘在朝因用狐裘在堂故首章言在朝二章言在堂上二章唯言變易常禮未言好絮蓋裘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絮

之事故卒章言蓋裘之美如脂膏之色蓋裘既美則狐裘亦美可知故不復說狐裘之美蓋裘追迨狐裘以朝

蓋裘以追迨燕裘以適朝箋云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朝直送反注同下篇注亦同篇注詳反祭名也見賢通反豈

衣服也以遊燕燕裘以適朝箋云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朝直送反注同下篇注亦同篇注詳反祭名也見賢通反豈

衣服也以遊燕燕裘以適朝箋云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朝直送反注同下篇注亦同篇注詳反祭名也見賢通反豈

衣服也以遊燕燕裘以適朝箋云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朝直送反注同下篇注亦同篇注詳反祭名也見賢通反豈

衣服也以遊燕燕裘以適朝箋云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朝直送反注同下篇注亦同篇注詳反祭名也見賢通反豈

衣服也以遊燕燕裘以適朝箋云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朝直送反注同下篇注亦同篇注詳反祭名也見賢通反豈

不爾思勞心

待放而去思君如是心切切然。切音刀。

疏

蓋裘至切切。正義曰言檜君好絮衣服不脩

是思民之祭服今服之以在朝言其志好鮮潔變易常禮也。好絮如是大夫諫而不聽待放於郊思君之惡言我豈不於

爾思乎我誠思之君之惡如是使我心切切然而憂也。箋諸侯至政治。正義曰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請

能自強於政治唯好道遂忽於聽政故後言朝也。箋諸侯至政治。正義曰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請

侯視朝之服名曰朝服也。立冠禮云主人立冠朝服縹帶素鞶注云立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

與朝同色是朝服也。立冠禮云主人立冠朝服縹帶素鞶注云立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

衣冠其上正服亦縹色也。論語又曰羔裘也。小別論語說孔子之服云縹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縹衣以楊之是羔裘用縹

亦縹色也。又與立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故云諸侯之朝服縹衣羔裘也。立冠禮云主人立冠朝服縹帶素鞶注云立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

蠟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

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也。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歲事成親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

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既說蜡祭其下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

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論語說孔子之服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

衣狐裘也。案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楊之。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然則諸侯有狐白裘矣。又曰君子狐裘豹裘

天子之朝耳。在國視朝之服則素衣麕裘無狐白裘矣。何知非狐白裘而青以朝則違禮備上非徒好絮而已。序不應直云好

絮以此知非狐白也。玉藻言君子狐裘裘者注云君子大夫士也。天官司裘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

下三卷上疏 詩七之一 國風 檜

麤謂狐裘裘之屬然則狐裘乃是人功應惡之裘楡君好絮必不服之矣孔子仕魯朝論語說孔子之服緇衣羔裘與黃衣狐裘其文相對明此羔裘狐裘亦是緇衣黃衣之裘故知羔裘是禘朝之服狐裘是息民祭服也楡君志在遊燕祭服尊於朝服既用祭服以朝又用朝服以燕是其好絮衣服也蓋遊朝朝是遊燕燕樂故言燕耳非謂行燕禮與羣臣燕也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若依法設燕則服羔裘可矣今用以遊燕故大夫刺之遊燕之服於禮無文不過用玄端深衣而已必不得用朝服故刺其服羔裘也事有大小今朝事重燕事輕作者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也是三諫不從待放而去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 翺翔猶逍遙也箋云 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七月云躡彼公堂謂之時思君而心勞也 飲酒於學故傳以公堂為學校此云公堂與彼異也何則此刺不能自強於政治則在朝在堂皆是政治之事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殿之堂人日出視朝然後退適路殿以聽大夫所治之政二者於禮同服羔裘今楡君皆用狐裘故二章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 日出照曜然後退適路殿見其如膏 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悼猶哀傷也 疏 羔裘至各舉其一 正義曰上言變易衣裘此言裘色鮮美楡君所服羔裘衣色潤澤如脂膏然日出有光照曜之時觀其裘色如脂膏也君既好絮如是大夫諫而不用將欲去之乃言豈不於爾思乎我誠惡之思君之惡如是中心於是悼傷之 傳悼動 正義曰哀悼者心神震動故為動也與箋哀傷同

###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喪禮子為父卒為母皆三年時人恩 疏 素冠三句 〇箋喪禮至能行 〇正義曰喪能三年不言齊斬之異故兩舉以充之喪禮諸侯為天子父為長子妻為夫妾為君皆三年此箋獨言父母者以詩人所責當責其尊親至極而不能從亂耳故知主為父母父母尚不能三年其餘亦不能三年可知矣首章傳曰素冠練冠冠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則此練冠是十三月有練裳也二章傳曰素冠故素衣與冠同時亦練練之衣是二章同思既練之人卒章庶見練素衣表服新衰有裳裳經帶而已不言其釋帶弓說既練之服云練衣黃裏練要經在繩屨角瑣鹿裘亦不言有鞞則喪服始終皆無鞞矣大祥祭服朝服縞冠朝服之制縞衣素裳禮禫從裳素練是大祥祭服之釋然則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也作者以時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故從初縞末而思之有不到大祥者故上二章思既練之人皆不能三年故卒章思大祥之人也

**棘人樂樂兮** 庶幸也素冠練冠也練急也樂樂瘠貌箋云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練時人皆解纆經三年之思於其老反紕婢亦作反解佳賣反 勞心博博兮 博博憂勞也箋云勞心者 庶見至博博兮 〇箋力端反博博皆反縞古音冀腹本亦作瘦所賣反 幸望得見服既練之素冠兮用情急於哀感之人其形發樂樂然瘦瘠者兮今無此人可見使我勤勞其心博博然而憂之兮 〇鄭以素冠為既祥素衣之冠思見既祥之人其文義則同 〇傳庶幸至瘠貌 〇正義曰庶幸釋言文傳以刺不行喪禮而思見素冠則素冠是喪服之冠也若練前已無此冠則是本不為服不得冠不能三年若在大祥之後則三年已終於禮自除非所當刺今作者思見素冠則知此素冠者是既練之後大祥之前冠也此冠練在使熟其色益白是以前請之素焉實是祥前之冠而謂之練冠者以喪禮至祥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為練冠也練急也釋言文彼棘作械音義同身服喪服情急哀感者其人必瘦故以樂樂為瘠瘠之貌定本毛無瘦字 〇箋喪禮至瘠瘠 〇正義曰鄭以練冠者練布為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縞未有以布為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且時人不行三年之喪當先思長遠之服何得先思其近乃思其遠又不能三年者當謂三年將終少月耳若全不見練冠便是其行三年之喪

素冠三章章四句 疏 素冠三句 〇箋喪禮至能行 〇正義曰喪能三年不言齊斬之異故兩舉以充之喪禮諸侯為天子父為長子妻為夫妾為君皆三年此箋獨言父母者以詩人所責當責其尊親至極而不能從亂耳故知主為父母父母尚不能三年其餘亦不能三年可知矣首章傳曰素冠練冠冠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則此練冠是十三月有練裳也二章傳曰素冠故素衣與冠同時亦練練之衣是二章同思既練之人卒章庶見練素衣表服新衰有裳裳經帶而已不言其釋帶弓說既練之服云練衣黃裏練要經在繩屨角瑣鹿裘亦不言有鞞則喪服始終皆無鞞矣大祥祭服朝服縞冠朝服之制縞衣素裳禮禫從裳素練是大祥祭服之釋然則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也作者以時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故從初縞末而思之有不到大祥者故上二章思既練之人皆不能三年故卒章思大祥之人也

纓行其半違... 也既祥祭而... 以素冠為大... 衣素裳然則... 素衣者謂素... 既練之素衣... 衣兮今無可... 家而觀其居... 白布喪服。... 成人也。縞... 素衣者謂素... 天子除喪則... 與之為行如... 彼人之家... 觀其居處... 先王制禮不... 君子也。夫... 蘊紆粉反夏... 望見祥祭之... 此二人之者... 云子夏既除... 此正反一人... 至其行。正... 素冠三章章... 隱有長楚疾... 狡古卯反伏... 本亦作偷古... 皆是思其無... 情饒音遙長... 同如。疏。... 音配。疏。... 天天然少壯... 傳長楚銑弋...

也既祥祭而... 以素冠為大... 衣素裳然則... 素衣者謂素... 既練之素衣... 衣兮今無可... 家而觀其居... 白布喪服。... 成人也。縞... 素衣者謂素... 天子除喪則... 與之為行如... 彼人之家... 觀其居處... 先王制禮不... 君子也。夫... 蘊紆粉反夏... 望見祥祭之... 此二人之者... 云子夏既除... 此正反一人... 至其行。正... 素冠三章章... 隱有長楚疾... 狡古卯反伏... 本亦作偷古... 皆是思其無... 情饒音遙長... 同如。疏。... 音配。疏。... 天天然少壯... 傳長楚銑弋...

也既祥祭而... 以素冠為大... 衣素裳然則... 素衣者謂素... 既練之素衣... 衣兮今無可... 家而觀其居... 白布喪服。... 成人也。縞... 素衣者謂素... 天子除喪則... 與之為行如... 彼人之家... 觀其居處... 先王制禮不... 君子也。夫... 蘊紆粉反夏... 望見祥祭之... 此二人之者... 云子夏既除... 此正反一人... 至其行。正... 素冠三章章... 隱有長楚疾... 狡古卯反伏... 本亦作偷古... 皆是思其無... 情饒音遙長... 同如。疏。... 音配。疏。... 天天然少壯... 傳長楚銑弋...

也既祥祭而... 以素冠為大... 衣素裳然則... 素衣者謂素... 既練之素衣... 衣兮今無可... 家而觀其居... 白布喪服。... 成人也。縞... 素衣者謂素... 天子除喪則... 與之為行如... 彼人之家... 觀其居處... 先王制禮不... 君子也。夫... 蘊紆粉反夏... 望見祥祭之... 此二人之者... 云子夏既除... 此正反一人... 至其行。正... 素冠三章章... 隱有長楚疾... 狡古卯反伏... 本亦作偷古... 皆是思其無... 情饒音遙長... 同如。疏。... 音配。疏。... 天天然少壯... 傳長楚銑弋...

也既祥祭而... 以素冠為大... 衣素裳然則... 素衣者謂素... 既練之素衣... 衣兮今無可... 家而觀其居... 白布喪服。... 成人也。縞... 素衣者謂素... 天子除喪則... 與之為行如... 彼人之家... 觀其居處... 先王制禮不... 君子也。夫... 蘊紆粉反夏... 望見祥祭之... 此二人之者... 云子夏既除... 此正反一人... 至其行。正... 素冠三章章... 隱有長楚疾... 狡古卯反伏... 本亦作偷古... 皆是思其無... 情饒音遙長... 同如。疏。... 音配。疏。... 天天然少壯... 傳長楚銑弋...

也既祥祭而... 以素冠為大... 衣素裳然則... 素衣者謂素... 既練之素衣... 衣兮今無可... 家而觀其居... 白布喪服。... 成人也。縞... 素衣者謂素... 天子除喪則... 與之為行如... 彼人之家... 觀其居處... 先王制禮不... 君子也。夫... 蘊紆粉反夏... 望見祥祭之... 此二人之者... 云子夏既除... 此正反一人... 至其行。正... 素冠三章章... 隱有長楚疾... 狡古卯反伏... 本亦作偷古... 皆是思其無... 情饒音遙長... 同如。疏。... 音配。疏。... 天天然少壯... 傳長楚銑弋...

也既祥祭而... 以素冠為大... 衣素裳然則... 素衣者謂素... 既練之素衣... 衣兮今無可... 家而觀其居... 白布喪服。... 成人也。縞... 素衣者謂素... 天子除喪則... 與之為行如... 彼人之家... 觀其居處... 先王制禮不... 君子也。夫... 蘊紆粉反夏... 望見祥祭之... 此二人之者... 云子夏既除... 此正反一人... 至其行。正... 素冠三章章... 隱有長楚疾... 狡古卯反伏... 本亦作偷古... 皆是思其無... 情饒音遙長... 同如。疏。... 音配。疏。... 天天然少壯... 傳長楚銑弋...



子如小麥亦似桃陸機疏云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沃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者熱灰中脫之可轄筆管。箋說式室情慾。正義曰妄者謂非理相加蔓在傍之草木是爲妄也不妄者謂不尋蔓之也言桃也從小至長不妄尋蔓草太少而端慾則長大無情慾者此謂十五六之時也已有所知性頗可識無情慾者則猶端正謹密雖至長大亦無情慾知此少而端慾非初生時者幼小之時則凡人皆無情慾論語云人之生也直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謂初生幼少之時悉皆正直人性皆同無可羨樂以此故知年少者謂十五六時也。傳天少沃沃射也。正義曰桃之天謂桃之少則悲天謂人之少故云天少也言其少壯而彼好也。箋知匹至之意。正義曰知匹釋誌。陽有莨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箋云無家謂無家室無室故知此宜爲匹也。陽有莨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室安夫之家夫婦二人共爲家室故謂夫婦家室之道爲室家之道。陽有莨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箋云無家室之道。

**陽有莨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匪風三章章四句至道焉。正義曰作匪風詩者言將及禍難而思周道焉若使周道明盛必無喪亡之憂故思之上二章匪風發兮匪車偈兮發發疾驅非有道之風言周道之滅念之而但傷下章思得賢人輔周興道皆是思周道之事。匪風發兮匪車偈兮發發疾驅非有道之風。○陽起渴反疾也。○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政令也。週首曰顧。○怛兮柳連反慘怛也。○疏。匪風至怛兮。○正義曰此驅丘遇反又如字。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政令也。週首曰顧。○怛兮柳連反慘怛也。○疏。匪風至怛兮。○正義曰此

爲之政言今日之風非有道之風發發兮大暴疾今日之車非有道之車偈偈然大輕嘒由周道廢滅故風車失常此周道在於前此既已往過今週顯視此周道見其廢滅使我心中心中怛然而傷之兮此風車失常非獨槍國也槍人傷之而作此詩耳。○傳發發至之車。○正義曰發發云飄風發發下云匪風飄兮今知發發爲飄風偈偈輕率之貌故爲疾驅傷周道之滅而云匪車匪風故知非有道之風非有道之車車者人所乘駕也時世無道人無節度可得隨時改易風乃天地之氣亦爲無道變者尙書洪範咎徵政教之失能感動上天十月之交稱燈燈震電爲不善之徵是世無道則風雷變易。○傳傷傷至道滅。○正義曰但者驚痛之言故爲傷也言顧瞻周道則周道已過過首顧之故知於時下國之亂而周道滅下國謂諸侯對天子爲下國周道周之政。○匪風飄兮匪車嘒兮。迴風爲飄嘒嘒無節度也。○飄符遙。○顧瞻周

令棄而不行是廢滅也定本無但傷之訓。○匪風飄兮匪車嘒兮。迴風爲飄嘒嘒無節度也。○飄符遙。○顧瞻周

**道中心甲兮**也。○傳迴風至節度。○正義曰迴風爲飄釋天文李巡曰迴風旋風也。○曰飄風別二名此章言風疾故無節。○誰能享魚漑之金鷲。漑澌也。鷲風行疾此言無節度車之遲速當有鷲和之節由亦與上同。○誰能享魚漑之金鷲。能割亨者。○亨普耕反注同。○蓋也。漑本又作概。古愛反。金符甫反。鷲首尋。又音岑。說文云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周道在乎西懷歸也。箋云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

好音謂周。○誰能至好音。○正義曰此見周道既滅思得有人輔之言誰能享魚者乎有能享魚者我則懷而與之若爾曰鷲音才。今反。濞徒歷。○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周道在乎西懷歸也。箋云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

備具好音。魚頰則碎治民頰則散亨魚頰於治民故以亨魚爲喻。漑之名漑之金鷲欲歸與亨者之意。歸之好音欲

視漑濯少牢。禮祭之日雍人漑鼎。人漑飯。是漑漑皆洗器之名。故云漑漑也。釋器云論謂之藝。藝也。孫奭曰關東謂

亨魚治民俱欲頌知亨魚之道則知治民之道言治民貴安靜。箋能至亨者。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惡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亨魚小伎雖或不能而云誰能古人偶此能訓亨者尊費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也。傳周道至微歸。正義曰此詩謂思周道欲得有人西歸則是將歸於周解其言西之意於時槍在榮陽周都豐鎬周在於西故言西也。釋言云懷來也。來亦歸之義故得爲歸也。箋誰將至政令。正義曰上以亨魚爲喻故知西豐者欲令人之輔周治民也。若彼仕周則當自知政令詩人欲歸之以好音者愛其人獻贈之耳非謂彼不知也。

### 匪風三章章四句

###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之三

### 曹蜉蝣詁訓傳第十四

陸曰曹者武王之弟叔振鐸所封之國也。許爲伯其封域在兗州陶丘之北。高澤之野。今濟陰定陶是也。

陸曰

毛詩注疏

### 毛詩國風

### 鄭氏箋

### 孔穎達疏

### 曹譜

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正義曰禹貢云濟入河。惟兗州王肅云東南據濟西北距河不言距濟而云據者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是也。言丘在曹之西南則曹在丘之東北。止言北者舉其大望所在耳。雖在濟南猶屬兗州故言兗州地名也。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正義曰曹世家云曹叔振鐸者周武王母弟也。武王克殷封叔振鐸於曹。地理志云濟陰定陶詩風曹國是鄭所引之文也。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春秋魯三十二年取濟西田左傳曰濟西田分曹也。地理志云濟陰定陶縣東二澤同屬濟陰。濟陰曹都所在是北會于汶。曹在汶南。濟東濶博而言是濟西地。在濟北也。其封域在雷夏高澤之野。正義曰禹貢兗州云雷夏既澤又云導潁澤被孟豬。案地理志雷夏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潁澤在濟陰定陶縣東二澤同屬濟陰。濟陰曹都所在是曹之封域在二澤。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正義曰此皆地理志文。志又云濟陰成陽縣有堯冢。是死而葬焉。由堯冢而堯葬。二帝嘗經遊處。故民俗化而效之。其遺風多君子也。將言後世彌修故先云其民俗畜積也。夫於魯徵伐異懼。主不敢侵曹。由此所以寡於患難。又言其改變堯舜之化而彌修無復重厚之風也。蜉蝣序云刺奢也。昭公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是富而無教。驕修之事也。言未時者。正謂周王惠襄之間。作詩之時。鄭國非獨魯衛而已。舉魯衛以協句略餘國而不言也。曹之後世雖爲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寡於患難。十一世鄭國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是富而無教。驕修之事也。鐸卒于太伯。牌立卒于仲君。平立卒于官伯。侯立卒于孝伯。雲立卒于夷伯。喜立卒于弟。幽伯強立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爲戴伯。三十年卒。子惠伯。兗立三十六年卒。子碩甫。立其弟武攻之。代立是爲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五十五年。卒。子莊公。射姑立三十一年卒。子釐公。夷立九年卒。子昭公。班立九年卒。子共公。襄立此其君次也。自叔振鐸至昭公凡十五君。以碩甫不成爲君。幽伯戴伯二人又不數叔振鐸始封之君。故十一世昭公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周惠王以莊十八年即位。僖八年崩。是當周惠王時也。其詩蜉蝣序云昭公昭公詩也。候人下魯閔云共公。鸚鵡在其間亦共公詩也。鄭於左方。皆以此而知。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蜉蝣上音浮下音由。其暑也。國小一本作昭公國小而

十三經注疏 詩七之三 國風 曹

追案鄭請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詩箋云喻昭公之朝是蜉蝣為昭公詩

也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曹之作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崔集注本有未詳其正也

疏 蜉蝣三章章四句至依者刺奢也昭公之國既小而迫脅於大國之間又無治國之法以自保守好為奢侈而任用小人國家危亡無日君將無

所從焉故君子憂而刺之也好奢而任小人者三章上二句是也將無所依下二句是也三章皆刺好奢又互相見首章

言衣裳楚楚見其鮮明二章言采采見其眾多三章言麻衣見其衣體三章麻衣是諸侯夕時所服則首章是朝時所服

及其餘衣亦二章言衆多見其上下之服皆衆多也首章言蜉蝣之羽二章言有羽翼以自飾飾楚楚鮮明貌云與者喻昭

言其色美亦二章言衆多見其上下之服皆衆多也首章言蜉蝣之羽二章言有羽翼以自飾飾楚楚鮮明貌云與者喻昭

互以為與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 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脅君臣死亡無日如

渠略然。楚楚如字說文作醜醜云會五絲鮮色也渠本或作燥音同其居反略本 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依歸者

當作曙音同沈云二字並不施虫是也朝直達反下皆同一讀下朝夕字張逸反 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依歸者

當於何依歸乎言有危亡之 疏 蜉蝣之蟲有羽翼以與昭公君臣有此衣裳楚楚也蜉蝣

難將無所就往。難乃且反 疏 之小蟲朝生夕死不知己之性命死在在在此羽翼以自飾飾以與昭公之朝廷皆

小人不知國將迫脅死亡無日猶整飾此衣裳以自修絮君任小人又奢如是故將滅亡詩人之言我心緒為之憂矣此

何則卒章麻衣謂諸侯之身夕服深衣則知此章衣裳亦謂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 采采衆多也 疏 傳采采衆多。正義

君之衣裳以蜉蝣朝生夕死故知喻國將迫脅死亡無日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 采采衆多也 疏 傳采采衆多。正義

采者衆多非一之辭知此采采亦為衆多楚楚於衣裳之下是為 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息止 疏 傳采采衆多。正義

衣裳之貌今采采在衣服之上故知言多有衣服非衣裳之貌也 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息止 疏 傳采采衆多。正義

雪 掘園容閭也如雪言鮮絮箋云掘園掘地解謂其始生時也以掘園喻君臣朝夕變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云

說猶舍息也。說 疏 蜉蝣至歸說。正義曰蜉蝣之蟲初掘地而出皆鮮潔以與昭公君臣皆麻衣鮮絮如雪也蜉蝣

音就協韻如字 疏 蜉蝣至歸說。正義曰蜉蝣之蟲初掘地而出皆鮮潔以與昭公君臣皆麻衣鮮絮如雪也蜉蝣

而說易衣服而為俯飾也君既任小人又好奢如是故君子憂之言我心緒為之憂矣此國將亡於我君之身當何所歸依

夕裳乎言小人不及依恃也。傳掘園至鮮絮也。箋掘地至深衣。正義曰定本云掘地掘園謂開解而容閭義亦通也上言

羽翼謂其成蟲之後此掘園舉其始生之時感以朝夕容貌不同故知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言麻衣則此衣純用布

深衣故也玉藻說諸侯之制云夕深衣祭牢肉是諸侯之服夕深衣也自明已意所以知麻衣是布深衣者以諸侯之朝夕則

蜉蝣三章章四句

深衣之布亦十五升矣故問傳云大祥素編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純用布無采飾是鄭以深衣之布為十五

服當用十五升布深衣而純用采飾耳而記深衣之篇說深衣之制云孤子衣純以素非孤子者皆不用素純此諸侯夕

引詩云麻衣引此者證麻衣是布深衣耳不謂此言麻衣其縷亦如小功布也



義曰首章上二句言其遠君子而好近小人也此詩主刺君近小人官名近附近之近下同共音恭

小人以君子宜用而被遠君子應疏而卻近故經先言遠君子也彼候人兮何戈與祿

箋云是謂遠君子也。何何可反又音何役都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外反又都律反揭音竭又其謁反及市朱反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直于是乎在朝同溫音溫何鳥本反赤黃之色黝於斜反黑色

彼候迎賓客之人兮荷揭戈與祿在於道路之上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

人皆服赤芾是其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

之候人亦應是下土此說賢者為候人乃身荷戈祿謂作候人之徒與非候人之來者

之徒數必少於天子賢者之身充此徒中之一員耳其職云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

之即引此詩明知此詩所陳是彼候人之士卒者若居候人之職則是官為上土不宜身荷戈

賢者所為非候人之官長也其職又云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四方來者則致之於朝

是道路送迎賓客者案秋官環人掌送迎邦國之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又掌誨掌待賓客

入及歸送亦如之若候人主送迎賓客而環人掌誨又掌送迎賓客者環人掌執節導引使門關

贊進止候人則荷戈兵防衛奸寇雖復同是送迎而職掌不同故異官也戈投須人擔揭故以荷

戈楨六尺有六寸戈長尋者有四尺戈受俱是短兵相類故也且葭字從父故知葭為受也

舉候人是作者之意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也賢者所作候人乃是候人之士卒言官也

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書傳不見葭之別制明葭之形制亦同也

韞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以曉人其韞別言之則祭服謂之帶他服謂之韞也韞亦赤芾

之韞也黑謂之黝青謂之蔥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然則曹為伯爵大夫再命

亦芾於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定十三年左傳晉文公還衛夫人以魚軒以夫人乘軒則諸侯

芾遂言乘軒者俟十八年左傳稱晉文公還衛夫人以魚軒以夫人乘軒則諸侯亦乘軒故云軒

之車也言其無德而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彼正當共公之時與此三百文同故傳因言乘軒

鵝在梁不濡其翼鵝鴻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鵝在梁亦非其常鵝徒低反鴻音鳥一音必濡其翼

稱其服箋云不稱者言德薄而稱尺證反注同疏在朝可謂不亂其政乎言必亂其政彼其曹朝

稱其尊服言其終必亂國也鄭上二句別義其呼之為鴻澤鳥文合人曰鵝澤鳥文合人曰鵝澤鳥

疏 候人四章章四句至人焉

疏 向至人焉

疏 向至人焉

疏 向至人焉

疏 向至人焉

疏 向至人焉

疏 向至人焉

疏 向至人焉

疏 向至人焉

疏 向至人焉

疏 向至人焉

疏 向至人焉

疏 向至人焉

疏 向至人焉

疏 向至人焉

疏 向至人焉

疏 向至人焉

疏 向至人焉

疏 向至人焉

疏 向至人焉

疏 向至人焉

疏 向至人焉

疏 向至人焉

疏 向至人焉

疏 向至人焉

小人在朝亦非其常維鵠在梁不濡其味味味也。味陟救反徐又都豆反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媾厚也箋云遂猶久

薄古反也。疏傳媾厚。正義曰重昏媾者蓄兮蔚兮南山朝隤蔚蔚雲與貌南山曹南山也隤升雲也箋云蓄

不能成其德教婉兮變兮季女斯飢兩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飢猶國之無政令則下民困病矣疏蓄兮斯飢

兮蔚兮之小雲在南山而朝升不能與為大雨以與小人在上位而見任不能成其德教此接勢為喻天者無大雨則歲

穀不熟婉兮而少變兮而好季子言南山幼弱者斯必飢矣以喻德教不成國無政令則其民困病矣刺君近小人而病

下民也。傳蓄蔚至升雲。正義曰言南山朝隤則有物從山上升也必是雲矣故則蓄兮蔚兮皆是雲與之貌詩人而病

作自歌士風故云南山曹南山也隤升釋詁文定本及集注皆云隤升雲也。箋蓄蔚至德教。正義曰以經唯言雲與

不言雨降故知蓄蔚雲與若是小雲之興也。傳婉兮至弱者。正義曰以季女謂少女幼子故以婉兮為少貌變為好貌

齊甫田亦云婉兮變兮而下句云齊角非分非是幼雅故傳以婉變並為好貌野有蔓草云清揚婉兮思以爲妻則非

復幼雅故以婉為美貌采蘋云有齊季女謂大夫之妻車盛以婉變並為好貌野有蔓草云清揚婉兮思以爲妻則非

女為少女此言斯飢當謂幼者並飢非獨少女而已故以季女為人之少子女子皆觀經為訓故不得有男在其間故則季

處其少女比於男則男強女弱不堪久飢故詩言少女耳定本云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箋天無至困病。正義曰

箋以此經輒言斯飢文無致飢之狀而上句取不雨為喻是因不雨為與故知此言歲穀不熟則助弱者飢國無政令則

民困病今定本直云歲不熟無殺字

###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鳴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疏鳴鳩四章章六句至不壹。正義曰經云正是四

在位無君子者正謂在人君之位無君子之人也在位之人既用心不壹故經四章皆美用心均壹之人舉善以較時惡

首章其子七兮言生子之數下章云在梅在棘言其所在之樹見鳴鳩均壹養之得長大而處他木也鳴鳩常言在桑其

子每章與木言子自鳴鳩在桑其子七兮興也鳴鳩結鞠也鳴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鳴鳩一箋云

飛去母常不移也。疏鳴鳩在桑其子七兮興也鳴鳩結鞠也鳴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鳴鳩一箋云

八反又音吉鞠居六反。淑人君子其儀一兮。疏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執義一則用心固

兮。正義曰言有鳴鳩之鳥在於桑木之上為巢而其子七兮鳴鳩養之能平均用心如壹以與人君子之德養與國

疏蓄兮斯飢

疏蓄兮斯飢

疏蓄兮斯飢

疏蓄兮斯飢

疏蓄兮斯飢

疏蓄兮斯飢

疏蓄兮斯飢

疏蓄兮斯飢

疏蓄兮斯飢

疏蓄兮斯飢

疏蓄兮斯飢

疏蓄兮斯飢

疏蓄兮斯飢

疏蓄兮斯飢

疏蓄兮斯飢

疏蓄兮斯飢

疏蓄兮斯飢



居之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桓九年公羊傳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

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是說天子之都名爲京師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蕭蒿也反

懷我寤嘆念彼京周洌彼下泉浸彼苞蕭蕭蒿也反

反又薄雄反 四國有王郁伯勞之 於天子也 鄭惟說伯勞侯之事二伯述職箋云有王謂朝聘

苗所以得盛者由上天以陰雨膏澤之故也以興四方之國有從王之事所以得治者由有郇國之侯爲伯以恩德勞來

伯爵故言伯伯伯侯也知郇爲侯爵者定四年左傳祝鮀說文王之事唯言曹爲伯明自述職正義曰以經言伯伯是

爲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謂東西大分主一方各自述省其所職之諸侯者昭五年左傳云小國有述職大有述職服

曰諸侯有王王有賢伯則諸侯以時朝聘善惡則知有王是謂侯朝聘天子思古明王賢伯也言諸侯朝聘天子者若上

原鄭郇文之昭也知郇伯是文王之子也時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謂爲牧下二伯治其當州諸侯也易

傳者以經傳考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大分唯周公召公大公畢公爲之無郇侯者知爲牧下二伯也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

幽七月詰訓傳第十五 陸曰幽者戎狄之地名也夏道衰后稷之曾孫公劉自部而出居焉其封域在雍州岐

勞民事以此敘已志而作七月鴟鴞之詩成王愍而迎之以致太平故大師述其詩爲幽國之風焉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幽譜 幽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部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于不密

改故知公劉自部而出也公劉之篇說公劉爲狄追逐而徙居經云度其夕陽幽居允荒本紀稱公劉在戎狄間知幽是

戎狄之地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郿縣有幽鄉詩公劉所邑是漢時屬扶風郿邑也言自部而出者杜預云幽在

新平漆縣東北節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部近而幽遠從內出外故言出。公劉以夏后大康時失其官守竄於

民歸之而成國也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荆岐其旅原隰旅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大王始入居岐之陽明曲在岐山之北公劉之篇說公劉居曲度其原隰以治田是經居原隰之野。至商之末

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正義曰詩經傳及書傳略說皆有其事。公劉之出大王之人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而後之教不失其德。正義曰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是皆能守而後之教不失其德也早履序云周之先祖世居東都劉之業而鄭獨言公劉大王言以周公之禮七月主意於此二人故特言之。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正義曰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是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也金縢直云居東不言東都周公避居固當不出畿內自然在東都於時實未爲都而云都據後營洛而言之

耳周公在東實出入三年言二年頌金縢之成文思公劉大王居曲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爲已志。正義曰此釋作七月之意也以公劉遺夏人之亂大王有戎狄之難或出或入其居曲之時教民以蠶農爲務使衣食充足憂念民事有至苦之功由其積德勤民子孫卒成王業周公既出居東憂恐王業毀壞亦憂念民事庶成周道其意與公劉大王之志同不得自言已身憂國之心矣無以發明已志故作七月之詩俾陳公劉大王以此已身身已志知周公之作七月

其意必如此者以序周公遭變故陳先公風化之故所致王業之艱難言禮變是禮非美成王乃無故說先公之風化陳王札見歎曲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陳序明在東都作之也七月之詩非禮變是禮非美成王乃無故說先公之風化陳王劉大王者以公劉初居曲之主大王終去曲之君俱是先公之。後皆有車難之故周公身遭事難追念處曲先君明是念

其後者故知周公所念念此二人若然大王暨遺事難能守后稷之教乃在居岐之後周公身遭事難追念處曲先君明是念者解篇說大王之德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言居曲之時得民之意民戀其德故與俱遷明知思念曲事其意亦念大王也鄭於上句言周公居東二年此句說其作詩之意欲明七月之作用在二年之中因尚書有二年之文故言之耳非謂

居東二年始作七月也何則序云周公遭變即作不應坐度二年方始爲詩七月之作當是初出之年也。後成王迎之反之攝政致大平其出入一德不其同純似是成王迎而反之代成王治國政而致大平其出入攝王政也其入攝王政也變風焉。正義曰金縢云惟朕小子其新逆是成王迎而反之代成王治國政而致大平其出入攝王政也其入攝王政也

常守專一之德不有回邪純似公劉大王之所爲也周公作詩之時有自比此二人之意及其終得攝王政其事又純似之此詩用於樂官當立題目太師於是太述周公之志以此七月詩主意於曲公之事故別其詩不合在周之風雅而以為

曲國之變風焉此乃遠論曲公爲諸侯之政周公陳之欲以此序已志不美其業之本不得入周名之正風也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進退既無所繫不美其業之本不得入周名之正風也非刺美

事無由得繫於曲周公事若不以理亦不可繫此詩追述曲公事又相似故繫之爲宜也春官籥章云吹籥以歌曲詩則周制之前已繫曲矣謂之變者以其變風變雅各述時之善惡七月陳曲公之政東山以下主述周公之德正是變詩

美者故亦謂之變風公劉亦陳曲事不繫曲者名康公陳公劉以成曲王猶名穆公陳文王以傷大壞主者意爲雅不得列爲風也鴉鷓以下不陳曲事亦繫曲者以七月是周公之事既爲曲風鴉鷓以下亦是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爲優矣所

以在風下次於雅前在於雅分周公不得專之逸言詠周公之德者據鴉鷓以下發問也鄭言上冠先公之業謂以七月冠諸篇也以先公之業冠周公之詩故周公之德繫先公之業於是周公爲優矣次之風後雖前者詩周公德高於諸侯

事同時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爲倫次之小雅之前言其進退爲雅使周公專有此善也此兩詩七篇七月鴉鷓侯四也迺周公反而居攝成王年十五也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也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

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前崩時年九十三矣周公以武王崩後二十一年

五年秋反而居攝成王年十五也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也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

也卽政時年二十二也然則武王以文王名諸明年生也鄭辨武王崩及周公出文王之事知然者案大戴禮文王世子篇

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則武王之年少於文王十四歲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武

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前崩時年九十三矣周公以武王崩後二十一年

五年秋反而居攝成王年十五也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也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

也卽政時年二十二也然則武王以文王名諸明年生也鄭辨武王崩及周公出文王之事知然者案大戴禮文王世子篇

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則武王之年少於文王十四歲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武



王既少文王十四歲文王九十七而崩知武王於時年八十三也書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是文王崩時受命七年尚

書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作泰誓案經泰誓上篇說武王觀兵時事是受命十一年泰誓下篇云還歸二年而後伐紂

是伐紂之時受命十三年也文王崩至十三年始伐紂是崩後六年也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是伐紂後

二年有疾從文王之崩至武王有疾積八年矣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至此則九十一也武王九十三而崩故知紂

後二年崩也知周公以初崩攝攝王政自是常事禮君薨百官總已而聽政於魯幸三年定四年在氏云周公為太宰故流王

室周公書武王以十二月初崩攝攝王政自是常事禮君薨百官總已而聽政於魯幸三年定四年在氏云周公為太宰故流王

耳按周書武王以十二月初崩攝攝王政自是常事禮君薨百官總已而聽政於魯幸三年定四年在氏云周公為太宰故流王

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是周公於流言之年避位而出是武王崩後三年也

金縢又云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法云罪人周公之屬與知攝者周公出皆奔二年盡為成王所得言三年者非數出

年是崩後四年也又曰於後公乃為詩注云於二年後也上說言於二年又別言於後明是二年之後也又曰秋大熟未穫

注云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此秋文承於後之下於後是周公即以其年反也周公將攝攝出避流言今成王自新

崩後五年也金縢云秋大熟未穫之下即云惟朕小子其新逆是周公即以其年反也周公將攝攝出避流言今成王自新

迎之明其反即居攝攝王之事是四年作康誥也各詩論營洛邑成王之事是五年作生詩所以知者書傳略說云事

侯衛是封衛侯康誥論封衛之事是四年作康誥也各詩論營洛邑成王之事是五年作生詩所以知者書傳略說云事

是七年作洛誥也鄭言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作洛誥時二十二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所以知者書傳略說云事

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來朝迎於如注云孟迎也按康誥經云王若曰孟侯則封康叔之時成王年十

八書傳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據孟侯之文知攝政四年成王年十八又攝政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逆而推之則知

成王於攝政元年十五年周公出居二年十三武王崩後十年武王始崩自然文王崩之明年生或王

也由此而驗之故知成王年十三之時周公初出居東二年十四之時罪人斯得在何年當在鳴鶴之前鳴鶴之作則在居東

二年思公劉太王以比序已志則七月之作出居二年之中不知其作之在何年當在鳴鶴之前鳴鶴之作則在居東

三年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鳴鶴既言二年別言於後既與罪人斯得則別年則上文

居東二年并初出之年為二年作詩之時為三年是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之時作鳴鶴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

知言刺朝廷則是刺羣臣不刺成王宜在雷雨大風之後金縢之前知者若在雷雨大風之前則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敢於

獨刺羣臣若居金縢之後則羣臣亦悟無所復刺故伐柯箋云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故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敢於

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成王之逆之是以刺之是鄭以伐柯為既得雷雨之後金縢之前作也九說序與伐柯序

同刺朝廷之不知首章言王欲迎周公二章以下說迎之事當是周公既反而作也書傳稱周公居攝一年報歲二年充

殷三年踐奄多方云惟五月丁亥來自奄注云奄國在淮夷之傍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居攝之三年滅之自此

而來歸然則周公之歸在攝政三年東山卷歸土之時經云自我不見於今三年明周公以秋反而居攝其年則東征三

年而後歸既歸乃大夫美之作東山也若然則周公以秋反而即東征必是秋冬避兵而東山經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

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歸土始行之時新合昏禮秋冬行而云新合昏者周公稅勞歸土言其新昏也非是六軍

之事春昏設令發兵之前一二年為昏猶是新奇不以其聖經云月孫頑膚言周公遜運去位避成功也案書序云召

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周公致政之後雷為大師是狼跋之在致政之後也計此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鳴鶴

次之終鳴鶴於七月得其序張融以為簡牘誤同年東山之作在破斧之後當於鳴鶴之下伐柯九說破斧則不

明唯鳴鶴傳曰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二子謂管蔡或者為鳴鶴之詩為管蔡而作然則鳴鶴金縢之文其意皆異於

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於後

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鳴鶴毛氏以鳴鶴為管蔡而作則罪人斯得為得管蔡周公居東為東征也攝政二年為征伐

管蔡之不辟當謂罪人為法誅之如是則毛氏之說周公無過於其事矣但不細毛意以鳴鶴為東征二年為征伐

為在除喪之後此不明耳王肅之說謂述毛氏傳意或如書言王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

九年武王八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入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遺疏言  
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十年而後有武王武王崩時歲王已二十周公攝政七年致康成王年二十肅意所  
然則武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入十而後有武王武王崩時歲王已十二周公攝政七年致康成王年二十肅意所  
以然者以家語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又古文尚書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  
未集孔安國據此文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後劉歆班固賈逵皆亦同之肅雖不見古文以其先儒之言必有所出  
本從先儒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依大戴禮武王之年少文王十四歲故亦同鄭為文王崩時武王年八十三也受命  
九年武王八十三故至十三年伐紂武王九十三而終是為伐紂後二年有疾者并數伐紂之年其疾年共為二年  
故云伐紂明年有疾時武王八十也風記云武王九十三而終是為伐紂後二年有疾者并數伐紂之年其疾年共為二年  
流言周公居東則是武王崩之後管蔡即流言周公即東征也又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  
作大誥言武王崩三監叛明武王崩後即周成王元年周公攝政遺疏言作大誥而  
東征也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故知二年而克殷殺管叔也東山序周公東征三年肅於彼注云或曰詩序三年  
之位六年制禮作樂故知三年歸制禮作樂至六年而成也東征實三年金縢云二年者肅於彼注云或曰詩序三年  
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知營洛邑作康誥名諸皆在七年者以名諸  
說營洛邑之事洛誥說致政成王治於新邑之事明此二篇皆是致政之年作也康誥經云惟三年成生鬼周公初基作  
新大邑於東國洛亦言洛邑之事明與名諸同時故知三篇皆七年作也肅又云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二十歲致政時  
年二十所以知者以周公居攝七年而致政明是二十成人故致之耳致政之時成王二十而推之攝政元年十四  
四武王崩年十三文王先武王十年而崩是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也由此而驗之則武王崩之明年成王年十四  
其年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周公東征之作七月也所以作七月者肅之意以為周公以公劉太王能憂念民事成此王  
業今管蔡流言將絕王室故陳幽公之德言已攝政之意必是攝政元年作此七月左傳季札見歌曲曰其周公之東乎  
則至東居乃作也居東二年既得管蔡乃作鴟鴞三年而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也大夫既美周公來歸喜見天下平定  
又追惡四國之破毀禮義追刺成王之不迎周公而作破斧伐柯九罭也代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王肅云朝廷序成王  
也肅又云或曰東山既歸之詩而朝廷不知魯在下何日同時之作破斧惡四國而其韓曰周公東征四國是豈猶追而  
刺之所以極美周公是肅意以破斧伐柯九罭作在東山之後故編東山於前也狼跋美周公造則此四國流言近猶追而  
不知進退有難而不失其聖意是三年歸後天下太平然後美其不失其聖耳最在後作故以為終此則王肅義耳未可知  
傳意必然以否其誠緯史傳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又言周公攝政  
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及大子十八稱孟侯此等皆肅所不信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如字 疏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至艱難。正義曰作七月詩者陳先公之風化是王家之基業也毛以為周公遭管蔡流  
下同 疏 言之變舉兵而東伐之憂此王業之將壞故陳后稷及居幽地之先公其風化之所由緣致此王業之艱難之  
事先公遭難乃能勤行風化已今遭難亦欲勤修德教所以陳此先公之事將以比序己志經入章皆陳先公風化之教  
此詩主意於幽之事則所陳者處幽地之先公劉大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今輒言后稷者以先公脩行后稷之教  
故以后稷冠之艱亦難也但古人之語字重耳無逸亦云不知稼穡之艱難與此同也鄭以為周公遭流言之變避居東  
都非征伐耳其文義則同。箋周公至東都。正義曰變者改常之名周公欲攝管蔡毀之是於攝事變改也金縢云管  
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祥云無以告我先王即云居東二年叔霍叔其避流言  
居東都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祥云無以告我先王即云居東二年叔霍叔其避流言  
周公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言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成王也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  
先王以謙謙為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怨於我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足說避居之意  
也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古者避辟狀亦於警辟皆同作辟字而借聲為義鄭讀辟為避故為此說案鴟鴞之傳  
言寧亡二子則毛無避居之義故毛讀辟為辟此人章皆是周公陳先公在幽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

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為改歲此逆民人之志非序先公號令之辭首  
 章陳人以衣食為急餘章廣而成之計民之所用食急於衣宜先陳耕作之事但耕種收斂終年始事每事及時然後能  
 穰則禦一年之飢非時日之用衣則不然唯是寒月所須又當及時耕作故五月條桑八月載績若此月不作則寒時無  
 衣事之濟否在此一月偏急於衣故首章上六句先陳人以衣為急三日之日條桑八月載績若此月不作則寒時無  
 之專人之為衣綵帛為先故二章言女功之始養蠶之事一章之中而再言春日者此章先言執蠶養蠶因論女工傷悲  
 感物但傷悲在蠶生之初練之染為桑之下蠶倒不順故更本春日采繁記傷悲之節所以再言春日也衣之所用非絲  
 即麻春既養蠶秋當織績絲帛染為玄黃乃顯衣用故三章又陳女功自始至成也三章既言綵帛衣服之功之正故四  
 章陳女功取皮為裘以助布帛冬月衣裳雖具又當入室避寒故五章言將寒有漸閉塞宮室女功衣服之事既終矣  
 乃說男女飲食之事黍稷麻麥男功之正故六章先陳男功之助七章言男功之正首章已言耕作之事故此章唯說收  
 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辛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皆是先公憂民之風教周公陳之以此序已志言己之  
 憂民憂國心亦然也民之大命在溫飽八章所陳皆論衣服飲食之始要餘章廣而成之首章上六句言寒當  
 須衣故二章三章說養蠶織績衣服之事以充之陳首章下五句言耕稼飲食之始要餘章廣而成之首章上六句言寒當  
 論衣則舉須衣之時論食不言須食之時者衣必寒時所須故可舉寒為戒食則無一日而不須不可言須食之時論衣  
 論裳避寒之事則引物記候言飲食耕田之事則不記時候皆此意也卒章說饗飲之禮獨言九月肅霜者饗飲之禮必  
 肅陳乃為故言肅霜際場以見農功之時若其餘飲食則不得取皮為裘助女絲麻之章無記時之事殺麻布帛衣服之常故  
 績為女功之正皮裘則場以見農功之時若其餘飲食則不得取皮為裘助女絲麻之章無記時之事殺麻布帛衣服之常故  
 積為女功之正皮裘則場以見農功之時若其餘飲食則不得取皮為裘助女絲麻之章無記時之事殺麻布帛衣服之常故  
 功之正菜果則其助六章箋以鬱奠及葵棗助男功又云瓜瓠之畜助養農夫言取瓜瓠葵棗助男稼穡之功也女功之  
 助在四章男功之助在六章者二章三章是女功之正故四章為女功之助七章是男功之正故六章為男功之助欲令  
 男女之功在於夏秋事自相近者也女功之正及秋而止其助在成一年之序事在正後故在正後也男功之正冬耕乃止男  
 年之助在於夏秋事自相近者也女功之正及秋而止其助在成一年之序事在正後故在正後也男功之正冬耕乃止男  
 之正多也絲麻之外唯有皮裘可衣者少黍稷以外果瓜之屬可食者多故男功之助多女功之助少也女功助在正後  
 故五章女功助下言女功畢男功正亦有積麻但言不備耳先公之教急於衣食四章之末說田獵習戎卒章之初說  
 孟子稱冬至於後女子相從夜績則冬亦有積麻但言不備耳先公之教急於衣食四章之末說田獵習戎卒章之初說  
 藏冰禦暑非衣食之事而言之者廣述先公禮教具備也關於政事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月霜始降婦功成可  
 然後饗燕卒章說飲酒之事得其大也毛鄭注雖小有異文意則同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月霜始降婦功成可  
 以授冬衣矣箋云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 一之日觴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一之日十  
 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 一之日觴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一之日十  
 之日周正也 觴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 栗烈寒氣也箋云褐毛布也卒終也此二正之月人之貴者無衣  
 賤者無褐將何以終歲乎是故入月則當積也。 觴音必說文作畢發音如字栗烈並如字說文作麗麗音易 三之  
 日于相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三之日夏正月也 田土晚寒于相始備未相也田大  
 夫也箋云同猶俱也 喜讀為饁饁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饁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為設酒食焉言勸其事  
 又愛其吏也此章陳人以衣食為急餘章廣而成之。 相音似饁炎鞭反野饋也字林于劫反酸音俊喜王申毛如字黨  
 字輔尺志反下同夏戶彌反下染夏亮小正同晚寒如 疏 七月至至喜。 毛以為周公云先公教民周備民奉上命於  
 中云謂晚節而氣寒也饋其饁反饋式夏反又為于傷反 疏 七月之中有西流者是日有栗烈之寒氣此二日者大寒之時  
 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終其歲乎故至八月則當積也又商人從君之教三日之日於是始備未相四之日悉皆舉  
 足而耕其時我耕者之婦子奉饁食餽彼南畝之中耕作者田畯來至見其勤農事則歡喜也而公憂念民事報之若此  
 周公言己憂民亦與之同故陳之也。 鄭惟田畯至喜言田畯來至農夫為設酒食為異餘同。 傳火大火至冬衣矣。



正義曰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曰大辰者何大火也衰十一年左傳曰火伏而後蠶者畢今火猶西流可

歷過也謂火下為流故云流下言六月昏見而中則流下也可以授冬衣者謂衣成而授之。蓋大火至所在。正義曰

昭三年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

大暑退是火為寒暑之候事也知此兩月昏旦以火星中者月令季夏昏火星中六月既昏中以衡反之故十二月旦而中

也若然六月之昏火星始中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注云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

所以五月得火星中者災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

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柝木三者大火為中故尚書云率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

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如此言中則日永星火謂大火之次非心星也堯典四時言中星者春夏交舉

其次言星鳥星火秋冬舉其宿言星虛星昴故注云星鳥星昴星鳥星昴星鳥星昴星鳥星昴星鳥星昴星鳥星昴星鳥星昴

其方南方皆星三次鶉火大火居其中西方俱七宿虛星昴星昴星昴星昴星昴星昴星昴星昴星昴星昴星昴星昴星昴

實仲夏之月大火之次亦未中也是鄭以日永星火大火之次與此火之心星別。傳一之至寒氣。正義曰一之日二

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故傳辨之言一之日者乃是十分之餘謂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遠以一二紀之

也既解一二之意又復指斥其一之日之正月謂建子之月也二之日者殷之正月謂建丑之月也三之日夏

之正月謂建寅之月也正指斥三而改之既言三正事更復從周為說故言四之日周之四月即是夏之二月建卯之日夏

也此篇論文自立一體從夏之十一月至夏之二月皆以數視日而言之從夏之四月至於十月皆以數配月而稱之唯

夏之三月特異常例下云春月遲遲蠶月條桑皆是建辰之月而或日或月不以數配參差不同者蓋以日月相對日陽

月陰陽則生物陰則成物建子之月純陰已過陽氣初動物以牙藥將生故以日稱之建巳之月純陽用事陰氣已萌物

有秀實成者故以月稱之夏之三月當陰陽之中處生成之際物已極不可之前不得言五之日物既未成不可以

類後不得稱三月故日並言而不以數配見其異於上下四章爰云物成自秀要始明以物成故稱月也稱月者由其

物成知稱日由其物生也若然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五之日六之日七之日八之日九之日十之日者乃是正月

為一二而謂之三四者作者理有不通辭無所寄若云一月二日則羣生物未成更言一之二之則與前無別以其俱是

陽月物皆未成故因乘上數謂之三四明其氣相類也春秋元命苞曰周人以十一月為一王穀人以十二月為一夏人以

故以廣發為寒風栗烈為寒氣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故異其文。箋楊毛至當續。正義曰毛布用

毛為布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為之賤者所服卒終釋詁文言此二正之月大寒之時無衣無褐不可終歲是故入月則當

續衣綵蠶為重箋不云蠶月則當蠶而言入月則當續者以此章先言流水火則是已見火流於時蠶事已過唯續月令季冬

之且下章蠶事別言流水火故不以蠶事屬此。傳三之日至大夫。正義曰於三之日於是始脩耒耜月令季冬

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孟春天子躬耕帝籍然則脩治耒耜當季冬之月舉足而耕當以孟春之月者今言農人以

正月脩耒耜二月始耕故云幽土晚寒鄭志答張逸云晚溫亦晚寒是寒晚溫亦晚故脩耒耜始耕皆按中國一月也易

鼎卦注云無事曰趾陳設曰足對文則為小異報則趾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耆夫是也然則此言遲後

人皆然也也饋饋釋詁文孫炎曰鑑野之餉釋言云駿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耆夫是也然則此言遲後

人主田謂之田駿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為農大夫也案鄭注周禮載師云六遂餘地自三百以

外天子使大夫治之或於田農之時特命之主其田農之事以周禮無田駿正職故直云田駿大夫春官籥章擊土鼓

以樂田駿鄭司農云田駿古之先教田之官者但彼說讀年成之。正義曰箋以田駿至喜文承之義彼之下若是喜樂其

得以為酒食當謂田駿來至見勤勞故喜樂耳。箋喜讀年成之。正義曰箋以田駿至喜文承之義彼之下若是喜樂其

事便是喜其餉食非復悅其勤勞何當於饋彼之下而說田駿喜乎饋饗是食明喜亦是食故知喜讀為饋饗酒食釋詁

文字巡曰得酒食則喜歡也孫毓云小民耕農妻子相饋雖有莫缺如賓之敬大夫儼然命巡司何為琴身就耕民翁

雍壁賦草間共飲食乎韻亦甚矣而改易經字殆非作者之本旨斯不然矣飲食之事所之重大夫之勸迎周公籩豆

有踐鄰人之愛國君欲授之以嬪何獨田駿之尊不可為之設

食也說其為設酒食言民愛其吏耳何必大夫皆仰田間食乎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箋云將女功之始故又本作此

春日載

詩八之一

國風

三

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倉庚雜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箋云載之言則也陽温也温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桑柔穠桑也

蠶始生宜耦桑。離本又作鸞作鵬同力知反構直吏反本亦作稚

春日遲遲采桑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土悲感其物化也殆始也與也幽公子躬率其民同時歸也箋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土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幽風也衣巨之反一音上之反

疏 七月至同歸。毛以為七月之中有流下者火星也民知將寒之候九月之中則可以授冬衣矣又本其

梁稱之桑以養新生之蠶因言養蠶之時女有傷悲之志更本之言春日遲遲然而舒緩采桑以生蠶者祁祁然而眾多於是之時女子之心感蠶事之勞苦也鄭唯下句言始與幽公之子同有歸嫁之志餘同。傳倉庚至以桑。正義曰

倉庚一名離黃即葛覃黃鳥是也懿者深遠之言故知懿筐深筐行謂為道也步道謂之徑微行為牆下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孟子文引之者自明牆下之意。傳遲遲至時歸。正義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故為舒緩計春秋漏刻多少

正等而秋言淩淩春日遲遲緩故以遲遲言之及遇秋景四體痠墜不見日行急促覺寒氣襲人故以淩淩言之淩淩

春遊遲遲非暄二者觀文似同本意實異也釋草云蘩離蒿稊矣曰白蒿也傳於采蘩云蘩蒿也此白蒿變文以曉人

也今定本云蘩蒿也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傷悲感事苦感養蠶之事苦既感事苦又感陽氣故傳明其二感之意

春則女悲秋則士悲感其萬物之化故所以悲也因有女悲遂解男悲言男女之志同而傷悲之節異也釋詁云胎始也

說者皆以為生始然則胎君義同故為始也及與釋詁云侯之子稱公子言與公子同歸則公子時亦適野故幽公之

子身率其民也王肅云幽君既脩其政及親使公子躬率其侯之子稱公子言與公子同歸則公子時亦適野故幽公之

意女是陰也男是陽也秋冬為陰春物得陽而生女則有陰而無陽春女感陽氣而思男春夏為陽秋物得陰而成男則

有陽而無陰故秋土感陰氣而思女是由其萬物變化故所以思見之而悲也婦人謂嫁為歸經於傷悲之下即言與公

子同歸是說女之思嫁不得為公子率民故易傷事之言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得嫁焉雖貴賤有異感氣則同故

與公子同有歸嫁之意雖感陽氣使然亦是感傷事之苦而生此志申傳歸二事之意也莊元年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

云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此章所言是謂幽國之風詩也此言是幽風六章云是謂幽雅卒章

云是謂幽頌者春官箴章云仲春書擊土鼓吹幽詩以迎暑仲秋夜迎寒氣亦如之凡國新年於田和吹幽雅擊土鼓以

樂田畷幽頌則吹幽頌以息老物以周禮注云此章詩中必有其事此詩題曰幽風明此篇之中當具有風雅頌也別

言幽雅幽頌則吹幽頌以息老物以周禮注云此章詩中必有其事此詩題曰幽風明此篇之中當具有風雅頌也別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

云將言女功自... 遠也揚條揚也... 條徒辭反注條桑同... 七月鳴

鳴八月載績載志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陽明也裳照衣也... 七月鳴

地晚寒鳥物之候... 其所貴者說也... 其所以養蠶也... 七月鳴

豫畜之以養蠶... 繩猶束而采之也... 中民始績麻... 七月鳴

色施於祭服... 理反駁色海濱... 郭璞曰葦也... 七月鳴

言至於此... 為然無正文也... 之曰荷女是人... 七月鳴

周易枯楊生... 少碑氏以鳥... 事畢而麻事... 七月鳴

六入者與染... 乃成朱色深... 黃帝堯舜垂... 七月鳴

南方南方故... 正義曰五月... 鄉土之氣焉... 七月鳴

處西北遠於... 五月始鳴今... 事又以月令... 七月鳴

此云十月隕... 令仲秋云天... 餘後可知也... 七月鳴

十二經注疏... 詩八之一... 國風... 七月鳴

云將言女功... 遠也揚條揚... 條徒辭反注... 七月鳴

其所貴者說... 其所以養蠶... 繩猶束而采... 七月鳴

中民始績麻... 色施於祭服... 理反駁色海... 七月鳴

郭璞曰葦也... 言至於此... 為然無正文... 七月鳴

之曰荷女是... 周易枯楊生... 少碑氏以鳥... 七月鳴

事畢而麻事... 六入者與染... 乃成朱色深... 七月鳴

黃帝堯舜垂... 南方南方故... 正義曰五月... 七月鳴

晚寒則此箋當言晚溫而亦言晚寒者鄭答張逸云晚寒亦晚溫其意言寒來既晚故順上傳舉晚寒以統晚溫耳孫毓

以為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山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舉晚寒也統之此言似亦

有理但案經上下言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穫稻乃晚於中國非是寒來早也明是寒來晚故溫亦晚也凡染春暴練夏

熟罔浸漣研之三月而後可用考工記鍾氏則染練是也染立則史傳闕矣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翟為飾

夏翟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為深淺之度是以放而取名作裳是為衣之終故後言之言蠶練所得民亦自四

衣而特言公子裳厚重於其貴者故特說之以下于貉不言為民之裘而狐狸云為公子裘亦是厚於貴者與此同

月秀萋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墮擇正四月王賁秀萋其是乎秀萋也鳴蜩也穫禾也墮擇亦厚於貴者與此同

而勝寒之候物成自秀萋始。萋於遠反蜩徒彫反獲戶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

郭反下同隕于敏反薄音託蜩音唐陞直類反獲音婦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

天子始裘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為裘也狐狸以共尊者言此者時寒宜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縱獻

助女功。續繼功事也豕一歲曰縱三歲曰狝大獸公之小獸狐之箋云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

狝于公。出田也不用仲冬亦幽地晚寒也禾生三曰縱。續子管反狝子公反稱古率反又音牽

月秀者萋之草也五月鳴者蜩之蟲也八月其禾可穫刈也十月木葉皆墮落也此四物漸而成終落則將寒之候時既

以禦寒故為皮裘以助之既言捕貉取狐因說田獵之事至二之日之時君臣及其民俱出田獵則縱績武功事年常習之

使不忘戰也我在軍之士私取小縱獻大狝於公戰鬪不可以不習四時而習之兵事不可以空設田獵蒐狩以閱之故

謂習兵而俱出田獵也美先公弘教備矣。傳不榮至落藩。正義曰釋草云華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

因之秀稷不實者謂之英李巡曰分別異名以曉人則彼以英秀對文故以英為不實秀為不榮出車云黍稷方音華

民說黍稷云實發實秀是黍稷有華亦稱秀也言其秀實知要為釋蟲云蜩蟬蟪蛄蟪人云皆蟪方音華

為蜩宋衛謂之蜩蜩陳鄭謂之蜩蜩秦晉謂之蟬是蜩蟬一物為草蟲名耳釋蟲又云蜩蟪蛄蟪人云皆蟪方音華

青赤引月令云寒蟬鳴與此鳴蜩不同者夏小正云五月蜩蟬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異也八月其穫者唯有禾耳故知其

穫謂禾可穫也賔釋詁文。箋小正至萋始。正義曰夏小正者大戴詁之篇名也萋之為草書傳無文四月王賁秀未聞孰

之鮮矣故疑王賁正與萋為一。箋小正是乎為疑之辭也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日王賁生夏小正云王賁秀未聞孰

是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瓜今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賁而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日王賁生夏小正云王賁秀未聞孰

刺人有實七月采陰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月已秀是萋以否未能審之物之成熟莫先萋草故云物成自秀萋始微見

言月之意由有物成故也。傳于貉至始裘。正義曰于謂往也于貉言往往不取狐狸言取不皆往皆是往捕之而取

其皮故傳言于貉謂取狐狸皮并明取之厚以足論語文言其毛厚服之居於家也孟冬天子始裘月令文

言自此之後臣民亦服裘也引二文者證取皮為裘之義厚以足論語文言其毛厚服之居於家也孟冬天子始裘月令文

斂革春獻之注云皮率踰歲乾冬乃可用獻之以入司裘是其事也孟冬始裘而司裘仲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者豫獻

之以待文唯孔子服狐貉裘以居明助裘賤故也定九年左傳稱裘為夫東郭書衣經製服皮云狸製狸裘也禮言狐裘多

矣知狐狸以供尊者言此時寒宜助裘賤故也定九年左傳稱裘為夫東郭書衣經製服皮云狸製狸裘也禮言狐裘多

文後遂以小禽私之禽獸得通因經言獸故言獸也。箋其同至曰縱。正義曰大司馬云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仲夏教

也不用仲冬者幽地晚寒故習兵晚也四時皆習兵而獨說冬獵者以習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豕生三之日即是季冬

箋既易傳不以數為一歲之名別新亦非三歲之稱釋獸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

釋鹿與麋皆云絕有力辟箋意蓋以麋為鹿麋有力者也

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斯螽螞蟻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在野至十月在野至十月在野

和反沈云舊多作莎今作沙音素何反宇屋四垂為宇韓詩云宇屋雷也蟋音悉蟀 穹室熏鼠塞向墜戶 塞也向

比出隔也墜塗也庶人草戶箋云為此四者以備寒。穹起反室珍悉反徐得 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悉反廬詩云反室向如字北出鬻發之北粟烈當避寒氣而入西宮室墜戶之室而 五月之時斯螽之蟲搖動

居之至此而女功止。曰為上音越下音子僞反一讀上而實反下如字漢書作車為 其股六月之中莎雞之蟲振訊其羽蟋蟀之蟲六月居壁中至七月則在野田之中八月在堂宇之下九月則在室戶之

內至於十月則蟋蟀之蟲入於我之牀下此皆將寒薄故三蟲應節而變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穹室其室之孔尤寬鼠

與子我所以為此者曰為改歲之後將發粟烈大寒之時當入此室而居處以避寒故為之也。傳斯螽至訊之。正義

曰斯螽螞蟻釋蟲文又云韃天雞榮光曰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李巡曰一名酸醜郭璞曰一名莎雞又曰樛雞陸

機疎曰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月中飛而振羽索素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鑽是也。箋七

下者以卒來。正義曰以我牀下是自然外入在野在宇在戶從遠而至於近故皆謂蟋蟀也。秋在十月之

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傳穹窮至墜戶。正義曰室塞釋言文以室是塞故穹為窮言窮盡塞其窟

穴也土填孔云祝啓騰鬻注云鴛鴦一名也明堂位注云鴛鴦屬此為塞之備不塞南窓故云北出墜也備塞而云墜戶

明是用泥塗之故以墜為塗也所以須塗者庶人草戶備行注云草戶文在十月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云曰為改歲

至功止。正義曰月令孟冬命有司閉塞而成冬此經穹室墜戶文在十月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云曰為改歲

箬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故改正朔者以建子為正歲亦莫止謂十月為莫是過十月則改歲乃大寒故言改

歲之後方始入室若揔言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乃為終歲寒氣未過是為未終故上言無衣無褐不得終歲謂度寒至

春二者意小異也言入室者夏秋以來亦在此室欲言避寒之意故入室避寒也。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

非是別有室也從養蠶而至此時一歲之女功止故告婦子令之入室避寒也。八月食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雅。莫於六反亨普庚反菽音叔本亦作菽籩也剝音卜反注同介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茶薪樗

音界棟大計反壺於盈反或於耕反棟丁叔反籩老刀反壺瓜亮反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茶薪樗

食我農夫 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箋云瓠之畜麻實之糝乾茶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男養農夫

反 疏 六月至農夫。正義曰此鬱薁言食則葵菽及棗皆食之也但鬱薁生可食故以食言之葵菽當亨煮乃食棗當

藜瓜瓠農夫老人皆得食之其茶樗云食我農夫大則老人不食之矣。傳鬱棗至蒙覆。正義曰鬱棗屬者是唐棣之類

屬也劉裨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椹生高山川谷

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棟則與棟相類故云棟屬鬱者也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官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

百一十四株莫李一林車下李即鬱莫李即莫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莫也素樹學之所以利為擊也春酒陳醪

者膠是酒之別名此酒陳時釀之故解陳醪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云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云事酒今之醪

酒也昔酒今之曾久白酒所謂舊醪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後夏而成者然則春酒即彼三酒之中清酒也人年老者

詩八之 國風 卷



乘摠助男功獲稻爲酒唯助養老故辨之以黍稷菽麥爲正男功果實菜茹爲助男功非是女助男也。箋壺氈至惡木

。正義曰以壺與食瓜連文則是可食之物故知壺爲餽謂甘瓠可食就蔓斷取而食之說文云叔拾也亦爲叔伯之字

裹服注云直麻之有實者然則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博唯堪爲薪故云惡木此經食瓜則斷瓠拾麻亦食之也茶

以爲菹苴者以麻九月初熟拾取以俟糞菜其在田收穫者猶納倉以供常食也。九月築場圃。春夏爲圃秋冬爲場

助言叔苴者以麻九月初熟拾取以俟糞菜其在田收穫者猶納倉以供常食也。九月築場圃。春夏爲圃秋冬爲場

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場直羊反下同。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穰禾麻菽麥。後熟

本又作場場依字失陽反今亦宜直羊反圖布古反一音布茹如豫反。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穰禾麻菽麥。後熟

先熟曰穰箋云納內也治於場而內之困倉也。重直容反注同先種後熟曰重又作種音同說文云種或從娶後種先熟曰秣困丘倫反

穆之字未邊作重是種穡之字今人亂之已久穆音六本又作穆音同說文云種或從娶後種先熟曰秣困丘倫反

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官功。入爲上出爲下箋云既同言已取也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書爾于茅宵爾

索綯宵夜綯絞也箋云爾女也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乘升也箋云亟急乘治也七

屋其始播百穀謂祈來年百穀。九月至百穀。毛以爲此章說農夫作事之終故言九月之時築場於圃之中以治

于公社。亟紀力反定都佞反。九月至百穀。毛以爲此章說農夫作事之終故言九月之時築場於圃之中以治

既納倉則農事畢了民嗟乎我農夫之等我之稼穡既已積聚矣野中無事可以上入都邑之宅執治於官中之事官中

所治倉則農事畢了民嗟乎我農夫之等我之稼穡既已積聚矣野中無事可以上入都邑之宅執治於官中之事官中

唯以待耘耕之時所以止息爾公當往取茅草夜中爾當作索綯以待明年蠶用也汝又當急其升上野廬之屋而脩治

之以乘爲治謂急治野屋爲異餘同。傳春夏至爲場。正義曰地官載師云場圃在園地注云圃樹果蔬之屬季秋於

中爲場樊圃謂之園然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圃踐踐禾稼則謂之場故春夏爲圃秋冬爲

場東山云町疇鹿場是謂踐踐之名箋云種菜茹者庶民云菜亦不茹故知納是治於場而內於倉也苗生既

相傳爲熟無正文也。箋納內至困倉。正義曰宅在都田在野上言場此言納倉知納是治於場而內於倉也苗生既

秀謂之禾種殖諸穀名爲稼禾稼者苗幹之名此言納禾稼謂納於場但既言治於場遂內於倉下句唯言既同不麻與

倉之事故箋連言之耳禾稼禾麻再言禾者以不是大名也從黍稷重穰四種而已其餘稻秣梁之輩皆名爲禾麻與

困倉已足聚矣言治官中之事則是訓功爲事經當云執於官公本或公在官上誤耳今定本云執官功不爲公宇於是

男之野功畢官內之事則未畢故入之執於官功。傳綯絞。正義曰釋言文李迺曰綯繩之絞也。傳乘升。正義曰

乘傳以乘爲治下句言其始播百穀則乘屋亦爲田事且上云塞向墜戶是都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直治野廬之屋

也播種百穀乃是明年之事今於十月之中則是預有所營與播種者爲始與穀爲始不過祈祭社稷故知其始播百穀

祈來年百穀於公社治屋者民自治之祭社者則公爲之祭非祭也所以二句得相成者以民所以治屋者見公家祭社

爲祈來年百穀於公社治屋者民自治之祭社者則公爲之祭非祭也所以二句得相成者以民所以治屋者見公家祭社

祖五祀注云此周禮所謂蜡也天宗謂日月星辰大割大殺擊牲割之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五祀門戶中雷竈行或言

祈年或言大割牲或言臘互文是天宗謂日月星辰大割大殺擊牲割之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五祀門戶中雷竈行或言

社以諸侯之事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冰盛水腹則命取冰於山

不得祭天故也。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冰盛水腹則命取冰於山

室也箋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祭所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謂之祿也祿者食喪祭於冰

用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饗廟周禮凌人之職夏頒冰亭事秋納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祀藝備

也。聖在洛反冲直可反聲也。凌力證反又音陵說文作凌音凌。蚤音早。圭音九。字或加辨。非復音福。觀徒歷反。祭司。塞本或作祭。祭朝之直。道反。刷所。反。刷。在。云。清也。三。審。云。隔也。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

酒斯饗曰殺羔羊。肅霜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場功畢人也。兩補曰。朋。費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箋云。十月

縮所六反。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公堂學校也。就事而饗羣臣。滌。直。歷。反。婦也。曰音。越。或人。實。反。非

問音。開。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警。馬。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是。謂。幽。頌。躋。子。兮。反。齒。也。兕。觥。反

本或作兕。觥。彭反。本亦作觥。疆。居良。疏。二之日。于無疆。毛以爲幽。公。教。民。二之日。之時。使人。鑿。冰。冲。冲。然。三之日

反或音注。爲。境。非。校。戶。教。反。樂。音。浴。之。時。納。于。凌。陰。之。中。四之日。其。早。朝。獻。黑。羔。於。神。祭。用。進。菜。而。開。之。所以。禦

暑。言。先。公。之。教。與。暑。有。備。也。又。九。月。之。時。收。縮。萬。物。是。露。爲。霜。也。十。月。之。中。瑞。其。場。上。栗。麥。盡。皆。暴。矣。於。是。設。兩。傳。之

朋。言。斯。爲。飲。酒。之。饗。其。牲。用。犬。若。有。犬。夫。來。至。到。相。命。曰。當。殺。羊。尊。大。夫。故。特。爲。殺。羊。乃。升。彼。公。堂。序。學。之。上。舉。彼

兕。觥。之。爵。以。誓。告。衆。人。使。無。違。於。禮。於。是。民。慶。幽。公。使。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之。時。美。先。公。教。周。備。爲。民。所。慶。賀。也。鄭

以。爲。明。酒。斯。饗。民。事。畢。國。君。開。設。朋。輩。之。尊。酒。斯。饗。勞。羣。臣。作。大。飲。之。禮。曰。殺。羔。羊。以。爲。設。羣。羣。臣。皆。升。彼。公。堂。之。上

有。司。乃。舉。彼。兕。觥。以。誓。羣。臣。使。無。犯。罪。羣。臣。於。是。慶。君。使。君。使。君。萬。壽。無。疆。餘。同。傳。冰。盛。至。冰。室。云。正。義。山。窮。谷。於。是。乎

方。盛。水。澤。腹。堅。命。取。而。藏。之。注。云。腹。堅。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昭。四。年。左。傳。說。藏。冰。之。事。云。深。山。窮。谷。於。是。乎

取。之。是。於。冰。厚。之。時。命。取。冰。也。左。傳。言。取。冰。於。山。耳。此。兼。言。冰。林。者。以。山。木。日。林。故。連。言。之。冲。冲。非。貌。其。聲。故。云。鑿。冰。之。意

納。於。凌。陰。是。藏。冰。之。處。故。知。爲。冰。室。也。案。天。官。冰。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云。凌。冰。室。也。三。之。者。爲。消。釋。度

也。杜。子。春。云。三。其。凌。者。三。倍。其。冰。此。言。凌。陰。始。凍。後。爲。凌。室。被。直。言。凌。此。亦。得。爲。凌。室。者。凌。冰。一。物。堅。云。斬。冰。而。又。云。三。其

凌。即。以。其。月。納。之。此。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之。說。晚。出。之。又。早。者。鄭。荅。孫。皓。云。幽。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

冰。夏。二。月。仲。春。大。族。用。事。陽。氣。出。始。溫。故。冰。應。開。冰。先。薦。廢。廟。言。由。寒。晚。得。晚。納。冰。依。禮。須。早。開。故。也。月。令。孟。春。律。中。大

族。古。者。至。教。備。正。義。曰。自。於。是。乎。用。之。以。上。皆。昭。四。年。左。傳。曰。文。公。使。說。藏。冰。之。事。其。末。云。七。月。藏。冰。之。道。與。此。同

故。具。引。之。釋。天。云。北。陸。虛。也。西。陸。昂。也。孫。炎。曰。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爲。中。也。西。方。之。宿。昂。爲。中。然。則。日。在。北。陸。謂。日。體。在

北方之中宿是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劉歆三統歷術十二月小寒節日在女八度大寒中。日在危一度是大寒前一日。日猶在虛於此之時可藏冰也。西陸朝觀而出之謂日行已過於昂星在日之後早朝出現也。三統術四月立夏節而

詩八之一 國風 卷

之事故此章也說藏冰是備暑之事言后稷先公祀教備也以序言后稷故兼言也。傳蕭縮至羔羊。正義曰蕭音近縮故蕭為縮也霜降收縮萬物言物乾而縮聚也月令季春行冬令則草木皆蕭注云蕭謂枝葉縮果亦謂縮聚乾燥之意也沈器謂之漙則是淨義故為埽也月在場之功畢已入倉故滌埽其場朋者輩類之言此言朋酒則酒有兩樽故言兩樽曰朋埽場是農人之事則斯饗是民自飲酒故言饗祀者鄉人飲酒以狗為牲大夫與焉則加以羔羊言曰殺羔羊是鄉人見大夫而始發此言故稱曰也鄉人飲酒而謂之饗者鄉飲酒禮尊事重故以饗言之謂說用樂之事云饗實或曰取鄉飲酒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既醉者進取是鄉飲酒之禮得稱饗也此鄉人用狗殺羊謂黨正飲酒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注云正齒位者黨正職曰務農將關於祀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鄉人雖為鄉大夫必來觀禮是鄉人飲酒有大夫與之也鄉飲酒禮自是三年賓賢能之禮而黨正飲酒之禮亦與之同鄉飲酒經云尊兩壺於房戶之間有玄酒是用兩樽也此實黨正飲酒止有一黨之人傳言鄉人者以黨正飲酒亦名鄉飲酒故也鄉飲酒義注云黨正飲酒而謂之鄉者州黨鄉屬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為主人是解黨正飲酒得稱鄉人之意也。箋十月至羣臣。正義曰箋以下云陰彼公室是升君之堂萬壽無疆是慶君之辭也鄉飲酒之禮用狗不用羊故易得以為斯饗謂國君問於政事而饗羣臣也月令孟冬謂為月引此詩十月濼場以下云是幽頌大飲之詩是鄭以天子諸侯自有大饗羣臣大飲禮於燕其禮也言別於燕禮小於大飲燕禮上設六樽此言朋酒者設尊之法每兩尊並設故云朋耳非謂國君大飲禮也燕禮云司官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瓦大樽兩壺是尊皆兩兩對設之也案燕禮記云其牲狗此大飲大於燕禮故用也謂之公堂者以公法為學故稱公耳天官酒正云凡為公酒者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是鄉人之事得稱公也兕觥者罰爵此無過可罰而云稱彼故知舉之以普戒眾人使之不違禮疆是境之別名言年壽長遠無疆畔也定本竟作境。箋於饗至幽頌。正義曰箋以斯饗為國君大飲之禮以正齒位故因是時而普焉使羣臣知長幼之序令之不犯祀也月令注云天子諸侯與羣臣俱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則此公堂謂之大學也知在大學亦正齒位者以國君於大學黨正飲酒皆農隙而為俱教孝悌之道黨之於序學以國君於大學黨正飲酒亦正齒位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

毛詩國風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鄭氏箋

孔穎達疏

之反下吁孺反鴟鴞鳥也遺唯疏 鴟鴞四章章五句至鴟鴞焉。正義曰此鴟鴞詩者周公所以教亂也毛以為武王季反本亦作貽此從尚書本也 既前周公攝政管蔡流言以毀周公及導武庚與淮夷叛而作亂將危周室周公東

征而滅之以救周室之亂也於是之時成王仍仍攝政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疑其將篡心益不叛故公乃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以貽遺成王名之曰鴟鴞焉經四章皆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鄭以為武王崩後三年周公將欲攝政管蔡

流言周公乃避之出居於東都周公之屬黨與知將攝政者見公之出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為成王所得此臣無罪而成王罪之罰殺無辜是為國之亂政故周公作詩救止成王之亂於時成王未知周公攝政成周道之志多罪其屬黨故

公乃為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詭絕之意以怡悅王心名之曰鴟鴞焉四章皆言不宜誅殺屬臣之意定本貽作遺字則不得為怡悅也。箋未知至之意。正義曰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



殷也以鳴鴉之意殷勤於稚子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成王假言鳴鴉之意愛惜巢室亦假言諸臣之先臣愛惜土地皆假爲之辭非實有言也箋云言取鳴鴉子者惜稚子也則稚子謂巢下之民金勝注云鷦子斥成王斥者經解喻尊猶言昊天

**追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迨及徹制也桑土桑根也箋云綢繆猶繆也此鳴鴉自說作巢定此官位與土地也迨音待徐又勅改反土音杜注同小雅同韓詩作杜義今女下民或敢侮子 今女我巢下之民

民寧有敢侮慢欲毀之者乎意欲患怒之以喻諸臣之疏迨天至侮子。毛以爲自說作巢至苦言己及天之未陰雨先臣固定此官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絕奪。患於季反之時別彼桑根以纏綿其牖戶乃得成此室室以喻先公故

王亦世脩其德積其勤勞乃得成其王業致此王功甚難若是今汝下民管蔡之屬何由或敢侮慢我周室而作亂乎故不得諫之。鄭以爲鳴鴉及天之未陰雨之時別彼桑根以纏綿其牖戶乃得成此室室以喻先公故

定天下之時亦積日累功乃得定此官位土地鳴鴉以勤勞之故借此室巢今巢下之民寧或敢侮慢我欲毀我巢室乎不欲見其毀損意欲患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甚借此官位土地故成王之意何得絕我官位奪我土地乎不欲見其絕奪

意欲患恨之言鳴鴉之惜室巢猶先臣之惜官位土地鳴鴉欲患怒巢下之人喻先臣亦有恨於成王在土勿取其皮故知傳迨及至桑根。正義曰迨及釋言文徹即剝脫之義故爲剝也取彼桑土喻爲巢巢之艱苦也下經無傳但毛以此

桑土即桑根也王肅云鳴鴉及天之未陰雨則取彼桑根以纏綿其戶牖以與周室積累之艱苦也下經無傳但毛以此詩爲管蔡而作必不得同鄭爲與王肅下經注云今者周公時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事下民敢侮我周道謂

管蔡之屬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傳意或然。箋我至至絕奪。正義曰箋以此爲諸臣諛諛其非亦爲與巢也子手拮据下之民將毀其室故竟欲患怒之此是臣請於君而欲患怒諸臣之惡恨耳故亦爲與巢也

**子所拮据茶子所蓄租子口卒瘁** 拮据搥搥也茶荏苒也租爲瘠病也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箋云此言事曰拮据持力活反茶音徒畜租六反本亦作蓄租子胡反又作租如字韓詩云積也屠

本又作拮据音徒搥京劇反本亦作戰搥俱俱反說文云持也荏苒音九菴音條難乃旦反曰子未有室家 謂我未有我作之至苦如是者疏子手至室家。毛以爲鳴鴉言已作巢之苦子手拮据其草子所拮据者是茶之草也其室巢所

日我未有室家之故疏用者皆是子之所蓄爲子手口盡病乃得成此室巢用免大鳥之難喻周之先王亦勤勞經營乃得成此室業用免侵蝕之患我先王爲此室家勤苦若是管蔡之輩無道之故堅強之故人不得奪其官位土地鴉

仍不得毀其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以勤勞之故經營之故王不得毀其子孫假使毀其子孫仍不得奪其官位土地鴉

鴉又言已所以勤勞爲此室巢者曰子未有室家故勞力爲此是以今甚惜之喻屬臣之先臣所以勤勞爲此功業者亦由未持有官位土地故勤力得此是以今甚惜之王若殺此諸君謂不得奪其官位土地也。傳拮据至之難。正義曰說文

云未持有官位土地故勤力得此是以今甚惜之王若殺此諸君謂不得奪其官位土地也。傳拮据至之難。正義曰說文物相類故皆名茶也租訓始也物之初始必有爲之故云租爲也瘠病釋詁文經言子口卒瘁是茅秀然則茅而傳兼言

手病者以經于手拮据言子所拮据茶不言手則是用口也子所蓄租文承二者之下則手口並兼之上既言手而口文未見故又言子口卒瘁言口病明手亦病也且卒瘁謂盡病若唯口病不言盡故如手口俱病鳴鴉小鳥爲巢以自防

故知求免大鳥之難也。傳謂我未有室家。正義曰傳以若鴉人言曰盡故如手口俱病鳴鴉小鳥爲巢以自防蔡意謂我稚子未有室家之道故輕侮之。上章疾其輕侮故此章言其輕侮之意也曰者陳其管蔡之言子羽譙譙

者遷周公自我也王肅云我爲室家之道至勤苦而無道之人弱我稚子易我王室謂我未有室家之道子羽譙譙

**子尾翬翬** 譙譙殺也翬翬敬也箋云子口既病羽尾也殺敵又所別反下同子室翬翬風雨所漂搖子維

音嘒嘒 翬翬危也嘒嘒懼也箋云巢之翬翬而危以其所託枝條弱也以下喻今我子孫不肖故使我室

音嘒嘒 道危也風雨喻成王也音嘒嘒然恐懼告翬之意。翬初消反漂區遙反嘒嘒反翬音素疏子羽至嘒

音嘒嘒 道危也風雨喻成王也音嘒嘒然恐懼告翬之意。翬初消反漂區遙反嘒嘒反翬音素疏子羽至嘒

音嘒嘒 道危也風雨喻成王也音嘒嘒然恐懼告翬之意。翬初消反漂區遙反嘒嘒反翬音素疏子羽至嘒

音嘒嘒 道危也風雨喻成王也音嘒嘒然恐懼告翬之意。翬初消反漂區遙反嘒嘒反翬音素疏子羽至嘒

音嘒嘒 道危也風雨喻成王也音嘒嘒然恐懼告翬之意。翬初消反漂區遙反嘒嘒反翬音素疏子羽至嘒

音嘒嘒 道危也風雨喻成王也音嘒嘒然恐懼告翬之意。翬初消反漂區遙反嘒嘒反翬音素疏子羽至嘒

音嘒嘒 道危也風雨喻成王也音嘒嘒然恐懼告翬之意。翬初消反漂區遙反嘒嘒反翬音素疏子羽至嘒

音嘒嘒 道危也風雨喻成王也音嘒嘒然恐懼告翬之意。翬初消反漂區遙反嘒嘒反翬音素疏子羽至嘒

音嘒嘒 道危也風雨喻成王也音嘒嘒然恐懼告翬之意。翬初消反漂區遙反嘒嘒反翬音素疏子羽至嘒

音嘒嘒 道危也風雨喻成王也音嘒嘒然恐懼告翬之意。翬初消反漂區遙反嘒嘒反翬音素疏子羽至嘒

音嘒嘒 道危也風雨喻成王也音嘒嘒然恐懼告翬之意。翬初消反漂區遙反嘒嘒反翬音素疏子羽至嘒

音嘒嘒 道危也風雨喻成王也音嘒嘒然恐懼告翬之意。翬初消反漂區遙反嘒嘒反翬音素疏子羽至嘒



為鳴鴉言作巢之苦予羽譙譙然而殺予尾消消而斃手口既窮羽尾殺斃乃有此室巢以喻先王勤奮德業勞神竭力得成此王業鳴鴉又言室巢雖成以所託枝條弱故子室今翹翹然而危又為風雨之所漂搖此巢將毀予是以維音之嗚嗚然而悲懼以喻王業雖成今成王幼弱而為凶人所振蕩周室將毀故周公言已亦嗚嗚然而危懼由管蔡作亂使憂懼若此故不得不誅之意也。齊殺弊盡同但所喻者別喻屬臣勳勞有此官位土地今子孫不肯使我家道危也又為成王所漂搖將誅絕之我先民是以恐懼而告急也于維音消消作喻喻也。傳翹翹危嗚嗚懼。正義曰皆釋詩文此無正文也以此詩言鳥之羽尾疲勞之狀故知為發也定本消消作喻喻也。傳翹翹危嗚嗚懼。正義曰皆釋詩文王肅云言盡力勞病以成攻堅之業而為風雨所漂搖則鳴音嗚嗚然而懼以言我周累世積德以成錫固之國而為凶人所振蕩則已亦嗚嗚而懼。

### 鴉鴉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

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凡序其情而閱其勞所

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

歸勞力報反思息嗣反女音汝樂音洛東山四章年十二句至淮夷乎。正義曰作東山詩者言周公東征也周

大夫美之而作是東山之詩經四章雖皆是勞辭而每章分別意義又歷序之一章言其完也謂歸士不與敵戰身體完

全經云勿士行枚言無戰陳之事是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謂歸士在外妻思之也經說果臝等乃令人憂思是其思也

三章言其室家之望汝也謂歸士未入室家望望經說酒掃穹室以待公人之勞歸士所以殷勤如此者君子得之於人謂

歸士將行新合昏禮經言倉庚于飛說其成婦之事是得其及時也四章言其勞也謂歸士在外妻思之也經說果臝等乃令人憂思是其思也

使人民序其民之情意而閱其勞苦之役所以喜悅此民也民有勞苦唯恐民上不知今序其情閱其勞苦則民皆喜悅

忘其勞苦古人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死者其唯此東山之詩乎言唯此東山之詩可以當忘其死之言也三年而歸雖

出於經此三年之文而摠序四章非獨序彼一句也序所歷言不序章首四句皆同不得於一章說之序其情而閱其勞

其意足以兼之矣歸士者從軍士卒周公親征與將率同苦以士卒微賤勞意尤深故意主美勞歸士不言勞將率也悅

以使民民忘其死是周易兌卦象辭文古之善語此東山堪當之故云其唯東山乎。箋成王至詳之。正義曰金縢改

天大雷電以風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王執書以泣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注云新迎改

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尊任之言自新而迎明是成王親迎之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

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為武庚監於殷國者也前流言於國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還攝

政懼誅因遂其惡開道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是三監淮夷叛周公東

伐之事也攝政元年即東征至三年而歸耳書序注云其攝二年時者謂叛時在二年非三年始東征也時實周公獨行

言相成王者彼注云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蔽已解矣意以成王蔽解故言相成王耳非與成

王俱來也被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曰四國管蔡商奄也此等商奄者據書序之成文耳此序獨分別章意者周公

於是志意伸本勞歸士之情丁寧委曲也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惓惓言久也濛雨貌

夏美之而詳其事故分別章意而序之也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惓惓言久也濛雨貌

士之情也我徂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我徂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

濛濛然我徂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我徂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

念西而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為于偽反。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鄭注周禮云枚如著橫街之於口為鑑繫  
於項中無行戶剛反陳直震反又下同  
**娟娟者蠋烝在桑野** 娟娟蠋貌烝蟲也烝實也箋云蠋娟娟然特行入  
處桑野有似勞苦者古者聲實填塵同也。娟鳥

蠋田音蠋烝之承反實音田又音珍一音陳字書云塞也大千反從允下真實填塵依字音  
是田音敦敦然獨宿於車下此古聲同案陳完奔齊以國為氏而史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聲同  
有勞苦之心。敦都回反注同

**疏** 我徂至車下。毛以為周公言我往之東山征伐四國怕然久不得歸既得歸矣  
落勞苦之甚周公既序歸士之情又復自言已意我在東方言日歸之時我心則念西而悲何則管蔡有罪不得不誅誅  
殺兄弟慈見父母之廟故心念西而益悲傷又言歸士久勞在外幸得完全汝雖制彼兵服乘衣而來得無事而歸久勞  
在軍無事於行陳街枚言敵宿前定未嘗街枚與戰也又言雖無戰實甚勞苦蠋娟然者桑中之蠋也蠋無事在桑野云  
中似有勞苦以與教敦然彼獨宿之軍士亦常在車下而宿甚為勞苦述其勤勞閉之定本云勿士士地枚無街字箋云  
初無行陳街枚之事定本見也。鄭唯我東日歸二句言我軍士在東久不得歸常言日歸而不得歸我心則念西而悲  
皆同章之箋又云凡先著此四句皆為序歸士之情者以序分別章意嫌此四句意同故言凡先著此四句明四章意  
之卒章之箋又云凡先著此四句皆為序歸士之情者以序分別章意嫌此四句意同故言凡先著此四句明四章意

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注云不於市朝者隱之也旬人掌田野之官縣而殺之曰磬素服於凶事為吉於吉事為  
凶非喪服也倫謂親親之比也不往甲為位哭之而已是其事也傳言此者解周公西悲之意以公族雖有死罪猶是皆  
內之親非徒己心自悲先神亦將悲之是將欲言歸則念西而悲也。箋我在三年之內常思歸也軍士家室在西故知念  
不宜言已意故易傳以為此二句亦序歸士之情我軍士在東山常日歸言三年之內常思歸也軍士家室在西故知念  
西而悲孫斌云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樂至於歸時踰年已久無緣西行而後始悲箋說為長。傳枚微。正  
義曰枚微者其物微細也大同馬陳大問之禮教戰法云遂鼓街枚而進注云枚如著街之有總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  
疑惑是枚為細物也。箋勿循至不戰。正義曰此言東征之事故知制彼裳衣謂著街之有總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  
之故引春秋傳者莊八年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陳善師者不陳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死此箋言善用兵者不陳常武  
箋云善戰者不陳皆與彼異蓋難以義言之。傳娟娟至烝實。正義曰釋蟲云蜚鳥蠋樊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  
似蠋韓子云蚰似蠋言在桑野知是桑蟲烝實釋言文彼作塵。箋蠋至烝實。正義曰蠋在桑野是其常處實非勞苦  
故云似有勞苦若軍士獨宿車下則實有勞苦故下箋云誠有勞苦以不實喻實者取其其在桑野在車下其事相類故傳  
訓烝實也故轉實為久而釋詁云塵久也乃作塵字故

**我徂東山怕怕不歸我自東零雨其濛果贏之**  
箋辨之古者實填塵三字音同可假借而用之故也

**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蠋蛸在戶叮嚀鹿場熠燿宵行** 果贏楛棧也伊威委黍也蠋蛸長脚也叮嚀鹿迹  
然令人感恩。贏果反施羊岐反伊威如字或傍加虫者後人增耳室本或作堂誤也蠋音蕭說文作蠋音風蛸所  
交反郭音蕭明也典反或他頂反字又作打音同唯本又作唯他短反字又作唯唯以執反燿以照反括古活反洗委音  
於為反委黍鼠婦也本或並作虫邊遊起宣今詩義長脚蜘蛛又巨

**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箋云伊當作繫繫  
乃可為憂思。繫於奚反又作繫

**疏** 齊人謂之天瓜本草云括機如瓜葉形兩兩拒他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  
如瓜辨是也伊威委黍蠋蛸長脚蠋也陸機疏云伊威一名委黍蠋蛸一名長脚蠋在壁根下鹿場中生似白長脚小蜘蛛  
長脚者俗呼為喜子說文云委黍鼠婦也陸機疏云伊威一名委黍蠋蛸一名長脚蠋在壁根下鹿場中生似白長脚小蜘蛛  
是也鹿場者場是踐地之處故知叮嚀是鹿之跡也熠燿者螢火之蟲飛而有九之貌故云熠燿也又劉焯體云蠋蛸

蛸長脚一名長脚荆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家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觀客亦如蜘蛛為羅網居之  
是也鹿場者場是踐地之處故知叮嚀是鹿之跡也熠燿者螢火之蟲飛而有九之貌故云熠燿也又劉焯體云蠋蛸

乃可為憂思。繫於奚反又作繫

**疏** 齊人謂之天瓜本草云括機如瓜葉形兩兩拒他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

如瓜辨是也伊威委黍蠋蛸長脚蠋也陸機疏云伊威一名委黍蠋蛸一名長脚蠋在壁根下鹿場中生似白長脚小蜘蛛

長脚者俗呼為喜子說文云委黍鼠婦也陸機疏云伊威一名委黍蠋蛸一名長脚蠋在壁根下鹿場中生似白長脚小蜘蛛

是也鹿場者場是踐地之處故知叮嚀是鹿之跡也熠燿者螢火之蟲飛而有九之貌故云熠燿也又劉焯體云蠋蛸

乃可為憂思。繫於奚反又作繫

**疏** 齊人謂之天瓜本草云括機如瓜葉形兩兩拒他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

如瓜辨是也伊威委黍蠋蛸長脚蠋也陸機疏云伊威一名委黍蠋蛸一名長脚蠋在壁根下鹿場中生似白長脚小蜘蛛

長脚者俗呼為喜子說文云委黍鼠婦也陸機疏云伊威一名委黍蠋蛸一名長脚蠋在壁根下鹿場中生似白長脚小蜘蛛

是也鹿場者場是踐地之處故知叮嚀是鹿之跡也熠燿者螢火之蟲飛而有九之貌故云熠燿也又劉焯體云蠋蛸

火也釋蟲云火即熔舍人云螢火即夜飛有火蟲也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增耀案諸文皆不言螢火為螢淮南子云久血為螢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為鬼火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隱思王螢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為鬼火或謂之燐未為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曰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然爾我徂東山怕怕不歸我來自草木得溼而光亦有明驗眾說並為螢火近得實矣然則毛以螢火為燐非也

**東零雨其濛濛鳴于埤婦歎于室酒埽穹室我征聿至**  
埤埤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鶉好水長鳴尤苦婦念之則歎於室也穹室室塞酒灑埤埤也穹室鼠穴也而我君子行役遠其日月今且至矣言婦望也

**有敦**  
鴉本又作薑古玩反埤田節反酒所憐反沈所寄反埽素報反豔本亦作絳又作變魚綺反好呼吸反拊甫問反

**瓜苦烝在栗薪**  
敦猶專專也烝眾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箋云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綴焉瓜之辨有苦者以喻其苦心也烝塵栗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專者聲栗裂同也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敦徒丹反注同栗毛如字鄭音列韓詩詐謬力菊反取薪也專徒端

**疏**  
鴉鳴至三年以為上四句說歸反下同綴張衡反辨廬遍反又白寬反說文云瓜中實也沈薄閉反

士之情次四句說其妻思望之也思而不至問其勞苦言是心又苦也其苦如何亟為久言君子久在析薪之役餘同也

苦而辨又苦以喻君子之自屬於軍是事苦也又憂軍事是心又苦也其苦如何亟為久言君子久在析薪之役餘同也

傳埤埤至而喜也正義曰釋蟲云蚘蟬大蟻小者蟻舍人曰蚘蟬即大蟻也小者即名蟻也然則蟻是也小蚘蟬也此蟲穴處華土為塚以避逐蟻鳥鳴於其上故知理是蟻塚也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穴處者先知之是蟻避逐雨上塚蟻是奸

杯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豎樓疏云鷄雀也似鴉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如樹上作巢大如車輪上塚鴉是奸

稍以食其糲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也傳敦猶至又苦也正義曰敦是瓜之繫蔓之貌故轉為專言瓜繫於蔓專專然

也烝眾釋詁文以瓜之苦喻君子心內苦繫於蔓又似苦以喻君子繫於軍是事苦故言心苦事又苦即析薪是也箋

此又至絜同也正義曰此申傳栗裂苦又苦之意也以軍之苦在久不在眾故易傳以絜為塵謂之為久析薪是也裂之

故得借栗為裂不是字誤故不云誤也我徂東山怕怕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濛為序歸士之情為于偽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歸士始

日皇駟白曰駟箋云之子于歸謂始嫁親結其縞九十其儀

時也皇駟其馬車服盛也駟駟角反

親結其縞九十其儀

縞婦人之禕也母戒女施衿結紉九十其儀言多儀

曰禕悅中也郭璞曰即今之香纓也禕邪交絡帶繫於體四名爲禕緩繫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纁請母送女重結其纁結其所繫著以纁解之說者以禕爲巾失之也母戒女施施於結說士皆禮文彼注云悅佩巾不解禕之形象內則婦事舅姑以纁解屢注云衿猶結也婦人有衿纓示有繫屬也然則衿謂纓也衿先不在身故言施施則先以佩託故結之而已傳引結衿說此結衿則如孫炎之說亦以衿爲衿中其意異於郭也內則云男女未冠弁者總角衿纓皆佩容典郭以衿爲香纓云義見禮記謂此也案昏禮言結衿此言結衿則衿當是衿非香纓也且宋冠弁者佩容典又不足是繫屬也郭言非矣數從一而至於十則數之小成舉九與十言其多威儀也箋女嫁之內申多。正義曰士昏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說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言事庶母及門內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違是戒之申之之事也引此者解母必親結之意言九又言十者諭其威儀丁寧之多也斯干傳曰婦人質無威儀此言多威儀者婦人無男子之禮揖讓周旋之儀耳其舉動威儀則多也。傳言久長之道。正義曰舊訓爲久也言久長之道理未知善惡所以戲之。箋嘉善至戲之。正義曰箋以此序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以戲樂此婦士也

###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

#### 毛詩國風

#### 鄭氏箋

#### 孔穎達疏

###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周也。惡鳥路反注同。疏破斧三章章六句至四國焉。正義曰三章經以四國之惡而周公征之故先言四國之惡後言周公之德序以此詩之作主美周公故先言美周公也。箋惡四至周公。正義曰案金縢流言者管叔及其羣弟耳今并言惡四國流言毀周公者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管蔡流言商奄卽叛是同毀周公故并言之地理志云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則薄姑非奄君之名而云奄君薄姑者彼注云之疑薄姑齊地名非奄君名是鄭不從也。旣破我斧又缺我斨。隋蓋曰斧斨斯民之用也。旣義國家用之也。箋云四國流言旣破毀我旣徒未反何湯果反孔彤。旣破我斨又缺我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爲大罪。斨七羊反說文云方鉞斧也旣徒狹而長也。箋曲答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政國管蔡商奄也。皇匡也。箋云周公旣反攝。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也。箋云此言周公之哀。旣破我斨之將。毛以爲斨斨者生民之所用以喻禮義者亦國家之所用有人旣破我家之我民人其德亦甚大也。疏旣破我斨之旣。旣斨斨者斨斨是廢其家用其人是爲大罪以喻四國之君廢其禮義壞其國用其君是爲大罪不諫故周公於是東征之周公所以東征者是止誅其四國之君正是四國之民主爲四國之民被誘作亂周公不以爲罪而正之此周公之哀我人其德亦甚大也。疏旣破我斨之旣。旣斨斨者斨斨是廢其家用其人是爲大罪以喻四國之君廢其禮義壞其國用其君是爲大罪不諫故周公於是東征之周公所以東征者是止誅其四國之君正是四國之民主爲四國之民斯此二者是爲大罪以與四國流言旣破毀我周公之道又損傷我成王此二者亦是爲大罪故周公東征之餘同。傳僭登至之用。正義曰如傳此言則以旣缺斨斨喻四國破毀禮義故王肅云今四國乃盡破其用故孫毓云猶甘晉說天子毀壞其三正耳然則經言我斨我斨乃是家之斨斨爲他所破此四國自破禮義與地破斨斨不類而云我者此罪。言斨斨其四國破斨斨云我孫毓云王者立制其諸侯受制於天子故言我傳意或然也。箋四國至大罪。正義曰箋以此詩美周公惡四國則是惡毀周公耳不宜遠言其人被毀禮義故易傳以爲破斨周公損傷成王孫毓云周公不失其聖成王本爲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傷成王乎斯不然矣當管蔡流言之後商奄叛逆之初王與周公莫之相信於時周室迫近危亡其爲毀損莫此之大何謂不能毀損若不能毀損自不可不須云之誅此四國復何爲也且詩人疾其惡心故言缺斨斨豈待殺害王身然後爲損傷也。傳四國至皇匡。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旣黜殷命成王旣伐

經以四國之惡而周公征之故先言四國之惡後言周公之德序以此詩之作主美周公故先言美周公也。箋惡四至周公。正義曰案金縢流言者管叔及其羣弟耳今并言惡四國流言毀周公者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管蔡流言商奄卽叛是同毀周公故并言之地理志云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則薄姑非奄君之名而云奄君薄姑者彼注云之疑薄姑齊地名非奄君名是鄭不從也。旣破我斧又缺我斨。隋蓋曰斧斨斯民之用也。旣義國家用之也。箋云四國流言旣破毀我旣徒未反何湯果反孔彤。旣破我斨又缺我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爲大罪。斨七羊反說文云方鉞斧也旣徒狹而長也。箋曲答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政國管蔡商奄也。皇匡也。箋云周公旣反攝。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也。箋云此言周公之哀。旣破我斨之將。毛以爲斨斨者生民之所用以喻禮義者亦國家之所用有人旣破我家之我民人其德亦甚大也。疏旣破我斨之旣。旣斨斨者斨斨是廢其家用其人是爲大罪以喻四國之君廢其禮義壞其國用其君是爲大罪不諫故周公於是東征之周公所以東征者是止誅其四國之君正是四國之民主爲四國之民被誘作亂周公不以爲罪而正之此周公之哀我人其德亦甚大也。疏旣破我斨之旣。旣斨斨者斨斨是廢其家用其人是爲大罪以喻四國之君廢其禮義壞其國用其君是爲大罪不諫故周公於是東征之周公所以東征者是止誅其四國之君正是四國之民主爲四國之民斯此二者是爲大罪以與四國流言旣破毀我周公之道又損傷我成王此二者亦是爲大罪故周公東征之餘同。傳僭登至之用。正義曰如傳此言則以旣缺斨斨喻四國破毀禮義故王肅云今四國乃盡破其用故孫毓云猶甘晉說天子毀壞其三正耳然則經言我斨我斨乃是家之斨斨爲他所破此四國自破禮義與地破斨斨不類而云我者此罪。言斨斨其四國破斨斨云我孫毓云王者立制其諸侯受制於天子故言我傳意或然也。箋四國至大罪。正義曰箋以此詩美周公惡四國則是惡毀周公耳不宜遠言其人被毀禮義故易傳以爲破斨周公損傷成王孫毓云周公不失其聖成王本爲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傷成王乎斯不然矣當管蔡流言之後商奄叛逆之初王與周公莫之相信於時周室迫近危亡其爲毀損莫此之大何謂不能毀損若不能毀損自不可不須云之誅此四國復何爲也且詩人疾其惡心故言缺斨斨豈待殺害王身然後爲損傷也。傳四國至皇匡。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旣黜殷命成王旣伐





則不安以媒氏能用禮故使媒則得妻以喻周公能用禮故任周公則國治刺王不知周公而不任之也。鄭以為伐柯之媒非斧則不能唯斧乃能之言以類求其類喻王欲迎周公非賢不可往當使賢者先往亦以類求其類類妻如之何非媒不得以媒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家室之道故使媒則得之。以喻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亦以類求其類類妻如之何通二人之意故宜先使之言王當迎周公以刺朝庭之不知也。傳柯斧至之柄。正義曰考工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注云首六寸謂關頭斧也柯其柄也是斧柄大小之度斧喻周公柄喻禮義斧能伐柯喻周公能自伐得柯必人執之是以人與斧共喻周公也人執斧能伐柯既伐得柯人又執柯以營家用喻周公雖以得禮既能得禮周公又能執柯以治國以此美周公也王肅云能執治國之斧柄其唯周公乎是喻周公能執禮也。箋克能至先往也。正義曰克能釋言文箋以下云我觀之子謂得見周公則二章皆勸迎周公之事故易得言以類求其類喻使賢者先往也。傳類所至不安。正義曰傳以下文籩豆有踐籩豆禮器則此亦禮事故傳以上經與此皆喻禮也。也。正以媒為與者媒所以用禮喻周公能用禮取妻不以媒者通傳二姓之言勸迎周公而不用禮則不能安國言周公能用禮以安而王不知故刺之。箋媒者至先往也。正義曰箋以媒者通傳二姓之言勸迎周公而不用禮則不能安國言周公能用禮以與周公之意者先往孫毓云周公之思歸患成王之未悟耳王出郊而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精誠感天而況於人乎何須賢者之先往也周公至聖賢能未形非如韓敵尚相阻疑何須問人重相曉喻乎鄭為此說者以為此詩之作在雷風之後王實未迎周公致使朝臣尚惑假言迎意刺彼未知言王以周公之聖欲其速迎尚也。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所以其使賢者先往令人傳通其意說尚周公宜還疑者可知耳非謂周公公有疑須相曉喻也。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所以其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箋云則法也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我觀之子籩豆有踐。踐行列表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疏。遠喻治國之法其道亦不遠何者執柯以伐觀見也之子是子也斥周公也。王欲迎周公當以饗燕之饗行至則歡。疏。遠喻治國之法其道亦不遠何者執柯以伐樂以說之。觀古豆反踐賤反行戶郎反饗士饗樂音洛說音悅。疏。遠喻治國之法其道亦不遠何者執柯以伐柯比而視之舊柯短則如其短舊柯長則如其長其法不在遠也。以喻交接之法願於上交於下願於上其事亦不遠也。言有君子恕以治國近取諸己不須遠求能如是者唯周公耳我若得見是子周公觀其以禮治國則復籩豆器有踐然行而次序矣。禮事弘多不可備舉言其籩豆有列見禮法大行也。鄭以為伐柯伐柯者其法則不遠昔柯足以法之以喻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言眾人之心皆知公須還也。我王欲見是子周公當以饗燕之饗籩豆有踐然行列以待之言王宜厚待周公刺彼不知者也。傳以其至遠求。正義曰此伐柯之不遠求還近取法於柯以喻交人之道不遠求還近取法於己故解不遠求之義以其所願於上。接已則以所願之事交於在己下者物言周所願於下之事已則以所願之事於上者此皆近取諸己所謂不遠求也。詩意言此者以有禮君子能以身辭以其所願於下之事已則以所願之事於上者此皆近取諸己所謂不遠求也。詩意言此者以有禮君子能以身辭故易傳言不遠者人心足以知之。中庸引此二句乃云執柯以伐柯視而視之籩豆之饋迎周公也。上句說恕以行禮則此當為行禮者以作者言其不遠明有嫌遠之意故言猶以為遠。傳踐行列貌。正義曰以籩豆之饋迎周公也。上句說恕以行禮則此當為行禮貌毛以為此詩刺王不知周公皆不言王迎之事必不得如鄭以籩豆之饋迎周公也。上句說恕以行禮則此當為行禮有禮之人則得禮事陳設籩豆皆行禮之器言籩豆有踐謂見其行禮也。故王肅云我所見之子能以禮治國踐行為列之貌籩豆行禮之物也。傳籩豆或然。箋籩見之器言籩豆有踐謂見其行禮也。故王肅云我所見之子能以禮治國踐行為列之。事聖人以之為禮今勸迎周公而言陳列籩豆是令王以此籩豆與周公饗燕。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畹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疏。九畹四章首章四句下三章章三句至不知。正義曰作九畹詩者美周公也周大夫以刺朝廷之不知也且止東方以待成王之召成王未悟不欲迎之故周大夫作此詩以刺于經四章皆言周公不宜在東是刺公所為周公且止東方以待成王之召成王未悟不欲迎之故周大夫作此詩以刺于經四章皆言周公不宜在東是刺

廷之不知也此序與伐柯靈同則毛亦以為刺成王也周公既攝政而東征至三年罪人盡得但成王或於流言不悅周

志者及敗金縢之書成王親迎周公反而居攝國大夫乃作此詩美周公追刺往朝廷羣臣之不知也此詩當作在歸

卒章陳東都之人欲留周公是公反後之事軌反之後朝廷尤容不知序云美周公者則四章皆是也其言刺朝廷之不

首章唯九罭之魚鱗也與者喻王欲迎周公之網也鱗大魚也箋云九罭之罭乃後得鱗魚之魚言取物各有

反字又作總罭音古今江我觀之子衮衣繡裳所以見周公也衮衣卷龍也箋云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

南呼總罭為百囊網也畫降龍字或作卷九罭至繡裳。毛以為九罭之中魚乃非鱗也鱗是魚大魚處見罭之子周公當以與周

往見之刺王不知欲使王重禮見之鄭以為設九罭之網得鱗之魚言取物各有其器以喻用尊重之大禮迎周公之

大人是擬人各有其倫尊重之禮正謂上公之服王若見是子周公當以衮衣繡裳往迎之。傳九罭至大魚。正義曰

釋詩云總罭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朴曰纁今之百囊網也釋魚有鱗魚光引

此詩郭璞曰鱗似鱗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鱗魚為鱗陸機注云鱗以鱗而鱗細於魚赤眼然則鱗非小魚亦將不

漏故言大耳非大於餘魚也傳以為大者欲取大小為喻王肅云以與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傳意或然。箋設九至

其龍。正義曰箋解網之與魚大小不異於傳但不取大小為喻耳以下句衮衣繡裳是禮之上服知此句當喻以禮往

迎故易傳以取物各有其器喻迎迎周公當有禮。傳所以至卷龍。正義曰傳解詩言衮衣繡裳者是以見公之服也

畫龍於衣謂之衮。鴻飛遵渚。鴻不宜循渚也箋云鴻大鳥也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歸無所於

故云衮衣卷龍。鴻飛遵渚。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鳧音符鷖鳥今反又作鷖。公歸無所於

女信處。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箋云信誠也時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不去故曉之。疏。鴻飛至信處。毛以為鴻者大

公聖人久留東方亦非其宜王何以不迎之乎又告東都之人云我周公未得王迎之禮歸則無其往所故於汝東方信

宿而處耳終不久留於此告東方之人云公不久留則王不早迎。鄭以為鴻者大鳥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

周公聖人不宜與凡人之輩共處東都及成王既悟親迎周公而東都之人欲周公即留於此故曉之曰公西歸若無所

居則可於汝之所誠處耳今公歸則復居之義則是東征四國之後留住於東方不知其往所也王肅云以其周大言

不宜循渚者喻周公不宜處東毛無遺居之義則東征四國之後留住於東方不知其往所也王肅云以其周大言

有定命之功不宜久處下土而不見流迎箋為喻亦同但以爲許居東故云與凡人耳。傳周公至曰信。正義曰言

周公未得王迎之禮也再宿曰信莊三年左傳文公未有所歸之時故於汝信處處汝下國周公居東歷年而曰信者言

聖人不宜於其所也再宿於外猶以為久故以近辭言之也。箋信誠至得留。正義曰釋詩云誠信也信得為誠也

以卒章言無以公西歸是東都也此章已陳告曉東人之辭卒章始曉東人留公之辭此詩得遙信故易傳以信為誠言公

西歸而無所居則誠處是東都也此章已陳告曉東人之辭卒章始曉東人留公之辭此詩得遙信故易傳以信為誠言公

處東因諭告曉東人之事既言告曉東人。鴻飛遵陸。陸非鴻所宜止。公歸不復於女信宿。宿猶。公歸不復。正義

須復當謂不得復位毛以此章東征則周公攝位久矣不得以不。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道也箋云是

是東都也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之為君故云是以有衮衣謂成。無使我心悲兮。箋云周公西歸而東都之。疏。是

王所齋來衮衣願其封周公於此以衮衣命留之無以公西歸。無使我心悲兮。人心悲思德之愛至深也。疏。是

分但無以我公歸之道兮王意不悟故云無以歸道又言王當早迎周公無使我羣臣念周公而心悲兮。鄭以為此表

詩八之三 國風

一三 國風

東都之人欲雷周公之辭言王是以有此袞衣兮王令齋來願即封周公於此無以我公西歸兮若以公歸我則思之王無使我思公而心悲兮。傳無與公歸之道。正義曰周公在東必待王迎乃歸成王未肯迎之故無與我公歸之道謂成王不與歸也。箋是東至西歸。正義曰周公欲迎周公而羣臣或云不知周公之志者故刺之雖臣不知而成王必迎公不得言無與公歸之道故易傳以為周公欲迎周公之辭言王之意也。云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於時成王實以上公服往故東都之人如即以衣封周公也。箋周公至至深。正義曰東都之人言已將悲故知是心悲念公也傳以為刺王不知則心悲謂羣臣悲故王肅云公久不歸則我心悲是大夫作者言已悲也此經直言心悲本或心下有西衍字與東山相涉而誤耳定本無西字

### 九段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流言不惑王不

知不怨終立其志成周之王功致大平復成王之位又為之大師始終無愆聖德著焉。狼跋音

郎獸名也跋音卜末反又蒲末反字或作板同王功于況反大平音泰下大師大平同德怨起然反

至其聖。正義曰作狼跋詩者美周公也毛以為周公攝政之時其遠則四國流言謗毀周公言將不利於孺子其近則成王不知其心謂周公實欲篡奪已位周公進退有難如此幸除四國成就周道使天下大平而聖著明故周大夫作此詩美進退有難而能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言進退有難之事美其不失聖者本其美周公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鄭以周公攝政時遠則四國流言而周公不惑不怨攝政之心近則成王不知而周公不怨不生忿懣之意卒得遂其心志成就周道是進

有難也及致政成王之後欲老而自退成王又留為大師令輔弼左右是退有難也如此進退有難而聖德著明終無愆過故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云進退有難之事德音不瑕是不失聖也序稱流言與王不知唯說進有難也公進退有難能使聖德著明之意以充之箋以流言與王不知是一時之事不宜分為進退經云公孫碩膚則是遜位之

後故以流言與王不知為進有難也既遜而留為大師是退有難也以此二者皆違周公之志是故俱名為難進退有難為終始無愆所以美其不失其聖也毛不注序必知鄭者傳以公孫為成王則此經所陳無周公遜位之事也

為大師當退有難也傳言進退有難須兩事充之明四國流言為狼跋其胡載寃其尾。與也跋音寃寃其胡退則

進有難王不知為退有難能誅除四國攝政成功正是其不失聖也。狼跋其胡載寃其尾。有胡退則顯其胡退則

謂後復成王之位而老成王又留之其如是聖德無玷缺。壹本又作走丁四反又陟值反顯力輒反貽其胡反又居業

反難乃旦反。公孫碩膚赤烏几几。周公成王也。碩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烏八君之盛也。几几胡貌。箋云公

珣丁簾反。王之位孫遜辟此成公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以為大師履赤烏几几。然猶不失其聖也。孫毛如字鄭音遜寫音履俱具反胡之俱反過延避反。狼跋至几几。毛以為為狼之老者則領下垂胡

道所以進退有難而攝此政以喻周公攝政之時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其志進退有難然猶不失其聖能成說周

為老狼進則顯其胡退則貽其尾進退有難不失其聖喻周公將欲攝政造四國流言歸政成王王復留為大師進退有

難能不失其聖又美周公不失其聖之事言周公既致太平乃遂選此成功之大美復留王在朝為大師之官履其赤烏几几之飾几几然美其聖德故說其聖德也。傳跋顯其猛。正義曰跋顯寃貽釋其言文李巡曰跋前行曰跋履其赤烏几几也說文云跋顯下干反貽貽貽二反顯即壹也然則跋與壹皆是顯貽之類以跋為顯者謂跋其胡而倒頤耳老狼有胡謂頤垂胡進則顯其胡謂顯胡而前倒也退則貽其尾謂部頤而倒於尾上也跋胡言狼寃尾亦是狼也文不可重故以憲代之下章倒其文明跋上宜有義所以互相見也序言周公遠近有難不失聖德故知此經說狼進退有難而不

大猛。○德與者。○玷缺。○正義曰。箋下言公孫則遜位之後。故以進則。顯胡喻將。徵攝政。退則。喻成王。留之。耳。周公人臣。以居攝。為進。致政。為退。取象為安。故易傳也。○傳公孫至。約貌。○正義曰。傳以雅。稱曾孫。皆是成王。以其是。幽公之孫也。碩大。釋詁。文。膚美。小。雅。廣。訓。文。天。官。屨。人。掌。王。之。服。屨。為。赤。舄。黑。舄。注。云。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然。則。赤。舄。是。舄。之。最。上。故。云。人。君。之。盛。屨。也。屨。人。注。云。服。屨。者。著。服。各。有。屨。也。復。下。曰。舄。單。下。曰。屨。古。之。人。言。屨。以。通。於。復。今。世。言。屨。以。通。於。單。俗。易。語。反。然。則。屨。舄。對。文。有。異。散。則。相。通。故。傳。以。屨。言。之。士。冠。禮。云。玄。端。黑。屨。青。約。總。純。爵。弁。纁。黑。絢。總。純。博。寸。注。云。約。之。言。拘。以。為。行。戒。狀。如。對。衣。鼻。在。屨。頭。總。縫。中。綳。也。屨。順。裳。色。爵。弁。之。屨。以。黑。為。飾。爵。弁。尊。其。屨。飾。以。纁。次。云。几。几。絢。貌。謂。舄。頭。飾。之。貌。以。爵。弁。祭。服。之。尊。飾。之。如。纁。次。屨。色。纁。而。約。用。黑。則。冕。服。之。舄。必。如。纁。次。舄。色。赤。則。約。亦。黑。也。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者。以。俟。王。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禮。也。○箋。周。公。至。几。几。然。○正義曰。箋。以上。言。公。歸。皆。謂。周。公。故。以。此。公。為。保。周。公。古。之。遜。字。借。孫。為。之。春。秋。昭。二。十。五。年。經。言。公。孫。於。齊。春。秋。之。例。內。詩。奔。謂。之。遜。言。昭。公。遜。避。而。去。位。此。周。公。亦。遜。避。去。位。故。讀。如。彼。文。遜。避。釋。言。文。孫。炎。曰。遜。逃。去。也。周。公。攝。政。七。年。遜。避。避。成。功。之。大。美。尚。書。洛。誥。有。其。事。書。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夷。是。成。王。留。之。為。大。師。也。上。公。九。命。得。服。袞。冕。故。屨。赤。舄。孫。毓。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為。公。孫。者。成。王。之。去。幽。公。又。已。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為。周。公。箋。義。為。長。

狼跋二章章四句

幽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狼跋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瑕過也。箋云不瑕言不  
可疵瑕也。疵才斯反。

**疏** 傳瑕過。○正義曰。瑕者玉之病。玉之有瑕。猶人之有過。故以瑕為  
過。箋言無可疵瑕者。亦是玉病。言周公終始皆善。為無疵瑕也。

詩八之三 國風 邶







鹿鳴之什詩訓傳第十六

陸曰什音十什者若五等之君有詩各繫其國

正之

小大雅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正義曰以此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皆居在鎬

正之武王成之是武王居鎬也。太公曰成王不居鎬邑定九鼎焉而周規都豐鎬外傳曰杜伯宣王於鎬魚澤序

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大邑與鎬相近有離官在焉鎬王暨居之非遷都也鄭必謂言周室居豐鎬者以

國風皆題諸國之名知其國土所在雅亦須顯其說并知天子所居之處也。余薇出車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時未

稱王也則二雅各有未稱王時作者未稱王時則在岐周矣而黎之豐者以其為雅詩者即述天子之政以文王居豐乃稱

王徽使在岐周時亦繫之於豐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於武王季歷及千載起異代而別

殊又無異代相涉故不言周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於武王季歷及千載起異代而別

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正義曰案周本紀云公劉后稷之曾孫大王公劉九世之孫后稷在唐虞之時公劉當夏大

康代之時此至大王王季歷夏商之世漢書律歷志云夏凡四百四十年歲凡六百二十九年則餘一千矣故曰歷千載誠

言之所以追說后稷公劉大王者言周德積基所由也。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

文王有聲蓋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正義曰自文王至文王有聲凡十篇文王大明綿棫樸思齊皇矣靈臺

七篇序皆云文王早麓一篇居中從可知凡八篇文王大雅也下文武文王有聲二篇序皆言武王則武王大雅也以文武

道同故鄭連言之雅有小大二體而體亦由事而定故文王以受命為盛大雅以盛為序故其篇為盛隆文王言受命作

之典本由大王也文王既因祖業得四臣之力即是能官其人故次棫樸也既言任臣之力又述受祖之美故次早麓也

早麓直論業易為民施化而已非盛事故在棫樸之下既言受祖之業又述其母之賢而得成為聖故次思齊也文王既

聖世脩其德天使之代殷故次皇矣既聖能代德及鳥獸次靈臺駉與早麓皇矣皆述大王王季之德是上述祖考者

鄭以文王據受命盛隆逆而本之故次文王有聲序云繼伐也言文王伐崇武王繼之以伐紂也察大明文王之詩而經

下武則武王繼之既能繼其伐功故次文王有聲序云繼伐也言文王伐崇武王繼之以伐紂也察大明文王之詩而經

陳武王之事實文王有聲武王之詩而經陳文王之詩其勢正同而詩主相反者由作者之意殊也文王經云王之蓋臣無

念爾祖以戒成王也大明云篤生武王言後作之棫樸云蕭成王時作也綿云文王翼翼生思齊云文王之母皇矣帝

不言蓋又不言言或未稱王之前作也但經無論者或當其生存之時或在其崩後不可定也下文武不言武王之諡成王

時作文王有聲云武王蓋諡言其諡則其崩後作也。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正

義曰此又解小雅比篇之意等篇皆文王之詩文保以上自然文王詩也魚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天保以武以鹿鳴以

以勞還狀杜以勤歸則朱熹等篇皆文王之詩文保以上自然文王詩也魚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天保以武以鹿鳴以

大保六篇言燕勞羣臣朋友是文事也采薇三篇言命將出征皆是武事故魚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天保以武以鹿鳴以

治外以治內為先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君能懇誠以樂下臣能盡忠以事上此為政之尤急故以鹿鳴燕羣臣嘉賓之

事為首也羣臣在國則燕之使還則勞之故次四牡勞使臣之來也使臣還則君勞之去當送之故次皇皇者華言遣使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臣也使臣之聘出即遣之反乃勞之則遣先勞後矣此所以先勞後遣者人之勞役苦於上所不知則已勞而恐有勞而

見知則雖勞而不怨其事重故先之也且使臣往反固非其一四社所勞不必是皇皇苦於上所不遣之使二篇之作又不必

一人故以輕重為先後也君臣既洽鄰國又睦乃可以稱燕宗族故次常棣燕兄弟也兄弟既和又及朋友故次伐木燕

朋友故舊也君既無燕勞臣下亦歸美以報之故次天保言下報上也內事既治則當命將征伐以禦夷狄之患故次

采芣遺戎役遺則欲其同心選則別其貴賤先出車以麗諸車後既多民忠孝則致時和年豐故次華黍歲豐宜黍稷也孝

王治內外有成功故武王因之得別其物盛多所以魚麗也萬物盛多人民忠孝則致時和年豐故次華黍歲豐宜黍稷也孝

非徒能養其親身又清潔故次白華言孝子之潔白也萬物盛多人民忠孝則致時和年豐故次華黍歲豐宜黍稷也孝

齊說文王之教先兄弟後家邦此詩之次先羣臣後兄弟者彼說施法之事先齊其家後化於外自近及遠之義此即為

國之政固當先國事後族人故使燕羣臣在先也且鹿鳴三篇皆燕勞臣子為政之大務後世常歌之故鄉飲酒燕

樂歌周南三篇四牡傳曰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於紉故歌文王之德為後世法是其事重可法故樂常歌之推此則

稱王之前案書傳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采芣為伐昆夷而作事在受命四年也出車秋杜役反而勞之出車經曰春日

未稱王也四牡云周道俊選傳曰岐周之遺尚在岐周未遷亦是未稱王也采芣鹿鳴燕羣臣嘉賓嘉賓之文容有鄰國之聘客也明亦

之後與諸侯祀異不得為鄰國相聘之法則亦未稱王也此三篇之事或在采芣之前其作之時較次弟不可得而知也

稱王之前作亦可矣伐木云陳饋八簋為天子制天保云輪祠烝嘗于公先王追王改祭之禮定是稱王之後無文王之

諡或當時即作或崩後為之未可定也檢文武大雅經每言文武之諡多在武王成王時作也小雅唯有稱王後事會無

言其諡者又所論多稱王以前之可知也先作也此篇尚不為大雅者以六詩之作各有其體諷由政而與體亦因政

而異王政有巨細詩有大小不在其作之先後也此篇尚不為大雅者以六詩之作各有其體諷由政而與體亦因政

事亦不然矣絲有伐昆夷之事而在大雅采芣亦伐昆夷之事而在小雅錄云虞尚質厥厥戎事在稱王之初天保云禴祠

烝當事在稱王之後天保在小雅編在大雅明不以作之先後分屬二雅可知也但作者各有所擬述大政為大雅之體

述小政為小雅之體體以遠無所傳按髮鬢其大較不可以言宣也審其所述察其異體然後分而別之自王澤竭而詩

息暴秦起而樂亡去聖久遠無所傳按髮鬢其大較不可以言宣也審其所述察其異體然後分而別之自王澤竭而詩

後大鄭以大雅述盛隆之事故先言焉。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正義曰由祖

考積基之美致令受命而王今大雅先陳受命後述祖考從下而上是逆也為政之法當以近及遠今小雅先內後外是

順也二雅逆順雖異其致一也皆要在於極聖先祖賢聖之情著明而後述也。正義曰由祖考積基之美致令受命而王今大雅先陳受命後述祖考從下而上是逆也為政之法當以近及遠今小雅先內後外是

與早麓等詩是也文王武王聖也即述文武之詩也。正義曰知大雅自生民者以生民序云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

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正義曰知大雅自生民者以生民序云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

配天焉明是文武後人見文武功之所起故推以配天也文武後人唯周公成王耳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故知生民為周公成王之詩生民既然而至卷阿皆是可知知小雅自南有嘉魚者以六月序廣陳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

皆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其詩異主也魚麗之序云文武華黍與上同明其詩著明故不言其缺蓋焉由庚既為周公

成王之詩則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從可知也故云下及菁菁者莪皆周公成王之詩詩也以周公攝王專政統於成王

故並舉之也由庚在嘉魚前矣不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鄭所以不數亡者以毛公下由庚以就崇仁而言自由庚

則不包南有嘉魚故不得言也既不得言則由庚之功之所起人本於祖故生民為先言尊祖也既後稷有功世篤忠厚

其比篇如此次者大雅之次以後稷祖考之先文武功之所起人本於祖故生民為先言尊祖也既後稷有功世篤忠厚

故次行草言忠厚也既能忠厚也以物命天下辭德故次既醉言太平也既得太平又能久持不失故次鳧鷖言能持

盈守成也鳧鷖止言祭神無持盈之事而序以承太平之後因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祀考安樂之矣是傳

慢故公劉謂酌養而戒成王也此明其公皆有次比之義既能持盈不失事可嘉美故次假樂嘉成王也既嘉之又恐其怠



故不敢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有三君之知以既使臣敢不拜職由此二傳論之天子食元侯歌肆夏也則非元侯者不

得歌之肆夏頌之族類頌下唯有大雅故知於諸侯歌文王也傳文又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是謂歌於鄰國之君亦歌

也故鄭於此差約而知之傳言金奏肆夏此云歌者凡樂之初作皆擊金奏之春官鐘師以鑿鼓奏九夏論語云始作翕

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晉為穆叔發初歌肆夏故云金奏也言金奏者始作未必先擊鐘以奏之左傳曰歌鐘二肆是歌

必以金奏之言金奏肆夏亦歌之文王鳴鳴因上有金奏之文不復復云歌其實文王鹿鳴亦金奏肆夏亦

與歌聲俱作明在堂下賦聲也由在堂下故鄭特註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其合樂則在堂下故儀禮注云合樂肆夏亦

公則為大國故儀禮注云天子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以肆夏頌之旅類故以頌言之牧伯為元侯則其餘侯伯

為次國子男為小國非元侯也故儀禮謂之諸侯用樂與兩君相見之樂同儀禮注云兩君相見如之彼據傳之正文先

言兩君相見以天子於次國小國亦如之故與此倒也天子於諸侯總次國小國為一等諸侯相與天子於諸侯文同

則亦摠次國小國為一等則次國相與小國於次國於小國皆是諸侯於鄰國之君同歌文王合鹿鳴也仲尼燕居云大

饗有四焉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籥彼兩君元侯相與天子於元侯與諸侯不同則元侯相與諸侯亦異也諸

侯相與天子於諸侯同則元侯相與天子於元侯與諸侯同則元侯與諸侯同則元侯與諸侯同則元侯與諸侯同則元侯與諸侯同

侯可知也其元侯於次國小國亦當與諸侯於鄰國同也天子於元侯與諸侯同則元侯與諸侯同則元侯與諸侯同則元侯與諸侯同

也經曰聘與四方之賓燕言若以辨異則以燕臣為交而兼四方之賓也其祀歌鹿鳴合樂也諸侯以鹿鳴取燕

鹿鳴亦在下就之中矣若然前云饗賓或上取而下就合鹿鳴長也言或上取者天子於元侯合文王於諸侯歌文王皆為上

於諸侯同歌文王者皆謂饗矣饗賓當上取而言有下就者以饗賓之中天子於元侯歌肆夏諸侯相與天子於諸侯

取據多言之故鄭屬上取於饗其實饗中以兼下就合鹿鳴長也言或上取者天子於元侯合文王於諸侯歌文王皆為上

下就故亦言或燔饗禮注云頌為天子之樂耳故不得不以肆夏為上取也此鄭直以差等為說耳不可以已所得用則

從風為樂樂以上差之使大雅為天子之樂耳故不得不以肆夏為上取也此鄭直以差等為說耳不可以已所得用則

為已樂也何者元侯相饗歌頌與天子於元侯同諸侯相與天子於諸侯同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文與天子燕羣

天子定用大雅諸侯定用雅雅非此者皆謂之上取下就儀禮之注盡為樂章所以與此異也必知天子亦有上取者以此

樂而大雅之後仍有頌在故因言大雅頌為天子之樂欲明雅頌盡為樂章所以與此異也必知天子亦有上取者以此

諸文先定言國君天子之用樂即云有上取下就之事明上取下就亦宜同矣燕羣注云云合樂者禮輕者速下諸侯燕

臣子合樂為下就明天子於諸侯合鹿鳴者亦足下就也諸侯或上取而下就或以饗燕為別者於元侯歌肆夏

亦上取也若然天子諸侯皆有上取下就自由尊卑是下就也諸侯或上取而下就或以饗燕為別者於元侯歌肆夏

日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禮記曰大饗有四為兩君相見之禮儀禮燕禮是諸侯燕羣臣賓客之禮因此成文故天子諸

侯於國君皆云饗於臣皆云燕所以見尊卑之禮異臣與國君別其等使上取以饗為文其實國君與臣饗燕者有何者

周禮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燕是天子於諸侯饗燕俱有也鹿鳴天子小雅而序曰饗羣臣嘉賓也饗飲食之箋云飲之

而有幣醜曰饗所用三饗三燕是天子於諸侯饗燕俱有也鹿鳴天子小雅而序曰饗羣臣嘉賓也饗飲食之箋云飲之

燕是天子於諸侯之賓饗燕俱有也秋官司儀職曰凡諸公相為賓致饗食左傳曰公宴晉侯燕於河上是諸侯相於饗

燕俱有也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聘禮曰公於賓再饗一燕是諸侯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左傳曰季文子如宋

致女復命公饗之燕禮燕之臣子是諸侯自於羣臣饗燕俱有也禮記燕禮與臣並有饗燕而鄭異其文見耳則饗燕用樂同也

取取下就之例耳此因會卑異其文則具用樂也由會卑為差不由禮燕為異此饗燕之文互見耳則饗燕用樂同也

...

...

...

...

...

...

燕禮燕邦國聯聘之賓歌鹿鳴晉侯賈穆叔歌鹿鳴之三三拜是其用樂同文也故儀注引穆叔之辭乃云然則諸侯

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所謂用樂與此實同是天子

諸侯於國君饗燕同樂之事也若然用樂自以尊卑為差等不由事有輕重而升降鄭飲酒燕禮注云鄉飲酒升歌小

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樂故鄭解其尊卑不同用樂有輕重故上取下就與此不同者彼以燕禮諸侯之制飲酒大夫

之禮工歌鹿鳴合樂故鄭解其尊卑不同用樂有輕重之意因樂之盛謂計歌合樂為例其舞則燕禮云若舞則彼是

解燕禮與鄉飲酒禮異樂同之意其實不啻饗燕有輕重也此用樂之差別謂計歌合樂為例其舞則燕禮云若舞則彼是

諸侯於臣得用頌與此異也又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注云借諸侯明諸侯得奏肆夏故郊特牲又曰賓

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注云賓朝聘者也又大夫射燕禮納賓皆云及庭奏肆夏及周禮注杜子春云賓來奏納夏之等

皆謂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與升歌合樂別也此其著略也其較登在書籍詩無以言焉由禮樂崩壞不可得詳○正義曰饗燕用樂皆

推禮傳而知事不詳悉是其著略也其較登在書籍詩無以言焉由禮樂崩壞不可得詳○正義曰饗燕用樂皆

也故儀注天子約諸侯於國君燕用樂之下云其笙間之篇未詳問是也案鄉飲酒及燕禮升歌小雅其笙間之篇亦

小雅則此笙間之篇宜與所用升歌同而云未詳問者以其難知同在小雅大雅仍不知是何篇故曰笙間之篇未得詳

問也○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也其詩兼有美刺皆當其時善者美之惡者刺之故云美惡各以其時也又以正詩

道衰乃作非制禮所用故謂之變雅也其詩兼有美刺皆當其時善者美之惡者刺之故云美惡各以其時也又以正詩

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統亦兼兼之者為善則勸之令自強不息為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為亦足以勸戒

是正經之次故錄之也大雅言民勞小雅言六月之後則大雅盡召晏小雅盡何草不黃皆為變也其中則有屬宣幽三

王之詩皆當王號諡自顯唯厲王不雅諡號不明故鄭於別論之如是則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皆宣幽三王之詩皆當王號諡自顯唯厲王不雅諡號不明故鄭於別論之如是則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皆宣幽三

十月之交兩無正小宛二篇皆厲王時詩也又大夫雅雲漢至常武六篇小雅自六月盡無羊十四篇皆厲王時詩也又大夫雅雲漢至常武六篇小雅自六月盡無羊十四篇皆厲王時詩也

宣王詩也○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序言幽王在幽王詩中皆幽王詩也本紀曰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

東無將大車小雅明都人士縣蠻六篇不言幽王在幽王詩中皆幽王詩也本紀曰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

丙良夫諫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使用事焉王行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

乃相之三十四年王益嚴虐國人不敢言道路以目王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又諫不聽於是國人不敢出言三年

三十四年益虐又三年而出奔于燕周召二相行政號曰日善召公曰善人載尸箋云厲王虐而弭謗蕩箋云厲王弭謗穆公不敢斥

言王之惡則流彘前事也桑柔蒞良夫所作云貪人敗類則與所諫云榮夷公專利事同三十年後事兩無正云周宗既

滅靡所計經皆指刺王荒疏仍未失政又言哲人之愚亦公九十五矣作諫以自警聖詩云懿今抑諫則作在平王之時

然檢抑詩經皆指刺王荒疏仍未失政又言哲人之愚亦公九十五矣作諫以自警聖詩云懿今抑諫則作在平王之時

民勞召穆公諫王令息京師之民十月之交言黨專權有權可專有民可役則事在流彘前也小宛戒王無淪胥以敗

小宛誨王無忝爾所生皆教王為善以導民其事亦在流彘前矣則厲王小雅兩無正一篇事在大雅之後其餘不可詳

矣厲王大雅事類大同所次之意蓋以王者所以收民為先勞苦故先民勞民之所以勞者由王政反常綱紀廢壞故大

板蕩王惡甚焉而抑刺之甚致覆載宗周無所安定故次兩無正也小宛刺王謀之不臧小宛傷天命之將去論恐廢小雅

為大焉小旻箋云所刺列於十月之交兩無正為小故曰小旻此鄭解為次之意也前檢小宛謂事在兩無正之先今而

處流彘之後者以詩之大體雖事有先後或在後故大雅文武之詩多在成王時作論功頌德之詩可列於後追述其

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堯戎之戎四十六年宣王崩如遷此言則宣王自三十九年以前無他過惡唯敗於千畝為始

衰耳而小雅有箴規誨刺其事有漸矣則王衰亦有漸矣皇甫謐云三十年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自此而漸也

大局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之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作不可以限斷也其次雅六篇

小雅自六月至鴻鷹及斯年無羊七篇皆宣王德盛時作其事多在初年似王承衰亂之弊百事莫制任賢使能征伐安

集初則當然亦不可定其年月也自庭燎盡我行其野是王德衰乃作多在王三十九年之後而三十九年以前諸侯不睦

詩九之十 鹿鳴之十



各不朝宗泗水之等或亦作也而三十九年之後則王政大衰刺詩爲常故宜多也新父傳曰宣王之末司馬職廢戎爲數推此則其餘亦多散後事也其詩之次大雅以宣王承亂遇災而懼憂民之本故先雲漢也王既憂百姓天下復平五賦生佐故次蒿高也神生賢哲王能任用也錫命賢臣後而懼與之既能錫命賢臣南土侵急須出兵以匡中國武事故次江漢常武也此則先憂百姓次用臣以征伐爲後而小雅與之反以蠻荆獷狁南北交侵急須出兵以匡中國故先六月采芑也雜俱征伐以六月見侵之急又先采芑以夷狄既平當備車甲大會諸侯因蒐狩故次車攻吉日以田獵征伐之類故使次焉以田獵選軍從會諸侯又盛於從禽接下故又使車攻先吉吉也是以車攻序曰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後會諸侯於東都非徒外攘夷狄也復會諸侯於東都序曰獵之意也既言征伐事終外無兵寇可以安集萬民故次鴻鴈也然宣王承衰亂之後兵先逃散豈得不早安集而待田獵之暇也明初即安集之得其力用乃平四方耳詩不以事之先後爲次也宣王中興賢君末而德衰莫有早安集也貴人既去則責勤因以蔽之歲之不政則規正之規而不變則敷誨之誨而不從則刺責之故次泗水鶴鳴新父也以爲王惡漸大故責正稍深此則泗水鶴鳴其作不政則規正之規而但次之與其視耳王既廢其官錄者雖兼惡以示戒勸也賈人既去則故禮教不行則考室無羊考牧若言終始之善見仁者之過亦不甚也斯干說造立宮室寢廟生男女明其始時之事無羊類之當爲同時可知今反在箴刺之下見宣王終始之善明矣本紀又曰幽王三年廢褒姒生子伯服竟廢后及子而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國人皆怨故申侯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殺王驪山之下遷王允竟廢后去太子不言廢之年皇爲后伯服爲太子國人皆怨故申侯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殺王驪山之下遷王允竟廢后去太子不言廢之年月後太子九年王廢高明而近讒惡使疏公專任於外褒姒固寵於內王始驕謔言與遷事相終始則幽王之惡自三年之後爲漸八年九年則其極故鄭語云九年王室始驕十一年而被殺也幽王大雅臆印曰哲婦傾城褒姒亂政之事也召旻太子之放逐白華道衰弱之極也序皆云大壞當在八年之後也正月五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感率序云褒姒妬罪云叱雞之晨惟家之索而瞻印疾婦有長舌維厲之階故處先也王婦言是用政事荒亂致朝無賢臣土境日蹙故召旻以問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其小雅節南山三王變雅善者不純爲大雅惡者不純爲小雅則雅詩自有體之大小田皆在於善惡多少也關雎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政有大雅焉其形容各有區域而善者之體大略旣殊惡者之中非無別矣詳觀其歎美蕃察其譏刺大雅則宏遠而疏朗弘大體以明責小雅則躁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諷可馬選其良史之才所生非罪及其刺述境典辭多慷慨班固曰述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也夫唯大雅旣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又淮南子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諷而不亂是古之道也二雅爲異區也幽王小雅四十四而大雅惟二自大體者少也厲王大有雅有五而小雅惟四自小體者少是大大不相由也推此而論則二雅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作者之初自定其體作既有體唯達者識之則容得有小雅無大雅有大雅無小雅矣詩儒以厲王無小雅準此故也但文武成王正經也厲宣幽王變雅也小大之體時俱有作故宋者並存以爲二體本自小大異區非徒以意中分也或說變雅美詩則政大入大雅政小入小雅刺則惡大入小雅惡小入大雅考之經文殊無異驗何則小旻小宛正責厲王謀猶回過不用善道其惡固小於板云下民卒瘁善人載尸瀟云敏怨以爲德綱紀之大壞也瞻印云亂生婦人罪惡不收召旻云實靖夷我邦曰感國百里其惡固當大於鼓鍾作樂不與德此采薪婦人思夫怨曠也又不宣王安集天下之民征禦四夷之寇其功豈徒比於封一元舅之申伯賜一朝聘之韓侯哉此類多矣略舉一二足明也以善惡之大小矣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正義曰此鄭自問而釋之也周公雖內傷管蔡之荼而作是彰明其罪非爲閔之由此故爲隱推進而上之文王之詩因以見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也若云文王能親兄弟

與之燕飲而作詩以本不由於管蔡然也周公聖人大義誠親言為隱者亦因此以示聖人之法何者以管蔡之罪不  
得不誅偏於大義而諫之耳以同氣之親實懷憫傷由此而高之隱也而游云管蔡之失道者以其周公之情欲為之  
隱故文王之詩上有鹿鳴燕羣臣下有伐木燕朋友故善類於其間與之為類因以為文王燕兄弟之詩言文王有親見  
弟之義以為樂歌非謂文王獨能親兄弟其餘聖人不能也如此語說則鄭定以常棣之在武王既崩周公成王時  
作王肅亦以為然故魚麗序下王傳曰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周公誥管蔡之後而在文武治內之篇何也夫刑于寡妻  
至于樂歌焉是與鄭同也鄭志之說則異於此者蓋趙商云文王時作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則於時鄭未為潘故說  
王之詩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定此篇為成王時作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則於時鄭未為潘故說  
不定也言未可定此篇為成王時則意欲從之而未決後為此譜則決定其說為成王時也。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也獨  
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兩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與此初師移其第耳。序義曰詩皆臣下所作故云小雅之  
臣也知漢與始移者若孔子所移當顯而示義不應改厲為幽此初師移其第耳。序義曰詩皆臣下所作故云小雅之  
之故云漢與之初也十月之交箋云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即毛公也自孔子以至漢與傳詩者眾  
矣獨言毛公移之者以其毛公之前未有篇句詁訓無緣輒得移改也毛既作詁訓判定先後事必由之故獨云毛公也  
師所以然者六月之詩自說多陳小雅正經廢缺之事而後下句言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則謂六月者豈曰言  
亂甚者謂正月幽王之時禍亂甚極其四篇詩亦屬王亂惡故交正月之序所以多陳正經廢缺者以聖賢垂法因事寄意厲王  
於幽王詩中又改厲為幽有言幽王亦有厲王過惡故也六月之序所以多陳正經廢缺者以聖賢垂法因事寄意厲王  
暴虐傾覆宣王周廢先王之典刑致四夷之侵削今先王起衰亂討四夷序者意其然所以詳其事若云厲王廢小雅之道  
以致衰覆宣王修小雅之道以興中國見用舍存於改與廢於人若然序者示法其意深矣夫公必移之者以宣王征  
伐四夷與復小雅而不繼小雅正經之後頗有不次故移之見小雅廢而更興中國衰而復盛亦大儒所以示法也據此  
六月之序若其上本無厲王四篇之詩則六月自承正經之美無為陳其廢缺矣明於其中躡衰亂之王故也是以鄭於  
十月之交箋檢而屬焉。鹿鳴之什。正義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為伍五人謂之伍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曰以  
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言鹿鳴為別詩少可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併故分其  
積篇每十為卷即以卷首之篇為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焉以鹿鳴至魚麗凡十篇其卷名之中是鹿鳴之什者宛詩言四牡  
之篇等皆鹿鳴之什中也故樂師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言雍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為什長以統  
餘篇於時也南陔下箋云毛公推改什首遂通耳此下非孔子之舊則什首之目孔子所定也以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  
所明於時有所判定篇卷之目是孔子可知故鄭云此下非孔子之舊則什首之目孔子所定也以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  
夏為序當孔子之時未必宜於什中今必詩之乃云有其義而以其銜置之什外不在數中明非孔子之舊矣本十  
月之交等四篇在六月之上則孔子什首南陔復為第二光弓為第三鴻雁為第四節南山為第五北山為第六桑扈為  
第七都人士為第八以下適十篇通及大雅與頌皆其舊也蕩及閔予小子皆十一篇者以本取十篇為卷一篇不足為  
別首故附於下卷之末亦歸餘於終之義毛公推改什首魚藻十四篇亦同與舊合非毛意故存之也必知今之什首毛  
公推改者以毛公前世大儒自作詁訓篇端之序毛所分置十月之交毛所移第故知什首亦毛所推改也言以下非孔  
子之舊則似之什始自孔子所為然孔子以前詩篇之數更多於今者無紙皆用簡札必不可數十之篇共為一卷明  
亦分別可知孰分爲卷固當以十為別已有之什也但孔子論詩省去煥重更以在者為什故云孔子之舊不必孔子  
前無之什也為此之什者以其篇數積多故分每十為卷則不滿十者無之什矣今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皆不滿十無  
於之什也

十三經注疏

詩九之一

小雅 鹿鳴之什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幣也。飲於鳩反。疏。鹿鳴三章章八句至心矣。正義曰作鹿鳴詩者燕羣臣嘉賓也言人

注同食音嗣注同筐上房反篚音匪惟音又。若之於羣臣嘉賓既設饗以飲之陳饌以食之又實幣帛於筐篚而酬

羣臣以行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佩荷恩德皆得盡其忠誠以此詩為燕羣臣而作經無羣臣之文然則序之羣臣則經之

嘉賓一矣故羣臣嘉賓並言之明羣臣亦為嘉賓也案燕禮云大夫為賓則賓唯一人而已而云羣臣者為嘉賓者燕禮

於客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祀耳其實君設酒餼羣臣皆在君為主羣臣總為賓也燕禮云若與四

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脩德之樂異其燕賓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故燕禮云若與四

同云嘉賓不得不為羣臣則序之嘉賓亦為羣臣明矣且序云盡心博力竭力是已之臣子可知燕禮者使反有功與羣

臣樂之之祀文王之與臣也本自隆恩不必由使出有功乃燕之也言既飲食之則饗食並有獨言燕羣臣者以食祀無

酒樂饗以訓恭儉非於臣子析祭之義經言式燕以效和樂且耽此詩主於析樂故飲以燕因之而後兼言饗食也既飲

食之章首二句是也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承篚是將是也忠臣嘉賓乃能盡忠故變文以見義。箋飲之至侑幣之

心摠美燕樂之事於經無所當也序上言羣臣後言忠臣者見臣蒙燕賜乃能盡忠故變文以見義。箋飲之至侑幣之

正義曰此解飲食而有幣帛之意言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故皆有幣也飲食必酬侑之者案公食大

夫祀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

之欲其深安賓也是祀食用幣之意也。饗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

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病及他故必致之者不廢其祀又曰致饗以酬幣亦知之是親食有侑幣不親食則以侑幣致之

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故知飲之而有幣謂酬幣也鄭必知飲為饗者以飲食連文若飲食為一則



下面共行... 視以我之王既有懇誠以召臣下...

之時鼓其笙中之黃以樂之又奉篴篥盛幣帛於是而行與之由此燕食以享之...

好我以敬賓如是乃輪誠矣示我以先王至美之道也鄭唯下二句為異言...

已臣下之賢所宜燕饗所以然者以本已用官之法要須人之以德善我者...

與故臣下皆賢已出是當享食之傳傳富有一國位絕羣下正以有饗饗之道...

中心誠以為喻言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祝言人君嘉善愛樂其賓客...

其臣子以成饗食燕飲之禮焉以鹿呼同類猶君呼臣子也定本成祝作盛禮也...

相呼以成君祝斯不然矣此詩主美君懇誠於臣非美臣相於懇誠也若君有美食...

鄭發異義解此詩之意云君有美食欲與羣臣嘉善燕樂之如鹿得芳草以為美食...

耳據此是君名臣明矣箋華蕪蕪正義曰釋草文郭璞曰今蘘蒿也初生亦可食...

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是也易傳者爾雅云萃蒹其大者為蒹是水中之草...

非鹿所食故不從之傳篴篥至幣帛正義曰篴以篴篥得盛幣帛之意也今禹貢...

曰篴篥玄黃則此所引亦為增征文鄭義也當在古文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

○正義曰王肅述毛云謂羣臣嘉賓也夫飲食以享之琴笙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

道也言以德善我者謂賢人有德以德能輔君使之遷善以上皆曰嘉賓此獨言...

其親疏朝無不賢之臣故所饗燕而樂之也易傳者以其上下皆曰嘉賓此獨言...

文皆為周之列位此不得異且下云視民不悅乃作視字此則為示明其不同古者...

賢臣講道之樂觀其垂法道教弘深非直燕食話言而已明是據今嘉賓本其賢德...

善德置之於官緣此皆賢所以燕饗此章本其賢二章言其法上下相副於義為長...

蒿故也蒿呼毛反蒿去刃反字耳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悅君子是則是...

又作壑同本或作牡故牡衍字耳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悅君子是則是...

道德之教也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飲酒之祀於族也語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

民使之不愉於祀義是乃君子所法故言其賢也視音示挑他彫反微胡教反愉他...

賓式燕以敖也疏我有至以敖之時語先王道德之音甚明以此嘉賓所語示民...

不但可示民而已是乃君子於是法則之於是做微之嘉賓之賢如是故我有旨美...

傳蒿故正義曰釋草文孫炎曰荆楚之間謂蒿為蒿故郭璞曰今人呼為青蒿香中...

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故也本或云牡故者牡衍字杜故乃非蒿也與薺我傳相涉...

義曰古之字以目示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衍字杜故乃非蒿也與薺我傳相...

字多相雜亂此云視民不悅謂以先王之德音示下民當作小示字而作視字是...

示字同言今之字異於古也士昏禮曰視諸於紼今云視之示字合於今世示字...

非故辨之云視乃正字而今文視作示者俗所誤行俗以見今世示字因改視為示...

也飲酒之禮於族也語者鄉射記曰古者於族也語注云言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

盛言語無餘是飲酒之禮至旅酬之禮而語先王之道也言嘉賓於旅之節語先王...





舍幣於廟似意... 在釋幣前者此云受命謂聘... 禮命使者使者皆君不許受此被遣將使之命其事在釋幣前也聘

翩者離載飛載下集于苞栩... 翩夫無事也... 翩夫無事其可獲安乎感厲之... 翩音篇離音佳本又作倦猶謂反夫于反

字又作鴉同不方浮反又如字又作鴉... 同草木疏云夫一名浮鴉起角反...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將養也... 養以尚反... 翩翩者離

載飛載止集于苞杞... 杞音起音計...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載飛載止集于苞杞... 杞音起音計...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助救反又仕救反...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人之思恒思親者再言將母亦其情也...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母釋其愛表記曰母親而不尊是母至親而尊不至也...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日父尊而不親母以尊少則恩意偏多故再言之...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知諗為告也言故作此詩之歌以養母之志...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言云是用作此詩之歌者以此實意所欲言君勞而述之後遂為歌據今詩歌以本之故謂其所欲言為作歌也...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故再言之也易傳者首章云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故再言之也易傳者首章云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歌亦序使臣之意既序使臣之意明是用作歌為使臣作此詩之歌其來諗不得不為告也猶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是作...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歌亦序使臣之意既序使臣之意明是用作歌為使臣作此詩之歌其來諗不得不為告也猶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是作...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至光華。正義曰作皇皇者華詩者言君遣使臣也君遣使臣之時送之以禮樂即首章下二

命疏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至光華。正義曰作皇皇者華詩者言君遣使臣也君遣使臣之時送之以禮樂即首章下二... 將不及驅馳而行於忠信之人咨訪於五善言臣出使當揚君之美使遠而有光華焉送之以禮樂即首章下二

句盡首章是也此謙虛訪善直為祝耳而并言樂者以祝樂相將既能有祝敬遠則能心和樂易故兼言焉言遠而有光... 華即首章上二句是也經序倒者經以君遣使臣主勅使有光華所以得光華者當驅馳訪善故兼言焉言遠而有光

臣則知此辭亦君所勅遣也且一篇之詩獨二句非君遣之辭於文不謬也文王之臣非不能奉命有光華但此聖君之... 臣則知此辭亦君所勅遣也且一篇之詩獨二句非君遣之辭於文不謬也文王之臣非不能奉命有光華但此聖君之

詩九之一... 鹿鳴之什

詩垂示典法君能戒遣使臣所以臣無辱命  
主美君遺明是君之所勅非說臣之自能矣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忠臣奉

則然於事將無所皇皇至靡及。正義曰此連文王勅使臣之辭言煌煌然而光明者是草木之華於彼原之與隰

及。馳所中反皆煌煌而光明不以高下而易其色也以言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遐之與邇皆

使所及故當速行驅馳訪善也。傳皇皇猶煌煌。正義曰東門之楊曰明星煌煌此猶留則於事無所及矣既不能稽留恐

無所及故當速行驅馳訪善也。傳皇皇猶煌煌。正義曰東門之楊曰明星煌煌此猶留則於事無所及矣既不能稽留恐

說此也故連毛云使臣之行必有上介眾介雖多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是以驅馳而咨諏之。箋春秋至所及

每懷外傳以為懷私故鄭引其文而當為私和之語也鄭必當為私者晉語姜氏勸重耳之辭曰馳驅征

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不及況其縱欲懷私將何及乎西方之書有之云懷與安實病大耳鄭詩曰馳

懷也鄭詩之旨吾從之矣觀此晉語之文及鄭詩之意皆以懷為私懷之義明善語所亦當為懷私不得為和也鄭所以

引外傳而破之者以毛傳云懷和是用外傳為義故引而破之言毛氏亦為私也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若每為

雖縱使變和為私亦不得與毛同也此既改傳和當為私下復解傳中和為思信為之終始立說明其不異毛也蓋鄭所

驛者本多征夫為行人故箋申之言舉行夫既受命當須遠行若每人各懷其私意以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言其將

廢失君命後於事機也此實使臣謂之行夫者猶春秋以使者為行人也君遣使一人而已而云舉行夫者使與上介眾

介聘之勅或國之密事唯使與上介受之故眾介不與聞命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成介則不與此得摠勅之者彼受命者

征夫捷捷每懷靡及箋為仲山甫戒之與此不同者彼非君遣使臣之歌述美仲山甫之德觀其文勢故與此異耳

馬維駒六轡如濡箋云如濡言鮮澤也。駒載馳驅周爰咨諏。爰於也大夫出使馳驅而行見忠臣之賢

人則於是訪問求善道也。咨本亦作咨。疏。矣所御六轡如汗物之被洗濯濡溼甚辭澤矣汝當乘是車駒自謂無及

則驅馳速行求忠信之賢人咨訪其諷事焉。傳忠信至為諷。正義曰三章傳云咨事之難易為諷四章傳曰咨禮義

所宜為度卒章傳曰親戚之謀為詢此皆出於外傳也左傳曰訪問於善為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咨親為詢杜預曰問親

戚之義也咨禮為度杜預曰問禮宜也咨事為諷杜預曰問患難也唯難一事杜預曰問患難也唯難一事杜預曰問患難也

也魯語無訪問於善一句又云咨才為諷咨事為謀與左傳異韋昭以為字誤改從左傳曰才當為事又曰事當為難是

也餘與左傳同此四者誠謀度詢俱訪於周而必為此者以咨是訪名所訪者事故先咨諏事有難易故次咨謀既有

有親疏故次咨詢因此附咨其度所宜為先後耳。我馬維駒六轡如絲。音其忍忍也。駟。載馳驅周爰咨謀

咨事之難易為。我馬維駒六轡沃若載馳驅周爰咨度。咨禮義所宜為度。沃鳥毒反。我馬維駒六

轡既均。陰白雜毛曰駟均。載馳驅周爰咨詢。親戚之謀為詢兼此五者雖有中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

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疏。傳兼此至六德。正義曰左傳云臣獲五善是也魯語曰重之以六德是

則成六德言嶺其事。詢音荀詰親為詢。疏。傳之所據。箋中和至其事。正義曰此箋以毛傳不明贊成其說經云

周傳言中和中... 靡及是也... 忠信爲中... 亦爲得之於忠信也... 鄭志張逸問此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而中者義也... 實有所據而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鄭王並是出傳言懷者上下文勢皆作私乎下錯戾不可得通傳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名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 常棣大計反字棣大內反名上照反爲作于僞反

疏 常棣入章章四句至棣焉。正義曰作常棣詩者言燕兄弟也謂主者以兄弟至親宜加恩惠以時燕而樂之周公

非獨燕同懷兄弟也序又說所以作此燕兄弟者周同姓皆宗也故經云兄弟既具和樂且能則遠及九族宗親... 其由管蔡而作詩意直言兄弟至親須加燕飫以示王者之法不論管蔡之事以管蔡已斃不須論之且所以爲隱也此... 相成也。箋周公云燕兄弟也燕飫禮異飫以非常事燕主歡心故言燕以兼飫卒管蔡之家相和而睦而流行作亂用... 兵誅之致令兄弟之恩疏恐其天下見其如此亦疏兄弟故作此詩以燕兄弟取其相親也此常棣是取兄弟相親之詩... 至厲王之時乘其宗族又使兄弟之恩疏名穆公爲是之故又重述此詩而歌以親之外傳云周公之詩曰兄弟相親於... 親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也指此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 親之耳故鄭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所云誦古也但此穆公所作之詩古之篇非遺也此自周公之事卿輒... 言名穆公事因左氏所論而引之也左傳曰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 親屏今之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名公作詩之也檢左傳上傳止傳止公本常棣亦爲糾合宗族可知但傳文欲詳... 疏作常棣下云名穆公恩周德之不類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常棣則周公本常棣亦爲糾合宗族可知但傳文欲詳... 之於後故於封建之下不言周公作常棣耳末言名穆公亦云明本常棣是周公之辭故杜預云周公作詩名公歌之故

十三經注疏 詩九之一 小雅 鹿鳴之什

言亦云是也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左傳言弔二叔之不咸言雖異其意同弔傷也二叔即管蔡也不咸即失道也實是一事故鄭引之先儒說左傳者鄭康成以爲夏殷之叔世故鄭志張逸問此序夏所爲親受聖人足自明矣問者以昭六年左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彼叔世者謂三代之末世也則言二叔者亦宜爲夏殷之末世故言有周仲文蓋漢世儒者也以爲二叔宜爲夏之末不得爲管蔡故問之鄭荅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謂鄭賈之說也又左傳論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作常棣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之意則此云管蔡即傳言二叔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與也常棣棣也鄂猶郭鄂然言外發也韡不毛如字鄭改作柎方于反韡韡韡韡也本或作常棣移音以支反又是今反按爾雅云唐棣棣常棣棣柎柎者非不韡不韡如字又芳浮反二聲相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聞常棣之言爲今也箋云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也柎亦作柎前注同一云不亦方于反

常棣至兄弟。毛以爲常棣之木華鄂鄂然外發之時豈不韡韡而光明乎以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以與兄弟眾多而相和睦蓋不強盛而有光暉言兄弟和睦實強盛而有光暉也兄弟和睦則強盛如是然則凡今時天下之人欲致此轉轉之盛莫如兄弟之相親言兄弟親則致強盛也。鄭以爲華鄂相覆而光明也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如兄弟相親而榮顯然則凡今時之人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常棣棣釋木文也舍人口常棣一名棣郭璞曰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與此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郭猶郭郭者以華之狀宜言郭郭故重言之言外發也謂華聚而發於外也櫻桃華之貌華非一色故云光明靜云云形皆有輝文與形連故云棣亦貌云棣亦貌云棣亦貌云棣亦貌云弟能內睦外禦則強盛而有光耀若常棣之華發也。箋承華至附而正。正義曰郭文承華下不轉轉言華轉也以與兄弟聲不附同不在鄂下宜爲鄂足故知當作柎柎爲鄂足也以鄂足比於弟華比於兄郭既承華文與附連則郭附同此弟也言鄂足得華之光明是弟得兄榮也又曰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則兄亦得弟之助兄弟之相佐猶華鄂之相承覆也易傳者以華之稱故取取多爲義未若取相承覆爲喻苴理切近故不從毛也。傳聞常棣之言爲今。正義曰傳以凡今之事以次而爲常棣。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威畏懷思也箋云死喪可畏怖之事原隰哀矣兄弟求矣也求之歌爲來今是也。疏。死喪至求矣。正義曰言兄弟人恩至厚有死喪可畏怖也

高言求兄弟也箋云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事故能定。疏。死喪至求矣。正義曰言兄弟人恩至厚有死喪可畏怖也。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能立榮顯之名。哀薄侯反。疏。死喪至求矣。正義曰言兄弟人恩至厚有死喪可畏怖也。當求以相親不得藏也原與隰同聚矣猶兄弟相求矣原隰以聚居之。春令在原兄弟急難。春令離渠也飛則鳴故故能定高下之名兄弟以相求之事故能立榮顯之譽所以相半矣。春令在原兄弟急難。春令離渠也飛則鳴。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箋云離渠水鳥而今在原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每有良。春并益反亦作即又作皆皆同存零本亦作鶴同難如字又乃且反注同搖言遙又餘照反處昌慮反。疏。水鳥當居於水今乃在於高原朋況也永歎。沉歎也箋云每存離也良善也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疏。春令至永嘆。正義曰春令者此上天之性以喻人當居平安之世今在於急難之中亦失其常處也然春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合能相救言朋友之情甚而不如此兄弟是宜相親也。傳春令至急難。正義曰春令離渠釋鳥文也郭璞曰雀屬也陸機云大如鸚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是也小宛篇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是脊令飛則鳴也春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其身不能自舍以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亦不能自舍然而此經直云在原與急難何知不正以在原喻在急難而已而必知急難謂救於急難者正以上章孔懷下章禦侮是相助之事

此上天之性以喻人當居平安之世今在於急難之中亦失其常處也然春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合能相救言朋友之情甚而不如此兄弟是宜相親也。傳春令至急難。正義曰春令離渠釋鳥文也郭璞曰雀屬也陸機云大如鸚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是也小宛篇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是脊令飛則鳴也春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其身不能自舍以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亦不能自舍然而此經直云在原與急難何知不正以在原喻在急難而已而必知急難謂救於急難者正以上章孔懷下章禦侮是相助之事

以此類之故知... 言故云飛則鳴行則搖兄弟相敬之貌不可言故直云相敬耳

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 闕很也箋云禦禁務侮也

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烝填戎也箋云當急難之時雖有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 傳兄弟至切切然

友生... 禮義相球磨則友生意切切然定本作切切德德然琢琢角反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

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九族會曰及之孫屬也王與親戚燕則尚毛箋云九族從已上至

既已具集矣九族會聚而甚祈樂且復骨肉相親屬也言由王親宗族亦自相親也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







酒各舉其一也王意又殷勤諸父兄弟必盡古之王言曰寧君之適自不來則已無得不召之使言我不顧念之而懷怨也於是祭案酒掃其室庭陳飲父之饋黍稷之等有入簋也既有肥腍之牲以名諸舅而召之寧君之適自不來則止無使懷怨今我有所過焉言王厚其朋友故舊為設燕食兼有焉。肥腍以饗時與文王伐木許許之名人文王有酒而飲之本其昔日之事也餘通。傳許許至曰滑。正義曰以許許非聲之狀故為神貌上言丁丁之聲下言於版之處互以相通明在阪伐之為聲而有神也以篋曰醴曰滑者篋竹器也穀草也澆酒者或用篋或用草於今猶然毛氏蓋相傳為說曰醴言清澆解下交用犁郭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為舂是也傳以經稱諸父舅序云燕朋友故舊則此父舅是文王之正義曰釋畜云未成羊曰羜郭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為舂是也傳以經稱諸父舅序云燕朋友故舊則此父舅是文王之朋友也祀天子謂同姓諸侯謂異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故曰諸父諸舅也祀註云稱之曰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親親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夫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城於鄆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祀記衛孔稱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曰叔父是也然則諸侯謂異姓大夫長者亦當為舅但經傳無其事耳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于季小國稱伯于男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于男可也分五等為二節皆以公侯為上等伯子男為下等明大邦謂公侯小邦謂伯子男其稱故伯則異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西二伯又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禮註云牧尊於伯父而謂之叔父遊二伯也亦以此為尊祀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言由遊二伯故稱叔因以別異大邦之君亦以損其稱而更益其尊故云損之而益也齊太公為王官之伯左傳云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佐我先王是稱太公為伯舅也及齊桓公與魯弔功王又以其實成王叔父以本親言之也其晉文公亦有霸功而王策命晉文王曰叔父者齊桓晉文雖皆天子賜命皆本其實成王叔父也伯命故還以二伯之禮賜桓公唐叔本受州牧之命故還以州牧之禮命文公故唐叔文公曰叔父皆左傳周景王謂籍談曰叔父唐叔是唐叔亦受州牧之禮而稱叔父也僖二十四年傳王出適鄭使來告難曰敢告叔父謂魯為叔父成二年傳王告鞏朔曰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謂晉為叔父也昭七年王使追命衛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是謂衛為叔父也是晉與魯衛王皆呼之為叔父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惠公歸自秦而周公侯為伯父由此觀之魯衛為大國而稱叔父晉國之中伯叔俱稱不同者以魯雖周公之後周公位尊公歸自秦而周公之子康叔稱叔父是為州牧尚書酒誥命康叔之辭曰明大命於妹邦鄭云康叔為連屬之監則康叔後或為州牧變父之國故擊繫伯禽左傳曰變父禽父王孫牟並事康王三國俱以令德作王卿明兼州牧矣變父唐叔之子王孫牟康叔之子康叔稱叔父是為州牧尚書酒誥命康叔之辭曰明大命於妹邦鄭云康叔為連屬之監則康叔後或為州牧變父王孫牟或各繼其父為州牧也伯禽作費普專征徐戎為方伯可知三國並為大國王室之親又皆二伯之後尊而異所以皆稱叔父焉晉又稱叔父者以晉既大國世世征伐為主故變稱伯父耳尚書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乎王得尊而異之周之勳尤親之而直稱父也天子稱朝廷公卿則無文蓋有爵者自依諸侯之例無爵者亦應以此長幼稱伯父叔父大夫以下位卑其稱父舅以否無文以明之此傳以及下經父舅兼有解天子所呼父舅之女以諸侯於大夫猶天子於諸侯侯同有父舅之名故連釋之焉既此篇燕朋友而呼父舅是父舅為天子朋友事自明矣非天子有友友之義已釋諸侯亦有父舅故亦因解國君友其賢臣并及大夫友其宗族之仁者為父舅賢者朋友事自明矣非天子有友友之義已釋諸侯有酒至飲酒。正義曰此有酒有爵名族人飲之蓋是燕禮非饗也何者聘禮注云饗請享大牢以饗賓也今此唯肥豕而已是非饗禮明矣今燕禮者是諸侯燕其羣臣及賓客之禮禮記云其牲狗不用羊豕此云有肥豕者天子之禮異於諸侯也宣十六年左傳曰王饗有禮焉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王室之禮是天子燕饗之禮異於諸侯亦不同也食禮案周官宰人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又云食大夫之禮若曰食特牲者二簋少牢者四簋故玉燕云少牢五俎四簋然則大牢者六簋上肥牲醴酒為燕禮此是食禮五陳之也知是食禮者燕禮主於飲酒無飯食則此簋盛黍稷是食禮可知周禮地官春人云凡饗供食米則饗祀有黍稷矣但饗主於飲不主於食此經不言酒殺獨陳八簋假令與上饗酒并為一

事亦不得為... 請舅明二者又為一祀上句為燕下句為食燕言諸父食言諸舅互文以相通也推此明以兼有饗矣但文不見饗耳代

木于阪醜酒有衍衍美貌亦木之此言伐簋豆有踐兄弟無遠弟父之黨母之黨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餱食也箋云失德謂見諂諛也民尚以乾餱之食獲愆過於人況天子之饌反可以恨兄弟乎有酒清我無酒酤我

故不當逮之。餱音候爾雅云糞餘食也愆起度反諛於諫反饌士德反遠于萬反亦如字有酒清我無酒酤我

清酒之也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恩也左有酒則神義謂以茅酒之而去其糟也字從神沛于亂反

酤思教反酤毛音戶說文同酤音韻又音洽屠所六反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酒之而去其糟也字從神沛于亂反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蹲蹲舞貌箋云為我擊鼓坎坎然為我與舞蹲蹲然謂以樂樂也說文云士舞也從士尊為于偽反下同樂象

上音岳下音洛追我暇矣飲此渭矣箋云追及也此又述王意也王曰及我今之閒暇疏伐木至簡矣。毛以切礎木

成道也由朋友相成如此故今以筐釀其酒行然而美以燕之意下民之失德見諂諛者以何故乎正由乾餱之食不分於

人以獲愆過乾餱之食尚以獲愆况天子之饌可不名親戚令之恨乎故盡名而燕之族人陳王之恩言王有酒則清神

之以飲我王無酒則卒造一宿之酤酒以與我時坎坎擊鼓以娛我蹲蹲然與舞以樂我是不醉是厚矣王又謂族

人曰飲族人今日正及我閒暇矣共汝飲此渭酒矣言已卒有閒暇而為此飲以娛我蹲蹲然與舞以樂我是不醉是厚矣王又謂族

鄭以伐木於阪亦木之酤買為異餘同。箋兄弟弟父至母之黨。正義曰以上言諸父為父黨則諸舅為母黨此言兄弟

必男二女故知父黨母黨也禮有同姓異姓庶姓同姓摠上王之同宗是父之黨也異姓王舅之親庶姓與王無親者天

子於諸侯非同姓皆曰舅不由有親無親則舅父亦以兼庶姓矣其中含有舅甥之親故通言母之黨也父黨母黨得同

曰兄弟弟兄弟皆曰舅不由有親無親則舅父亦以兼庶姓矣其中含有舅甥之親故通言母之黨也父黨母黨得同

之文也此不言妻黨者以舅是母黨之稱故特言母耳其實妻黨亦曰兄弟釋親及曰妻之父為婚兄弟婿之父為姻兄

弟是也兄弟必兼言母黨者以甥舅之親與同姓等故類弁諸公利王不能燕樂同姓而經曰豈伊異人兄弟甥舅是也

若然兄弟摠辭而下箋獨言族人陳王之恩者以兄弟雖父黨兼言母黨而父黨為正故下特云族人也此燕朋友故舊

伐木六章章六句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

答其歌。下下俱月疏天保六章章六句至上焉。正義曰作天保詩者言下報上也謂臣下作詩歌君之美言天保

嫁反注下及下臣同疏神祇福祿所鍾君雖實然由臣所詠是臣下歸美以報其上序又申之言君能下其臣下燕饗

追勞謂鹿鳴至伐木之歌以成其國之政教故臣亦宜歸美於君作天保之歌以報答其上焉然詩者志也各自吟詠故

篇之作非是一人而已此為蒼上篇之歌者但聖人示法義取相成之鹿鳴至伐木於前此篇繼之於後以著義非此故

定女亦  
甚堅固  
俾爾單厚何福不除  
俾使單信也或曰單厚也除開也箋云單盡也天使女盡厚天下之民何福  
而不開皆開出以予之。俾必以反單毛都但反鄭音丹除治慮反注同

多益以莫不庶  
庶衆也箋云莫無也使女每  
物益多是以故無不眾也

天使汝誠信愛厚天下臣民即知何等福不開出與之天又使汝天下每物皆有所益以是之故物亦無不眾多也每物  
衆多是安定汝王位甚堅固也毛又云單厚者天使汝以厚德厚天下耳。鄭以爲盡厚天下爲異餘同言亦眾之固亦  
語辭猶不亦宜乎。箋云使至于之。正義曰此章言福謂王得福也下章乃言臣民受天祿耳王能愛厚下民德當天  
意然後天降之福但王能布德亦天爲之故云天天使汝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言何廣辭故云皆開出予之言盡也  
若與下畜積今開出之然云天開出予之據天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馨無不宜受天百祿  
箋云福也天使女所福  
祿之人謂羣臣也其舉事盡得  
其宜受天之多祿。戩子淺反

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箋云遐遠也天又下子女以廣遠之福使天下  
下正義曰言天安定汝之王位故使汝所福禱之人朝廷羣臣等盡無有不宜其舉事皆得其所而受天百祿羣臣之外天  
又下與汝廣遠之福及天下之民汲汲而飲下之維恐日不足言天之使汝臣民俱受天福是安定汝也羣臣受王爵  
位故謂羣臣爲汝

天保定爾以莫不與  
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如山如阜如岡如陵  
言厚也高平曰陸  
所授福祿之人

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箋云川之方至謂其水綫長之時也萬物  
傳高平至曰陸。正義曰豐  
陸委積高也。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之收皆增多也。縱是用反長張丈反

爲饋是用孝享  
吉善獨祭也饋酒食也享獻也箋云謂將祭祀  
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春公事也箋云君曰卜爾者尸  
稷至諸蓋。輪本又作酌餘若反祠嗣

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卜子也箋云君曰卜爾者尸  
報主人傳神詳也。疆居良反嚴古雅反傳直專反

疏  
烝嘗之祭往事其先王由王齊敬聚誠神故降福先君之尸報乎主人曰予爾萬年之壽無有疆畔境將以爲禴祠  
祝所以能受多福也。鄭以公爲先公言爲此禴祠烝嘗之祭於先公先王之廟也餘同。箋謂將祭祀。正義曰以下

進品物也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所以便文故不依先後此皆周禮文自殷以上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  
文始云禴祠烝嘗故知將祭祀改其意。傳春曰至曰烝。正義曰釋天文孫炎曰禴之言食禴新菜可爲嘗嘗新穀烝

良禱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日祠故禘禘又爲大祭祀義注云周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公則去  
祭於夏於秋於冬周公制禮乃改夏爲禴禘又爲大祭祀義注云周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公則去

禮之所改也若然文王之詩所以已得有制禮所改之名者然王者因革與世而遷事雖制禮大定要以所改有漸易曰  
不如毛鄭之論祭鄭注爲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言周公從者據制禮大定言之耳公事釋詁文。箋云先王於諸蓋。正

義曰毛鄭之論祭鄭注爲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言周公從者據制禮大定言之耳公事釋詁文。箋云先王於諸蓋。正  
公也經於公上不言先者以先王在公後三南言先則公爲先可知也鄭以孝享以敬其先文王之祭實及先公故以爲先

本云諸蓋至不能疑定本誤中庸注云先公祖禘以上至后稷也可服注云先公不密至諸蓋天作箋云諸蓋至不密所  
以或不戴之此是所覆至諸蓋中庸注經組以上至后稷也細細黃制也何者以此及天作俱爲祭詩同有先王先公義

至諸蓋天作箋諸蓋至不密亦一上一下同數后稷便通細細黃制也何者以此及天作俱爲祭詩同有先王先公義  
同而注異無例明矣此張文王之舉又別時祭之名文王時祭所及先公不過組紺亞固后稷而已言后稷至諸蓋者傳

同而注異無例明矣此張文王之舉又別時祭之名文王時祭所及先公不過組紺亞固后稷而已言后稷至諸蓋者傳  
同而注異無例明矣此張文王之舉又別時祭之名文王時祭所及先公不過組紺亞固后稷而已言后稷至諸蓋者傳

同而注異無例明矣此張文王之舉又別時祭之名文王時祭所及先公不過組紺亞固后稷而已言后稷至諸蓋者傳  
同而注異無例明矣此張文王之舉又別時祭之名文王時祭所及先公不過組紺亞固后稷而已言后稷至諸蓋者傳

同而注異無例明矣此張文王之舉又別時祭之名文王時祭所及先公不過組紺亞固后稷而已言后稷至諸蓋者傳  
同而注異無例明矣此張文王之舉又別時祭之名文王時祭所及先公不過組紺亞固后稷而已言后稷至諸蓋者傳





還役俱言還並云勢明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此序并言出車狀社者以三篇同是一事共相首尾故因其遺而言其歸所以俱言也。箋文王至息之。正義曰西方曰戎夷是摠名此序云昆夷之患出車薄伐西戎其一也故知昆夷西戎也文王於時事殷王也若非其萬無由命之故知以文王之命其屬為將帥其屬謂南仲出車經綏赫赫南仲繼於襄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則南仲一出并禦西戎及北狄之難也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烈昆夷夷周也。四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昆夷進來不為戰明退師伐之也尚書傳四年伐犬夷注云犬夷昆夷也周一年伐之南仲一平二意下箋文王德而不言戰昆夷進來不為戰明退師伐之也尚書傳四年伐犬夷注作者之意獨言耳以天子之命命將帥則伐犬夷者紂命之矣書序云殷始咎周注云紂聞文王驍虞厲而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拘於羑里紂命之使伐勝而惡之者紂以戎狄交侵須加防禦文王請伐便即命之但往克敵功德益高人望將移故畏惡之耳上三章同遣戍役以薇為行期而言作止亦止剛止三者不同則行非一舉故首章箋云先輩可以行言先對後之詳則二章為中輩三章為後輩矣二章傳曰衣始生也兵若一輩而遣則不得剛柔與鄭脆脆而行也應以三章為二輩則毛意柔亦中輩言始生也出車謂初生耳若若輩而遣則不得剛柔與鄭脆脆而行也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謂春分也出車謂初生耳若若輩而遣則不得剛柔與鄭脆脆而行也無常定大抵在月中旬也中旬之後始出車就馬則首章二月下旬遣二章三月上旬遣三章三月下旬遣矣故卒章言我往矣楊柳依依是為二月之末三月之中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薇菜也箋云西伯將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輩曰歸曰歸歲亦莫止 歲晚之時乃得歸也又丁寧歸可以行也重言采薇者丁寧行期也。重直用反下重敘同

**日歸日歸歲亦莫止** 歲晚之時乃得歸也又丁寧歸本或作暮協韻武博反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玁狁北狄也箋云北狄今匈奴也靡無道不暇馳居者有玁狁之難故馳之也

**王至期時乃遣戍役而告之曰我本朝以采薇之時今薇亦生止是本期已至故先輩可以行矣既遣其行告之期曰何時歸曰何時歸必至歲亦莫止之時乃得歸言歸必將晚所以使汝無室無家不得夫婦之適擊居止者正曰玁狁之故又不得歸而晚處者功由玁狁之故序其中情告之是故使之懷恩而怒與之期重言采薇者是丁寧行期也必先與之期者以此辭遣時之言也以薇亦作止報采薇采薇是先有此言也故知無作大事孟秋乃命將帥不待孟秋而仲春遣兵者以患難既備不暇待秋故也。箋莫晚至其心。正義曰集本定本著作莫古字通用也必告以歲晚之時乃得歸者終行者欲知之且古者師出不論時令從仲春涉冬若不豫告恐一時方還故丁寧歸期定其心也鄭師出不踰時而文王過之者聖人觀敵強弱時制宜無遲以春日遲遲言言旋歸則此不容違犯法度安得棄君之戒致令淹久者玁狁昆夷二方大敵將使一勞久逸費費永矣寧文王知事未卒平役不早命而留非是故違期限聖人吉翁理盡神顯仁藏用若使將來之事豫以告人則日者卜可守茲小謀將帥亦當請**

**采薇采薇亦柔止** 柔始生也箋云柔謂脆脆之時。鄭曰歸日歸心亦憂止 箋云憂止者憂

**憂心烈烈載** 載云烈烈憂貌則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聘問也箋云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未得止息無

**疏** 采薇至歸日王遣戍役成之云我本期以采薇之時遣汝今載亦始生至晚矣汝中輩可以行矣日歸日歸汝所歸期會至歲暮汝心亦憂其晚矣然始得歸汝所以憂心烈烈然者以道路之中則有飢則有渴勞苦甚矣汝又言我方成於北狄亦得止定無入使歸問安否所以憂也序其憂者亦知其意也。箋深調至晚晚之時。正義曰定本作脆脆之時。采薇傳聘問。正義曰聘問俱是謂問安否之義故傳通判則則後編箋云小職謂以卿大夫其文故為大小耳。

**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薇菜也箋云西伯將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輩曰歸曰歸歲亦莫止 歲晚之時乃得歸也又丁寧歸可以行也重言采薇者丁寧行期也。重直用反下重敘同

**日歸日歸歲亦莫止** 歲晚之時乃得歸也又丁寧歸本或作暮協韻武博反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玁狁北狄也箋云北狄今匈奴也靡無道不暇馳居者有玁狁之難故馳之也

**王至期時乃遣戍役而告之曰我本朝以采薇之時今薇亦生止是本期已至故先輩可以行矣既遣其行告之期曰何時歸曰何時歸必至歲亦莫止之時乃得歸言歸必將晚所以使汝無室無家不得夫婦之適擊居止者正曰玁狁之故又不得歸而晚處者功由玁狁之故序其中情告之是故使之懷恩而怒與之期重言采薇者是丁寧行期也必先與之期者以此辭遣時之言也以薇亦作止報采薇采薇是先有此言也故知無作大事孟秋乃命將帥不待孟秋而仲春遣兵者以患難既備不暇待秋故也。箋莫晚至其心。正義曰集本定本著作莫古字通用也必告以歲晚之時乃得歸者終行者欲知之且古者師出不論時令從仲春涉冬若不豫告恐一時方還故丁寧歸期定其心也鄭師出不踰時而文王過之者聖人觀敵強弱時制宜無遲以春日遲遲言言旋歸則此不容違犯法度安得棄君之戒致令淹久者玁狁昆夷二方大敵將使一勞久逸費費永矣寧文王知事未卒平役不早命而留非是故違期限聖人吉翁理盡神顯仁藏用若使將來之事豫以告人則日者卜可守茲小謀將帥亦當請**



車所駕四牡之馬，覲然開智，其弓則以象骨為之，強其矢則以魚皮為盾，服軍與開智器械，又於時君子小人豈不曰相警戒乎？誠相警戒以戒之，難甚急是故汝等勞苦操述以勸之。鄭唯以戎車戎役之所，尚為異餘同。傳解辟。正義曰：傳文質畧王述之云，所以避忠也。鄭以君子所依戎車也。小人所勝亦當勝戎車，安得更有避忠義故易之為。此言戎役之所，庇倚謂依處也。文七年左傳云：公室者公室之所庇，廢是也。傳象強至魚皮。正義曰：釋器云：有線者謂之弓，孫炎曰：線謂繫束而漆之。又曰：無線者謂之頭，孫炎曰：不以廢是也。傳象強至魚皮。正義曰：釋器云：有骨為之是弓之末，弭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強為弓反末也。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紉也。紉與結義同。魚服以魚皮為矢，服故云魚服。魚皮左傳曰：歸夫人魚軒，服云魚服。名則魚皮，及以解車也。陸機疏曰：魚服，魚之皮也。魚獸似猪，大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可韃步，又者其皮及雖相感也。為弓韃，矢服，魚服，海魚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箋：矢服，魚服，海魚潮及天，將雨傳義也。說文云：警，方結反。云：弓，辰也。言象弭，謂弓反末，警辰之處，以象骨為之也。傳云：解紉不知解何繩之紉，故申之助御者解紉也。兵車三人同，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各專其事，尚書左不攻於左，右不能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是職，司別矣。而言助御解紉者，御人自當佩角，不專待射者解紉之用骨自是弓之恭，亦不為解紉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引必須警故用滑，乘若響或有紉可以助解之耳。非專為代御者解紉設也。昔我往矣，楊柳依依，象弭也。夏官司弓人職曰：仲秋獻矢服，注云：服盛矢器也。以獸皮為之，是矢器謂之服也。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 雨雪霏霏

行道遲遲 載渴載飢

采薇六章 章八句

附釋音 毛詩注疏卷第九

九之四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役豫敘得還之日，據述反之，碎汝戍守役等，至歲暮還反之時，當云昔出家往矣之時，楊柳依依，然今我來思，事得還返，又遇雨雪，罪罪然，既許歲晚而歸，故發言來將遇雨雪也。於時行在長遠之道，遲遲然，則渴則有飢，得不云我心甚傷悲矣，莫有知我之哀者，述其勞苦，言已知其情，所以悅之，使民忘其勞也。箋：我來戍役止而謂始反時。正義曰：定本無役字，其理是也。

遺將率及戎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也。此禮記疏。出車六章，章八句。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出車如字，沈氏遂反，勞力報反，還音旋。疏。正義曰：作出車詩勞還也。謂文王所遣伐獵，執西戎之將帥，以四年春行，五年春反於其反也。述其行事之苦，以慰勞之。六章皆勞辭也。箋：道將至其義。正義曰：箋解道唯一篇，而勞有二篇之意，故曰連將帥及戎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同歌謂其共歌采薇也。同時謂將帥與林林柱之，歌不一時，是異歌異日也。必異日者，殊尊卑故也。玉藻云：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與焉。反而勞之異歌，謂出車與林林柱之歌不一時，是異歌異日也。必異日者，殊尊卑故也。玉藻云：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與此協，故曰此其義也。此將帥有功而還本，其初出以勞之首章，言四年春將欲遣軍出車，就馬命之為將，仍在國未行也。以章末而行，當以夏初到朔方也。既至朔方，將設程，五月三月，猶尚停息六月，乃始出壘。四章言黍稷方華，出伐獵，獵獵既既，既服，因依西戎至春，陳始釋，又從西戎而反於朔方，慮有警急，復且停住也。以六月出伐獵，獵當至秋末始平，乃移兵西還，歸其事，次也。唯四章因言自壘而出，即說自西而反，五章乃更述在西方之事，為小對耳。我出我車于彼牧矣。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





其將率自此出征也。襄疏 王命至于襄。正義曰此又本而勞之言文王命以殷王之命命南仲往城築於彼朔方如字本或作穰如羊反。故南仲所以在此朔方而築於也其往築之時出駕其車四馬彭彭然其所建旌旗鮮明中央然而至於朔方也南仲為將帥得人歡心故稱成役當築壘之時云天子命我城築壘於朔方之地欲令赫赫顯盛之南仲從此征獵猶於是而平除之能為成役所美所以可嘉也。傳朔方近獵猶之國。正義曰云城朔方故知方是北方近獵猶之國朔方地名云國者以國表地非國名但北方大名皆言朔方堯典云宅朔方爾雅云朔朔方故知其廣號此直云方即朔方也。箋云往築至軍壘。正義曰知為築壘者以軍之所處而城之唯有壘耳曲禮云四郊多壘注云壘軍壘也言城是築之別名春秋築城邑皆謂之城左傳曰邑曰築都曰城是也春秋別大小之例故城築異文散則城築通故此築軍壘亦謂之城也。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

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 因伐西戎至春陳始釋而來反其間非有休息。兩雪于付反又如字。豈

不懷歸畏此簡書 簡書戎命也隣國有急以疏 昔我至簡書。正義曰此因築壘從壘故時帥之帥言將帥云正六月之中也今我自西戎還到此壘時天降雨雪則為塗泥正月之中也從六月以至於今而從來以王家之事多危難其間不得閒暇疏處也雖則到此尚不得還我豈不思歸乎誠恐歸也所以不得歸者畏此簡書奔命相故不得還耳汝既如此誠為勞苦。箋黍稷至休息。正義曰月令孟秋云農乃登穀則中國黍稷亦六月華矣言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者明此為朔方之地發言耳非謂中國不然也知以此時西戎征伐獵猶於西戎也言雨澤載塗雪落而釋為塗泥是春深始釋也卒章急庚鳴齊木茂方始還歸則此時未歸而云今我來思故知來反朔方之壘也且云畏此簡書明是未歸之辭言不遑啓居故知其間非有休息也。傳簡書至致之。正義曰古者無紙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以相戒命故奔命相救得彼告知隣國有難以簡書相告者閔元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言同惡於彼共命救之成七年左傳曰子重奔命是也。嚶嚶草蟲趨趨阜 夔聞南仲既征獵猶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竊望之如阜蟲之間草蟲鳴焉草蟲鳴晚秋之時也此以其時所見而興之。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

則降 箋云君子斥南仲也降下也。神勅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嚶嚶至西戎。正義曰南仲以平獵猶將侯聞南仲之伐皆喜時有草蟲鳴故因興之焉言嚶嚶然為聲而鳴者草蟲也聞此草蟲之鳴嚶嚶然跳躍而從之者阜蟲也以喻赫赫然有德而盛者南仲也聞其南仲之將往嚶嚶而美之者近西戎之諸侯也言阜蟲之從草蟲天性然也西方諸侯之美南仲事勢然也故諸侯未見君子南仲之時愛心忡忡然以西戎為患恐西師不至故愛也既見君子南仲我心之憂則下矣因即美之此赫赫顯盛之南仲遂薄伐西戎而平之。箋草蟲鳴晚秋之時。正義曰知者子南釋而反朔方則以冬日平西戎也此南仲往之時為諸侯嚶嚶望明在冬前矣黍稷方華始伐獵猶明以春日遲遲卉秋日平之既平獵猶方始伐西戎故知以晚秋之時固有草蟲而為興耳冬則蟲死不得過於晚秋也。春日遲遲卉

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芣 執訊獲醜薄言還歸 卉草也訊辭也箋云訊言醜也伐西戎以凍釋時反事喜而詳之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眾以歸者當獻之也赫赫南仲獵猶于夷 夷平也箋云平者平之於王也此時以爲終疏 萋然茂美倉庚喈喈然和鳴其在野自有采芣芣之人耶然然象多我將帥師以此時生就成秋之因可言問者及所獲之眾以此而來我薄言還歸於京師以獻之也說其事終矣美其功大言赫赫顯盛之南仲伐獵猶而平之於王是將帥成功故勞之也。傳訊辭箋訊言主詳之。正義曰訊言詳言也傳云訊者謂其有所知誠可與之為言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嚶嚶至西戎。正義曰南仲以平獵猶將移伐西戎或晚秋之時也其近西戎之諸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

則降 箋云君子斥南仲也降下也。神勅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嚶嚶至西戎。正義曰南仲以平獵猶將

侯聞南仲之伐皆喜時有草蟲鳴故因興之焉言嚶嚶然為聲而鳴者草蟲也聞此草蟲之鳴嚶嚶然跳躍而從之者阜

蟲也以喻赫赫然有德而盛者南仲也聞其南仲之將往嚶嚶而美之者近西戎之諸侯也言阜蟲之從草蟲天性然也

西方諸侯之美南仲事勢然也故諸侯未見君子南仲之時愛心忡忡然以西戎為患恐西師不至故愛也既見君子南

仲我心之憂則下矣因即美之此赫赫顯盛之南仲遂薄伐西戎而平之。箋草蟲鳴晚秋之時。正義曰知者子南

釋而反朔方則以冬日平西戎也此南仲往之時為諸侯嚶嚶望明在冬前矣黍稷方華始伐獵猶明以春日遲遲卉

秋日平之既平獵猶方始伐西戎故知以晚秋之時固有草蟲而為興耳冬則蟲死不得過於晚秋也。春日遲遲卉

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芣 執訊獲醜薄言還歸 卉草也訊辭也箋云訊言醜也伐西戎以凍釋時反

事喜而詳之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眾以歸者當獻之也赫赫南仲獵猶于夷 夷平也箋云平者平之於王也此時

以爲終疏 萋然茂美倉庚喈喈然和鳴其在野自有采芣芣之人耶然然象多我將帥師以此時生就成秋之因可言

問者及所獲之眾以此而來我薄言還歸於京師以獻之也說其事終矣美其功大言赫赫顯盛之南仲伐獵猶而平之

於王是將帥成功故勞之也。傳訊辭箋訊言主詳之。正義曰訊言詳言也傳云訊者謂其有所知誠可與之為言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杖杜勞還役也後成有杖之杜有脫其實賦也脫實觀杖杜猶得其時蕃王事靡盬繼嗣我日箋云嗣

事無不堅固我行後續嗣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箋云十月為陽遑暇也婦人思望其君子陽月之時

其日言常勞苦無休息賦有杖至遑止正義曰文王勞還役言及等在在外妻皆思汝言有

序其男女之情以說之陽月而思望之者以初時賦杖然特生之杜猶得其時有暇然其質蕃滋得所我君子獨行役

勞苦不得安於室家以盡天然而生子孫乃杖杜之不如所以然者由王之無理皆當無不攻敵使我君子行役繼續我

所行之日朝行明去不得休息至於此日月陽止十月之時爾室家婦人之心憂傷矣以為征夫而今已閒暇且應歸矣

而尚不歸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箋云傷悲者念其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

所以憂傷思息嗣反又如字疏傳室家踰時則思正義曰傳以卉木萋止則時未黃落猶憂愁也陟彼北山言采其

止思息嗣反又如字疏前期云歲亦暮止未至歸期而女心悲者以室家之情踰時則思也陟彼北山言采其

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箋云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采檀車憚憚四牡瘠瘠征夫不遠檀車役車也憚憚

云不遠者言其來踰路近檀徒丹反憚只善反又勑丹反說文疏陟彼至不遠正義曰言汝成役之妻思爾而不

食菜而升北山以采之者是託有以望汝也以汝勞苦故言王事無不堅固以君子勞苦堅固之由是使我憂之父母

實夫也謂之父母也己尊之也又親之也又言我君子所乘檀木之役車今憚憚然繫所乘四牡之馬今瘠瘠然疲征夫之

來不遠當應至也如何許時不至使已念之箋杞非至君子正義曰此類上下皆陳婦人思夫之事故為託采以望

君子不與北山同也以下章期不至至使已念之箋杞非至君子正義曰此類上下皆陳婦人思夫之事故為託采以望

稱莊公為父母與此同也傳檀車役車正義曰此成役之妻說君子所乘役車也以檀木為車伐檀曰坎坎伐檀矣

又曰伐輪伐輻是檀可為車之輪輻又大明云檀車煌煌武王之戎車是檀之所施於車廣矣則役夫以從征之故其甲

士三人所乘之車而備四馬故曰匪載匪來憂心孔疚箋云匪非疾病也君子至期不裝載意期逝不至而多

四牡非庶人尋常得乘四馬也匪載匪來憂心孔疚不為來我念之憂心甚病疾居又反期逝不至而多

為恤期逝往恤憂也遠行不必如卜筮借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或卜之或筮之俱占之邇近也箋云借俱會合也

今近耳疏匪載至邇止毛以為文王勞成役言汝之室家云我君子歸期已至今非裝載乎其意非為來乎何為

懸直又反疏使我念之憂心以至於甚病所以然者汝室家言本與我期已往過矣於今論不來至由是而使我想之

多矣汝室家念汝如是也鄭唯卜之筮之俱占之筮俱會舉人占之其言期已往過矣於今論不來至由是而使我想之

遠矣汝室家念汝如是也鄭唯卜之筮之俱占之筮俱會舉人占之其言期已往過矣於今論不來至由是而使我想之

人占之義即與士冠禮筮曰士喪風筮宅族占同故為會人占之箋以上句言借止者俱占之

若不為占則文皆空設借既為占則會當為合故易之為合言於解謂合言於非卦之辭也

杖杜四章章七句

詩九之四

小雅

鹿鳴之序

五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  
**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告於神明者於祭祀而歌之。  
麗力馳反下同上時掌反逸本或作佚樂音洛夏戶雅反  
四句下三章章二句

至神明矣。正義曰作魚麗詩者美當時萬物盛多能備禮也謂武王之時天下萬物草木盛多鳥獸五穀魚鱉皆得所  
 盛大而東多故能備禮也。禮以財為用須則有之是能備禮也。又說所以得萬物盛多者文王武王以天保以上六篇燕  
 樂之事以治內之諸夏以采薇以下三篇征伐之事治外之夷狄又說王所以得萬物盛多者文武王以天保以上六篇燕  
 文王治平之後內外無事是終於逸樂由其逸樂萬物滋生故此篇承上九篇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也文武並有  
 者以此篇武王詩之始而武王因文王之業欲見文治內外而憂勤武承其後而逸樂由是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可以告  
 於神明極美之言可致頌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箋內謂至歌之。正義曰以采薇等三篇征伐是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可以告  
 夏外謂夷狄僖二十五年左傳云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詩亦見此義也言於祭祀歌之者言時已太平可以作頌頌  
 者告神明之歌云可以告其成功之狀陳於祭祀之事故作其詩以告神明也時雖太平猶非政治頌頌未興未可以告  
 神明但美而欲**魚麗于罾鱒**  
麗歷也罾曲梁也寡婦之笱也鱒鮒也鮒鮒也太平而後微物象多取之有時用之  
然後我鸞祭魚然後漁鷹擊然後罾羅設是以天子不合閨諸侯不操犂大夫不櫛不拂士不墮塞庶人不數計祭必  
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魚鱉皆得其所然。罾音柳鱒音常羊尾說云今江東呼黃鱒魚尾微黃大者  
長尺七八寸許鱒音沙亦作鈔今吹沙小魚也體圓而有黑點文舍人云鱒石鮒也鮒待何反大音泰泰滿下反不操  
草刀反同卵魯短反隱如字本又作偃亦如字塞蘇代反  
又新勸反數七欲反又所角反陳氏云數細也音音古  
君子有酒旨且多  
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也。有酒旨絕  
則此魚麗至且多。正義曰言武王之時萬物殷盛時捕魚者施笱於水中則魚麗歷於罾者是鱒鮒之大魚非直有  
非然。正義曰釋訓云凡曲者為罾是罾曲梁也。梁曰簍婦之笱謂之罾是寡婦之笱也。釋訓注郭璞引詩傳曰罾曲  
梁也凡以薄取魚者名為罾也。釋器注孫炎曰罾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然則曲薄也以罾為魚笱其功易故說  
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罾楊者魚有二名釋魚無文陸機疏云鱒一名黃鱒魚是也。以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類骨  
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孫州人謂之楊黃鱒通語也。鱒鮒釋魚文郭璞曰今吹沙也。陸機疏云魚狹而小嘴張口吹  
沙故曰吹沙此寡婦笱而得鱒鮒之大魚是黃多也。魚所以取之有推而廣之云大平而後微物象多見此詩舉魚多  
明此義也。微物尚衆多况其著者微物所以衆多由取之以時用之有推而廣之云大平而後微物象多見此詩舉魚多  
不暴不行火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疾即北風謂之涼風北風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是也  
北風冬風之德名自十月始則暴風謂十月也。故王制云昆蟲不蟄不以火田籥氏云蟄則作罷罷則作寒霜之月今  
俗故火風羅其遺教是十月也。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也。草不折芟芟謂寒霜之月今  
風又甚草木枝折葉墮謂之折芟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則十月風暴當折芟矣言芟者蓋葉落而虛似芟之定本芟作操  
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斲也。然則十月而斤斧入山林月令季秋伐薪為炭者炭以時用所伐者少耳故未芟折可伐  
之也。射祭獸然後殺者言射祭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後可田獵取獸也。月令季秋射祭獸。射祭獸九月始十月為祭也。故  
夏小正云十月射祭獸。援神契云獸養伏然後食禽畜皆備十月獵以羅氏注云建亥之月射祭獸。射祭獸九月始十月為祭也。故  
也。射祭獸然後殺者言射祭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後可田獵取獸也。月令季秋射祭獸。射祭獸九月始十月為祭也。故  
入澤梁與此一也。月令孟春獺祭魚則獺亦有二時祭魚此類上文為孟冬矣。應舉擊然後射祭獸及舉行威擊殺獸  
鳥然後設羅以田也。案夏小正五月鳩化為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剛一鷹也。仲春者仲鳩鳩化為鷹五月  
其始殺而大雉鷩羽物王制亦云鳩化為鷹而射羅設據此似入月也。但鳩化為鷹得在六月言羅羅設則其八月之

則此魚麗至且多。正義曰言武王之時萬物殷盛時捕魚者施笱於水中則魚麗歷於罾者是鱒鮒之大魚非直有  
 非然。正義曰釋訓云凡曲者為罾是罾曲梁也。梁曰簍婦之笱謂之罾是寡婦之笱也。釋訓注郭璞引詩傳曰罾曲  
 梁也凡以薄取魚者名為罾也。釋器注孫炎曰罾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然則曲薄也以罾為魚笱其功易故說  
 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罾楊者魚有二名釋魚無文陸機疏云鱒一名黃鱒魚是也。以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類骨  
 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孫州人謂之楊黃鱒通語也。鱒鮒釋魚文郭璞曰今吹沙也。陸機疏云魚狹而小嘴張口吹  
 沙故曰吹沙此寡婦笱而得鱒鮒之大魚是黃多也。魚所以取之有推而廣之云大平而後微物象多見此詩舉魚多  
 明此義也。微物尚衆多况其著者微物所以衆多由取之以時用之有推而廣之云大平而後微物象多見此詩舉魚多  
 不暴不行火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疾即北風謂之涼風北風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是也  
 北風冬風之德名自十月始則暴風謂十月也。故王制云昆蟲不蟄不以火田籥氏云蟄則作罷罷則作寒霜之月今  
 俗故火風羅其遺教是十月也。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也。草不折芟芟謂寒霜之月今  
 風又甚草木枝折葉墮謂之折芟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則十月風暴當折芟矣言芟者蓋葉落而虛似芟之定本芟作操  
 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斲也。然則十月而斤斧入山林月令季秋伐薪為炭者炭以時用所伐者少耳故未芟折可伐  
 之也。射祭獸然後殺者言射祭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後可田獵取獸也。月令季秋射祭獸。射祭獸九月始十月為祭也。故  
 夏小正云十月射祭獸。援神契云獸養伏然後食禽畜皆備十月獵以羅氏注云建亥之月射祭獸。射祭獸九月始十月為祭也。故  
 也。射祭獸然後殺者言射祭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後可田獵取獸也。月令季秋射祭獸。射祭獸九月始十月為祭也。故  
 入澤梁與此一也。月令孟春獺祭魚則獺亦有二時祭魚此類上文為孟冬矣。應舉擊然後射祭獸及舉行威擊殺獸  
 鳥然後設羅以田也。案夏小正五月鳩化為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剛一鷹也。仲春者仲鳩鳩化為鷹五月  
 其始殺而大雉鷩羽物王制亦云鳩化為鷹而射羅設據此似入月也。但鳩化為鷹得在六月言羅羅設則其八月之

則此魚麗至且多。正義曰言武王之時萬物殷盛時捕魚者施笱於水中則魚麗歷於罾者是鱒鮒之大魚非直有  
 非然。正義曰釋訓云凡曲者為罾是罾曲梁也。梁曰簍婦之笱謂之罾是寡婦之笱也。釋訓注郭璞引詩傳曰罾曲  
 梁也凡以薄取魚者名為罾也。釋器注孫炎曰罾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然則曲薄也以罾為魚笱其功易故說  
 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罾楊者魚有二名釋魚無文陸機疏云鱒一名黃鱒魚是也。以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類骨  
 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孫州人謂之楊黃鱒通語也。鱒鮒釋魚文郭璞曰今吹沙也。陸機疏云魚狹而小嘴張口吹  
 沙故曰吹沙此寡婦笱而得鱒鮒之大魚是黃多也。魚所以取之有推而廣之云大平而後微物象多見此詩舉魚多  
 明此義也。微物尚衆多况其著者微物所以衆多由取之以時用之有推而廣之云大平而後微物象多見此詩舉魚多  
 不暴不行火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疾即北風謂之涼風北風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是也  
 北風冬風之德名自十月始則暴風謂十月也。故王制云昆蟲不蟄不以火田籥氏云蟄則作罷罷則作寒霜之月今  
 俗故火風羅其遺教是十月也。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也。草不折芟芟謂寒霜之月今  
 風又甚草木枝折葉墮謂之折芟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則十月風暴當折芟矣言芟者蓋葉落而虛似芟之定本芟作操  
 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斲也。然則十月而斤斧入山林月令季秋伐薪為炭者炭以時用所伐者少耳故未芟折可伐  
 之也。射祭獸然後殺者言射祭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後可田獵取獸也。月令季秋射祭獸。射祭獸九月始十月為祭也。故  
 夏小正云十月射祭獸。援神契云獸養伏然後食禽畜皆備十月獵以羅氏注云建亥之月射祭獸。射祭獸九月始十月為祭也。故  
 也。射祭獸然後殺者言射祭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後可田獵取獸也。月令季秋射祭獸。射祭獸九月始十月為祭也。故  
 入澤梁與此一也。月令孟春獺祭魚則獺亦有二時祭魚此類上文為孟冬矣。應舉擊然後射祭獸及舉行威擊殺獸  
 鳥然後設羅以田也。案夏小正五月鳩化為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剛一鷹也。仲春者仲鳩鳩化為鷹五月  
 其始殺而大雉鷩羽物王制亦云鳩化為鷹而射羅設據此似入月也。但鳩化為鷹得在六月言羅羅設則其八月之

則此魚麗至且多。正義曰言武王之時萬物殷盛時捕魚者施笱於水中則魚麗歷於罾者是鱒鮒之大魚非直有  
 非然。正義曰釋訓云凡曲者為罾是罾曲梁也。梁曰簍婦之笱謂之罾是寡婦之笱也。釋訓注郭璞引詩傳曰罾曲  
 梁也凡以薄取魚者名為罾也。釋器注孫炎曰罾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然則曲薄也以罾為魚笱其功易故說  
 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罾楊者魚有二名釋魚無文陸機疏云鱒一名黃鱒魚是也。以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類骨  
 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孫州人謂之楊黃鱒通語也。鱒鮒釋魚文郭璞曰今吹沙也。陸機疏云魚狹而小嘴張口吹  
 沙故曰吹沙此寡婦笱而得鱒鮒之大魚是黃多也。魚所以取之有推而廣之云大平而後微物象多見此詩舉魚多  
 明此義也。微物尚衆多况其著者微物所以衆多由取之以時用之有推而廣之云大平而後微物象多見此詩舉魚多  
 不暴不行火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疾即北風謂之涼風北風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是也  
 北風冬風之德名自十月始則暴風謂十月也。故王制云昆蟲不蟄不以火田籥氏云蟄則作罷罷則作寒霜之月今  
 俗故火風羅其遺教是十月也。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也。草不折芟芟謂寒霜之月今  
 風又甚草木枝折葉墮謂之折芟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則十月風暴當折芟矣言芟者蓋葉落而虛似芟之定本芟作操  
 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斲也。然則十月而斤斧入山林月令季秋伐薪為炭者炭以時用所伐者少耳故未芟折可伐  
 之也。射祭獸然後殺者言射祭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後可田獵取獸也。月令季秋射祭獸。射祭獸九月始十月為祭也。故  
 夏小正云十月射祭獸。援神契云獸養伏然後食禽畜皆備十月獵以羅氏注云建亥之月射祭獸。射祭獸九月始十月為祭也。故  
 也。射祭獸然後殺者言射祭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後可田獵取獸也。月令季秋射祭獸。射祭獸九月始十月為祭也。故  
 入澤梁與此一也。月令孟春獺祭魚則獺亦有二時祭魚此類上文為孟冬矣。應舉擊然後射祭獸及舉行威擊殺獸  
 鳥然後設羅以田也。案夏小正五月鳩化為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剛一鷹也。仲春者仲鳩鳩化為鷹五月  
 其始殺而大雉鷩羽物王制亦云鳩化為鷹而射羅設據此似入月也。但鳩化為鷹得在六月言羅羅設則其八月之

則此魚麗至且多。正義曰言武王之時萬物殷盛時捕魚者施笱於水中則魚麗歷於罾者是鱒鮒之大魚非直有  
 非然。正義曰釋訓云凡曲者為罾是罾曲梁也。梁曰簍婦之笱謂之罾是寡婦之笱也。釋訓注郭璞引詩傳曰罾曲  
 梁也凡以薄取魚者名為罾也。釋器注孫炎曰罾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然則曲薄也以罾為魚笱其功易故說  
 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罾楊者魚有二名釋魚無文陸機疏云鱒一名黃鱒魚是也。以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類骨  
 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孫州人謂之楊黃鱒通語也。鱒鮒釋魚文郭璞曰今吹沙也。陸機疏云魚狹而小嘴張口吹  
 沙故曰吹沙此寡婦笱而得鱒鮒之大魚是黃多也。魚所以取之有推而廣之云大平而後微物象多見此詩舉魚多  
 明此義也。微物尚衆多况其著者微物所以衆多由取之以時用之有推而廣之云大平而後微物象多見此詩舉魚多  
 不暴不行火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疾即北風謂之涼風北風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是也  
 北風冬風之德名自十月始則暴風謂十月也。故王制云昆蟲不蟄不以火田籥氏云蟄則作罷罷則作寒霜之月今  
 俗故火風羅其遺教是十月也。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也。草不折芟芟謂寒霜之月今  
 風又甚草木枝折葉墮謂之折芟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則十月風暴當折芟矣言芟者蓋葉落而虛似芟之定本芟作操  
 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斲也。然則十月而斤斧入山林月令季秋伐薪為炭者炭以時用所伐者少耳故未芟折可伐  
 之也。射祭獸然後殺者言射祭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後可田獵取獸也。月令季秋射祭獸。射祭獸九月始十月為祭也。故  
 夏小正云十月射祭獸。援神契云獸養伏然後食禽畜皆備十月獵以羅氏注云建亥之月射祭獸。射祭獸九月始十月為祭也。故  
 也。射祭獸然後殺者言射祭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後可田獵取獸也。月令季秋射祭獸。射祭獸九月始十月為祭也。故  
 入澤梁與此一也。月令孟春獺祭魚則獺亦有二時祭魚此類上文為孟冬矣。應舉擊然後射祭獸及舉行威擊殺獸  
 鳥然後設羅以田也。案夏小正五月鳩化為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剛一鷹也。仲春者仲鳩鳩化為鷹五月  
 其始殺而大雉鷩羽物王制亦云鳩化為鷹而射羅設據此似入月也。但鳩化為鷹得在六月言羅羅設則其八月之



爲亡而義得存者其義則以衆篇之義合編故得存也至毛公爲誥訓傳乃分別車篇之義各置於其篇此三篇之序無詩可屬故連聚置於此也既言毛公分之則此詩未亡之時什當通數焉今在什外者毛公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推改什篇之首遂通盡小雅云耳是以亡者不在數中從此而下非孔子之舊矣言以下非則止鹿鳴一篇是也此云有其義而卿飲酒之注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答吳棣云爲記注時就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說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是注孔之時未聞鄭志云義未聞也彼注時就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說古書義又孔子之前六篇已亡亦爲不見此序故也案儀禮鄭注解闕陣鵠與鹿鳴四社之等皆取詩序爲義而云未見毛傳者注述大事更須研精得毛傳之後大誤者追而正之可知者不復改定故也據六月之序由庚本節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土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

###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

十之一

南有嘉魚之什訓傳第十七 陸曰自此至菁菁者莪六篇并亡篇三是成王周公之小雅成王有雅名公有雅德二人協佐以致太平故亦並爲正也

### 毛詩小雅

### 鄭氏箋

### 孔穎達疏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大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樂與音洛又直遙反下註同燕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至其之。正義曰作南有嘉魚之詩者言樂與賢也當周公成王太平之樂音洛下註皆同 時君子之人在位有職祿皆有至誠篤實之心樂與在野有賢德者共立於朝而有之願俱得祿位共相燕樂是樂與賢也 南有嘉魚燕然單單 江漢之問魚所產也單單雀也箋云燕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經四章皆是樂與賢者之事 南有嘉魚燕然單單 江漢之問魚所產也單單雀也箋云燕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者在位之人將久如而並求致之於朝亦選之也選之者謂至誠也。燕之丞反王眾也單單張教反徐又都 學反字林竹卓反云捕魚器也筐助角反郭云捕魚籠也沈音穫又音獲說其形非單也連直冀反下同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箋云君子斥時在位者也式用也酒與賢者燕飲而 南有嘉魚人將久如而並求致之於朝亦選之也選之者謂至誠也。燕之丞反王眾也單單張教反徐又都 嘉賓式燕以樂 樂也。樂音洛協句五教反得賢致酒歡情怡歡飲而 南有嘉魚人將久如而並求致之於朝亦選之也選之者謂至誠也。燕之丞反王眾也單單張教反徐又都 嘉賓式燕以樂 樂也。樂音洛協句五教反得賢致酒歡情怡歡飲而 南有嘉魚人將久如而並求致之於朝亦選之也選之者謂至誠也。燕之丞反王眾也單單張教反徐又都

者人之所欲已自將單以求之則思選此魚皆欲得之矣以與在野天下之處有賢者時在朝君子久如並各樂而求之有至誠之心思選此賢者欲置之於朝猶單者之願魚也君子既至誠如此遂得賢者共立於朝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至用此酒與之燕飲以復歡樂耳心選其來至即嘉樂是至誠樂與賢也。傳江漢至筐也。正義曰言南有嘉魚言南知江漢問者以言善魚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間且言善魚者謂大而衆多多大之魚必在大水南方大水也釋器云筐謂之單李巡曰筐編細竹以爲單捕魚也孫炎曰今楚雀也郭璞曰今魚單然則單以竹爲之無竹則以荆也江漢耳必取善魚者以喻賢者之有善德也此實與不云與也傳文略三章一云與也單中明此上下足知魚雖皆與也釋器云筐謂之單李巡曰筐編細竹以爲單捕魚也孫炎曰今楚雀也郭璞曰今魚單然則單以竹爲之無竹則以荆也江漢耳必取善魚者以喻賢者之有善德也此實與不云與也傳文略三章一云與也單中明此上下足知魚雖皆與也故謂之楚雀重云單單者非一也。箋丞塵至至誠。正義曰燕塵釋言文釋詰云塵久也鄭欲爲爲久故言丞塵也又云塵然猶言久然爲如也不言丞爲衆也此則於至誠之學不顯故單之是欲魚之甚也重言單單久明矣不假復言之極若以爲衆出見求魚之多無開思選之美則於至誠之學不顯故單之是欲魚之甚也重言單單久明矣不假復言衆也故云人將俱往是求可知喻天下有賢在位之人久如並求之斯即在朝之君子衆皆求賢其並與俱皆出經單而求也。箋君子斥時在位者。正義曰鳥驚與此序皆云太平之君子彼注云君子謂成王與此以彼序云樂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稱非人君之辭故知斥在位者也且人君求賢至誠不足以為美矣人臣事君多在尊利以文仲之賢尚稱竊位知賢不妬自古所稱假有舉薦或事不獲已至誠者察今太平君子至誠樂賢故所以爲美耳



下章蓋曰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之似斥成王者此言君子博聞朝廷公卿孝經唯士言爭友大夫以上則有爭臣是公卿之於下民有臣之道且人之進賢唯善所在公叔文子升家臣也公所樂之賢或是已之私屬故箋言臣以說文王肅孫毓亦以為在位朝廷之求賢則毛亦不斥成王明矣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 汕汕水貌也。烝然魚出貌也。箋云：魚出於水，猶賢出於位也。反。力到疏。傳：汕汕，魚也。孫炎曰：今之據皆皆以今曉古。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行。行樂也。南有嘉魚，反。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 汕汕水貌也。烝然魚出貌也。箋云：魚出於水，猶賢出於位也。反。力到疏。傳：汕汕，魚也。孫炎曰：今之據皆皆以今曉古。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行。行樂也。南有嘉魚，反。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 汕汕水貌也。烝然魚出貌也。箋云：魚出於水，猶賢出於位也。反。力到疏。傳：汕汕，魚也。孫炎曰：今之據皆皆以今曉古。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行。行樂也。南有嘉魚，反。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 汕汕水貌也。烝然魚出貌也。箋云：魚出於水，猶賢出於位也。反。力到疏。傳：汕汕，魚也。孫炎曰：今之據皆皆以今曉古。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行。行樂也。南有嘉魚，反。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 汕汕水貌也。烝然魚出貌也。箋云：魚出於水，猶賢出於位也。反。力到疏。傳：汕汕，魚也。孫炎曰：今之據皆皆以今曉古。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行。行樂也。南有嘉魚，反。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 汕汕水貌也。烝然魚出貌也。箋云：魚出於水，猶賢出於位也。反。力到疏。傳：汕汕，魚也。孫炎曰：今之據皆皆以今曉古。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行。行樂也。南有嘉魚，反。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 汕汕水貌也。烝然魚出貌也。箋云：魚出於水，猶賢出於位也。反。力到疏。傳：汕汕，魚也。孫炎曰：今之據皆皆以今曉古。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行。行樂也。南有嘉魚，反。

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箋云光明也政教明有榮耀。彌居良反。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

子德音不已箋云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南山有栲北山有榲栲山栲榲也。栲音考榲音粗。樂只

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茂盛也。南山有栲北山有榲栲音考榲音粗。樂只

反棟音庚楸傳栲栲至鼠梓。正義曰栲釋木無文宋玉賦曰栲栲來樂則栲木多枝而曲所以來樂也陸機疏云屬栲諸氏反。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者陸機疏曰栲栲來樂則栲木多枝而曲所以來樂也陸機疏云釋木李逵曰鼠梓一名楸郭璞曰楸屬也陸機疏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黃耇老艾養保安也。耇音苟。艾音艾。五蓋反沈音刈。傳黃黃髮耇老。正義曰釋詁云黃髮耇老耇也舍人壽也艾五蓋反沈音刈。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考面使髮色如浮垢。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

辭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聞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有臺前疏由庚萬物至其詳。正義曰有其義而亡其辭亦毛氏所著於後行別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問古覓反記之。箋此三篇至之處。正義曰此鄭亦本其所用所亡之事也此

三篇鄉飲酒燕禮二篇俱有此辭也言問歌者堂上與堂下遷歌而問歌之笙者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而亡亦如南陔等遭戰國及秦之亂而失之也因此亡詩事終更述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亦詩篇名也以對鹿鳴而入管用故知詩篇名也辭義皆亡今無以知其篇第所在之意也篇第所在皆當言處云之意者以無意義可推尋也新宮制禮所用少在禮前而作不知武王詩也成王詩也此箋因亡詩事終而亡詩之耳不謂當在成王之詩中故曰無以知其篇第之意也案射義諸侯以饗為節以彼類之當在召南但召南無亡詩之比故鄭於譜言辭義皆亡者對六篇有義無辭新宮并義亦無故言皆亡不謂已為作序與經俱亡若子夏為之作序何由辭及目篇并六月連序並無存者詩之逃亡必有積漸當孔子之時道衰樂廢自宋公賦新宮至孔子定詩三十餘年其間足得亡之也聖人雖無所不知不得以意錄之也

意錄之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蠻四

東政教昏昧蓼蕭四章章六句至四海。正義曰作蓼蕭詩者謂時王者恩澤被及四海之國也使四海無侵伐之

也長張又反憂得風雨之節書傳稱越帝氏之譯曰吾受命吾國黃老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遠

往朝之是澤及四海之事經四章皆上二句是澤及四海由其澤及故其君來朝王燕樂之亦是澤及之事故序總其目

焉經所陳是澤及四海君蒙其澤而序澤及四海者作者以四海諸侯朝王而得燕慶故本其在國家澤說其朝見光寵序以

王者恩及其君不可道其臣見其通及上下故直言四海以廣之。箋九夷至五長。正義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釋地文李巡曰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方孫炎曰海之言海關於禮儀也雜師謀我應

四海釋地文李巡曰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方孫炎曰海之言海關於禮儀也雜師謀我應

四海釋地文李巡曰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方孫炎曰海之言海關於禮儀也雜師謀我應

四海釋地文李巡曰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方孫炎曰海之言海關於禮儀也雜師謀我應

四海釋地文李巡曰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方孫炎曰海之言海關於禮儀也雜師謀我應

四海釋地文李巡曰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方孫炎曰海之言海關於禮儀也雜師謀我應

四海釋地文李巡曰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方孫炎曰海之言海關於禮儀也雜師謀我應



朝見君子為君子所接遇故皆甚安而情又喜樂以怡易也君子既接遠國得所而又燕見以盡其歡是君子為人之能宜為人兄宜為人弟隨其所為皆得其宜故能有善德之譽壽則樂之福也

**濃濃** 濃濃厚貌。濃奴。既見君子儻革紳和鸞雛雛萬福攸同。和在鸞曰鸞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反又女龍反。既見君子儻革紳和鸞雛雛萬福攸同。和在鸞曰鸞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

徒彫反紳直弓反徐音同又音勅弓反轅音式鑿復苗反。疏 既見至攸同。正義曰言遠國之君既見君子之車飾者之車飾皮以為轡首之革垂之沖沖然其在轍之和與銜鑿之入鸞其聲雖離然乘是車服屈己之尊降接早賤思遇若是是王為主得所故宜為萬福之所同皆得歸焉之。傳律也至曰。正義曰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璞曰鸞亦鈴也以其與鸞相應和故載見曰和鈴。央是也。在鸞曰鸞請鸞鈴置於馬之鑿郭璞曰鸞馬勒傍貌也言置鈴於馬口之兩傍此無文也故鄭不從之。禮記注云鸞在銜駟鑿箋云置鸞於鑿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鸞不在鑿知此天子所乘以迎賓則亦乘車也鸞不當在鑿矣此不易之者以駟鸞已明之此從可知也。箋此說至然。正義曰既見君子即言儻革紳和鸞雛雛是見君子之言為朝見之後則燕見之皆是見君子之事故蒙上既見之文也知燕見迎諸侯者以王禮觀禮不下堂而見諸侯耳其朝宗當迎之故秋官大行人說車迎之法賓主步數彼六服諸侯尚有車迎則四

唯首章言燕笑語兮是燕時事故知此見車飾亦是燕時事案大行人上公九命賓車九乘於大門內是燕有逆法也又鄭注下曲禮以春夏受贊於朝受享於廟以生氣文也秋冬一受之於廟殺氣

質也鄭又以觀禮不出迎諸侯則冬遇亦不迎然則秋冬燕見亦無出迎之法也

**蓼蕭四章章上八句**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疏 湛露至諸侯。正義曰作湛露詩者天子燕諸侯

分別同姓庶姓二王之後皆是天子燕諸侯之事也。無蕭對故不言天子及彤弓獨言天子者此及彤弓燕諸侯之身既言諸侯不得不言天子以對之。蓼蕭不言諸侯也。無蕭對故不言天子也。四章雖皆說天子燕諸侯之事而皆首章見天子於諸侯之義下三章見諸侯於天子之事首章言王燕諸侯雖至於夜留與飲燕無問同姓異姓皆不醉不歸是天子恩厚之義也。下三章乃分別說之二章言同姓則成夜飲之配非同姓讓之則止三章言庶姓草章言二王之後不得

充其夜飲故云善德善儀言不至於醉也。首章直言湛露露斯不指所之物總下章云草木也故下章各言草木以取之。以同姓一類故廣舉豐草庶姓非一族之人喻以異類之木二王之之後為之物總下章云草木也故下章各言草木以也。豐草杞棘言露在朝持不言露在承上露在可知。天子燕諸侯之義備於此矣。不言異姓與三格。湛露斯匪陽者兄弟甥舅祀不同受夜飲之義非宗不可則異姓從庶姓也。三格卑於二代其亦在異世中。湛露斯匪陽

**不晞** 與也。湛露晞於晨。陽也。晞乾也。露晞於晨。見陽則乾。箋云與者露之在物湛露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也。豐草杞棘言露在朝持不言露在承上露在可知。天子燕諸侯之義備於此矣。不言異姓與三格。湛露斯匪陽者兄弟甥舅祀不同受夜飲之義非宗不可則異姓從庶姓也。三格卑於二代其亦在異世中。湛露斯匪陽

**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待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深宗也。箋之儀也。飲酒至夜。宿云不醉無歸。此天子於諸侯之儀。燕飲之風。習則兩。疏 湛露至無歸。正義曰湛露然使物上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不醉無歸。以燭為聲。作諸侯和儀。燕飲之風。習則兩。疏 湛露至無歸。正義曰湛露然使物上

見日之陽則不得乾而舒故也。以燕諸侯受王燕飲而寬然威儀。絕地非天子之賜。則不承命而嚴肅也。是王燕諸侯恩厚至於嚴肅。安問之夜向與燕飲。其意殷勤。以留賓客。言不至於醉不得歸也。傳湛露至賜日。正義曰此在物

侯恩厚至於嚴肅。安問之夜向與燕飲。其意殷勤。以留賓客。言不至於醉不得歸也。傳湛露至賜日。正義曰此在物

而灌漑是盛也... 此言所在以撻下交故箋亦順經直言在物物正謂下章豐草杞棘也柯謂枝也露在於葉則令柯亦低故言柯葉低垂

草木通然非木柯而草葉也此燕燕侯之詩露比王燕諸侯物得露而低猶諸侯得酒而醉故喻諸侯受燕爵其威儀有

命惟賜爵耳故言唯天子賜爵則留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燕燕私也解飲之意蓋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宗子燕燕私傳

曰燕而盡其私恩明夜飲者亦君親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燕燕私也解飲之意蓋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宗子燕燕私傳

國事則當飲之酒若宗子不飲之酒使不醉而出是不親族人也若族人飲宗子酒至醉仍不出是深慢宗子也言此者

明宗子之義族亦當然書傳曰既待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族人至醉而不出是以不親

同毛伏俱大篇當各有所據而言之也箋天子至大獨焉。正義曰申毛之意言傳稱宗子欲族人至醉而不出者以天子燕

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以天子比宗子族人比羣臣是假託之也族人至醉而不出者以天子燕

諸侯至醉亦當辭出若不辭出是深慢王也是以諸侯皆當辭出但王得其辭異姓則聽之出同姓則留之飲也又解燕

飲當以晝所以晝飲至夜猶云不醉不歸者此天子於燕侯之義言天子與諸侯為主雖終日而未盡歡故留之夜飲使

至於必醉也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是燕侯之義言天子與諸侯為主雖終日而未盡歡故留之夜飲使

人執大燭於庭閤人為燭於門外是兩階門庭皆有燭也彼兩階與

門言執燭唯庭言大燭此云皆設大燭者因彼有大燭據而言之也

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箋云豐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敬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而止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

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彼露斯也此露在彼豐草之上豐草得露則灌漑然何葉低垂以與王之燕飲

鵲 於彼同姓諸侯此同姓諸侯得王燕飲則威儀寬縱也王與飲酣至於厭厭安閑之夜留之私飲雖則辭讓以其

宗室之故則留之而成飲不許其讓以崇親厚焉箋夜飲至不成。正義曰鄭以經言載考則止成對有不成者既天

子欲留之而有不成者明是賓讓之也故言夜飲之禮在宗室而止諸侯則成之於庶姓讓之則止也獨言庶姓除同姓

皆耳故以庶姓摠之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至於飲之酒也故鄭志峇張逸云桓公館張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

此之謂不成也飲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仲飲之酒也故鄭志峇張逸云桓公館張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

杜預亦云桓公賢敬仲之故幸賢人之家也言卜晝不卜夜者服虔云臣享君必卜示敬慎也此燕諸侯任為之主

彼桓公飲酒敬仲為主而得證此者君適其臣君進退在君所裁敬仲之辭與諸侯之讓同故得為義也

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箋云杞也棘也異類猶庶姓諸侯也令 然者露斯此露在此杞棘之

本此杞棘之木得露則湛湛然何葉低垂以與王之燕飲在彼庶姓之諸侯此庶姓諸侯得王燕飲 其桐其椅其實

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諸侯也飲酒不至於醉徒善其威儀而已謂該節也。椅於宜反木名也該節古哀反

字亦作穉 其桐至令儀。正義曰其桐也其椅也言二樹當秋成之時其子實離離然垂而蕃多以與其杞也其宋

飲酒不成也 也二君於在燕之謂其薦也。箋其質至該節。正義曰以此變言在王之實樂易之子唯與王之燕

樽不屬賓賓所尊者唯薦俎耳昭二十五年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為客是以二王之後其尊與諸侯殊絕故知薦俎酒多

於諸侯也此美天子之燕諸侯無不醉之理故燕飲賓醉乃出是燕未必醉也此與上章善成儀箋皆云不至醉者言其

蓋藉自持不至醉亂內實困酒空善外儀故云徒善其威儀而已又言善儀早晚謂該節當奉該夏之節猶善威儀以其

美人必舉其終故知當該之節也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罷取所執脯以賜夏人

於門內籥遂出是也天子燕諸侯之禮云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罷取所執脯以賜夏人

詩十之 南有嘉魚之什

七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形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形弓一形矢百級弓矢千凡諸侯賜弓矢

反云怒戰也欬音盧黑 疏 形弓三章章六句至謂伐。正義曰自諸侯敵王所愾盡故弓矢千除饗禮一句以外皆文四年左傳

是賜之事故云錫以兼之。箋諸侯至征伐。正義曰自諸侯敵王所愾盡故弓矢千除饗禮一句以外皆文四年左傳

以警於夷中國則否是中國之功不獻捷也其獻雅四夷之功乃獻之其賜有功則賜之不須要四夷之功始賜之也晉

文侯夾輔周室平王東遷洛邑無左傳曰將實則加膳加膳則飲賜將欲賞人尚加膳膳弓矢之賜實以勞其功也日乃賜

其禮也為賜以設饗而賜之故鄭先言饗也其饗之日先受弓矢之賜後受獻禮之禮也且王以賜弓為重故鄭先言賜

之弓矢夫似先言後賜者彼饗禮命宥別行饗禮非賜弓矢之饗也故莊未獻俘已酉設享是先饗禮以勞其功也日乃賜

年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於時不賜特行饗禮以此知城濮之言饗禮者非賜弓矢之饗也文侯文公所受皆并有級弓此

詩獨言形弓者以二文皆先形然後級服度云矢千則弓十是包輕故直言形弓也有弓則有矢言弓則矢可知故亦不言矢

述之以相成也毛以藏之者為藏之於其家以示子孫先靈之乃藏也歸後始藏於其家以藏為重先言之藏於家受後

為物也鄭亦首章為德也藏也 形弓昭兮受言藏之 形弓朱弓也必兼其功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昭曰昭

於說文云弓反也字 我有嘉賓中心貺之 貺賜也箋云貺者欲加恩惠也鐘鼓既設一朝饗之箋云大飲賓曰饗

以鐘鼓既為之設一旦早朝大設禮而饗之鄉以鏡王之之意我形赤之弓昭然也今以賜諸侯則受策命之言與此賜

受得之後則以學射故云以講德習射也但唐大者是其體強弱之名此形赤者為弓色之異稱為弓者皆漆之以禦後

霜露漆之為色赤之而已形赤是赤則知該者為黑也色以赤音周之所尚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為重耳為其體同

此形弓必當唐大二者之中有之耳其必當唐大亦未嘗不與形弓俱與形弓者蓋亦當唐大乎服虔云旅以射甲

九歲規準之可亂非其差也周禮又有入矢弓弩各四其弓之矢有枉殺增恒而恒矢云用諸散射鄭云散射謂禮射及會射與此講德習射事同則形矢缺矢當周禮恒矢也昭池貌說文云昭弓反謂池之而禮反也此言昭池貌則受弓矢者皆定體之弓弛而賜之至於凡乎敵體自出臨時之宜故曲禮有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弓定體未定體之爭不與此同傳則言為我解藏義王肅云我藏之以示子孫也。美言者尹反入。正義曰鄭以此歌本敘王意故云有嘉賓既同王意不得諸侯言我受藏之也晉文公受弓矢之賜傳稱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此與彼同宜有策命故知言者謂王命策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左傳策命晉侯之文是其事也此復言藏之則受出藏之乃反入者以傳說晉文公既從命云受策以出出入三觀故知之。箋王意至序之。正義曰箋以言王中心以賦之是中心誠實非飾婉矯情是殷鑒於燕也由王如此故復作詩歌而敘之解此形弓之意以王中心之實故歌之以示法耳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饗薦燕有折組公當享卿當燕是其禮盛也言一朝者言王殷勤於賓早朝而即行禮故云一朝猶早朝以燕如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故以朝言。

**形弓昭兮受言載之** 載以歸也箋云我嘉賓中心

**喜之** 喜樂也。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右勸也箋云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于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

**疏** 傳右勸。正義曰下章言醕醢實之前止有獻賓初獻未得名為勸則勸者非以酒勸賓謂設享禮勸其功也故成

其功故左傳曰以覺報宴是也。箋右之至之謂。正義曰案燕禮云主人進前獻賓賓西階上拜進前受爵反位薦於

薦脯醢賓升庭膳辛設折俎賓坐坐左授爵右祭脯醢賓爲於薦右取脯生絕祭祭之與加於俎坐授手執爵遂祭酒卒

席末坐啐酒此鄭畧其事故言之謂右之者即此燕禮所言奠於薦右是言之可以明主之獻賓故作者舉以表之。形弓

下言醕之爲醕賓故此右之爲當獻賓既獻賓賓受而奠之於薦右是言之可以明主之獻賓故作者舉以表之。形弓

**昭兮受言囊之** 囊韜也。囊古弓反韜木。我有嘉賓中心好之。好呼。鐘鼓既設一朝醕之。醕報

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箋飲酒至厚勸。正義曰案燕禮賓既受獻西階上北面坐

之醕醕猶厚也勸也。醕本又作酬。酬字由反酢才洛反。辛爵實以虛爵降賓坐取觶奠於篚下盥洗卒盥揖升酌以

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又曰遂卒爵是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也又曰主人盥洗升殿觶於賓酌散西階上坐奠

爵拜賓賓降庭北面答拜主人坐坐遂飲又曰主人酌觴賓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

奠於薦東是主人又飲而酌賓曰醕也其鄉飲酒亦然彼往醕勸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

飲主人又飲以尊賓而醕之此傳訓醕爲報是傳意醕之不施於飲酒明矣故王肅云醕報功也。

**形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

丁反下王何反長張丈反下注並。疏。菁菁者我四章章四句至樂之矣。正義曰作菁菁者莪詩者樂育材也言君子

則爲天下喜樂矣故作詩以美之。經四章言長養成就賜之官爵皆是有材之事也南有嘉魚言樂與賢也南山有臺云

樂得賢者彼謂在位及人君於時樂求賢者本在上之心非下人所樂此則下人所樂樂君之能育材與彼別又經言喜

樂者謂被入君所有者以被育有材得官爵而喜又序言喜樂之者他人見之如是而喜樂之非獨被育者也作者述天

下之情而作歌耳。箋樂育至官之。正義曰箋解樂育材者樂養之以至於材故言教學之漸至於官爵也王制云興

立小學大學乃言若有循教者鄉人子弟皆入學大夫成之曰秀士又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大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大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又曰大樂正論造士

詩十之小雅南有嘉魚之什

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注云進士可進受爵祿又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  
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如是從鄉人中教之為秀士是教學之從秀士漸至於進士是養之以漸也進士論材任  
官而又爵之是至於官爵之也其養成爲此五士是長育人材也進士是材之大成故官爵以進士爲主但人材有限官  
有尊卑其進士以下學已大成趨論倫輩亦可隨材任之不必至進士始官之也卒章箋云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  
無所廢是秀士以上皆可爲**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阿阿中之者說教學之又不征役  
官也定本無進士二字誤也**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阿阿中之者說教學之又不征役  
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箋云既見君子若官爵之而得見也**菁菁者莪**蘿蒿也此蘿蒿所以得茂盛者由生在阿中得阿之  
長養故茂盛以與德盛者是學士也此學士所以致德盛者由升在彼學中得君子能養材與官又接之以禮故下所以  
教學之又能官而用之故此學士既見君子則心喜樂且又有禮儀見接也**菁菁者莪**蘿蒿也此蘿蒿所以得茂盛者由生在阿中得阿之  
歌之也言此養莪者以壯則有水之潤阿陵有所居之勢草得於中而長遂故言長也。傳莪蘿蒿。正義曰釋草云莪  
蘿蒿也舍人曰莪一名蘿郭璞曰今我蒿也陸機疏云莪蒿也一名蘿蒿也生澤田漸却之處樂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  
中莪可生食又可蒸而美味頗似蘿蒿是也。箋云官爵至見接。正義曰以下云賜我百朋得祿之**菁菁者莪在彼**  
事故此樂者爲得官而樂也既樂爲官爵之也。箋云有儀且兼事之辭故爲君子以禮儀接也。**菁菁者莪在彼**  
**中泚**中泚泚中也**既見君子我心則喜**喜樂也**菁菁者莪在彼中阿**中阿中陵也**既見君子錫我百朋**箋云  
貨貝五貝爲朋錫我百朋得祿多貝爲一朋而不成者爲朋鄰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德五貝爲一朋也故志曰大  
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者爲朋鄰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德五貝爲一朋也故志曰大  
貝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二百一十文二貝爲朋壯貝三寸六分以上直錢五十文二貝爲朋么貝二寸四分以上直錢三  
十文二貝爲朋小貝一寸二分以上直錢一十文二貝爲朋不成貝一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

朋率枚值錢一文是也。以志所言王莽時事王莽多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爲朋。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楊舟  
載沈亦沈載浮亦浮箋云舟者沈物亦載浮物亦載輪人。汎汎方斂反**既見君子我心則休**箋云休者休休然也。汎汎言汎汎  
君用士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汎汎方斂反**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休虛虬反美也。汎汎言汎汎  
然楊木之舟則載其沈物則載其浮物俱浮水上以與當時君子用其文者又用其武者俱致在朝言君子於人雖才是  
用故既見君子而得官爵我心則休休然而美載飛載止及載震載育之類箋傳皆以載爲則然則此載亦爲則言則載  
沈物亦載則以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 十一之二 四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六月宣王北伐也。從此至無羊十四篇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樂音洛篇末注 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  
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  
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眾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

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眾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

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六反由夷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

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仁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類反由儀廢則

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思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夏戶菁菁

者我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六月言周室微而復國微矣。正義曰此經

六章皆在北伐之事序及廣之言宜王所以北伐者由於前厲王小雅盡廢致令四夷交侵以故說者廢之事焉鹿鳴

言和樂且耽故廢則和樂缺矣以下廢缺其義易明不復須釋由庚以下不言缺者敎者因文起義明所廢之事焉鹿鳴

者爲剛君父之義不言缺者爲柔臣子之義以文武遺同故俱言缺則周公成王則臣子也故變文焉由儀言萬物之生缺

得其宜故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此與由庚全同由庚言陰陽此言萬物者由庚言由陰陽得理萬物得其道由儀則指

其萬物生得其宜本之於陰陽所以異也此二十二篇小雅之正經王所以來侵者爲廢小雅故也厲王之廢弱不行則

王政衰壞中國不守四方夷狄來侵之而因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此篇北伐下篇南征蠻狄之侵則有之矣其戎夷則小雅無

禦之而復興故博而詳之而因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此篇北伐下篇南征蠻狄之侵則有之矣其戎夷則小雅無

其事厲王之末天下大壞明其四夷俱侵也江漢命召公平淮表明是厲王之北伐也案樂本及諸本並無此注首

以不言耳假使無戎侵亦得言四夷矣定本此序注言周室微而復興與宣王之北伐也毛意此篇爲王自征也平章傳曰

章傳曰日月爲常周禮王建太常二章傳曰出征以佐其爲大于是自於己之辭觀此則毛意此篇爲王自征也平章傳曰

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故言與孝友之臣處內也肅以編爲錦京未必是毛之意其言

至於太原如肅意宜王先歸於京師吉甫還時王已處內故言與孝友之臣處內也肅以編爲錦京未必是毛之意其言

宣王先歸或得傳旨不然不得載常簡閭道將獨行也則獨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遺吉甫行也故

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以爲獨意吉甫王不自行王基即鄭之從也云六月使吉甫南征也故

叔王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孔晁云王親自征耳孔晁云王親自征耳孔晁云王親自征耳孔晁云王親自征耳孔晁云

六月言周室微而復

國微矣。正義曰此經

六月言周室微而復

國微矣。正義曰此經

六月言周室微而復

國微矣。正義曰此經

六月言周室微而復

國微矣。正義曰此經

六月言周室微而復

國微矣。正義曰此經

六月言周室微而復

國微矣。正義曰此經

六月言周室微而復

國微矣。正義曰此經

六月言周室微而復

國微矣。正義曰此經

六月言周室微而復

國微矣。正義曰此經

六月言周室微而復

國微矣。正義曰此經

六月言周室微而復

國微矣。正義曰此經

六月言周室微而復

國微矣。正義曰此經





承巡道反行戶... 疏 徽猷至啓行。毛以為王師已行數狄之罪故陳其放恣言...

侵鎬及北方之地至於溼水之北侵及近地... 疏 旃之所侵者非其意所當度乃整齊而處我周之雋獲之處...

鄭惟據吉甫為異。傳焦至獵狁。正義曰釋地云周有焦獲郭璞曰今扶風地陽縣中是也...

非至大恣。正義曰以狄狁所侵故知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也整齊而處之者言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懼...

去京師為近故言大恣毛不解鎬方之文而出車傳曰朔方近儼猶之國鎬方文連則傳意鎬亦北曰陽地也...

京故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歸來也...

亦以箋義為長。傳鳥章至旄者。正義曰釋文云錯革鳥曰旄孫炎曰錯置也革說也畫急疾之鳥於旄也...

逸亦云畫急疾之鳥單是也故箋云鳥單之文章正知單也其意旄垂之因以為旄旗曰胡不旄旆此旄而言旄者...

名。箋織徽至者焉。正義曰言徽織者以其在軍為徽號之織史記漢書謂之旗織織與織字雖異音實同也...

末以為徽織知者司常掌其舊象也又曰皆書其象焉官府所畫其物則異各也屬謂徽織也大傳謂之徽織異外內...

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也又曰皆書其象焉官府所畫其物則異各也屬謂徽織也大傳謂之徽織異外內...

顯別刺官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焉觀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旄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

也三者旄旗之細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繒長半幅頡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織之書則...

云某某之華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閭禮象而為之以皆凶於衣理不宜長以相別也由此言之則徽織者其制亦...

如所建旄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故鄭引士喪禮以證自王以下旄旄雖有等差其徽織疑同長三尺以同著於衣不宜差降則此徽織亦...

喪注云窄幅一尺綳幅二尺除去綳直是銘長三尺也故士喪禮竹杠長三尺以同著於衣不宜差降則此徽織亦...

旄一尺壹為單旄長二尺書本於末九旗之物皆用綳則此旄旄也言白旄者謂綳旄也言赤旄者謂赤旄也...

象者一尺壹為單旄長二尺書本於末九旗之物皆用綳則此旄旄也言白旄者謂綳旄也言赤旄者謂赤旄也...

下徽織皆畫其所當建也此獨言鳥章者周禮軍行百官建旗舉百官者所以統其餘也言將帥以下者大司馬曰仲夏...

教芟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注云號名者徽織所以相別也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為之彼之以備死事帥...

謂軍將至王長是將帥以下自王長以上不見士卒其者謂州長司馬仲夏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都各以其名...

疏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旄

大故鄭不復解之言大車之善者故云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信且閑後觀之如擊從前視之如軒然

先良也無文論其形故云同異未編開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又有武憲法也箋

後適調也佶壯健之貌。輕竹二。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又有武憲法也箋

反信其乙反又其吉反擊音毛。以為王征玁狁既出鎬方玁狁退王身秦泰反而使吉甫逐之故此章更敘車馬之盛言

吉甫以此薄伐玁狁敵不敢當遂追奔逐北至于大原之地王師所以得勝者以有文德武功之臣尹吉甫其才譽可為

萬國之法受命逐狄王委在焉故北狄遠去也。鄭以為元來吉甫獨行以信為壯健為異餘同。傳言逐出而已。

正義曰不言與戰經云至于大原是宣王德盛兵強玁狁既奔走不敢與戰吉甫直逐出之而已采芑出車皆言執訊獲醜

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宋公羊傳曰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狄擊之耳

何休曰時齊桓公力但可。吉甫燕喜既多受祉福也箋云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驅逐之而已義與此同。御進也箋云御侍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思舊

飲御諸友思驚贈鯉御進也箋云御侍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思舊侯誰

在矣張仲孝友侯誰也箋云御侍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思舊侯誰

則歡喜既多受賞賜之福也王所以燕賜之者以其來歸自鎬其處遠我吉甫之行日長矣故今王飲之酒進其

宿在家諸同志之友與俱飲以盡其歡又加之以其來歸自鎬其處遠我吉甫之行日長矣故今王飲之酒進其

有張仲其性孝友在焉言吉甫之賢有此善友因綱所任得人外則使文武之臣征伐內則與孝友之臣處內亦所以為

美也。鄭雅吉甫元帥專征及以御為侍言飲酒則有侍者諸友舊思之人以此為異餘同。箋御侍至勸之。正義曰

鄭以諸友侍之為尊崇之意其義勝進故易傳也言加珍美之饌者以燕祀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牲牲魚鱉非常膳

故云加之。箋張仲至孝友。正義曰箋以侯誰在矣是問吉甫諸友之符故知張仲吉甫之友也爾雅李逵注云張姓

仲字其人孝。故稱孝友。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宣王南征也芑音起徐疏云征便辭耳無義劍也言伐者以彼有罪伐而討之猶執斧以伐木言征者已伐

言征其罪或并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苗畝與也芑菜也田一歲曰苗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言苗能新其

身也土軍士也。苗側其方叔泣止其車三千師于之試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為將也泣臨師跟干杆試用也

反郭云反草曰苗音餘。又音頌力二反扞胡且反乘繩證反下一乘同卒于忽反下皆同義是面反餘也又徐福反。方叔率止乘其四

騏四騏翼翼箋云率者率此戎車士路車有噴簞蕪魚服鉤膺傳革噴赤貌鉤膺繫纜也箋云耶之言蔽

佛音保禁步于反馬大帶也。疏薄言至薛草。正義言人須芑為菜我薄采此芑於何處乎當於彼新田也此芑

須人為軍士我薄取人於何處乎當於彼新田也此芑須人為軍士我薄取人於何處乎當於彼新田也此芑

之得人也大駭九叔宰之以行方自乘其四驥之馬此四驥之馬異翼然其壯健矣又此所駕路車有虞然而亦其車以  
方文竹簾之飾爲之兼飾其上所載有魚皮爲久服之器其馬斐顏有駒在膺有樊纓之飾又以犛皮爲轡首之革而垂  
之方叔既卒士服乘是車馬往征之○傳采芑至用之○正義曰陸機疏云采芑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菜白汁出肥  
可生食亦可蒸爲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雁門莑九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一歲曰苗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釋地文  
籍者苗也畝和柔之意故陸機疏曰苗始災其草木也新田畝成采田也畝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也  
草爲苗是也臣工傳及易注皆與此同惟坊記注云二歲曰畝三歲曰新田坊記引易之文其注理不異當是轉寫誤也  
田耕二歲新成采田采必於新田者新美其萃然後采之故以喻宣王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也箋解采之新田耕其  
田土所以得其新美者正謂和治其家救其飢乏養育其身不妄征役也二歲曰新田可言美苗始一歲亦言於此苗  
者苗於苗也臣工傳及易注皆與此同惟坊記注云二歲曰畝三歲曰新田坊記引易之文其注理不異當是轉寫誤也  
也于此苗畝文爲新田之下未必芑之名雖二歲之發耕而耕草亦名爲苗也鄭謂畝苗南畝爲耕田是采田之耕亦爲苗  
然者宣王承厲王之亂則舊田侵畝少不足以敵之故漢卒盡起而充有三千也地官小司徒職曰土地家七人所以  
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寇爲起軍之法家出一  
人故鄉爲一軍惟田與追寇皆盡行耳今以敵強與追寇無異故漢卒盡起羨餘也以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也若  
然彼三等之家惟田與追寇之家有二耳半耳縱令盡起唯二千五百乘而已出六途以足之也且言家二人  
三人者舉其大率言耳人有死生數有收易六盡起唯二千五百乘而已出六途以足之也且言家二人  
數有三千耳或出於公邑不必皆鄉遂也○傳歲亦至樊纓正義曰瞻彼洛矣云隸給有賦彼茅蒐染爲奕故知赤貌也  
言鉤膺樊纓者以此言鉤是全路故引金路之事以說之存膺之飾惟有樊纓故云鉤膺也申車注云鉤要領之鉤也  
金路無飾有鉤亦以金爲之是鉤用金在膺之飾也彼注又曰樊纓如繫帶之繫謂今馬大帶總今馬鞵金路具樊及纓  
以五采銅飾之而九成是帶鞵在膺故言膺以表之也申車金路同姓以封也今方叔所乘者或方叔爲金路也又下纒  
方叔元老則方叔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雖非同姓或亦得乘金路矣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率車  
未至戰時故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鄉所也箋云方叔止其車三千旂旒央央箋云交龍爲旂  
不言戎車也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鄉所也箋云方叔止其車三千旂旒央央箋云交龍爲旂

單服將帥方叔率止約軼錯衡八鸞瑋瑋輶長較之軼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瑋瑋聲也○軼蛇反服其  
之車皆備

命服朱芾斯皇有瑋瑋瑋瑋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瑋瑋聲也○瑋瑋者三命慈行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  
○芾本又作芾或作紱皆音弗下篇亦弗同創本又作紱亦作紱同疏將率而行乃乘金車以朱纒約其轡之軼錯

皆七羊反音衡煌音皇又音晃朱衣裳本或作朱衣裳亦作紱同疏將率而行乃乘金車以朱纒約其轡之軼錯  
文王於車之上衡車行動其四馬八鸞之聲瑋瑋然其身則服其受王命之服黃朱之芾於此煌煌然解美又有瑋瑋然

之聲所佩者玉之所以此車服之美而往征伐也○傳軼長至文衡○正義曰說文云軼長較也則軼謂之軼者戎車  
兵車乘車其轂長於田車是爲長較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纒束車轂以爲飾輸人云容較必直軼象必正注云容者

治轂爲之形容也篆較約也蓋以皮較之而加上加以漆也知約以朱者雖也知約以朱者雖也知約以朱者雖也知約以朱者雖也  
較色宜與金同且言路車有赤鞵是赤鞵故知約必用朱也知約必用朱也知約必用朱也知約必用朱也知約必用朱也

物注無云焉不知何所用也○傳朱芾至斯劣矣○正義曰以言斯皇故知黃朱也斯干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皆朱  
芾據天子之服言之也於諸侯之服則謂之朱芾耳玉藻云一命緼鞶鞿行再命赤紼鞶鞿三命緼鞶鞿行四命

言也彼云交累一命至三命而止而云慈行則三命以上皆慈行也故云三命慈行明至九命慈行非謂方叔雖三命  
也此上三章皆云其車三千言周室之強路車朱芾言車服之美也必言其強美者斯劣弱矣老子曰國家常亂有忠臣

六親不和而有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於強美者斯爲宣王承亂劣弱矣而實之也○箋命服至衣裳○正義  
曰鄭解服其命服之節言此命服者今方叔爲受王命之服也言受王命之時王以此服命之周方叔服之而受命也此

者春官司服云凡兵事革弁注云章弁以韠韠爲弁又以爲衣裳是朱之淺者故得以朱表之周方叔服之而受命也此  
詩十之九惟南有嘉魚之什

連言朱裳者以經云朱芾芾從裳色故知裳亦朱也不用戎服素裳者以其命將非在軍不可純如  
之也亦變爲美故雜以祭服之飾焉此本或云天子之服章弁服朱衣纁裳者誤定本亦無纁字 馮彼飛隼其飛

昊天亦集爰止 馮至也也云華集疾之鳥也飛乃卒天喻上幸勳勇能深攻入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于之

試 者重師也 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 言鉦人伐鼓互言爾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

之日陳列其師旅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互言之 鉦音征 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闐闐鼓聲也入曰振

說文云錫也又云錫也鞫居六反將戰此如字徐並子匠反 疏 駝彼至闐闐 正義曰駝然而疾者彼飛隼之鳥也其

鼓淵淵謂戰時進士取也至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 飛乃高至天雖能高飛亦集其所止之處不妄飛以與

振猶止也旅眾也春秋傳曰日出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 彼勇士之取其勇能深入於敵雖則勇勳亦稟於將帥之命不妄動也

彼勇士之取其勇能深入於敵雖則勇勳亦稟於將帥之命不妄動也 陳闐闐然由將能如此所以克勝也 箋隼急疾之鳥。正

三之乘皆有在師并敵之用方叔既歸乃率之以行也夫戰之動則陳闐闐然由將能如此所以克勝也 箋隼急疾之鳥。正

之至於臨陳欲戰乃陳師陳旅誓而告之以賞罰使之用命明信之方叔既誓師眾當戰之時身自伐鼓率眾以作其氣

闐闐然爲取用力遂敗鏖及至戰止將歸又敘陳振旅伐鼓闐闐然由將能如此所以克勝也 箋隼急疾之鳥。正

義曰釋鳥云鷹隼其擊也羣舍人曰謂隼擊之屬羣羣其飛疾也郭璞云鼓設器羣羣疾是急疾之鳥也說文曰

鉦鳥也陸機疏云隼鵠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雀鶯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鉦也故人云以金鑄止

傳鉦以至動之。正義曰周禮有鈇鉦鉦鑿無鉦也說文云鉦鉦也似鈇而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鉦也故人云以金鑄止

鉦也鉦也鉦鉦相類俱得之以鉦名之故鉦人注云鉦鉦也形如小鐘是鉦亦名鉦也鉦似小鐘然似鉦是有大小之異

耳俱得名鉦但鉦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鉦以靜之指鉦也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井臨陳獨然依文在陳師鞠旅之

上是未戰時事也。箋春秋至禮一正義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戒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年而

治兵入而振旅是也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以此出常用之故以脩治

兵事爲名入則休息故以整眾爲名其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同惟公羊文也公羊爲詞兵此言出曰治  
在前復帝法也故此傳云入曰振旅復長幼是反爲尊卑也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曰公羊文也公羊爲詞兵此言出曰治  
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爲誤故經改其文而引之必引此文者取其禮一也以淵淵闐闐俱是鼓聲淵淵謂戰時眾進  
闐闐謂戰止將歸而伐鼓之上不言治兵振旅之下不言伐鼓是二句自相互也所以得互相發見 蠢爾蠻荆大邦  
爲讎 蠢動也蠻荆荆州之蠻也箋云大邦邦列 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元大也五宮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 方叔  
率止執訊獲醜 獲敵人之罪以還歸也。訊音信 戎車嘽嘽 嘽嘽眾也嘽嘽盛也  
其威又如雷霆言雖久在外無罷勞也。嘽吐丹反徐音他 顯允方叔征伐玁狁來威 箋云方叔旣先與  
吐雷反又他屯反本又作呼同雷音延徐音挺又音定罷音皮 今特往伐蠻荆皆使來服於 疏 蠢爾蠻荆來威 吉甫征伐玁狁  
今特往伐蠻荆皆使來服於 疏 蠢爾蠻荆來威 吉甫征伐玁狁 吉甫征伐玁狁 吉甫征伐玁狁 吉甫征伐玁狁 吉甫征伐玁狁  
侵者多矣故我方叔天子之大老能光大其軍謀之道以討之既得克勝方叔乃率其士眾執其大信問所獲敵人之罪  
以還歸也方叔士眾所乘戎車嘽嘽然盛如雷之聲可畏言方叔善於用眾雖久不勞也如此明信  
之方叔其功大矣吉甫已征玁狁之國今又特往征伐蠻荆皆使之來服於宣王之威言其每有大功也毛爲猶  
道鄭以爲猶也軍之道亦謀也。傳蠢動。正義曰釋詁文也釋訓云蠢動不遜也郭璞曰蠢動爲惡不謙遜也。傳五

官至之老。正義曰曲禮下文也引之者以證其稱老之意然則是時方叔為五官之伯故稱上傅云方叔卿士元老皆兼官也以軍將皆命卿故言卿士為元帥故以上公兼之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車攻宜王復古也宜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東都王城也。攘如羊反除也却也竟音境城戶戒反三蒼云城摠名也說文云無所盛曰城復會扶又反選宣充反數也沈思戀反下同  
四句至車徒焉。正義曰以詩次有義故序者每乘上篇而詳之言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者由內事脩治故能外平強寇即上二篇南征北伐是也不言蠻夷者每乘上篇而詳之言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者是為復古也索王制注云以為武王因殷之地中國三千海隅五千至周成王斥大九州之界乃中國七千海隅萬里彼注者據文而言耳其實武王與成王之時土地不得相懸遠也何則武王崩後王室流言四國皆叛不暇外討三監既定即為大平制禮便云大界以此知其境土廣狹不得相懸也王制據其初伐紂言武王之末境應稍大言復文武之境土以文武周之先王舉以言之此當復成康之時也何則文王未得天下其境與武王不同而配武王之明為先王而言也成初武未土境畧同故魯文公與明君大界其復古之法禮為正耳不然豈周公數年攝政能使三倍大於武王宣王攘去夷狄仍小成王三倍且宣王中興明君美其復古此諸成康纘四分之一則展也大成徒虛言耳若宣王復古始廣三千則厲王之末當城墉壓境以交逆意理在不然故知復古復成康之時以文武先生舉而言之耳言脩車馬即首章二章上二句是也言備器械攻戰之具三章建旗設旆之類是也復會諸侯於東都四章是也言復者對上篇為復猶卷耳言言也也因田獵即六章七章是也而選車徒即三章上二句是也經先言選徒序先言田獵者選徒然後後東行故經先言之序以選徒本為田獵故言因田獵選車徒也言因者以會為主因會而獵也王者能使諸侯朝會是事之美者故以會諸侯為主馮上三章先致其意首章致會同之意二章三章致田獵之意故云駕言博獸皆致意之辭未實行也四章言既至東都諸侯來會五章言田獵之後射餘獲之禽六章七章言田獵之事卒章揆歎美之也班餘獲射在田獲之後而先田言之者以射是諸侯羣臣之事因上章諸侯來會而即說之令臣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  
也田獵齊足尚疾也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  
**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也東洽邑也。龐我車至徂東。正義曰宣王言我同之戎車既堅緻矣我戎馬既齊力矣四牡之馬龐龐然充實鹿同反徐扶公反疏實矣當為我駕我當乘之以往東都與諸侯行會同也。傳宗廟至尚疾。正義曰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釋畜文也尚純尚強尚疾是毛以義增解之也齊其毫毛尚純色齊其馬力尚強壯其馬足尚迅疾也引之者證經既同為齊力之義因連引宗廟田獵之全文李巡曰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行也某氏曰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干戈之屬舍人曰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草以為防或舍其田獵取牲於苑囿之中追飛逐走取其疾而已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甫大也田者大也中獨繼婦以為門裘繼質以為櫛間容握擧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天殺如字大殺如字也鄭音補謂圖田鄰較也艾魚廢反禍音易駭魚列反何魚子反門中關擊音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甫毛如字也鄭音補謂圖田鄰較也艾魚廢反禍音易駭魚列反何魚子反門中關擊音計劉兆注穀梁云繼也本又作擊音同或古應反之左者之左一本無上之字下句亦然射食弋反抗苦浪反舉也殺本亦作殺而往反下同頌苦頌反甫田舊音疏田車至行狩毛以為宣王言我田獵之車既善好四牡之馬又甚盛大東補十載鄭有圃田下同毛依字甫大也

甫大也田者大也中獨繼婦以為門裘繼質以為櫛間容握擧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天殺如字大殺如字也鄭音補謂圖田鄰較也艾魚廢反禍音易駭魚列反何魚子反門中關擊音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甫毛如字也鄭音補謂圖田鄰較也艾魚廢反禍音易駭魚列反何魚子反門中關擊音計劉兆注穀梁云繼也本又作擊音同或古應反之左者之左一本無上之字下句亦然射食弋反抗苦浪反舉也殺本亦作殺而往反下同頌苦頌反甫田舊音疏田車至行狩毛以為宣王言我田獵之車既善好四牡之馬又甚盛大東補十載鄭有圃田下同毛依字甫大也



狩獵於彼言既會諸侯又與田也鄭雅以東有甫草為圃田之草為異耳。傳甫大至之道。正義曰以田法芟草為防是廣大之處故訓甫為大也謂寬大之地有草可芟故言甫草也因而廣言田獵之法次在大草之意田獵者必大芟殺野草以為防限作田獵之場擬殺國之處或復止舍其中謂未田之前誓士戒眾故陳法當在其間止舍也其防之廣狹無文既為防限當設周衛而立門焉乃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罕以為門之兩傍其門蓋南開並為二門用四指為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焉若驅之其輪頭擊者門傍旃竿則不得入也所以謂不一也以天子六軍分為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取左右相應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位以此故有中也此屬夏苗苗田也周禮仲夏教芟舍鄭云芟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此苗田即前明芟草止其中焉或舍其中也以此教戰即軍禮同故言軍禮有草止之法田禮皆當然也故仲冬教大閱云前期奉束戒眾庶備戰法處八秦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錫鏡各帥其民而致質明辨旗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注云萊麥除可陳之處表所以議正行例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鄭云芟除可陳之處是芟草為教戰之所傳言田者大芟草以為防則芟草為二百五十步之虛明先獵以教戰合圍田者同處也鄭以最南一表以北百步為二表又北百步為三表又北五十步為四表謂之後表是四表二百五十步也以下有旌為左右和之門故言左右之廣當容三軍但步數未聞耳彼又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效和出左右注云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之為教和出用次第和也彼旌即此旆也彼言效和出左右言驅而入不同此據質明時初入和門既入同在下表振旅至後表禮畢當從是以出田故效和出左右與此終始各舉其一故不同也計立旌為門當在教戰之前周禮以禮為左右和之門文在教戰下者以教戰之時直言建旌後表之中不說入門之事故不言立門教畢以效和出因其將出而言此防門故文在下其實戰之前門已先設也教戰既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為屯既陳車驅車卒奔驅禽禽之於防然後焚燒此防門在其中而射之天子先發然後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發謂發矢射之也其天子發則先抗舉其大綏諸侯發則舉其小綏必舉此綏為表天子諸侯發之時因慮其禽於其下也故戰不出所射之頃田不出所交之防不逐奔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抗綏謂既射畢之因置旗於其中受而致禽焉受禽獵止則射之故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傳曰芟蘭以為防以葛覆費為樂與此不同鄭志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多少猶今未知其事所出昭八年穀梁傳曰芟蘭以為防以葛覆費為樂與此不同鄭志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多少猶今戰場者不出其頃界田者不出其防也王制云昆蟲未蛰不以火田則用火田獵唯在冬耳此言焚而射之自焚所芟之草非放火田獵四時皆焚之也故地官山虞澤虞皆云大田萊山田之野言大田則天子四時之田皆然矣既業其地明悉焚之此時王仍未至本都非正田之時毛因大草廣言獵法不謂此時即然也。箋甫草至甫田。正義曰以下云釋獸于效教地名則甫草亦是縣西圃田澤是也職方曰河南曰豫州其澤數曰圃田宣王之時木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地文也郭璞曰今榮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職方曰河南曰豫州其澤數曰圃田宣王之時木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

**故宣王得之子于苗選徒嚳蹕** 聲也。子有司也。夏獵曰苗。嚳蹕聲也。經數車徒者為有。建旆設旆搏獸于效地。往田焉。云。獸曰獵。搏獸也。效鄭地。今近蔡。疏。苗選戰車徒不為嚳蹕。唯數者有聲。嚳蹕然言時官人皆能其事也。既選車徒王言當建立旆於車而設旆牛尾於旆之首與旆同建我當乘之往持取禽獸於效地也。鄭以于為曰則之子斥宣王為異耳。傳之子至有聲。正義曰大司馬仲夏教養舍如振旅之陳。羣吏選車徒。謂數擇之也。此時事與獵同。則有司謂羣吏有事者大司馬之屬矣。奔者以此子有司下支。亦非身當請凡從王者非獨司馬官屬也。與獵同。苗則此時宣王為夏田也。上云駕言狩者。是獵之總名。但冬獵大於三時。故當為冬獵。冬獵冬夏也。下云有聞無聲則在軍不得講。而云嚳蹕之聲。故知唯數者為有聲。箋于曰。正義曰傳之訓于為於。為住無為。曰者。以為曰則與傳下同。言之子曰。曰則是命事之辭。之子當斥宣王不得為有司也。下云之子于征。亦謂宣王行也。但不訓



輦注云輦人輦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司馬法輦有一斧一斤一鑿一棹周輦加二板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  
 殷十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會田獵人輦輦以徒行也徒貌為輦者故御為御馬者也以此美宣王之歌故知不驚  
 不盈聲而疊之故箋反其言美之此為美之深者也鄭於此申毛者反鄭不詳詳不從毛說以上未有此比故於是言之  
 以後此類皆然矣傳又因經大庖不盈廣言殺獸充庖之事一曰乾豆謂第一上殺者斃足以為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  
 客謂第二殺者別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庖也君尊宗廟敬賓客故先人而  
 後已取其次也又分別殺之三等故自左膘而右之達過於右肩膊為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為賓客也不言自左者  
 右耳本箋云射當為達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為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為賓客也不言自左者  
 蒙上文可知射左肢體而達過於右肩膊為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  
 之達於右肱臂射左臂則上殺達於右膊當自左脅也次殺右耳本當自左肩膊也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臂可推而  
 知也王制及公羊穀梁皆云充君之庖無下字鄭云庖今之達則傳本亦無下字射之麋毛不獻謂在傍而逆射為  
 達者以射必自左不得從右而射且與上之類故知當為達也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麋毛不獻謂在傍而逆射為  
 二者皆為逆射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者惡其害幼少此不能使獵者無之自君所不取以教法耳禽雖多  
 擇取三十焉鄭云三十者每禽三十以君之獵不宜諸種止取三十故以為每禽焉則宗廟賓客君庖各十也其餘每禽  
 三十之外以與卿大夫士習射澤宮所以班級獲射也此當有文書傳穀梁傳與此畧同  
 獸公之非復已物君賜使射故譯中不取言嚮者田獵所取勇力之子子征有聞無聲箋云晉人伐鄆陳成子  
 今射者祀樂所取用辭讓也此當有文書傳穀梁傳與此畧同  
 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允矣君子展也大成箋云允信展誠也疏之子至大成毛以為是  
 可謂有聞無聲聞音問注同本亦作問  
 率其所部無諱諱之聲王能使所從若是信矣君子宣王誠實也其功大成謂致太平也疏從王行擊臣有善聞而  
 晉人至無聲正義曰事在哀二十七年左傳曰晉荀瑶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陳成子救鄭及留舒連穀七  
 里穀人不知是其事也留柳不同蓋所  
 據書異穀本齊邑而引之者證無聲也

###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疏 吉日四章章六句至其上焉。正義曰作吉  
 日詩者美宣王田獵也以宣王能慎於微事

又以思意接及羣下王之田獵能如是則羣下無不自盡誠心以奉事其君上焉由王如此故美之也慎微即首章上二  
 句是也接下卒章下二句是也四章皆論田獵言田足以揆之時述此慎微接下二事者如故天子之務一曰萬機尚留意  
 於馬祖之神為之而禱能謹慎於微細也人君遊田或意在適樂今王求禽獸唯以給賓是恩隆  
 於羣下也二者人君之美事故時言之也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述宣王接下之義於羣無所當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

**禱** 維戊順類來牡也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禱獲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  
 疏 箋云戊剛日也故乘牡為順類也。禱丁老反馬祭也說文作禱禱為之子偶反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

**阜從其羣醜** 阜從禽獸之羣取也田而升大 **疏** 吉日至羣醜正義曰言王於先以吉善之日維戊也於馬祖之伯既祭之  
 好四牡之馬甚盛大王乃乘之升彼大陵阜之上從逐其羣取之禽獸言車卒馬健故得歷險從禽是由禱之故也。傳

維戊至禱獲。正義曰馬祖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  
 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四時各有所為祭之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  
 禱以禱之祭必用戊者日有剛柔猶馬有牡牡將乘牡馬故禱用剛日故云維戊順其剛之類而乘牡馬知伯馬祖者釋

天云既伯既禱馬祭也為馬而祭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祖始是也鄭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曰  
 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鄭亦引李經說曰房為龍馬是也言重物慎微者重其馬之為物慎其祭之微者將用馬

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鄭亦引李經說曰房為龍馬是也言重物慎微者重其馬之為物慎其祭之微者將用馬

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鄭亦引李經說曰房為龍馬是也言重物慎微者重其馬之為物慎其祭之微者將用馬

力必先為之... 吉曰庚午既差我馬... 獸之所同鹿鹿慶慶

鹿鹿慶慶...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漆沮之水鹿鹿所生也

漆沮之水鹿鹿所生也... 而又有禽獸其獸之所同聚者則鹿之與鹿慶慶然眾多遂以驅逐之車驅之於漆沮之傍從彼以至天

子之所所以獵有期處故驅禽從之也... 漆沮皆見獸之所... 類故言維戊擇

明也鄭雅以虞為獸名為異耳... 傳外上事至差擇大阜下言獸在中原此曲禮文也言此者上章禮剛之類故言維戊擇

馬不取順類亦用庚為剛日故解之由擇馬是外事故也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則秋分以春

非祭而得引此文者彼雖主祭事其非祭事亦以內外而用剛柔故斷章引之也庚則用外必用午蓋於辰午為馬

故也差釋釋詩文... 正義曰釋獸云鹿壯鹿也郭璞引詩曰鹿鹿慶慶鄭康成解即謂此也但重言耳

音義曰鹿或作麋或作麋是為麋壯曰鹿也由鹿之相類又承鹿壯之下本或作麋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麋

箋云禘當作麋慶慶此是也必易傳者以言獸之所同明獸類非一故知其所言者皆獸名下其禘孔有傳謂禘為大直

孔有與鄭同下箋云禘當作慶慶此是也必易傳者以言獸之所同明獸類非一故知其所言者皆獸名下其禘孔有傳謂禘為大直

此慶不禘字則鄭本亦作慶也... 瞻彼中原其禘孔有... 巨私反又止之反鄭改作慶音長郭音張何止尸反沈市尸

反慶亡... 德德俟俟或羣或友... 趨則德德行則俟俟歌三日羣二日友... 德本亦作德

悲反... 德德俟俟或羣或友... 趨則德德行則俟俟歌三日羣二日友... 德本亦作德

其左右以安待天子箋云率循也悉驅禽順... 疏... 瞻彼至天子... 毛以為視彼中原之野其諸禽獸大而甚有謂形大而

友是其甚有也既而趨逆之車驅而至於彼防虞人乃悉驅之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天子之射也... 鄭以為視彼中原

之野其慶此之獸甚有之言中原甚有慶餘同... 傳趨則至二日友... 正義曰上言多有諸獸此宜說其行容獸行多疾

當先亦其趨故以趨則德德行則俟俟周語曰獸三為羣故二日友友親於羣其數宜少易損卦六三云一人行則得其

友獸亦當然故二日友三曰羣謂自三以上皆稱羣不必要故二日友友親於羣其數宜少易損卦六三云一人行則得其

中乃虞人驅之故駒虞傳曰虞人翼五祀以待公之發軔鐵箋云奉是時壯請虞人與此待同也言驅禽之左右者以

禽必在左射之或令左驅令右皆使天子得其左廂之便以其未明故箋又申之云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天子之射

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豨殪此大兕... 殪豨發而殪豨反能音微而制大也箋云豨豨曰豨... 挾子洽反又子

御賓客且以酌醴... 賓客謂諸侯也酌醴而飲羣臣以為祖賓也... 疏... 既張至酌醴... 正義曰虞人既驅禽待天

天子所射發之矢發而中彼小豨亦又殪此大兕也既發得羣獸以給御諸侯之賓客且以酌醴與羣臣飲時為祖賓也

必死若於不能射中大者射則易中唯不能即死小射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着即死異其文者言中微而制

大... 傳饗禮至飲酒... 正義曰醴不可專飲天子之於羣臣不徒設醴而已此言酌醴者左傳天子饗諸侯每云饗醴命

之御也知賓客謂諸侯者天子飲酒之故舉醴言之也... 箋御賓至祖賓... 正義曰御者給與充用之辭故知御賓客者給賓客

大賓故臣為大賓若散則賓亦容也故此賓客者雅諸侯耳故周禮六服之內其君為大賓其臣為大客是也彼對文則君為

臣以為祖賓者以言且以酌醴是當時且用之辭則得禽即與羣臣飲酒故知以為祖賓也若乾之為脯漬之為醢則在

十三經注疏... 詩十之三... 小雅... 南有嘉魚之什... 卷

邊豆矣不得  
言祖實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



鴻鴈之什詁訓傳第十八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宣王承厲

徹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眾民為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為是務疏鴻鴈三章亂六

勞力報反來方代反矜本又作憐同古頹反徐又棘冰反篇內矜寡同老無妻曰矜老無夫曰寡疏可至其所焉

正義曰作鴻鴈詩者美宣王也由厲王衰亂萬民分難逃散皆不安止於矜寡孤獨皆蒙矜憐不得其所者由是故美也

於矜寡無不得其所者首章下二句是也其餘皆說安集之事序擢言焉經序參差者敘述其次第當然經主說安集為

始先陳王殷勤於民然後本其未集各為節文之勢故不同也箋宣王至是務正義曰由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弊

然雲漢云承厲王之烈者彼美宣王遇災而懼災非厲王所致故不言破壞請之弊厲王壞亂天下使萬民離散獨室之弊

是與復先王之道知以安集眾民為始者以宣王據亂而起明其王先據散民不得民未安居先行餘政故知以安集為

武王所疏鴻鴈于飛肅肅其羽與也次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箋云鴻鴈知辟陰陽寒

野之子侯伯卿士也劬勞病苦也箋云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

矜人哀此鰥寡矜憐也老無妻曰鰥鵠喪曰寡箋云妾曰也王之供反注及下文同韓詩云數也使所吏反

喪息浪反令力呈反期疏鴻鴈至鰥寡正義曰言鴻鴈避所忌就所欲往飛之時肅肅其羽為聲也以興萬民去所

是週行其邦國勞苦天下之民病苦於外野故萬民得歸之時其心喜樂也此萬民所以有可就者以時王遣使是子侯伯卿士於

當及此可憐之人貧窮者令朝餼焉又哀此無妻之鰥夫偏喪之寡婦當欲飲之使有所依稱王命己已當行焉已亦

大曰鴻至寒暑正義曰鴻鴈俱是水鳥故連言之其形鴻大而鴈小嫌其同鳥雌雄之異故傳辨之云夫曰鴻小曰鴈

也知避陰陽寒暑者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故並言之此以所避與民避惡有所避自然歸善故箋云喻

王無道去之宣王有道離散之何則民離散者宣集使逃出中國也避去無道之離散就有道之正集所與一事耳不謂以厲

卿士故箋又解傳言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之卿士也毛知之子為侯伯卿士者以此勞來之詩也王使勞來於

天下惟侯伯與卿士耳故德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侯伯自於州內有罪者則征討之災患則分救

之此安集萬民亦救患之義且州之內侯伯所主明王當選焉故知有侯伯也又周禮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歲備存

三歲備覓五歲備省注云歲者巡守之明侯伯為始自五歲之後遂間歲備省此天子於諸侯所命命云侯伯州長也春秋之時

子每使卿聘魯故知有卿士也諸侯之伯伯者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侯伯州牧是也故左傳杜注云侯伯州長也列職

於王即曰牧於諸侯則謂之侯伯一官而有三名也傳以之子是王所使之人與侯伯卿士而言耳其實王官之伯亦有

詩十一之一 小雅 鴻鴈之什

時述職天子之大夫亦使於諸侯故下泉傳曰諸侯有事則二伯述職春秋之世每有大夫聘魯是皆得為王使也是時  
民既離散邦國壞滅知者以于堵皆作非直居邦國城邑亦桑土有省復先王之法故美之言述職者述修其久不述  
職王使處於存者諸侯故合然也今宣王於是始遣侯伯述職亦存省復先王之法故美之言述職者述修其久不述  
職事上下通名故諸曰武王巡狩述職昭五年左傳曰小有述職謂諸侯於天子也又僖子曰仲山甫出祖傳曰言述職  
也仲山甫卿士也亦言述職是其適矣卿士言王使者以在王朝故以王使言之其實侯伯亦王所遣德名皆王使但存  
省不使侯伯耳○箋可憐之人至有所依附○正義曰以下則言驟寡明此可憐之人是貧窮也以貧窮無財宜調餼之  
餼謂與之財饋謂賜之食也知可憐之人非孤獨以孤獨與驟寡為類同在哀此之中故言驟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  
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男婦女寡皆身孤獨故言孤獨以此孤獨之孤無父之孤亦宜哀焉王制云四者天民之窮而無  
告者也皆有常餼是四者同也言有常餼則驟寡亦調餼之言收斂之者對貧窮  
自有親眷不須收斂驟寡則既收斂之又調餼之但哀其無所告故箋別言之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中澤澤中

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之  
五版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雖病勞終有安居**雖則劬勞其究安宅**究窮也箋云此勸萬民之辭安宅今  
則版六尺○垣音表堵丁古反鴻鴈至安宅○正義曰  
飛而集於澤中得其志也以與萬民亦特樂處家今還歸而止於家中亦得其欲也萬民得以與造者其是子侯伯於久  
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築垣墉合百堵但起由是得還定也又言侯伯勸之萬民曰築作與造者其是子侯伯於久  
得安居欲使不憚勞也民喜王使之勸已故陳辭而美之也傳一丈至為堵○正義曰版堵之數經無其事毛氏以義言  
耳五版為堵自是公羊傳文公羊在毛氏之後非其所據五版為堵謂累五版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  
一丈是板廣二尺也○箋春秋文也公羊雖非正典其言傳高先達故鄭據之以破毛也言五堵為雉謂接五堵成一雉  
堵五堵為板廣二尺也○正義曰傳以一丈為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長三丈韓詩說八尺為板五  
既引其文約出其義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也雉長三丈濶亦無文古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三丈韓詩說八尺為板五  
板為堵五堵為雉何休注云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版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也二說  
不同故鄭駁異義辨之云左氏傳說雉能容窮殺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李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在左氏說鄭伯之度量於五里城十五步也大都  
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為百雉則知雉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是鄭計  
雉所據之文也王愨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為雉長三丈培長一丈濶五版當為三如是大通諸儒唯與鄭板六尺不合  
耳

**鴻鴈于飛哀鳴嗃嗃**未得所安集則嗃嗃然箋云此之子所  
**維彼愚人謂我宣驥**宣示也箋云謂我  
**我**役作眾民為驥者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美宣王也**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後者王有難  
鄭云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又云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庭燎三章章五句至箴之○正義曰因以箴之者言王  
燎皆是照照為明箴之金反陳海之辭朝直遠反下皆同庭燎三章章五句至箴之○正義曰因以箴之者言王  
勤於政事無其不正其官是美而因箴之也宣王既在變時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海夜早之漸而首則六月采芣  
末則斯子無羊並不言美者欲以見宣王中庭置芣子無羊詩未見箴善以隱之詩承刺後不可復言其美故去芣  
以示意既末不言美故言亦去美令始欲相擊見宣王賢君其詩可以次正故終始不言美其間則各從其美也以此  
廷勤政事而不任其官美大過小得中有去故美而因箴之於庭知則惡去善小夫中有得故刺而因美焉所以相反也





鶴鳴誨宣王也 誨教也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 疏 鶴鳴三章章九句 正義曰上言規此言誨者規謂正其已

賢者未是已失直以意教故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 與也 疏 鶴鳴三章章九句 正義曰上言規此言誨者規謂正其已

謂之誨教者觀經而異文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 與也 疏 鶴鳴三章章九句 正義曰上言規此言誨者規謂正其已

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 九臯音羔韓詩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 與也 疏 鶴鳴三章章九句 正義曰上言規此言誨者規謂正其已

云九臯九折之澤聞音問下同數色主反 魚潛在淵或在干渚 良魚在淵小魚在渚 疏 鶴鳴三章章九句 正義曰上言規此言誨者規謂正其已

君也 見賢適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稗 何樂於彼園之觀乎 稗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稗 疏 鶴鳴三章章九句 正義曰上言規此言誨者規謂正其已

反治直吏反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稗 何樂於彼園之觀乎 稗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稗 疏 鶴鳴三章章九句 正義曰上言規此言誨者規謂正其已

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 樂音洛沈又五孝反注 它山之石可以為錯 錯石也 疏 鶴鳴三章章九句 正義曰上言規此言誨者規謂正其已

及下同爰音袁檀音壇 稗音託觀古亂反下同朝直遠反 它山之石可以為錯 錯石也 疏 鶴鳴三章章九句 正義曰上言規此言誨者規謂正其已

說文作厝云厲石也 疏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 與也 疏 鶴鳴三章章九句 正義曰上言規此言誨者規謂正其已

林同字厝云厲石也 疏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 與也 疏 鶴鳴三章章九句 正義曰上言規此言誨者規謂正其已

所以必求此隱者以魚有能潛而淵者或在於渚者小魚不能入淵而在渚良魚則能逃處於深淵以與人不能深隱者或

出於世者小人不能自隱而處世君子則能逃隱而隱居逃隱之人多是賢者故令王求之 王若置賢人於朝則人言云

我何以樂彼之園而欲往觀之乎 曰以上有善樹之檀而往也 王得賢則為人樂觀其朝如此何以不求之非但在朝往

觀之乎 曰以上有善樹之檀而往也 王得賢則為人樂觀其朝如此何以不求之非但在朝往

人所親又它山遠圖之石取而得之可以為錯物之用與異國沈滯之賢任而官之可以為理國之政國家得賢臣輔以

成治猶寶玉得石錯球以成器故須求之也 王者雖以天下為家畿外亦得為異國也 鄭唯次二句為異餘同 箋舉

澤至九臯 正義曰鄭以一鳥不鳴九澤而云九臯者然則明深九坎也 澤者水之所鍾故 疏 鶴鳴三章章九句 正義曰上言規此言誨者規謂正其已

數至九臯於時澤有然者故作者舉之以喻深遠也 鶴者善鳴之鳥故在澤而野聞其鳴聲 陸機云鶴形狀大如鶴長

脚青翼高三尺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者 今人謂之赤頸當夜半鳴故淮南子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

聞八九里 雖者聲差下今吳人圍困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 傳良魚至在渚 正義曰毛以清淵喻隱者不云大魚而

云良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 箋此教王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橫陳小人故易傳也 鶴鳴于九臯

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為密且教王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橫陳小人故易傳也 鶴鳴于九臯

聲聞于天 高遠也 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箋云時寒則魚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殺 殺惡木也 殺

楮也 從木殺聲非從禾也 以上章上檀下 疏 傳殺惡木 正義曰以上檀稗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殺惡木也 陸機

稗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殺惡木也 陸機 疏 傳殺惡木 正義曰以上檀稗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殺惡木也 陸機

生是也 今江南人積其皮以為布又搗以為帛謂之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攻錯

殼皮帛絮白光澤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為茹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攻錯

疏 傳殺惡木 正義曰以上檀稗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殺惡木也 陸機

疏 傳殺惡木 正義曰以上檀稗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殺惡木也 陸機

疏 傳殺惡木 正義曰以上檀稗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殺惡木也 陸機

疏 傳殺惡木 正義曰以上檀稗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殺惡木也 陸機

疏 傳殺惡木 正義曰以上檀稗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殺惡木也 陸機

疏 傳殺惡木 正義曰以上檀稗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殺惡木也 陸機

疏 傳殺惡木 正義曰以上檀稗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殺惡木也 陸機

疏 傳殺惡木 正義曰以上檀稗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殺惡木也 陸機

疏 傳殺惡木 正義曰以上檀稗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殺惡木也 陸機

疏 傳殺惡木 正義曰以上檀稗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殺惡木也 陸機

疏 傳殺惡木 正義曰以上檀稗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殺惡木也 陸機

疏 傳殺惡木 正義曰以上檀稗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殺惡木也 陸機



新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箋云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新父書曰若疇折父謂司馬司馬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為王閉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予謂見使從軍

與我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疏乃王之爪牙之士所職有常不應遷易汝何為移我於所憂

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由宣王不明使人不稱故陳之以刺王箋此司馬至之士也正義曰以博未明更申其說此司

馬賦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司馬所掌以告司馬

馬主爪牙之士其職得爵人今轉爪牙之士於可憂之地故所以怨之也司馬職曰以德詔祿引王制曰司

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司馬所掌以告司馬

司馬告於王而進退之處人憂樂皆司馬之所為故恨其轉予于恤也因言司馬所掌逆申下恨之意司馬至勇力之士

者司馬職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還申於其中五兵者弓矢安于戈戟也此王史

記周本紀云宣王即位四十六年而崩是未有姜戎為敗也毛知此當姜戎之敗者以宣王之征所往皆克此氏之戎史

惟有危敗之憂宣王之敗唯姜戎耳故言姜戎為敗以當之自為姜戎所敗而言司馬職廢者以征伐司馬所與故也常

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則休父賢者也言職廢者蓋休父歎後他人代之其人不賢故廢職也箋我乃至之

士者正義曰鳥用爪獸用力以防衛已身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也當為王閉守之衛者謂防閑守禦之衛也

守之衛也司右止言勇力屬焉不言使之守衛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屬者虎士八百人其職云虎賁氏掌先後王

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闕王在此言當為王守衛者周禮司右虎賁連官耳虎賁掌虎士則司右勇士

然則為王閉守乃是虎賁之屬非勇力士也此言當為王守衛者周禮司右虎賁連官耳虎賁掌虎士則司右勇士

予王之爪牙

予王之爪牙

予王之爪牙

予王之爪牙

予王之爪牙

予王之爪牙

予王之爪牙

予王之爪牙

予王之爪牙

予王之爪牙

予王之爪牙

予王之爪牙

予王之爪牙

予王之爪牙

予王之爪牙

予王之爪牙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為王閉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予謂見使從軍

與我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疏乃王之爪牙之士所職有常不應遷易汝何為移我於所憂

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由宣王不明使人不稱故陳之以刺王箋此司馬至之士也正義曰以博未明更申其說此司

馬賦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司馬所掌以告司馬

馬主爪牙之士其職得爵人今轉爪牙之士於可憂之地故所以怨之也司馬職曰以德詔祿引王制曰司

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司馬所掌以告司馬

司馬告於王而進退之處人憂樂皆司馬之所為故恨其轉予于恤也因言司馬所掌逆申下恨之意司馬至勇力之士

者司馬職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還申於其中五兵者弓矢安于戈戟也此王史

記周本紀云宣王即位四十六年而崩是未有姜戎為敗也毛知此當姜戎之敗者以宣王之征所往皆克此氏之戎史

惟有危敗之憂宣王之敗唯姜戎耳故言姜戎為敗以當之自為姜戎所敗而言司馬職廢者以征伐司馬所與故也常

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則休父賢者也言職廢者蓋休父歎後他人代之其人不賢故廢職也箋我乃至之

士者正義曰鳥用爪獸用力以防衛已身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也當為王閉守之衛者謂防閑守禦之衛也

守之衛也司右止言勇力屬焉不言使之守衛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屬者虎士八百人其職云虎賁氏掌先後王

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闕王在此言當為王守衛者周禮司右虎賁連官耳虎賁掌虎士則司右勇士

然則為王閉守乃是虎賁之屬非勇力士也此言當為王守衛者周禮司右虎賁連官耳虎賁掌虎士則司右勇士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胡



夫嫌之道不能堅固。今使夫婦相棄是王之失教。故舉以刺之也。大司徒十有二教。其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又曰：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三曰：聯兄弟。是鄭所引之文也。言不至不固。鄭以義增之。彼注云：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男不驕。女不怨。是也。謂之陰者。以男女夫婦。寢席之上。陰私之事。故謂之陰。禮。秋官士師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是謂男女之事。為陰也。彼注又云：聯猶合也。兄弟謂昏姻。嫁娶是謂夫婦。為兄弟也。夫婦而謂之兄弟者。列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何休亦云：圖安。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興也。黃鳥宜集木。啄粟者。喻天下室家。不危。可否兄弟之義。故比之也。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啄陟角反。此邦

之人不我肯穀。穀善也。箋云：不肯以善道與我。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姻匹相去。有疏族。黃鳥至邦

曰：言人有禁語云：黃鳥黃鳥無集於我之穀。木無啄於我之粟。然黃鳥宜集木。啄粟。今而禁之。是失其性。喻婦人述男子禁已云：婦人婦人無居我之室。無得噉我之食。然國之人已在夫家。宜居室。噉食。今夫禁已。是失其夫。婦之所宜也。婦人見其如此。知必棄已。即與之訣。別而去之。曰：此邦國之人。已於我若此。則不我肯以善相與。是不肯以善道與我也。黃鳥故我今迴旋。我今還歸。復反我邦國宗族矣。言此邦之人。復我邦族者。言夫與已不善。居異所。耳不必即他邦也。黃鳥

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不可與明。夫婦之道。箋云：明當為盟。盟信也。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婦人有義。箋云：宗不可至諸兄。毛以為婦人既被夫棄。已言此邦國之人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今我迴旋。我還歸。復反我

謂宗子也。疏宗族之兄家也。鄭唯不可與盟為異。傳不可至之道。正義曰：夫婦之道。以義居者也。當同居共食。今而禁之。則味於三綱之道。苟欲出之。不知婦人非七出不得去。是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也。箋明當為盟。盟信。正義曰：易傳者。以之非婦所當共。故知字誤。當作盟也。曲禮下曰：約信曰誓。盟。牲曰盟。盟是信。誓之事。故云：盟信也。禮諸侯有與背違者。盟以信之。而不信之。人既盟後。背此婦為夫所薄。意欲盟而固之。以其無信。終必棄已。故云：不可與盟也。傳婦人有歸宗之義。正義曰：傳於此言歸宗者。以婦人之所尊者。其兄也。因此諸兄之文。故言歸宗。喪服為昆弟之為父後者。傳曰：何以蕃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著也。此以諸兄為宗之文也。彼所言歸宗。唯謂大夫以下其妻父

母。沒有歸宗於宗。要被出還家。亦為歸宗。故華彼而黃鳥黃鳥無集于桷。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處居也。言也。箋恐謂宗是大宗。故云：謂宗子。亦謂宗兄也。黃鳥黃鳥無集于桷。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桷況甫反。言旋言歸。復我諸父。諸父猶

黃鳥三章章七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

毛詩小雅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刺其不正。婚取之敬。而有荒政。多淫昏之俗。我其野三章章六句。箋輔其至之俗。正義曰：凡嫁娶之非此。亦不得更娶。此為嫁娶之數。謂禮數也。昭三年左傳。子大叔謂梁丙張趯說朝聘之禮。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是謂此為數也。今宣王之末。妻無犯七出之罪。無故棄之。更婚。王不能禁。是不能正其嫁娶之數。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一。聚萬民。十有四。多昏。注曰：荒四年也。鄭司農云：多昏。不備禮而娶者多也。彼謂國家凶荒。民貧。不能備禮。乃寬之。使不備禮物。而民多得昏。今宣王之時。非是凶年。亦不備禮。多昏。豐年而有此俗。故刺王也。經云：求爾新特言。其不以禮來。不肯

禮物。而民多得昏。今宣王之時。非是凶年。亦不備禮。多昏。豐年而有此俗。故刺王也。經云：求爾新特言。其不以禮來。不肯者。德一國之妻。而為辭。故知此不以禮昏。成風俗也。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樗。惡木也。箋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始生謂仲春...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云萱王之末男女失道... 疏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宿

之昏爾父之姻二父物怨... 疏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宿

家矣與之自諫之辭... 疏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宿

及二章並言昏姻故言... 疏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宿

爾不我畜言歸斯復... 疏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宿

舊不思舊姻求爾新特... 疏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宿

音汝廢音孕又繩證反... 疏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宿

來之女也汝如是不以... 疏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宿

萊新特外昏。正義曰... 疏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宿

禮嫁必無人肯賤送之... 疏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宿

傳晉人滅虞執其大夫... 疏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宿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 疏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宿

王考室也考成也宣王... 疏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宿

王脩先廟宮室儉而得... 疏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宿

廟但作者言不及耳... 疏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宿

作之三章言作之攻... 疏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宿

者即秩秩斯干是也... 疏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宿

後先務富民民富情... 疏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宿

夫婦之道不能堅固令使夫婦相棄是王之失教故舉以刺之也。大司徒十有二教其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又曰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三曰聯兄弟是鄭所引之文也。言不至不固鄭以義增之彼注云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男不娶女不怨是也。謂之陰者以男女夫婦寢席之上陰私之事故謂之陰禮。秋官士師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是謂男女之事為陰也。彼注又云聯猶合也。兄弟謂昏姻嫁娶是謂夫婦為兄弟也。夫婦而謂之兄弟者列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何休亦云圖安。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興也。黃鳥宜集木啄粟者喻天下室家。不此邦危可否兄弟之義故比之也。

**之人不我肯穀**。肯以善道與我。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姻匹相去有。黃鳥至邦曰言人。有禁語云黃鳥黃鳥無集於我之穀木無啄於我之粟然黃鳥宜集木啄粟今而禁之是失其性喻婦人。述男子禁已言人婦人婦人無居我之室無得噉我之食然婦人之在我家宜居室噉食今夫禁已言人婦人所宜也。婦人見其如此知必棄已即與之訣別而去之曰此邦國之人已於我家宜居室噉食今夫禁已言人婦人所宜也。婦人見故我今迴旋我今還歸復反我邦國宗族矣。言此邦之人復我邦族者言夫與已不善居異所耳不必即他邦也。黃鳥

**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不可與明夫婦之道。箋言旋言歸復我諸兄。歸宗之謂宗子也。宗族之兄家也。鄭唯不可與盟為異。傳不可至之道。正義曰夫婦之道以義居者也。當同居共食今而禁之聞昧於三綱之道苟欲出之不知婦人非七出不得去。是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也。箋明當為盟盟信。正義曰獨傳者以下云不可與處言其夫不可與處也。此下不可與明亦當云其夫不可與明其盟也。若是明夫婦之道其明與否夫獨為之非婦所當共故知字誤當作盟也。曲禮下曰約信曰善。約信曰盟。盟是信誓之事故云盟信也。禮諸侯有相背違者盟以信之而不信之人既盟後背其婦為夫所薄意欲盟而固之以其無信終亦棄已故云不可與盟也。傳婦人有歸宗之義。正義曰傳於此言歸宗者以婦人之所尊者其兄也。因此諸兄之文故言歸宗喪服為昆弟之為父後者傳曰何以蕃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小宗故服著也。此以諸兄為宗之文也。彼所言歸宗唯謂大夫以下其妻父母沒而歸宗於宗要被出還家亦為歸宗。故華被而黃鳥黃鳥無集于桤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處居也。箋恐謂宗是大宗故云謂宗兄也。諸父猶稱況甫反。言旋言歸復我諸父。諸父猶稱兄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

**毛詩小雅**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刺其不正婚娶之數而

有荒政多淫昏之俗

禮天子諸侯一娶不改其大夫以下其妻或死或出容得更娶

非此亦不得更娶此為嫁娶之數謂禮數也。昭三年左傳子大叔謂梁丙張趯說朝聘之禮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是

謂禮為數也。今宣王之末喪無犯七出之罪五故棄之更婚王不能禁是彼謂國家凶荒民貧不能備禮乃寬之使不備

娶萬民十曰多昏。注曰荒年也。鄭司農云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彼謂國家凶荒民貧不能備禮乃寬之使不備

禮物而民多得昏。今宣王之時非是凶年亦不備禮多昏。豐年而有此俗故刺王也。經云求爾新特言其不以禮來不肯

賤是當時不備禮而昏也。詩所述者一人而已。但注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樗惡木也。箋

者德一團之事而為辭。故知此不以亂昏成風俗也。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云樗之蔽芾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十一之一

三七



始生謂仲春...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云宜王之末男女失道...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求外昏棄其婚姻而相怨...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之昏爾父之姻二交物怨...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家矣與之自訣之辭...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為昏不得有記時之事...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在枝條始生非木根...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及唯據婿之父耳...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爾不我畜言歸斯復...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舊不思舊姻求爾新特...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音汝賤音孕又繩證反...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正義曰取妻者受父之命...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來之女也汝如是不以...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榮新特外昏。正義曰陸...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姻對文則男婚女姻...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禮嫁必無人肯賤送之...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廢而云無背賤者釋言...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傳晉人滅虞執其大夫...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亦名賤也此不以胤嫁...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 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祀先祖

疏 斯干九章首章七句... 二章三章四章五章章五句

官寢稱室是其正也... 但君宗將營宮室宗廟為先

廟但作者言不及耳... 經雖皆是考室之事

是考室之事也宣王... 中興賢君其所以作者

吉祥生育男女貴為... 王公慶流後裔因考室

者即秩秩斯干是也... 國富者幽南山是也

後先務富民富情親... 乃使之築宮廟聖寢

詩十一之二

遂云殺而以血塗鼓謂之鬻鼓則鬻者以血塗之名雜記下曰成廟則鬻之其禮雍人拭羊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封羊

血流於前乃降是鬻廟祀也昭四年左傳叔孫為孟丙作鐘鬻大夫以落之服虔云鬻以澀豚為落則又一名落蓋謂以

血澆之也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鬻注云設盛食以落之即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樂之事下箋亦

云安燕為歡以樂之是也據經乃安斯寢是文廟成則鬻寢成則考此序言室箋得兼云鬻廟者此考之名取義甚廣

咸必當鬻室尚燕樂明廟費可知也雜記是文廟成則鬻寢成則考此序言室箋得兼云鬻廟者此考之名取義甚廣

乃國富民殷居室安樂皆是考義猶無羊云考牧非獨據一燕食而已故知考室之言可以通鬻廟也言歌斯干之詩以

樂之者歌謂作此詩也宣王成室之時與羣臣燕樂詩人述其事以作歌謂作此詩斯干所歌皆是當時樂事故云歌斯

干之詩以樂之非謂當樂之時已有斯干可歌也本或作樂以鬻又名落定本集注皆在落末知孰是云宗廟成則又祭

先祖敎君子攸躋之言箋以躋秩秩斯干幽南山與也秩秩流行也干潤也幽幽深遠也箋云與者喻宣王之德

謂升廟祭祀故又言此以敘之秩秩斯干幽南山與也秩秩流行也干潤也幽幽深遠也箋云與者喻宣王之德

山。秩直乙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苞本也箋云言時民殷衆如竹之本與也秩秩流行也干潤也幽幽深遠也箋云與者喻宣王之德

反潤音諫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苞本也箋云言時民殷衆如竹之本與也秩秩流行也干潤也幽幽深遠也箋云與者喻宣王之德

也箋云猶當作瘡瘡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詬疏秩秩至猶矣。毛以為秩秩然出無極已者此潤水之

病也。猶呼報反猶毛如字鄭改作瘡瘡至反詬呼豆反疏秩秩至猶矣。毛以為秩秩然出無極已者此潤水之

猶澗水流之不竭幽然深遠材物豐積者南山也以興貨殖盈足者王國也王貨物豐殖民用饒足亦似深山之有材

也民既豐富得以生長故其民衆多如竹之叢生根本之衆矣其長大又倭好如松木之葉常冬夏暢茂無衰落矣其兄

與弟矣用能相好樂矣無相責以道矣。鄭唯無相詬病為異餘同。傳干潤。正義曰釋山云夾水曰澗不訓干為澗

正秩秩宜為流貌斯干共秩秩文與南山相對故知干為澗也漸干澗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者彼以喻焉

所居故為舊停水處與此異也。箋文以至深山。正義曰言宣王國富民又饒足取則有之如於山之取材故以喻焉

言國富者國以民為體正謂民間饒足非聚財於官民取官材也。箋言時民至茂矣。正義曰以竹言苞而松言茂明

各取一喻以竹筍叢生而本穠松葉隆冬而不彫故以為喻其實竹葉亦冬青祀器曰如竹箭之有筍如松栢之有心故

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是也。傳猶道。正義曰釋詁文。毛猶當至詬病。正義曰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無相猶

矣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是也。傷義賊恩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當舉以為詠也。角弓。似續妣祖。似讀如已午

日不令兄弟交相為痛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猶痛聲相近故知字誤也。言詬罵相病害也。似續妣祖。似讀如已午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制則此據天... 官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推此有東窗戶北窗戶故孫云猶南東其或... 箋此至戶

正義曰以上為立廟故此為居室然似續妣祖之言文中不容路寢則築室百堵路寢亦宜在焉獨言此築室謂築燕廢

者路寢作與燕寢同時而制與宗廟相類此路寢其戶非路寢之制故特言燕寢其路寢文雖不載亦作之可知言天子

之寢有左右房者以天子之燕寢即諸侯之路寢禮諸侯之寢也無西房及士喪其小斂婦人斂於室而喪大記諸侯之

禮云小斂婦人斂於房亦在男子之西是有西房矣有西房自然有東房是諸侯路寢有左右房也天子路寢既制如明堂

侯之禮婦人斂於房亦在男子之西是有西房矣有西房自然有東房是諸侯路寢有左右房也天子路寢既制如明堂

大夫以下無西房雅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為西其戶矣知大夫以下止一房者異於一房之室戶也

自然燕寢之制備如諸侯路寢故知天子之燕寢有左右房也既有左右則室當在中故西其戶者異於一房之室戶也

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為中也但大夫西其戶矣知大夫以下止一房者異於一房之室戶也

然特惟云豆意謂在東房者鄭注云謂房中之東當夾北非對西戶也鄉飲酒記云薦出自左房射記云出自東房者

以記人以房居東在左因言之記非經無義例也又解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燕寢之室獨一南

戶耳故言西其戶也知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位曰太廟天子象生時之居室是似路寢矣故路寢亦制如明堂

也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殿人重屋周人明堂注云世室宗廟也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

三者不同而三代各舉其一是一欲互以相通故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是宗廟

四路寢制如明堂也彼三言並陳此言如明堂者以周制專明堂為文故以宗廟及路寢制如之也彼文設此室曰五室

戶也宜王都在鎬京此考室當是西都宮室顧命說成王四房傍間又云兩夾窗又云兩夾窗又云兩夾窗又云兩夾窗

弓垂之竹矢在東房若路寢制如明堂則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而得左右房者鄭志答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

王遷豐作盪臺辟雍而已其餘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物之禮寢者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

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路寢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言如明堂者鄭志答張逸云周公制禮于中洛詐明

堂其廟寢如諸侯制度乃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以洛邑為正都其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西都為之其鎬京則別都耳

先王之宮室尚新周公不復改作故成王之崩有二房之位由承先王之室故耳及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作者無復

可因宣王別更脩造自然依天之法不復作諸侯之制故知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

若然明堂周公所制武王時未有也樂記復武王祀乎明堂制也箋於文王之廟為明堂制知者以武王既伐紂為天子

之耳此文雖承燕寢之理亦兼有路寢周禮注云王路寢一小寢五下夾后六宮此文亦可兼之故云諸寢之中皆可

藥約之閣閣椽之橐橐 藥音託本或作析椽所六反摺力物也箋云約謂縮板也椽謂擗土也閣音各椽陟角反

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芋大也箋云芋當作樨櫛覆也覆廟既成其椽屋引被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

子反鄭火吳反或作吁殺所界反 疏 約之至攸芋。毛以為王本作葭寢之時以繩約縮之繩在板上歷歷然均謂繩

固也置反本亦作綴同稱尺椽反 均板直則繩端正也既投土於板以椽椽之皆橐橐然用力勳方面築則橐橐

拮宮廟羣寢下甸君子之所覆蓋為異。箋約謂擗土。正義曰絲云編板以載是鄭所據也縮約皆謂以繩繩束之若

今之糲也此椽之橐橐猶絲云築之登登故傳皆以為用力如椽椽之椽正謂以椽椽之也言椽謂擗土者取壤土投

之板中擗使平均然後椽之也擗者以手平物之名故字從手。傳芋大。正義曰絲云編板以載是鄭所據也縮約皆謂以繩繩束之若

自光大。箋芋當至覆蓋。正義曰芋當作樨櫛如亂如此椽以聲相逐故誤耳樨櫛也鄭以義言之爾雅無此訓也以下

攸齊為君子所攸寧為君子所安則知此為君子所覆蓋故反以類上去鳥鼠除風

詩十一卷之二 小雅 鴉鴈之什









則每色之物...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雉以雄

以肱畢來既升也。廕毀皮反肱古弘反。馴音巡又常。遵反。本亦然集注。躬作體。牧人乃夢眾維魚矣。

旒維旗矣。官得而獻之於宜王。將以占國事也。旒音兆。旗音餘。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維豐年。則陰陽和。

多矣。箋云。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今人眾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旒維旗矣。室家溱溱。溱溱。眾也。旒旗所以聚眾。

中反。疏。牧人至溱溱。正義曰。牧人所牧既。乃復為王。與夢見。夫大占夢之法。占之夢。見旒維旗矣。牧人既。

是歲熟相。供養之祥。夢見旒維旗矣。室家溱溱。是男女眾多之象。歲熟民滋。是國之休慶也。箋。牧人至國事。正義。

曰。知者以下云。大人占之。是王使占之。明有所由得達於王。夢事。夢官所掌。明本牧人。既作此夢。不知吉凶。以問占夢之。

官占夢。知其為國之祥。故獻之也。占夢。職曰。歲終。獻吉。夢於王。王拜受之。彼所獻者。謂天下臣民。有為國夢者。其官得而。

獻之。非占夢之官。身自夢也。故知此以占夢之官。得而獻之。所夢是年豐歲熟。民眾之祥。故知以占國事。傳陰陽。多故捕。

者。眾解人共捕之意。箋。魚者。至豚魚吉。正義曰。魚者。庶民之所以養者。以庶民不得殺。夫豕維捕魚。以食之。是以食。

雞豚。豚魚。俱是養老之物。故引之以證魚可供養也。彼注云。三辰在亥。亥為豕。豕失正。故變而從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

丑。為鸞鷖。鸞鷖魚之微者。又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魚耳。三體。兌為澤。四上值天淵。二五皆坎。坎為水。水。二侵澤。則豚。

利。五亦以水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而為明君賢臣。恩意所供養。故吉。如彼注意。以豚魚喻小民。與此乖者。以豕。

云。豚魚吉。信及豚魚。喻則澤及民。觀。豕為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二章二百三十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一) 附

節南山之什詁訓傳第十九 陸曰。從此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篇。前儒申毛。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鄭以十月。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家父字周大夫也。節在切。反。又如字。又音。載下。疏。節南山十章。上六章。章入句。下四章。

詩。辭自有名字。其餘有名者。他書傳記有之。左傳引。桑柔。謂之周。尚。良。夫。之。詩。是。也。故。彼。得。據。之。而。言。其。不。言。者。皆。不。知。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夫緜蠻謂土為微臣不言姓名蓋以上位卑微名不足錄也推此則太子之傳及寺人譚大夫不言姓名亦為微也又變風唯七月鴟鴞言周公所作其餘皆無作者姓名亦以諸侯之大夫位比天子之士官位亦微故皆無見姓名也又變風作頌非特詳其事言行父請周史克作頌耳不然豈變風十有二國其詩百有餘篇作者不知一人也箋家父字周大夫正義曰卒章傳曰云家父周大夫但不言家父是字此辨其字因言其官所以國傳重也知字是大夫者以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以字見經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是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幽王時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瞻印箋亦引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自隱七年上距幽王之卒五十六歲凡國伯爵為君皆然亦不知其人之同異也但知板輿瞻印俱是凡伯所作二者必是別人何則板曰言老夫灌漑匪我言意則不得下及幽王時矣瞻印之箋引春秋至瞻印而引之及此不引春秋皆注有詳文皆年月長遠並應別人故箋不言是也其意不以爲一人矣故板不引春秋至瞻印而引之及此不引春秋皆注有詳

不敵戲談赫赫顧盛貌師大帥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帥其俱瞻視峻峻積石貌箋云與者喻三赫赫師尹氏具爾瞻憂心如惓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與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箋云與者喻三赫赫師尹氏具爾瞻憂心如惓

赫赫顧盛貌師大帥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帥其俱瞻視峻峻積石貌箋云與者喻三赫赫師尹氏具爾瞻憂心如惓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與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箋云與者喻三赫赫師尹氏具爾瞻憂心如惓

赫赫顧盛貌師大帥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帥其俱瞻視峻峻積石貌箋云與者喻三赫赫師尹氏具爾瞻憂心如惓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與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箋云與者喻三赫赫師尹氏具爾瞻憂心如惓

赫赫顧盛貌師大帥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帥其俱瞻視峻峻積石貌箋云與者喻三赫赫師尹氏具爾瞻憂心如惓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與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箋云與者喻三赫赫師尹氏具爾瞻憂心如惓

赫赫顧盛貌師大帥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帥其俱瞻視峻峻積石貌箋云與者喻三赫赫師尹氏具爾瞻憂心如惓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與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箋云與者喻三赫赫師尹氏具爾瞻憂心如惓

赫赫顧盛貌師大帥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帥其俱瞻視峻峻積石貌箋云與者喻三赫赫師尹氏具爾瞻憂心如惓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與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箋云與者喻三赫赫師尹氏具爾瞻憂心如惓

赫赫顧盛貌師大帥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帥其俱瞻視峻峻積石貌箋云與者喻三赫赫師尹氏具爾瞻憂心如惓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與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箋云與者喻三赫赫師尹氏具爾瞻憂心如惓

赫赫顧盛貌師大帥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帥其俱瞻視峻峻積石貌箋云與者喻三赫赫師尹氏具爾瞻憂心如惓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與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箋云與者喻三赫赫師尹氏具爾瞻憂心如惓







百姓姓欲使吳天不出國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疏如鄭欲天出圖書授命也蓋言王身不自為政教終勞苦我百

姓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傳病酒曰醒。正義曰說文云醒病酒也醉而覺言既醉得覺而以酒為病故云病酒也。

定亂也。又曰誰秉國成言君臣不能持國也。故云欲使吳天出圖書有所授命也。以王將與天必命之若湯武也。不

者即中候說堯舜及周公使授河圖洛書是也。彼所授者非既受乃王皆先王乃受之與此不同者此所授若湯得黑鳥

文王得丹書之類皆先有名錄故舉國書以言之。王肅以為禮人臣不顯諫諍猶不顯況欲使天更授命詩皆獻之於君

危殆當披露下情伏死而諫馬待風議而已哉。是以西伯欲黎祖伊奔告於王曰曰詎我般命古之賢者切諫如此也

王無道將滅京周百姓怨王欲天有授命此文陳下民疾惡之言曲以感焉此正與祖駕彼四牡四牡項領

伊謙皆同義忠臣殷勤之何謂非人臣宜言哉肅不議尚書祖伊之言而怪家父祖

壯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喻我瞻四方感感靡所騁

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為于僂反又如于。騁無所之也。鑿于六反于七。疏

騁無所之也。鑿于六反于七。疏以與王所任使者彼大臣也。今大臣專已自恣不為王使也。臣既自恣莫肯憂國

故夷狄侵削日更益甚云我視四方土地盛蹙然至飲令我無所馳騁之地以臣不任職致土地侵削故責之也。傳項

大箋養大至能使。正義曰以領已足項大箋以為養大其領申傳說也。馬雖大項由人駕馭言不

青為用者以馬當用之今養而不駕是為自恣也。傳騁極蹙也。方茂爾惡相爾矛矣

騁無所之。正義曰箋言馳騁無所極至是與傳同但傳文畧耳。方茂爾惡相爾矛矣

予矣言欲戰聞相殺傷矣。相既夷既憚如相騁矣。憚服也箋云夷說也言大臣之乖爭本無大綱其已相和順

息亮反注何予亡侯反戈予也。予欲用此予矣以相殺傷也既已和悅既已憚服則如賓主之飲酒者相酬酢矣言相惡既深和

又疾皆是無常小人故使政教亂也箋本。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得安寧女不懲止女之邪心邪而反怨憎也。疏我王不得安寧汝師尹不懲止其心乃反邪僻妄行故下民皆怨其君長

節南山十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正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箋云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

反夏胡雅反下同。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將大也箋云訛偽也人為言相陷入使王行酷。念我獨兮憂心京

已音似為于偽反。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將大也箋云訛偽也人為言相陷入使王行酷。念我獨兮憂心京

京良我小心瘋憂以痒

京京憂不去也瘋痒皆病也箋云念我獨兮者言

疏

正月十三章上入章章入句下五

曰時大夫賢者朝天災以傷政教故言正陽之月而有繁多之霜是由王意酷之異以致傷害萬物故我心為之憂傷也  
有霜由於王急王急由於詭言則此民之說言為害亦甚大矣害既如此念我獨憂此政今憂在於心京京然不能去哀  
憐我之小心所遇常憂此事以至於身病也憂有霜矣不足信說也百七遺害故所以憂也傳正月月之四月正美詩所  
以大夫所憂則非常霜之月若建寅正月則周之六月為正月也周六月是夏之四月故知正月夏之四月也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正統陽  
用幣平子樂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歷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經書六月傳言正  
月太史謂之在此月是周之六月為正月也周六月是夏之四月故知正月夏之四月也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正統陽  
月者彼以卦之六爻至二月大壯用事陽交過平故謂之正陽與此異也箋云從二月至四月陽氣用事時也獨以為四  
月者彼以卦之六爻至二月大壯用事陽交過平故謂之正陽與此異也箋云從二月至四月陽氣用事時也獨以為四  
徵文也彼注云急促也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各氣而順之言由君急促太昭致常寒之氣來順之故多霜也反常謂之異  
時不當有霜而有霜是異也四月之時草木已大故言傷害萬物也鄭駁異義與洪範五行傳皆云非常曰異害物曰災  
則此傷害萬物宜為災而云異者災異對則別散則通故莊二十五年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為日食之異而言災  
也此以非時而降謂之異據其害物大也小人以詭言相陷王不能察其真偽因發大  
怒而行此酷暴之刑由此急酷故天順以寒氣而使盛夏多霜是霜由詭言所致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瘳不自

我先不自我後

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痛病也箋云自從也天使我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  
政而病此何不出我我之病我之後病苦之情苟欲免身痛言庚張丈反下正長伯長長者皆

我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莠醜也箋云自從也此疾詭言之人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惡言庚張丈反下正長伯長長者皆  
女口出女口一爾善也惡也同出其中謂其可賤莠餘九反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愈愈憂懼也箋云我心憂取如是是

疏 父母至有侮。毛以為文武為民之父母而令天生我天下之民今何為不令  
適當我身乎誦之文武也此暴虐之政由詭言所致故疾此詭言之人云有美好之言從汝口出有醜惡之言亦從汝口  
出汝口一耳而善惡固出其口甚可憎賤也大夫既見王政酷憂心愈愈然與此詭言者殊塗為詭言者所疾是以由  
此見侵侮於已也鄭唯以為訴天使父母生我我謂大夫作詩者為異餘同。傳父母至天下。正義曰以文武受命  
為明王作萬民父母故尚書曰天將有立民父母謂天子作民父母民窮則宜告之又以父母為文武也文武為天下父  
母故我我天下作者舉天下之心為之怨刺不專為已故謂天下為我我也。箋天使至免身。正義曰上文念我獨今因  
此而告我我天先訴已身未及論天下也文王難受命之王奔世已久遇今時之虐政訴上世之哲民非人情也故知訴天  
使父母生我也上章言王意酷故此病遭暴之政而病也以所願不宜願免之而已乃云不自我先憂心惇惇念我  
不自我後忠恕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況以虐政推於先後非父祖則子孫是窮苦之情苟欲免身

無祿惇惇憂意也箋云無祿者言不得天祿自傷傷

民之無辜并其臣僕 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國土以  
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箋云斯此子於也哀乎  
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并必正反注并制同國土音國圖土獄也。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箋云斯此子於也哀乎  
於何從得天祿免於是難 瞻鳥爰止于誰之屋 人之室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

瞻鳥爰止于誰之屋

人之室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 為詩人言我憂在於

心惇惇然我所以憂者念我天下之人無天祿

惇惇然我所以憂者念我天下之人無天祿 惇惇然我所以憂者念我天下之人無天祿

身當止於誰之屋乎以與視我民人所歸亦當歸於誰之君乎

身當止於誰之屋乎以與視我民人所歸亦當歸於誰之君乎 身當止於誰之屋乎以與視我民人所歸亦當歸於誰之君乎

祿也言民無所歸以見惡之甚也鄭以為作者言憂心惇惇然念我身之無天祿

祿也言民無所歸以見惡之甚也鄭以為作者言憂心惇惇然念我身之無天祿 祿也言民無所歸以見惡之甚也鄭以為作者言憂心惇惇然念我身之無天祿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

為詩人言我憂在於

為詩人言我憂在於 為詩人言我憂在於

於何從得天祿免於是難

於何從得天祿免於是難 於何從得天祿免於是難

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

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 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

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

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 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

心惇惇然我所以憂者念我天下之人無天祿

心惇惇然我所以憂者念我天下之人無天祿 心惇惇然我所以憂者念我天下之人無天祿

無辜罪者身既... 下則皆為天下... 者據時而道... 以國土表罪... 當然今無罪... 不齒三年司... 一年而舍其... 等其已害人... 外朝而與公... 並也言人之... 臣僕僕臣臺... 李經曰不致... 其私曰之臣... 加之故知刑... 不但刑有罪... 幽王暴虐乃... 至於罪以為... 反下之處同... 直遙反下皆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 王者為亂... 而亂無統... 之意。夢... 反亂也沈... 既克

有定靡人弗勝... 勝乘也... 王既能有... 所定尚復... 事之小者... 反復扶又... 有皇上帝... 伊誰云憎... 皇君也

讀當為緊... 是憎惡誰... 亡王當安... 於人而不... 欲天指害... 正義曰無... 其小也林... 曰釋訓云... 之事言殘... 之人是詩... 則有惡定... 率同音婢... 交反行下... 而信徵祥... 其曰予聖... 知烏之雌... 如鳥雌... 相似誰能... 別異之乎... 別彼列反

疏... 維有薪... 有皇上帝... 伊誰云憎... 皇君也

疏... 維有薪... 有皇上帝... 伊誰云憎... 皇君也

疏... 維有薪... 有皇上帝... 伊誰云憎... 皇君也

疏... 維有薪... 有皇上帝... 伊誰云憎... 皇君也

疏... 維有薪... 有皇上帝... 伊誰云憎... 皇君也

疏... 維有薪... 有皇上帝... 伊誰云憎... 皇君也

疏... 維有薪... 有皇上帝... 伊誰云憎... 皇君也

疏... 維有薪... 有皇上帝... 伊誰云憎... 皇君也



陰雨 兩陰雨喻君有泥陷之難。○窘求預反字林曰畏反泥乃計反。其車既載乃棄爾輔 大車重載又棄

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載翰爾載將伯助予 將請伯長也。○疏 終其承至助予。毛以為此及下章皆以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疏 終其承至助予。毛以為此及下章皆以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疏 終其承至助予。毛以為此及下章皆以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

反本又作迨待果反。疏 終王之所行其長可哀傷矣。王行既可哀傷又將至於預危。預危者言王之為惡無心變因若

陰雨商人之遇陰雨則有泥陷之難。王行之至預危必有滅亡之憂。故以譬之。商人慮有陰雨宜用輔以佐車。今其車既

載重矣。乃棄爾之車輔。反令車載溺也。以喻王政慮有預危宜用賢以治國。今其既有大政矣。乃棄汝之賢人。反令國政

亂也。車既棄爾。又遇陰雨則繫駘之車。載既繫駘。敗長請長。我則晚矣。以喻國既棄賢。又遇陰雨則滅亡。汝之國

家既滅矣。然後求賢人佐已。則亦晚矣。王何不取賢自輔乎。鄭唯以譬為仍憂於陰雨。為異餘同。傳大

車至其輔。正義曰。考工記。車人為車。有平大車。鄭以為平地載任之車。駕牛車也。尚書云。舉車牛。車牛遠服。實用是大車。駕

牛車也。此以商車為喻。而云既載。故知是大車也。又為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

於輻以防轉事也。○義翰墮。正義曰。隱六年。鄭人來朝。平公羊。傳曰。路平猶墮。成何言。墮成敗其成。無棄爾輔。負

昭四年。左傳曰。寡君將繫帶焉。服云。墮輪也。是訓輪為繫。繫之義。曰。路平猶墮。成何言。墮成敗其成。無棄爾輔。負

于爾輻。負益也。負音。屢顧爾僕不輪爾載。也。喪力注反。又作屢數音。朔下同。終踰絕險。曾是不

意。箋云。女不棄車之輔。數顧女僕。終是踰絕險。疏 耳。言此商人載大車。當無棄爾之車。輔益於爾。但反之。教王求賢

治天下。當無棄爾之賢。益於爾之國事。治國也。疏 耳。言此商人載大車。當無棄爾之車。輔益於爾。但反之。教王求賢

不德。敗爾之車。載以喻王。既不棄賢。又善禮遇。兩執政之相。王能如此。用賢益於國家。相能幹職。則得不傾覆。爾之王業

商人留輔。顧僕之故。終用踰度。陷絕之險。汝商人何得曾不。以是輔僕為意乎。喻王用賢。禮相之故。終用是得濟。免禍害

之難。汝何得曾不。以是賢相為意乎。教王之用賢。敬臣也。箋雖不言。以僕喻相。但輔益。輔以賢益。國則僕將。車自然似相

執政。終久及難之事。故鄭以窘為仍。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非能樂其潛伏於淵。又不足

以逃。甚炤。炤易見。以喻時賢者在朝廷。道不行。無所樂。退而窮處。又無所止。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慘慘。慘戚

七感反。疏 魚在至為虐。正義曰。上章教王求賢。反下。如言賢者。不得其所。魚在於沼。池之中。為人所

千慮反。疏 驚駭不得遠遊。亦非能有樂。退而潛處。雖伏於深淵之下。亦甚於炤。炤然。易見。不足以避網罟之害。莫知

所逃也。以興賢者在於朝廷之上。為時所陷害。不得行道。意非能有樂。退而隱居。雖逃於山林之中。又其姓名。聞

微。不足以遇苛虐之政。莫知所於已。為之憂。而心中慘慘。然念國之為虐也。言王政暴虐。賢人困厄。已所以憂也。彼有

旨酒。又有嘉穀。言禮物備也。又云。彼彼尹氏。大洽比其鄰。昏姻孔云。洽合鄰云。旅也。是言尹氏富與兄弟相

親友為朋黨也。○此毗。念我獨兮。憂心慙慙。慙慙。慙慙。痛也。箋云。此賢者孤特。疏 彼有旨酒矣。又有嘉善之報矣。

志反。云本又作負音。同。禮物協和。親比其鄰。近之左右。與妻黨之昏姻。甚相與周旋。而已不能及。遠人也。王既不能及

遠人。國家將有危亡。故念我獨憂。王此政。今憂心慙慙。然痛也。鄭以為時權臣奢富。親戚相黨。故言彼尹氏。有旨酒。及

有嘉穀。會比其鄰。近兄弟。及昏姻。甚相與親友為朋黨也。彼小人如此。念我無祿。而孤獨兮。憂心慙慙。然孤特自傷耳。

箋。彼彼尹氏。大師。正義曰。此與上篇非一人所作。而以彼為尹氏者。以尹氏官為大師。上篇刺其專政。則幽王之臣。奢

富。朋黨者。唯尹氏耳。故知彼彼尹氏也。傳言王至及遠。正義曰。傳解昏姻相親。乃是美事。而以為刺者。言幽王唯知

親比。鄰近昏姻而已。不能以此親比之情。而於遠人。故王肅云。言王但知比其鄰。近左右。與昏姻其親友而已。不能

親比。鄰近昏姻而已。不能以此親比之情。而於遠人。故王肅云。言王但知比其鄰。近左右。與昏姻其親友而已。不能

親比。鄰近昏姻而已。不能以此親比之情。而於遠人。故王肅云。言王但知比其鄰。近左右。與昏姻其親友而已。不能

親比。鄰近昏姻而已。不能以此親比之情。而於遠人。故王肅云。言王但知比其鄰。近左右。與昏姻其親友而已。不能

親比。鄰近昏姻而已。不能以此親比之情。而於遠人。故王肅云。言王但知比其鄰。近左右。與昏姻其親友而已。不能

親比。鄰近昏姻而已。不能以此親比之情。而於遠人。故王肅云。言王但知比其鄰。近左右。與昏姻其親友而已。不能

親比。鄰近昏姻而已。不能以此親比之情。而於遠人。故王肅云。言王但知比其鄰。近左右。與昏姻其親友而已。不能

親比。鄰近昏姻而已。不能以此親比之情。而於遠人。故王肅云。言王但知比其鄰。近左右。與昏姻其親友而已。不能

親比。鄰近昏姻而已。不能以此親比之情。而於遠人。故王肅云。言王但知比其鄰。近左右。與昏姻其親友而已。不能

親比。鄰近昏姻而已。不能以此親比之情。而於遠人。故王肅云。言王但知比其鄰。近左右。與昏姻其親友而已。不能



親親以 彼此彼有屋 茲茲方有穀 此說文作伯音徒茲音速方數本或作方有穀非也窶其矩反一音慮民今

及遠 之無祿 天是椽 君天之在位椽之箋云民於今而無祿者天以焉瘞天殺之是王者之 苛矣富人長此惇獨

寄可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 疏 有爵祿之貴矣王者厚敘重賦寵貴小人彼使有室屋之富矣其茲茲窶隨者方

人已可惇獨將困也 寄奇我反 天祿而王天害之在位又移諸之是其困之甚也王政如此雖天下普遭其害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哀哉此單獨

之民窮而無告為上天祿將致困病故甚可哀也 鄭雅天是椽為異餘同 傳君天之在位椽之 正義曰毛以天

斥王者故為君天之天既為君故椽為在位也 箋民以至害甚 正義曰箋以天是蒙殺之辭宜天之所為故云天以

薦遼天殺之天既為天則椽為王者故云王者又椽破之謂農時而役厚敘其財人以財盡猶椽使破壞然椽如椽杙之

林謂打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 十一之三 卅九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當為刺厲王作詰訓傳時移其篇第四改之耳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讀皇父

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 刺幽王毛如字鄭改為刺厲王從此至小宛四篇皆然節在 疏 十月八章章八句 正

結反父音甫後皇父皆同惡鳥 陸反番方表反徐音旨反本或作番音同轉詩作繫下 義曰毛以然刺幽王鄭

以為刺厲王經入章皆刺王之辭此下及小宛序皆刺幽王鄭以為本刺厲王毛氏移之事實既久遂不審實然以幽縱其

實然毛賦移其篇第改厲為幽即以爲幽王說之故下傳曰豳妻褒姒是爲幽王之事則四篇皆如之今各從其家而為

之義不復強為與奪 箋當為刺厲王至是以知然 正義曰鄭以此篇本六月之上為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改厲

為幽今本其舊而為之說故云當為刺厲王也作詰訓傳者毛公也毛公漢初時人故讀云漢與之初師移其篇第作詰訓

傳幽今本其舊而為之說故云當為刺厲王也作詰訓傳者毛公也毛公漢初時人故讀云漢與之初師移其篇第作詰訓

為幽今本其舊而為之說故云當為刺厲王也作詰訓傳者毛公也毛公漢初時人故讀云漢與之初師移其篇第作詰訓

傳幽今本其舊而為之說故云當為刺厲王也作詰訓傳者毛公也毛公漢初時人故讀云漢與之初師移其篇第作詰訓

為幽今本其舊而為之說故云當為刺厲王也作詰訓傳者毛公也毛公漢初時人故讀云漢與之初師移其篇第作詰訓



其實日食皆為異矣故鄭駁異義引此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滅則非常為異明謂此為非常明春

秋為示義也若人君改過修善維正陽之月傳稱魯衛惡之衛大魯小云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天咎其衛君也

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是春分之日月傳稱魯衛惡之衛大魯小云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天咎其衛君也

乎魯將上卿其年八月偷侯惡卒十一月季孫宿卒此分月日食有災之驗也且日之有食象臣之慢君若云日有可食

之時則君有可殺之節理豈然乎以此知雖在分至非無災咎故此食在夏之八月云為異尤大也然日月之食於算可

推而知則是離散亡國當然為怪異者人君者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假之靈神所為重天變警人君者也明照

臨下土忽爾斃亡俾書作夜其為怪異者人君者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假之靈神所為重天變警人君者也明照

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孽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而假為勸戒使智達之士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

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為教神之則惑眾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

已矣經典之文不明言咎惡而公家董仲舒何休及劉歆等以為發無不應是知言微祥之義未悟動沮之方杜預論之

當矣日月之食大率可推步而知亦有不依春秋而有之及此經云日告凶不用其行箋云行道度也月告凶不用其食

犯則此依交限以否未可知也古之厥書亡矣今世有周歷魯麻者蓋漢初為之其交無遲疾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上

年月已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幸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厥孝此幸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厥孝此幸卯日食者

自其和以定義矣王世無周十月其夏八月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厥孝此幸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厥孝此幸卯日食者

或據世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其夏八月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厥孝此幸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厥孝此幸卯日食者

之微者取君微弱之義下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月食為常期日食為非常故云此日反微非其常也周禮春官大司樂

云日月食令去樂秋官庭氏有教日月之弓矢昏義云陰事不修請見於天月為之食漢書天文志曰凡日食修德月食

脩刑如此則月食相類而云常者義取君可無理殺臣日食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箋云告凶告

臣不有以犯君故以日食為重耳云常者義取君可無理殺臣日食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箋云告凶告

國無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善人也治直吏反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滅箋云滅善也疏至不

滅之微者以幽王時所以日有食之者日月告天下以王有凶亡之徵故不用其常道度所以橫相干犯也又所以有凶

亡之徵者以幽王時所以日有食之者日月告天下以王有凶亡之徵故不用其常道度所以橫相干犯也又所以有凶

月而食雖象非理殺臣猶則其常道今此日而反食於何不善于猶言一何不善為不善之大是凶亡之徵也昭七年

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請於日月之災

故政不可不慎是也煌煌震電不寧不令煌煌震電震雷也箋云雷電過常天百川沸騰山冢萃崩出

鄭唯厲王時為異煌煌震電不寧不令煌煌震電震雷也箋云雷電過常天百川沸騰山冢萃崩出

騰乘也山頂日冢箋云萃者崔嵬百川沸出相乘陵者由崔嵬小人也山頂崔嵬五回反兩雅作屢五規反高

恤反徐子綏反冢依爾雅音但恤反本亦作卒頂丁冷反崔小人也山頂崔嵬五回反兩雅作屢五規反高

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位也箋云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處是昌呂反哀今之人胡惜莫懲

止之惜七疏煌煌至莫懲也毛以為幽王之徵所致也又當時天下有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水流駛過常令使天下不安止由

感反亦作慘疏煌煌至莫懲也毛以為幽王之徵所致也又當時天下有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水流駛過常令使天下不安止由

小人在上也又時山之冢頂高峯之上率然崔嵬者皆崩落山高在上君之象今崩落是君道壞也於時又高大之岸陷

為深谷岸應處上今陷而在下由君子居下故也又深下之谷進出為陵谷應處下今進而上由小人處上故也變異如

此禍亂方既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背行道德治止此異者皆以象解之推度災曰百川沸騰泉險止矣此所陳者當時

實事震電既言不寧不合由所致有象矣故箋皆以象解之推度災曰百川沸騰泉險止矣此所陳者當時

仰高岸為谷賢者退深谷為陵小疏即是也鄭唯厲王時為異煌煌震電不寧不令煌煌震電震雷也箋云雷電過常天百川沸騰山冢萃崩出

災日謂出類也又云舉者屨子規反屢語規反郭璞曰謂山峯頭巖巖者意或作屢此經作萃箋作崔嵬者雖子則爾

雅小異義實同也... 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若二代之季其川源必塞而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崩則竭亡國之徵是歲三川竭此言百  
川沸騰與彼三川震不同也何者此有澤出相乘水盛漫溢而已非震之類也彼幽王之時云若二代之季若厲王時已  
百川皆震不當遠此二代之末以此知滿騰非震也彼云三川震  
此云百川沸又知此詩非幽王時也鄭以爲當刺厲王於義實矣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

**子內史躡維越馬橋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皆氏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  
女謁行之甚也敵夫曰妻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家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  
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冢廟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越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徒之僕六人  
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馬皇父則爲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大夫云云案劉留反暨俱屬反趣  
七走反法同趣馬官名橋音知弓馬反豔餘熾反鄭云豔妻厲王后嬖官屬說文作偏云熾盛也處一本作熾熾氏志反  
盛也爰必計反朝直疏皇父至方處也毛以爲富刺幽王時皇父爲卿士之官謂卿之有事兼擅羣職也其番氏維爲  
遠反下同撞車戰疏司徒之卿家伯維爲冢宰之卿仲允爲膳夫聚氏之七爲內史躡氏維爲越馬橋氏維爲師氏  
之官此七人於豔妻有寵熾盛方甚之時並處於位由豔妻有寵私請於王使此七人朋黨於朝言王政所以亂也豔  
鄭以爲厲王時豔爲后爲異。箋皇父至士云。正義曰皇父及伯仲是字之義故知皇父家伯仲允皆字蓋與后同姓  
刺也其番梁躡橋單言人聚子以子配之若會子閑子然故知皆氏蓋后氏之外親也春秋緯說湯遭大旱以六事謝過  
其一云女謁行與請也謂婦人有寵謂用親戚而使其言得行今七人並處大位言妻黨熾盛女謁行之甚也曲禮云  
天子之妻曰后此不言后而言妻以其敵夫故言妻也妻之言齊齊於夫也雖天子之尊其妻亦與夫敵也自司徒之職  
至得失之事焉序官大司徒卿一人冢宰卿一人故云皆卿也六典者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序官越馬下士  
所掌之事焉序官大司徒卿一人冢宰卿一人故云皆卿也六典者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序官越馬下士

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定本亦誤彼言掌贊正良馬也此云家伯維宰周禮中爲中禮亦是大得義故杜  
子春云中當爲得也義引之故爲得也司朝贊正良馬也此云家伯維宰周禮中爲中禮亦是大得義故杜  
宰夫注云詩人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王肅以爲國也此云家伯維宰周禮中爲中禮亦是大得義故杜  
之單稱宰猶宰猶司徒以下不稱大故序官云太宰小宰不言冢宰是冢宰者大處以對小故天官注云百官德焉謂之家列  
職於王則稱太以小司徒小宗伯不得單稱司徒宗伯當以爲小配之是小宰亦不得單稱宰也今此宰夫既是上  
徒內史等司徒冢宰同列於詩者鄭解其意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而佐以此知家伯維宰共朋黨於朝是宰於朝是  
者勢大勢大者黨甚故此大率以官高爲先而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又解發首言皇父不言官名之意皇父則爲  
此六子之端首兼擅六官之事兼擅者於六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

**牆屋田卒汙萊**  
時是也下則汙高則萊箋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女豈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  
也女何爲役作我不先就與我謀使我得遷徙乃反徹我牆屋令我不得趨農田卒爲汙萊乎此  
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辭。抑如字辭也徐音噫轉詩云意也汙音烏。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  
注同萊音來噫於其反下同合力呈反趣七住反又作趨七俱反。抑此反然矣。毛以爲小人自矜謂舉無不當皇父以親寵  
王作戕賊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言其音恭本亦作僕。疏封於畿內既封即築都邑邑人居之先毀牆屋而後令遷  
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言噫是皇父汝所舉事豈肯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皆謂已爲是也故何爲使  
我役作築邑之日不先就與我謀告我遷期使豫治田事徑卽徹毀我牆屋令我築邑廢我農業使我田之高下知爲汙

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辭。抑如字辭也徐音噫轉詩云意也汙音烏。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  
注同萊音來噫於其反下同合力呈反趣七住反又作趨七俱反。抑此反然矣。毛以爲小人自矜謂舉無不當皇父以親寵  
王作戕賊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言其音恭本亦作僕。疏封於畿內既封即築都邑邑人居之先毀牆屋而後令遷  
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言噫是皇父汝所舉事豈肯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皆謂已爲是也故何爲使  
我役作築邑之日不先就與我謀告我遷期使豫治田事徑卽徹毀我牆屋令我築邑廢我農業使我田之高下知爲汙

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辭。抑如字辭也徐音噫轉詩云意也汙音烏。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  
注同萊音來噫於其反下同合力呈反趣七住反又作趨七俱反。抑此反然矣。毛以爲小人自矜謂舉無不當皇父以親寵  
王作戕賊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言其音恭本亦作僕。疏封於畿內既封即築都邑邑人居之先毀牆屋而後令遷  
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言噫是皇父汝所舉事豈肯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皆謂已爲是也故何爲使  
我役作築邑之日不先就與我謀告我遷期使豫治田事徑卽徹毀我牆屋令我築邑廢我農業使我田之高下知爲汙

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辭。抑如字辭也徐音噫轉詩云意也汙音烏。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  
注同萊音來噫於其反下同合力呈反趣七住反又作趨七俱反。抑此反然矣。毛以爲小人自矜謂舉無不當皇父以親寵  
王作戕賊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言其音恭本亦作僕。疏封於畿內既封即築都邑邑人居之先毀牆屋而後令遷  
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言噫是皇父汝所舉事豈肯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皆謂已爲是也故何爲使  
我役作築邑之日不先就與我謀告我遷期使豫治田事徑卽徹毀我牆屋令我築邑廢我農業使我田之高下知爲汙

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辭。抑如字辭也徐音噫轉詩云意也汙音烏。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  
注同萊音來噫於其反下同合力呈反趣七住反又作趨七俱反。抑此反然矣。毛以爲小人自矜謂舉無不當皇父以親寵  
王作戕賊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言其音恭本亦作僕。疏封於畿內既封即築都邑邑人居之先毀牆屋而後令遷  
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言噫是皇父汝所舉事豈肯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皆謂已爲是也故何爲使  
我役作築邑之日不先就與我謀告我遷期使豫治田事徑卽徹毀我牆屋令我築邑廢我農業使我田之高下知爲汙

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辭。抑如字辭也徐音噫轉詩云意也汙音烏。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  
注同萊音來噫於其反下同合力呈反趣七住反又作趨七俱反。抑此反然矣。毛以爲小人自矜謂舉無不當皇父以親寵  
王作戕賊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言其音恭本亦作僕。疏封於畿內既封即築都邑邑人居之先毀牆屋而後令遷  
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言噫是皇父汝所舉事豈肯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皆謂已爲是也故何爲使  
我役作築邑之日不先就與我謀告我遷期使豫治田事徑卽徹毀我牆屋令我築邑廢我農業使我田之高下知爲汙

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辭。抑如字辭也徐音噫轉詩云意也汙音烏。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  
注同萊音來噫於其反下同合力呈反趣七住反又作趨七俱反。抑此反然矣。毛以爲小人自矜謂舉無不當皇父以親寵  
王作戕賊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言其音恭本亦作僕。疏封於畿內既封即築都邑邑人居之先毀牆屋而後令遷  
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言噫是皇父汝所舉事豈肯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皆謂已爲是也故何爲使  
我役作築邑之日不先就與我謀告我遷期使豫治田事徑卽徹毀我牆屋令我築邑廢我農業使我田之高下知爲汙





臣有離散去者... 敢傲我友自放逸而去也... 其友與王無親故舍王而去已則王

十月八章章八句

兩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亦當為刺厲王之所下教

雨無正七章上二章章十句次二章章八句下三章章六句至為政。正義曰經無此兩無正之字作者為之立名故又說

名篇及所刺之意雨是自上下者也雨從上而下於地猶教令從王而下於民而王之教令衆多如雨然事皆苛虐情不

恤民而非所以為政教之道故作此詩以刺之既成而名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之日雨無正也經七章皆刺王之辭鄭以為刺厲王為異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諸侯於是更相侵伐。浩古老反又胡老反吳胡老反吳胡老反吳胡老反吳胡老反吳胡老反吳胡老反吳胡老反吳胡老反

皆謀也王既不駿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吳胡老反吳胡老反吳胡老反吳胡老反吳胡老反吳胡老反吳胡老反

下而不慮不圖。吳密申反本有作吳天者非也恐起勇反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淪率也箋云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率率相引而徧得罪也。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德承順行之故下死喪饑饉之災由此致新伐絕滅四方之國也。王既不能繼長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威恐天下其災又將重於死喪饑饉欲害之人王狂監之使率率相引而徧得罪由王酷暴天所以疾王何以不改之乎。鄭唯刺

厲王為異。傳穀不至曰穀。正義曰釋天文李巡曰五穀不熟曰饑可食之菜皆不熟為饑郭璞曰凡草木可食者通

名為蔬三十四年穀梁傳曰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饑

也。箋此言至侵伐。正義曰王者繼天理物當奉天施化是長天德也政不勵天殘害下民是不能繼長昊天不駿其德

書稱政之勤天有如影響王既不能繼長天德故昊天震怒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謂害萬民也饑饉既至則人懷苟且故

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由災而後然故云於是。箋慮圖至不圖。正義曰再言不謀者丁寧欲王深恩之也上有周

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者作吳天俗本故云昊天也。傳舍除。正義曰欲故舍其人即除其罪過故以舍為除也。周

宗既滅靡所止戾。戾定也箋云周宗諸侯莫知我勸。勸勞也箋云正義曰欲故舍其人即除其罪過故以舍為除也。周

疏

亦當為刺厲王之所下教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浩浩至以鋪。毛以為詩人告幽王言

浩浩然廣大之昊天以王不能繼長其

德承順行之故下死喪饑饉之災由此致新伐絕滅四方之國也

王既不能繼長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德承順行之故下死喪饑饉之災由此致新伐絕滅四方之國也

王既不能繼長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德承順行之故下死喪饑饉之災由此致新伐絕滅四方之國也

王既不能繼長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德承順行之故下死喪饑饉之災由此致新伐絕滅四方之國也

王既不能繼長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德承順行之故下死喪饑饉之災由此致新伐絕滅四方之國也

王既不能繼長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德承順行之故下死喪饑饉之災由此致新伐絕滅四方之國也

王既不能繼長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德承順行之故下死喪饑饉之災由此致新伐絕滅四方之國也

王既不能繼長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永安是也杜預云平陽永安縣東北有窳城晉時郡分而縣移故安漢時不同。傳勳勞。正義曰詁文王述之曰長官大夫我之賢友奔走寬伏與我離居戎勞病莫之知也。故下章恩之欲遷還於王都。箋長官至罷勞。正義曰大夫而苦不由於王而以刺厲王者此言大夫離居及莫肯夙夜是王即奔時民有勞苦皆是王之過故刺之也。箋王流至省地官云二卿則公一人鄭亦云外與六卿之事職所不競三皆有事故云三事也謂之大夫者謂其屬案上文正大夫通公卿春秋傳曰王命委於三吏謂三公也尚謂之吏况大夫乎見則不得特過於王不宜責其莫肯夙夜也其為一人春秋大夫不得分爲二也且其對辨君諸侯若三公下私屬大夫則以三事爲三公大夫夫大夫之威名可以上意亦謂此。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辟法也箋云如何乎昊天痛而怒之也爲陳法度也其爲三公也。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辟法也箋云如何乎昊天痛而怒之也爲陳法度也其

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箋云凡君子謂衆在位者各敬懷女之身正君臣。疏。義曰上下至于天

教以卑承尊若下不戒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替御憺憺日瘁。戎兵送安也替御待御也瘁病也箋云兵成而

事上是其畏天道。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替御憺憺日瘁。戎兵送安也替御待御也瘁病也箋云兵成而

謂王在視之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此二者皆但恃細左右小臣憺憺憂之大臣無念。凡百君子莫肯用諛聽

之者。還徐音退本又作退替思列反替云訊告也衆在位者無肯用此此指告諛言不愛王之事也替猶距也有可聽用

言則答諸言則退。以言進退人也箋云訊告也衆在位者無肯用此此指告諛言不愛王之事也替猶距也有可聽用

皆反反又音碎排步。戎成至則能禦而退之天下之衆飢困

憺憺然鳥路反。戎成至則能禦而退之天下之衆飢困

言聞則應若而受之若有諸毀之言云此人不可任用其言而軍退之言以譏言進退人也王政如是所以將危亡也

已成而厲王在鎬民叛襲王兵害已成而不敢言其言而軍退之言以譏言進退人也王政如是所以將危亡也

於兵戎天下無肯輸粟歸王兵害已成而不敢言其言而軍退之言以譏言進退人也王政如是所以將危亡也

言則以爲非各進求共以辭距而遠之令其言不得用也若小人有用其言而軍退之言以譏言進退人也王政如是所以將危亡也

令小人得進譖於王王既暴虐臣又不忠所以至於危亡爲此也。箋云兵成至歸餼。正義曰以王在視之後不復有兵

知兵成是在餽時事故云謂見流於歸無禦止之者謂本紀云民叛襲王是也王若在鎬理無左食知飢餓成是在餽時事

故云云是在視之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爲謂蓄積不必修之食故言之蓄輸粟歸餼者左傳有此言備謂性年也  
言答之但此是刺詩可聽之言必不替受故知答猶距也共以辭距而遠之使不見聽用也則答者是以辭距之明退者  
忠惡忠直而醜貞正也惡直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哀言人不得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箋云巧猶善也謂以  
魏正昭二十年左傳文。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哀言人不得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箋云巧猶善也謂以  
○出尺遂智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詩可矣。可矣。可矣。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箋云巧猶善也謂以  
反世之言順說爲上。休虛虬反注同風福鳳反則古悅反。疏。義曰云云可哀傷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雖欲言則不  
又古哀反一音而禱禱對反還五故反本亦作道說音悅。疏。義曰云云可哀傷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雖欲言則不  
物其欲言者當全非我此舌是所可出若出是舌維其身是病言小人惡直得居安休休然言世雖饒勝賢有巧拙亦有能免  
爲言從順於俗如水之轉流理正辭順無所恃遊小人之所以不思其身得居安休休然言世雖饒勝賢有巧拙亦有能免

之者見亂也。其說。勸以厲王時為異。箋不能至困病。正義曰以下能言者云。巧言如流。明不能言者為拙。矣言之忤人。其說必速。言出則禍入。故云旋見困病。箋乃猶至割微。正義曰人雖正直。性有巧拙。表記云辭欲巧。是正言亦欲巧。但人有不能耳。知非佞巧者。若邪佞之巧。則自說志。非徒所可矣。傳云從俗。如轉流。維曰。子仕孔棘且殆。言從俗。明亦謂賢人與邪同也。割微之者。畫傳注云。割切說文。云割摩也。謂摩切其俗。不斥言。維曰。子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也。若今衰亂之世。云往仕乎。其急。且危。急。且危。急。且危。以此二者也。笺本又疏。維曰。至朋友。毛以為幽王之時。賢者在朝。進退多難。我今所言。雖曰往仕。在乎往仕。自是其理。但居今作進。則格反。疏。之世。往仕。則其意。且危。殆矣。何者。仕在君朝。則當從君命。王既邪浮。動皆不可。我若執正守義。不從上命。則天子云。我不使我將得罪於天子。我若阿諛。則亦既天。云此人可使我則怨及於朋友。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為惡。故朋友怨之。以此二事。可使與不可使。進退不可。故往往則急危也。鄭唯厲王時為異。箋不可至二者也。正義曰。以可使與不可使。皆君論臣之辭。謂稱己意。為可使。不稱己意。為不可使。也。箋解賢人之意。謂爾遷于王都。曰。子未有室家。呼之。謂曰。女。今可遷居。王都。謂爾也。其友辭之云。我未有室家。於王都。可居也。鼠思泣血。無言不疾。無聲曰。泣血。無所言。而不見疾也。箋云。鼠憂也。既辭之以無室家。為其意。恨又思不能距止之。故云我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女。今我無一言。而不道疾者。言己方困於病。故未能也。思息嗣反。注憂思同。為反。距本又作。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遺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反者。也。箋云。往始離居之時。疏。謂爾至爾室。音巨。王駿亂。大夫有去離朝廷者。其友在朝。思而呼之。謂曰。爾可遷居。于王都。欲見其還朝也。去者不肯曰。子王都未有室家。心疾。王政託以無室家為辭也。其友以其距己。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思泣血。欲從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不為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耳。何為拒我。云無室家。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作之耳。汝今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家為辭也。爾以為爾王都。已流於疑。即謂。誰復從王都。同姓大夫。從王其友。不從。故呼之。謂之曰。爾可遷居。王都。其友辭曰。子未有室家。既辭。又恐其恨。故云我誠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汝。所以不得往者。今我無一言。而不道。已疾。出已。有疾。逢人。則言。方困於病。故未能遷耳。大夫知其虛。又責之云。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也。上下四句。據文與毛。同。但屬意別耳。以無聲。泣見疾。云。正義曰。論文云。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淚也。則無聲。謂之泣矣。連言。血者。以淚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無聲。泣見疾。云。正義曰。論文云。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淚也。則無聲。謂之泣矣。連疾。見者。自彼加己之辭。是詩人言。己為人。所疾也。知非其友。言在朝。疾已者。若為在朝。疾已。不須以無室家為辭。又未仕。而逆。感人疾。非。順答也。故以詩人自言也。

兩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所刺列於十月之交。兩無正。為小故。曰。疏。小旻六章。上三章。章八句。下三章。章七句。箋所小旻。明有所對也。故言所刺。列於十月之交。兩無正。為小故。曰。疏。小旻六章。上三章。章八句。下三章。章七句。箋所政。兩無正。言宗周壞滅。君臣散離。皆是事之大者。此兩無正。則此篇之事。為小故。曰。小旻也。十月之交。言日月為凶。權臣亂比者。此四篇。或體相類。是一人之作。故得自相比較。為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敷布也。箋云。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之。立名也。毛氏雖幽厲不同。其名篇之意。或亦然之。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敷布也。箋云。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天下。編類。敷。謀。猶。回。適。何。日。斯。沮。回。邪。適。辟。沮。壞。也。箋云。猶。道。沮。止。也。今。王。謀。為。政。之。道。回。辟。不。循。旻。天。之。德。已。撫。扶。反。編。音。遍。謀。猶。回。適。何。日。斯。沮。甚。矣。心。猶。不。俊。何。日。此。惡。將。止。也。通。音。事。韓。詩。作。就。義。同。沮。在。呂。反。邪。似。嗟。反。辟。匹。亦。反。下。同。陵。七。全。謀。賊。不。從。不。滅。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叩。叩。病。也。箋云。賊。善。也。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反。改。也。沈。又。七。句。反。

十三經注疏 詩十二之一 小雅 節南山之什

覆芳服反 疏 晏天至之叩。毛以為晏天之德令疾王以刑罰威恐萬民政乃布於天下偏知之王既為天所疾致

我天下之民矣。鄭為厲王言何日王之此惡將止亦壞義無多異正以行惡宜為休止故易得也說文云按止也

淪訛訛亦孔之哀 淪淪然患其上訛淪然思不稱乎上又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甚可哀也。淪許急謀之其臧

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就之我視今君臣之謀道往行之將何所至乎言必

至於亂。底之 疏 淪淪至胡底。毛以為幽王時小人在位皆淪淪然自作威福惡苦其上下又訛訛然其管私利不

履反背音佩 疏 稱於上臣行如此亦甚可哀傷也王不用善臣又棄職事君臣並皆昏亂故往行之人將何所至乎

君臣俱於是其背道之謀之其有不善者則君臣俱於是共就依之我視今君臣所謀之道唯如往行之人將何所至乎

行無所至猶謀無所成是言必至於亂也。鄭以厲王時為異。傳淪淪至乎上。正義曰釋訓云淪淪訛訛莫供職也

李巡曰君聞疏臣于莫親其職郭璞曰賢者陵替姦黨熾盛青公植私讒職事也皆言其大旨耳彼不解淪淪訛訛之文

淪淪為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訛訛則自營之狀是求私利也自作威福讒職營私利是不供君職也此傳亦唯爾雅文

解其意思其上者專權爭勢與上為患不思稱上者背公營私不思欲稱上之意亦是不供職之事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猶道也箋云魯圖也上筆數而潰也龜厭

中。厭於體反注同數音朔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為不成。適音的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

復扶又反疏音冑中丁仲反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為不成。適音的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

咎 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訓音凶當于浪反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 疏 我龜至于道。毛以為言小人不尚德而好灼龜求吉請問過

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跬缺反舉足曰跬 疏 度深淺神靈我龜既厭厥數不肖於我告其吉凶之道也又王

之朝上謀夫甚多而非賢者是非不決是用為謀者不得成也發言則誦滿庭而無肯決當是非事其吉凶之道也又王

咎責乎以初無決當敗則相推故謀無所成也其君臣之謀事如此似欲行之人非於道止而但坐謀遠近是用不得於

道豈何以異乎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之。鄭為刺厲王言問龜龜不告所圖之吉凶以本問龜

為有所圖謀故不從吉凶之道也。箋下筮不中。正義曰祀龜曰卜。數問則慢瀆故至筮龜靈也此言數者謂小

二

昔昔曰先民。義曰國語文也據今人而道古人謂之在昔據昔而又道其先民民者人之大名其實賢聖者也。義不用古至於遠。正義曰先民斥人故知古人之法也古人之法是先王成事已行者也大道之常謂禮樂典法古今所通者也同是今言而云是聽是爭故知聽其同者爭其異者楚辭云朝發朝於蒼梧王逸曰朝支輪。國雖靡止或木也說文云朝礙車木也動朝者謂去木動輪而發行也論語云致遠莫如車。國雖靡止或

聖或否民雖靡靡或哲或謀或肅或艾。有恭肅者有治理者箋云靡無止禮法也言天下諸侯今雖無禮其心性猶有過聖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焉置之於位而任之為治乎書曰睿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艾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也。否方九反徐音即靡王火吳反大也徐云鄭音謨又音武沈音無韓詩作靡。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流行則清無相率率為惡以自濁敗。疏

國雖至以敗。毛以為告幽王今日民下之國雖為狹小其民或有過聖者或有不能者民雖無法其性亦或有明哲者或有聰諫者或有恭肅者或有理治者王何不濁為致之於位而何用小人乎所以令王用此聖哲者以王為政當如彼泉之流行則清擁則濁也無相率率為惡以自濁敗若任小人則王政敗故欲王用賢哲也。鄭以告厲王今天下國家見雖小尚有之義以為勸戒經言或聖傳兼言人有過聖者通者通知眾事故稱聖人然通事有多少則聖中有等級此勤王用聖則當時有之直是通知勤王者未必即是聖故兼言通者以辨賢也。小無所居止故為小天下言小者

隔民離靡靡與或否連故言亦也傳以自聖及又皆是民有故於聖上哲上言亦明其遜謂民也定本及集本聖上無人字靡止言國靡靡言民為文勢互相通耳別無義也鄭訓靡音摸為法王肅讀為肅喜與反靡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國雖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未審毛意如何今同之鄭說。箋止禮至云然。正義曰以相鼠云人而無止孝經曰容止可視是止為禮也又以民國相對王之用臣不止於民故知國謂諸侯上舉諸侯下言庶民於中唯賢則任也於國言聖賢於民言哲謀肅又以以聖賢此四事為用臣屬之諸侯耳其實互相稱也上舉諸侯下言庶民於中唯賢則任也於國言聖賢

日則比屋可封賢人衆多今雖無禮法於中猶有此五事也以五事人性之能故皆言其心性焉既陳此言明教王擇人任之為治也毛五事皆準尚書為說故箋引書曰以證之所引從作又以上皆洪範文也彼注云皆謂政所致君思睿與此不次者彼五事說言視聽思為次此則臣進謀也君貌恭則臣禮肅也君言從則臣職又也彼先言恭次從明聰及聰聽思睿是人之明見在前故如彼次此則用優劣為差等故聖哲為先乃謀之之謀慮出必肅恭在貌故肅次謀也

父者治理之名乃是人之伎能貴行賤能故最在下順此詩經故倒彼書文也然觀明聰恭從是君德也聖哲謀肅又是臣事也所以得相聘者鄭云政所致是以類相應故雖君臣之事可以相通也敬用五事亦洪範文也五事者即彼云貌曰恭言曰從視曰聽曰聰思曰敬是也此五事本諸天道而來舉此五者教王擇焉是欲令王敬用五事者即彼云貌明行則為清不至濁敗也切文全與此同不言者以彼承皇天弗尚之下取虛竭將亡為義故不須言清濁

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莫知其也。馮陵也徒涉曰馮河徒涉曰暴虎一非也他不敢小人之危殆也馮谷冰反博音疏。傳馮陵至危殆。正義曰釋訓云馮河徒涉也李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則空涉水陸波而渡故訓馮為陵也一非也者言唯知此暴虎馮河一事非而不知其他事也以下說恐懼之事故知他者不敢小人之危殆也小人

戰戰兢兢。戰戰也。如臨深淵。恐也。如履薄冰。恐也。惡直醜正故。戰戰兢兢。戰戰也。如臨深淵。恐也。如履薄冰。恐也。不敬則危。戰戰兢兢。戰戰也。如臨深淵。恐也。如履薄冰。恐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詩十一之一。小雅。節南山之什。七。

音疏。傳馮陵至危殆。正義曰釋訓云馮河徒涉也李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則空涉水陸波而渡故訓馮為陵也一非也者言唯知此暴虎馮河一事非而不知其他事也以下說恐懼之事故知他者不敢小人之危殆也小人

不敬則危。戰戰兢兢。戰戰也。如臨深淵。恐也。如履薄冰。恐也。

戰戰兢兢。戰戰也。如臨深淵。恐也。如履薄冰。恐也。

戰戰兢兢。戰戰也。如臨深淵。恐也。如履薄冰。恐也。

戰戰兢兢。戰戰也。如臨深淵。恐也。如履薄冰。恐也。

戰戰兢兢。戰戰也。如臨深淵。恐也。如履薄冰。恐也。

戰戰兢兢。戰戰也。如臨深淵。恐也。如履薄冰。恐也。

戰戰兢兢。戰戰也。如臨深淵。恐也。如履薄冰。恐也。

戰戰兢兢。戰戰也。如臨深淵。恐也。如履薄冰。恐也。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小宛大夫刺宣王也。亦當為刺厲王。疏：小宛六章章六句。正義曰：毛以作小宛詩者，大夫刺幽王也。政教為小宛者，王才智卑小，似小鳥然。傳曰：小宛是也。鄭刺厲王為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終不可得。翰胡旦反，鶉音骨，鶉鳴，陟交反，何音影，字林作鶉。

云骨，鳩小種，鳩也。草木疏云：鳴鳩，班鳩也。我心憂傷，念昔先人。先人文武也。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明發，發也。宛彼至二人。毛以為

鳩之鳥也。而欲使之高飛至天，必不可得也。與才智小者，幽王身也。而欲使之行化政治，亦不可得也。宛彼至二人。毛以為

顛覆祖業，故我心為之憂傷。追念在昔之先人文武，王也。以文武創業垂統，有此天下，今將亡滅，故憂之也。又言憂念

之狀，我從夕至，明開發以來，不能寐，有所思者，唯此文武二人。將喪其業，故思念之甚。鄭唯刺厲王為異。傳宛小

至可得。正義曰：以鳩是小鳥，又篇名小宛，故知宛為小定本。及集本皆云：鳴鳩，鶉鶉也。傳先人文武。正義曰：知者

下，今慮其亡滅，故念之也。有懷二人，則所念二人而已。日之先，世至且而有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人文武有

寐言明發以來不寐，以此人之齊聖飲酒溫克。齊正克勝也。箋云：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克，自持。彼

故知從夕至且，常不寐也。人之齊聖飲酒溫克，以勝。溫王如字，柔也。鄭於運反，蕙藉也。藉在夜及晨，夜反。彼

昏不知壹醉日富。醉而日富矣。箋云：童昏無知之人，飲酒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又復也。箋云：今女君臣各敬慎

扶又反。疏：箋中正至以勝。正義曰：中正，謂齊通智謂聖者通也。大司徒注：云聖通而先識是也。此經與下相對，齊

下同。疏：為中正則童昏者邪僻而不正，以聖對不知，是聖者通智也。蕙藉者定本及箋作溫字，舒環云：芭，裏日。蕙謂

蘊藉，自持，合容之義。經中作溫者，蓋古字通用。內勤於德者，則得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蜾蠃，滿盧也。負，持也。箋云：滿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黔

救音叔，蠶火郭反。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蜾蠃，滿盧也。負，持也。箋云：滿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黔

音零，俗謂之桑蠶，一名戎女，蠶音萬，蠶音果，蠶力果反。即細腰蜂，俗呼蠶，是也。蠶於蠶。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式用

反，鳩音翁，照況南反。又況，具反。鳩，紆甫反。又紆，具反。鄭注：禮記云：以氣曰將，去故告幽王。以王位無常，言原田之中，有菽

殺善也。今有教誨女之薦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而子也。疏：中原至似之。毛以既言天命將去，故告幽王。以王位無常，言原田之中，有菽

蓋生原中，非有主位在域中，非有常也。所以為無常者，桑蟲自有子，而蒲盧負而養之，以成己子。若有聖德者，能教誨爾





父子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聚屑數樂也今天下民莫不父子相養我太子獨被放而不得其然於是比民鳥之不  
 如太子言曰我憂之也太子言曰我憂之也太子既放棄而憂故號泣而訴云表有何罪乎上天故此寬枉問曰云我罪  
 維如何乎欲天辯其罪之所由太子既憂也如其傳言我心而憂故號泣而訴云表有何罪乎上天故此寬枉問曰云我罪  
 卑居釋鳥交也卑居又名雅鳥郭璞曰雅為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鴨鳥是也此鳥名鸞而云斯者語辭猶獵獲  
 斯苑被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鸞斯之目是不精也此鳥性好羣聚故云  
 提提羣聚羣下或有飛亦衍字本集本並無飛字。箋彼雅至獨不。正義曰以經言鸞飛是有出時故言出食在野以  
 喻人父子出入宮庭也以鸞求食喻人相與飲食也以鳥喻凡人當交為與言傷今太子獨失所知者以下云我獨放採  
 之以明與意集本定本皆無然字洽本不有然衍字。傳幽王當交為與言傷今太子獨失所知者以下云我獨放採  
 生子伯服太子之母申侯女為后欲廢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又鄭語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  
 必求之申申人弗界必伐之是放而欲殺之事也。傳舜之至父母也。正義曰毛意嫌子不當怨父以訴天故引舜事以  
 明之言舜之怨慕父母之時日往于田號泣訴於昊天乎我之父母也言為我父母而不愛我故怨之孟子云萬章問曰  
 舜往于田號泣於昊天何為然矣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於昊天於父母  
 則吾不知之矣公明高曰非爾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父母不我愛於我何哉。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  
 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引此言大舜尚怨故太子亦可然也。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  
 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鞫窮也。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  
 亂其德政使不通於四方。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  
 之憂矣疾如疾首。春思也。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  
 首。正義曰太子放逐由王信讒所致言跋跋然平易者周室之通道也今日窮盡為茂草矣疾草生于於道則荒道路以  
 喻達達者天子之德政也今日王政窮盡為憂矣跋跋然平易者周室之通道也今日窮盡為茂草矣疾草生于於道則荒道路以  
 此故我心為之憂傷愁焉悲悶如有物之搗心也又假寐之中長歎此事維是憂而用致於老矣其我心之憂矣以成疾  
 病如人之疾首者疾首謂頭痛也。箋此喻至四方。正義曰此舉周道有茂草之荒都礙行路使行者不達於四方以  
 喻幽王信褒姒之讒敗亂德政不通於四方時王雖無道非路絕行人實生茂草且取茂草之根遺路猶褒姒之亂王政  
 假以為喻耳。傳思搗心疾。正義曰怒思搗心疾。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  
 手推一曰築也。箋不脫不眠。正義曰宣二。維桑與梓必恭敬也。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  
 年在傳說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是也。維桑與梓必恭敬也。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  
 依匪母不屬於毛不懼于畏。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云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  
 依匪母不屬於毛不懼于畏。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云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  
 依匪母不屬於毛不懼于畏。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云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  
 依匪母不屬於毛不懼于畏。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云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

。屬音燭徐音蜀裏音里長。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辰時也箋云此言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凡父之所對者維桑與  
 丁丈反胞音包胎他來反。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辰時也箋云此言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凡父之所對者維桑與  
 梓見之必加恭敬之止況父身乎固當恭敬之矣既恭孝如此以至不容故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怙其  
 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連屬於父不離屬於母乎何由如此不得父之恩也若此同本天之生我我所遇值之時安  
 所在乎豈皆值凶時而生我獨遭此也毛指謂母也。鄭唯毛裏為異餘同。傳父之所對者維桑與  
 假之於凡人非謂幽王所屬桑梓。傳毛在至言母。正義曰人體皆毛生於表而裏在其內毛在外陽裏其內陰以父  
 陽母陰故假表裏言父母也屬者父子天性相連屬離者謂所離聲言稟父之氣歷母而生也傳於屬離之義當然其言  
 小與鄭異其意則大同也孫毓謙謂傳為長而云母斥褒姒褒姒乃是太子之歸寧復望其依怙之恩又太子豈離歷桑與  
 而生也而不言不離哉毓謙之言非意不怨申后也。箋不處母之胞胎子。正義曰此太子為父所放平非母放之而并言也  
 而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申后也。箋此言至吉凶。正義曰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則本初生之  
 辰有所值故知謂六物也昭七年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服虔以為歲星苑彼柳  
 之祥也左行於於於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月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為六物也苑彼柳

之憂矣疾如疾首。春思也。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  
 首。正義曰太子放逐由王信讒所致言跋跋然平易者周室之通道也今日窮盡為茂草矣疾草生于於道則荒道路以  
 喻達達者天子之德政也今日王政窮盡為憂矣跋跋然平易者周室之通道也今日窮盡為茂草矣疾草生于於道則荒道路以  
 此故我心為之憂傷愁焉悲悶如有物之搗心也又假寐之中長歎此事維是憂而用致於老矣其我心之憂矣以成疾  
 病如人之疾首者疾首謂頭痛也。箋此喻至四方。正義曰此舉周道有茂草之荒都礙行路使行者不達於四方以  
 喻幽王信褒姒之讒敗亂德政不通於四方時王雖無道非路絕行人實生茂草且取茂草之根遺路猶褒姒之亂王政  
 假以為喻耳。傳思搗心疾。正義曰怒思搗心疾。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  
 手推一曰築也。箋不脫不眠。正義曰宣二。維桑與梓必恭敬也。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  
 年在傳說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是也。維桑與梓必恭敬也。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  
 依匪母不屬於毛不懼于畏。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云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  
 依匪母不屬於毛不懼于畏。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云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  
 依匪母不屬於毛不懼于畏。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云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  
 依匪母不屬於毛不懼于畏。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云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

之憂矣疾如疾首。春思也。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  
 首。正義曰太子放逐由王信讒所致言跋跋然平易者周室之通道也今日窮盡為茂草矣疾草生于於道則荒道路以  
 喻達達者天子之德政也今日王政窮盡為憂矣跋跋然平易者周室之通道也今日窮盡為茂草矣疾草生于於道則荒道路以  
 此故我心為之憂傷愁焉悲悶如有物之搗心也又假寐之中長歎此事維是憂而用致於老矣其我心之憂矣以成疾  
 病如人之疾首者疾首謂頭痛也。箋此喻至四方。正義曰此舉周道有茂草之荒都礙行路使行者不達於四方以  
 喻幽王信褒姒之讒敗亂德政不通於四方時王雖無道非路絕行人實生茂草且取茂草之根遺路猶褒姒之亂王政  
 假以為喻耳。傳思搗心疾。正義曰怒思搗心疾。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  
 手推一曰築也。箋不脫不眠。正義曰宣二。維桑與梓必恭敬也。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  
 年在傳說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是也。維桑與梓必恭敬也。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跋跋周道鞫為茂草跋  
 依匪母不屬於毛不懼于畏。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云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  
 依匪母不屬於毛不懼于畏。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云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  
 依匪母不屬於毛不懼于畏。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云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  
 依匪母不屬於毛不懼于畏。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云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

斯鳴蜩嘒嘒有濯者淵荏葦淠淠

反 譬彼舟流不知所屆

假寐

之朝雉尚求其雌

亦作跋其宜反

胡妻反

然安舒而稽留以待其牝鹿而俱走也

故我之心憂矣

不知者前不如蟬草今不如鳥獸故言又也

疾用無枝符費厄偃內疾流磊故疾用無枝郭璞曰

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墮之

道中死人人所覆也

墮之

信讒如或譎之

矣析薪地矣

子 舍彼有罪予之仇矣

之如有人以酒相饋得即飲之

爾此作論者古字得通用也

而言猶是畏木倒而病之明持其巔矣





故為傲慢下... 傲此亦為傲也... 幽王之惡始終一也... 始者言其身且為民之父母者無道之君皆自亂之初生僭

謂所為者是道非知其不可而為之也... 既其初即位者許為善但行不副言故詩人述其初辭以責之亂之初生僭

始既涵也... 借數涵容也... 借不信也... 借盡涵同也... 王之初生亂萌聖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

子信讒... 信讒人之言是後亂之所在... 君子如怒亂庶幾沮... 此亂庶幾可疾止也... 遺市專反沮辭曰反君

子如社亂庶幾已... 社亂也... 社音耻已音以... 疏... 亂之至遠已... 毛以為上既言王之亂又本亂

入盡得容受其言知王不察真偽遂以漸進也... 亂之及復所生益大難亂可反覆君子在位之言見讒人之言如怒言

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君子在位之人見有德賢者如禍祿之則此亂亦庶幾可疾止君子何不怒讒而福賢以止亂乎

○鄭唯以信為不信涵為同言信與不信同之不別故讒言遂生餘同... 傳借數涵容... 正義曰王肅云言亂之初生讒

人之行讒當有所因君能明察其讒言有漸也... 變讒不信至也... 正義曰此亂之初生是本信其所由故言初生亂萌以人

得自是生心以進讒害賢遂使王殺戮無辜是生亂也... 以信與不信混同不別於致讒為宜故易傳也... 箋君子至所生

○正義曰何知君子非幽王而以在位者以上言初生已本王矣君子若還斥王不宜言又以此知非王也... 讒人之能

亦善乃是王者信之而責在位信讒者以讒人能使王刑殺無罪必朝有黨援若在位骨鯁之臣固執不信則讒者之言

立威福明是臣之貴者洪範稱臣不得作福作威...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 箋云屢

言令怒讒禍賢者欲令之告王行之不令其專制...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 屢本又作婁力任反... 君子信盜亂是用暴... 盜也盟之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

長丁丈反又直良反要於進反數音朔背音佩見賢遞反下同... 君子信盜亂是用暴... 盜也盟之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

言孔甘亂是用飲... 飲音談徐音鹽... 匪其止共維王之叩... 箋云叩病也小人好為讒佞不共其職事又為王

恭本亦作供... 故而滋長也... 在位君子之人又信是凶盜讒人之言其亂是用之故而暴甚也... 所以益甚者此險盜之

又為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進也... 此小人好為讒佞者非於其職廢此供奉而已又維與王此

為病害也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言之美者使人聽之而不倦故以美言為甘也... 傳凡國至相要... 正義曰言此

者解屢意非此時而盟即為屢也... 言凡國有疑謂於諸侯羣臣有疑不相協則在會同之上用盟盟告盟而相要東司盟

謀莫協為勝村本又作寸同七損反度符洛反注皆同躍他歷反覺  
 士或反遇夫如守世讀作愚非也知音智狡古卯反馴音旬又音脣  
 之狡兔遇值夫則能獲得之。傳諺鬼大道聖德之人能謀立之彼他人而有諷依之小義能付度而之狡兔躍然者跳疾  
 郭逸者海內之狡兔是也。箋此四事至田夫。正義曰此四事以尊卑為先後大獸雖是常法不如宗廟為尊故寢廟  
 在大獸之先兕乃走獸故在他人之後連言寢廟者周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廟寢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此自工匠  
 所造而言君子者謂宮曰新廟奕奕矣斯所作彼矣斯君子也以教護課程必君子監之乃得依法制也大道治國禮法  
 聖人謀之若周公之制禮樂也遇夫者言兕逢遇夫則後獲耳遇非夫名故王肅云言其鯁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夫遇  
 而見獲是也。以能獲兔知是夫之馴獲。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荏染柔木意也柔不椅桐梓  
 者謂田夫也夫有守夫田夫故辨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漆也箋云此言君子樹善  
 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由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己亦可是。蛇蛇碩言出自口矣。蛇蛇碩意也  
 大言者言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箋云顏之厚者出言虛偽。疏言荏染柔忍之木君子  
 由心也。蛇以支反行下孟反。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不知慙於人。黃音黃。疏言荏染柔忍之木君子  
 之入所樹之也言君子樹木必身簡擇取善木然後樹之喻往來可行之言亦君子口所出之地言君子出言必心為思  
 數知善而後出之小人則不然蛇蛇淺意之大言徒出自口矣君子樹之言即言必不忠誠也巧為言語結構虛  
 對而交互也。傳柔木椅桐梓漆。正義曰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桐梓漆言文公所樹是君子樹之故引彼文以解  
 梁栗從可知。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水草交謂之麋箋云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拳力  
 云言無力勇者謂易誅除也職主也此人主為亂作。既微且廋爾勇伊何。許慎為微腫足為廋箋云此人居下濕  
 階言亂由之來也。拳音權徐已袁反易夷破反。既微且廋爾勇伊何。許慎為微腫足為廋箋云此人居下濕  
 勇伊何何所能也。廋市勇反許戶諫反脚。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箋云猶謀將大也女作說依之謀大多女所  
 隱也癆音羊本亦作傷音同創也腫諸勇反。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與居之麋幾何人素能然乎。幾居豈動反  
 同大音秦又。疏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為義曰疾誹佞之人謂之何人言彼何人斯居在於河之素際既無拳力無伊何能  
 如字德音素。疏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為義曰疾誹佞之人謂之何人言彼何人斯居在於河之素際既無拳力無伊何能  
 為視復無之而汝敢為此惡汝作為儀仗之謀大多汝所與聚居之徒泉幾何許人而能為此怪其言多且巧疑其眾教  
 之地。傳水草交謂之麋。正義曰釋水交。箋何人至曰何人。正義曰言何人者不識而問之辭此既無已不是不  
 識而口何人者賤而惡之作不識之辭故曰何人下篇疾暴公之侶謂之何人斥其姓名為大切亦作不識之辭以疾之不  
 也。傳許鶴全為廋。正義曰習釋訓文也彼引此既微且廋然後為此辭以釋之孫炎曰皆水濕之疾也郭璞曰許脚脛  
 也。傳許鶴全為廋。正義曰習釋訓文也彼引此既微且廋然後為此辭以釋之孫炎曰皆水濕之疾也郭璞曰許脚脛  
 此人居下濕之地故生微腫之疾居河之麋是居下濕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暴也蘇也皆。疏何人斯  
 六句至絕之。正義曰何人斯者蘇公所作其刺暴公也暴公為王卿士而於王所譖譖蘇公使獲譖焉故蘇公作是  
 何人斯之詩以絕之。正義曰何人斯者蘇公所作其刺暴公也暴公為王卿士而於王所譖譖蘇公使獲譖焉故蘇公作是  
 解何人之意言已以為暴公之所言是暴公譖已事詞無所致疑此句是絕之辭也經入章者言暴公之侶疑其譖已而  
 未察故許詩以絕之不欲與之相絕疑者未絕則不疑者絕可知疑暴公之侶窮極其情欲與之絕明暴公絕矣故序寫

何人斯之詩以絕之。正義曰何人斯者蘇公所作其刺暴公也暴公為王卿士而於王所譖譖蘇公使獲譖焉故蘇公作是  
 解何人之意言已以為暴公之所言是暴公譖已事詞無所致疑此句是絕之辭也經入章者言暴公之侶疑其譖已而  
 未察故許詩以絕之不欲與之相絕疑者未絕則不疑者絕可知疑暴公之侶窮極其情欲與之絕明暴公絕矣故序寫

云則暴公而絕之也。則暴公而得為王詩者以王信暴公之禮而罪已。則暴公亦所以制王也。箋暴也至召。正義曰蘇忿生之後成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檢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則蘇國在溫村。而曰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

都之畿內也。春秋之冊為公者多是畿內諸侯。編繪者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為卿士。明畿內故曰。皆畿內國名。春秋時蘇稱于此。云公者子益。子多。是畿內諸侯。編繪者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為卿士。明畿內故曰。皆畿內國名。春

公為卿士以否未可知。但何人為暴公之伯。云云。從行則亦卿士也。故王肅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云二人俱為王卿相隨而行。下云及爾如費。鄭云俱為王臣。蘇公亦為卿士。衣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

**入我門** 箋云孔其艱難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彼何人乎。謂與暴公俱見於王者也。其持心甚難。知其姓名為大。切故言何人。女與音韻下。伊誰云從誰暴之云。所言也由。已情而本之以解何人意。已音紀。疏。彼何人至

疑其與之女與於諸皆同。大音泰。伊誰云從誰暴之云。所言也由。已情而本之以解何人意。已音紀。疏。彼何人至之云。正義曰。言彼何人乎。與暴公俱見王之。入此其持心甚難。知也。述同語。已貌似不妄。故難知也。又言已疑之。暴公諸我之時。汝應與之。汝若不與。今過我國。何故之。我梁而不入我門。以見我手得不由。若我意慙而不得來也。猶冀其

不然而欲與和好。乃開解之曰。令諸我者。雜誰之所云。從而出。維乃暴公之所云。耳言爾。不與當與我。和親也。伊字毛皆為雜。鄭皆為是。則此亦當以此為異。箋梁至不妄。正義曰。以之梁而不入我門。爾爾。不與當與我。和親也。伊字毛

維暴之云。則何人非暴公矣。刺暴公而責何人。謂與暴公俱見王者也。若與暴公俱見王。蘇公不當疑之也。疑之而云其心難。知故著其心性。堅固似非虛妄之人。若非此人。性自虛妄。親又可疑。則證已必矣。非難知也。箋由已情至何人一舍。非他人教示。皆出己之情耳。故云由已情。而本之。開解何人之意。若何人實不共。謂欲使。復言維暴。獨云一疑

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暗我。以得謎讀也。女即不為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暗我乎。暗音差。見賢。遍反。謎讀戰反。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箋云。女始者於我甚厚。不為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暗我乎。暗音差。見賢。

女音汝。下注同。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箋云。女始者於我甚厚。不為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暗我乎。暗音差。見賢。與其侶二人相從而行。以見王。誰作我此禍。而令王謎讀我乎。汝從暴公行者。若不與暴公謀。我何故近之我。魚梁而不入。門。弔暗我也。汝始者能於我甚厚。不如今日。汝今云何。不以為我為可。言我有何行不可於汝。而更於我薄而不弔。暗乎

知已被謎而不暗。疑其謀已而內慙。箋云。二人至暗我乎。正義曰。以上言維暴之云。則暴是其一。明二之者。謂暴與其侶。侶即何人也。疑其處暴同情。故從而謎之。以見意耳。禮弔生曰。暗我。以上言維暴之云。則暴是其一。明二之者。謂暴與其

謎而責讓之也。今蘇公被罪之後。而在國見何人之其梁。陳是不奪其國。明是謎。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責而已。未加刑殺也。言暗者。雖不奪國。以被罪當弔之。弔生曰。暗不必失國也。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

**不見其身** 陳堂塗也。箋云。堂塗者。公館之堂塗也。女即不為何故近之我。館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暗我何所愧。乎皆疑之。未察之辭。疏。彼何不至乎。天。正義曰。又研窮何人乎。汝若不諧。我何故近之我。館舍之庭。使我得

慙愧於人。又不畏懼於天也。天有尊卑之道。人有往來之節。使吉有賀慶。凶有弔唁。所以敬天道。示慙愧。故不相弔。暗為不愧。人不異天也。傳陳堂塗。正義曰。釋云。堂塗謂之陳。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箋堂塗者。公館之堂塗。正義

曰。禮有公館。私館。公館者。公家梁。為別館。以舍客也。上云不。我門。則不得入。所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居之官。傲如逝。陳者。至公館之塗也。以館者。所以舍客。故雖不見。我門。則不得入。所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

**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箋云。祇適也。何人乎。女行來而去。疾如飄風。不欲入見我。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疑女邪。

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疑女邪。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疑女邪。

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疑女邪。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疑女邪。

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疑女邪。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疑女邪。

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疑女邪。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疑女邪。

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疑女邪。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疑女邪。

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疑女邪。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疑女邪。

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肝 箋云違暇亟矣肝病也女呵安行乎則何不暇舍息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暇脂女車

反疏 爾之至其肝。毛於下章以祇為病言使我病是使蘇公之病則此肝亦為蘇公之病也既數過其國而不入故

之後所以尤疑也毛以此云何其肝與下俾我祇也元章言言云何而使我病有罪病也。鄭以肝為何人病為異餘同。

箋一者至何病。正義曰箋以上章責其不來見我於彼亦何病也是欲見以解疑之辭此本之於何人為不病下反之已為

公之所疑者以不見何人故言一者之來見我於彼亦何病也是欲見以解疑之辭此本之於何人為不病下反之已為

得相安是章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易說祇病也箋云運行反也

見我則解說也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女情不通女與於譜我與否復難知也一者之來見我則知之是使我心寧

也。易夷反注同韓詩作施施善也否方九反一云鄭符節反俾必兩反祇兩支反一云鄭止支反說音悅下同解音

又反下章同 伯氏吹燹仲氏吹虺 以言俱為王臣宜相親愛。燹流袁反虺音池應對弟之應和胡則反及

爾如貫詠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諒信也我與女俱為王臣其相親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箋云及與

信而我不知且共出此三物以詛女之此事為其情之難知已又不欲長怨故設之以此言。賁古反 疏 伯氏至爾斯。

亂反諒音亮詛側助反以詛爾之詛相要曰詛此詛志反索素洛反為其子偽反長如字又張大反 正義曰既窮之

言我與汝何人其恩亦當如伯仲之為兄弟其情志亦當如燹燹之相應和而後吹虺也何者我與汝俱為王臣其相

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宜應和相親河由汝之誠信而不使我知而令我疑也若實不諧者則當共出豕犬雞之三物

以詛盟之此事使讓否有使令我不疑當還與汝相親不欲長怨故也。傳土曰燹竹曰虺。正義曰燹音悅書律

歷志大也周禮小師職作頊古今字異耳注云墳燹土平形似薦鍾六孔小者如籥子釋樂云大墳謂之燹音悅書律

曰音大也周禮小師職作頊古今字異耳注云墳燹土平形似薦鍾六孔小者如籥子釋樂云大墳謂之燹音悅書律

大燹其聲非一也郭璞曰麗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即引廣雅云八孔小節

注鄭司農云箎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墳燹成公作燹燹周古史考云古有所出墳燹向矣周幽王

時暴辛公善墳燹成公善麗記者因此為作謬矣人非暴公也故鄭周言其云蘇公善亦云古所出墳燹亦云蘇公善亦云

當自宰於樂之小器以相親也又此窮極何人非暴公也故鄭周言其云蘇公善亦云古所出墳燹亦云蘇公善亦云

相和與鄭同也。傳三物至以雞。正義曰隱十一年左傳曰鄭伯使卒出殺行亦云我與汝亦同家長初之官暴公燹之

言詛而俱用三物至以雞。正義曰隱十一年左傳曰鄭伯使卒出殺行亦云我與汝亦同家長初之官暴公燹之

萬民之犯命者時其不信者盟不信者盟不信者盟不信者盟不信者盟不信者盟不信者盟不信者盟不信者盟不信者盟

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也民不信者盟不信者盟不信者盟不信者盟不信者盟不信者盟不信者盟不信者盟

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聞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局社盟國人於臺社詛諸五父之

衢是一君與羣臣有詛也此何人與蘇公同為王臣蘇公與之詛則諸相疑亦應有詛法但春秋之世無其事耳詛之

則鄭伯使卒出殺行亦云我與汝亦同家長初之官暴公燹之

之二十五人為行或出夫或出雞所得三物並用者時者叔為子都所射鄭伯不誅子都而使諸軍詛之百人為卒以六民以雞

者於時鄭伯使之詛故得用君牲也以行之人數少於季自為等級耳此亦大雞詛所用也若盟者則牛豕豕十五年左傳

說衛太子蒯聶與伯姬與般以盟孔理者時太子未立不敢從人君之詛故鄭異議駁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

謂耳小於盤也周禮戎右職玉若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執券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盟者人若用牛伯姬盟孔極以殺下人若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故左傳孟任劍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麻子反覆而與之盟皆無牲也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蜮短狐也靦姑也

域狀如窻三足一名射工俗呼之木弩在人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靦女相見。蜮音或沈又音。或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女之情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音音以古以字本作以。疏。怒而責之言汝若為鬼也為蜮也則誠不可得。而見不須與我為詛今汝有靦面目乃是也。音音以古以字本作以。疏。怒而責之言汝若為鬼也為蜮也則誠不可得。詛乎以疑爾諺我之故我作此第八章之善歌窮極爾反側之情冀得其實也。傳疏短狐狐影。正義曰研窮而不得其情於是。城如籠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賊淫女乘亂之氣所生也。陸機短狐狐影。正義曰洪範五行傳云。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靦姑釋言文孫炎曰靦人面姑然說文云靦面見人面而靦也然則靦與姑皆面見人之貌也。傳反側不正直。正義曰洪範云無反側王道正直則知側是不正直也反側者翻覆之義故箋以為輾轉申傳不正直之意與傳同。

###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故以名篇。巷伯官名也寺如字又音侍奄於檢。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諷人諷寺人又傷其將及反官本或將此注為序文者近附近之近下近嫌同。疏。奄官。正義曰此經無巷伯之字而名篇曰巷伯故序解之。云巷伯奄官奄人為此官也官下有分衍字定本無巷伯奄官四字於是也。以俗本多有故解之。箋巷伯至名篇。正義曰巷伯是內官也其官用奄士士四人為之其職掌王后之命天官序官云小臣奄士士四人注云奄稱小臣其賢其職云掌王后之命是也又解內小臣而謂之巷伯者以其此官中為近故謂之巷伯也釋官云官中巷謂之遠孫炎曰巷舍間道也王肅曰今後官稱承巷是官內道名也伯長也主官內道官之長人主於羣臣貴者親近賤者疏遠主官內者皆奄人奄人之中此官最近人主故謂之巷伯也巷伯是內小臣者以周禮無巷伯之官奄雖小臣為長主巷之伯唯內小臣耳故知是也蓋其官名內小臣時人以其職號之稱為巷伯也與寺人官相近者寺人亦奄人其職曰掌巷伯相近諷人諷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巷伯名篇以為所掌名既為巷伯以其官與妻兮斐兮成是貝錦

與也妻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泉之貝文也與者喻諷人集作已過以彼諷人者亦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妻七西反斐字匪反本或作菲餘泉直基反貝黃白文曰餘泉。疏。已大甚。箋云大甚者謂使已得重罪。疏。錯兮至大甚。正義曰女工集彼眾采而織之使斐然兮斐然兮令文章相是德狀以為已罪也實無罪而護之使得重刑故傷之云彼諷諷人者亦已復為太甚言非徒諷諷諷小辜乃至極刑重罪是為太甚。傳妻斐至錦文。正義曰論語云斐然成章是斐為文章之貌妻與斐同類而云成錦故為文章相錯也錦而連貝故知為貝之文。箋錦文至貝文。正義曰解錦文稱貝者其文如餘泉餘泉之貝文也釋魚說貝文狀云餘泉黃白文餘泉文舍人曰水中蟲也李巡曰餘泉貝甲黃為質白為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為質黃為文彩陸機疏云貝水介蟲也龜鼈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眾古者質貝是也餘泉黃為質白為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為質黃為文彩有哆兮侈樂其貝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可列相當其貝大者當有至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真交趾以為杯盤寶物也哆兮侈

兮成是南箕。哆大貌南箕箕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夜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且而蒸盡繒屋而繼之自



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厲與之言曰子何為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問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若不若柳下惠然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幼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箋云箕星咤然踣快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咤而侈大之。侈昌者反說文云張口也玉篇尺紙反又昌可反侈只是反又式是反辟音避下同釐力之反寡婦也依字作養放甫往反蒸之升反縮所六反又作梳同間開之間又音闊婚紆甫反又軒具反本或作煦況甫反踵音勇反彼諧人者誰適與謀義云適往也誰往就女謀其言多疏集成至與謀。正義有所因言誰人

初本相去哆然寬大為踵字其又侈之更益而大為舌兮乃成是南箕之呈言箕之所成以由踵已哆又侈之而為舌故也以與讒人因寺人初有小嫌疑為始兮其又樽之更增而其為終兮乃成其罪之禍言禍之所以成者亦因始有嫌又樽之而為終故也言已避嫌不審使人因之亦已之所以梅也因有小嫌陷已如此彼譏諧人者誰往與謀乎何多而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若使踵本太狹言雖小寬不足以為箕由踵之二星已寬大故為多兮也侈者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踵狹而舌廣者踵對舌為狹耳其實踵之二星已寬大故為多兮也侈者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

甚故物益大而名之為侈也侈之言必有因者由踵已大故舌得侈之而為箕時作詩之人自謂避嫌之不審由事有嫌家到戶說奸否難明是不審也言頗叔子及魯人避嫌審與不審之事以此之類叔子納都之釐婦雖執蠶纈不可取屋草以繼之也先言放乎且已之為掩目言其然火火以至且乃更覆說薪盡抽屋之事其實蒸盡抽屋是未且時也吾

幼吾亦幼者止謂未老耳非悍也柳下惠固可者言柳下惠貞紫之名素已彰矣固當如是可於吾身為此則不可也婦人之意將以吾之不可使學柳下惠可者言已不得學也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可者未有能似於是者言魯人如此為行取嫌與柳下惠相似此言當有成文不知所出家語習有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顏叔子之事非所引也傳言此者諛避嫌之事耳此寺人奄者也非能身有奸淫其所嫌者不必知男女是非之事。箋踵掖而舌廣。正義曰定本也作踵其義俱通緝緝翩翩謀欲諧人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緝七立反說文慎爾言也謂爾不信箋云慎誠也

言王將謂女不信而不受欲其疏緝緝至不信。正義曰上言謀多而巧此言為謀之狀言口舌緝緝然往來翩翩然誠者惡其不誠也。惡高路反疏相與謀欲為譏諧之言以害人自相計議唯恐不成相教當誠汝之心而後言也若言不誠實則所言不巧王將謂汝言捷捷幡幡謀欲諧言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為不信而不受也故須誠實言之捷捷如字又音安幡芳煩反豈不爾受既其女遷去也箋云遷之言訓也王倉卒豈將不受女言乎已則亦疏捷捷至汝遷。毛以為讒人相戒言汝若不誠汝將復訓誦女。誦所諫反又所奸反卒寸忽反誦方味反疏之心而言之王於倉卒之間豈不為汝受之而已受之後知汝言不誠實王心或將舍汝而更遷去也疏之好於倉卒之間豈不為汝受之而已也鄭以遷為訓言王將誦諫汝以遷去為理否汝易之疏則憂勞彼駁人好好然而喜我勞人草草然而憂故仰告蒼天蒼天何不

也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疏則憂勞彼駁人好好然而喜我勞人草草然而憂故仰告蒼天蒼天何不一視察彼人之虛妄而矜哀此勞人彼譏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諧人投畀豺虎投棄也。界必或作豺豺虎不食投畀有北而方寒涼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昊昊天也箋云付疏彼譏至有昊。正義曰豺虎若不肯食當擲于有北太陰之物

皆天之所生天推避之理故止於吳天也符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故禮記編衣  
曰德惡如菟伯言欲其死亡之甚○傳北方至不毛○正義曰以北方陰之氣寒涼而無土毛不生草木寒凍不可居  
處故棄於彼欲凍殺之昭七年左傳曰食楊園之道猗于畝丘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箋云欲之楊園之道  
土之毛地官載師曰宅不毛皆謂草木也

始○猗於綺反徐於宜反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寺人而王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箋  
使衆在位者慎而知之既言寺人復自著孟子者疏楊園至聽之○正義曰寺人以身既得罪恐更濫及善人故戒於  
自傷將去此官也○作爲此詩一本云作爲作詩疏在位令使自慎言人欲往之楊園之道當先加歷於畝丘而乃後

於楊園也以應讒人欲行齋大臣之法亦當毀害於小臣而訖乃後至於大臣也讒人立意如此故我寺人之中字曰孟  
子者起發爲小人之更讒而作巷伯之法亦當毀害於小臣而訖乃後至於大臣也讒人立意如此故我寺人之中字曰孟

而敬慎也此言凡百則恐漏及在位而獨以巷伯名諸者以職與巷伯相近巷伯是其官長故特憂之當云作賦詩定本  
云作爲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自與釋相乖非也○傳楊園至丘名○正義曰釋丘云如畝畝丘李巡曰謂

丘如田畝曰畝丘也孫炎曰方百步也以畝丘丘名故知楊園亦園名也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園丘詩人見之而爲辭  
也○傳寺人至此○正義曰毛解言已定之意也知罪已定者若不定則不應疾讒人如此之甚也以罪定故知將踐刑

也由踐刑而作此詩知自言孟子以殊於餘寺人不被讒者也○箋寺人至此官○正義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天官序官  
文也彼注云寺人之言侍也正內路寢也則五人當在路寢侍王之側也箋言此者明寺人非一也毛解自云孟子之意

箋又解自言寺人之意由自  
傷將去此官故舉官言之

###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三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疏**

谷風三章章六句至道絕焉。正義曰作谷風詩者刺幽王也以

王之時風俗澆薄窮達相棄無復恩情使朋友之道絕焉言天下無復有朋友之交乃是人行之大者幽

皆言朋友相棄之事讀書地理志云凡民稟五常之性而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擊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以刺之經三

辯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是解風俗之事也風與俗對則小別散則義通總粹土之風氣故謂之風以刺之經三

亦是俗也此俗由君政所為故言俗言舊俗者亦謂之改定四年左傳曰啓以夏政商政謂夏商舊俗也言風俗者謂

中國民情禮法可與民變化者也孝經云移風易俗關雎序云移風俗皆變惡為善邨谷風序云國俗傷敗焉此天下

俗薄皆謂禮法為惡是得與民變革也若其夷夏異山川異制民之器物言語及所脩其教不易其俗地官土均云禮

俗喪紀皆以地美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訓訓掌道方惡以知地俗皆是不改之此言其大法耳乃箕子之處朝鮮大

伯之在匈奴皆能教之禮儀使同中國是有習習谷風維風及雨風謂之谷風與者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喻朋友同

可改也但有不可改者不強改之耳。習習谷風維風及雨風謂之谷風與者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喻朋友同

志則思愛將恐將懼維子與女其憂務。恐丘勇反注下同女音故厄本又作既於草反難乃且反。將安將樂

成。谷音穀。將恐將懼維子與女。女以志達而安樂素思忘舊薄之甚。樂音洛注下皆同。疏習習至棄予。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生長

陰雨以行其潤澤由風雨相感故謂澤德行之甚良朋相親於善友以成其思愛由朋友相須故思得成朋友思愛相須

若是有窮達不可相棄何為且恐且懼當遭苦厄之時維我與汝獨受此難纒得且安且樂志達之時故何更棄我乎

不念思愛之時也。箋東風至潤澤行。正義曰東風謂之谷風釋天文風類多矣正取谷風為喻者谷風生長之風取

其朋友相長益故也。此據風為文故云風而有雨則潤澤行潤澤是雨之事但雨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巧易曰潤之

已窮彼達是窮達相棄也。箋朋友至之甚。正義曰朋友無大故不相棄論語文也引之者證朋友得相怨之意大故

謂惡逆之事苟無大故義不相棄今彼已得志申達居處安樂而棄往。習習谷風維風及雨。類風之焚輪者也風薄

日之恩徒昔時之故舊是風俗薄之甚也以序言俗薄故於此明之。習習谷風維風及雨。類風之焚輪者也風薄

而成。類徒雷。將恐將懼實予于懷。箋云實置也置我於懷言。將安將樂棄予如遺。箋云如遺者如人行道

反上時掌反。習習至如遺。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者生長之谷風也維生長之谷風能及於焚輪謂之類使之旋轉而升是風

薄相扶而上也。以與良朋能佐於善友使之道德益進是朋友相率而成也德既由友而成則窮達不可相棄故言

何為汝本且恐且懼苦厄之時則置我於懷至相親愛矣今汝得且安且樂志達之後反更棄我如人遺忘於物類然不

省無心念我也。傳頤風至而成。正義曰釋天云焚輪謂扶搖風從下上曰頤頤風從下上曰焱然則頤者風從上

扶搖暴風從下上升上故曰焱焱上也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頤迴風從下上曰焱然則頤者風從上上而下之名迴風從上

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彼迴風從上下谷風未與

相扶謂之為頤若谷風既與相扶而上則於爾雅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崔嵬山巔也雖

為藪不復為頤也詩言頤頤其未與相扶之名耳。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盛夏萬物茂壯

習習至如遺。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者生長之谷風也維生長之谷風能及於焚輪謂之類使之旋轉而升是風

薄相扶而上也。以與良朋能佐於善友使之道德益進是朋友相率而成也德既由友而成則窮達不可相棄故言

何為汝本且恐且懼苦厄之時則置我於懷至相親愛矣今汝得且安且樂志達之後反更棄我如人遺忘於物類然不

省無心念我也。傳頤風至而成。正義曰釋天云焚輪謂扶搖風從下上曰頤頤風從下上曰焱然則頤者風從上

扶搖暴風從下上升上故曰焱焱上也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頤迴風從下上曰焱然則頤者風從上上而下之名迴風從上

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彼迴風從上下谷風未與

相扶謂之為頤若谷風既與相扶而上則於爾雅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崔嵬山巔也雖

為藪不復為頤也詩言頤頤其未與相扶之名耳。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盛夏萬物茂壯

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箋云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山巖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  
槁者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崔徂回反巖五回反又作菴萎於危反長張丈反下同槁苦老反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箋云大德切瑤以道相疏習習至小怨。正義曰言習習然相調者生長之谷風也谷風猶

能切礪之故其友身之道德亦能成就之道德相由而成窮途不宜相棄然草木之生長雖至於盛夏之時亦與民茂壯無  
能使草不有死者無能使木不有萎者以時不齊實小有萎死者也以與道德之進益雖至於成就之功百事通曉無能  
使色不有怨者無能使辭不有訟者以大義不虧實小而有忿訟也然小萎無虧於夏長小怨無損於交好汝何為忘我  
切瑤之大德反思我言訟之小怨而棄我乎。傳雖盛夏至萎枝者。正義曰以四時春生夏長物之盛莫過夏時故云  
雖盛夏萬物茂壯也以其大時不齊不能無死者故月令仲夏靡草死故曰死生分是草木無能不以有枝葉萎槁者定本  
也集注本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箋此言至小訟乎。正義曰雖山崖鬼之文上承谷風之下而下與草木相連

明是風吹山巖之上使生草木也平地沃衍之土宜生草不山巖之上則非草木所宜風尚吹之使生故云猶及之也以  
雖長而風及喻朋友相養之深也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萎槁者以為平地之草木非止山巖也養則言其  
難者故云山巖猶及之萎死則言其茂者故言感夏以暢之云猶有萎槁者為不宜萎槁是不據山巖明矣若然東風為  
谷風實取生長之義要風以四方為名非以四時立稱則夏之東風猶為谷風也春則草木初生未及暢茂其有萎死則  
也木大或一枝枯故言萎也草小或連根死故言死也

惟其常詩人不應舉以為喻故知言草木萎槁謂夏時  
也木大或一枝枯故言萎也草小或連根死故言死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蓼莪上  
音六下五河反養除亮反注除鞠養也殺養也二字餘並同疏

蓼莪六章上各二章辛章上二句也。不得終養卒章卒句也。正義曰民人勞苦致令孝子不得於父母終亡之時而侍養  
之民人勞苦五章辛章上二句也。不得終養卒章卒句也。正義曰民人勞苦致令孝子不得於父母終亡之時而侍養  
義曰經言衝福靡至是親沒之辭序言不得終養繼於勞苦之下是勞苦不見父母也故言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  
時在役所不得見之也終是亡之稱亡連言病者以亡必用病言終可以兼之親病將亡不得扶持左右孝子之恨最在  
此時故**蓼莪者莪匪莪伊蒿**興也蓼莪長大貌箋云莪莪莪長大貌視之以為非莪按謂之蒿興者喻  
連言之**父母生我劬勞**箋云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疏以爲非莪反謂之惟蒿以興有形器方可識者正是此物也而我不

精識視之以為非此物反謂之是彼物也以己二親今且病亡身在役中不得侍養精神昏亂故視物不察也既不得終  
養又迫而為非莪亦可哀之又可哀我父母也其生長我也其病勞矣不見其亡所以深恨。箋莪已至其事。正義曰  
視我以為非莪亦是作者身視我之親也。我親之是我者自我也但作者憂思之深每事皆不精識也**蓼莪者莪匪莪伊**  
故舉視莪為蒿以喻家事皆然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謂家事不精識非獨我也

**蔚**蔚莪也。蔚音尉。蔚去夕反。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瘁云瘁病也。疏傳蔚莪也。正義曰釋草文舍人曰蔚一名杜葍某  
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餅之馨矣維馨之恥。餅小而疊大馨盡也箋云餅小而盡疊大反疊苦定反  
角似小豆角說而長一名馬薺蒿。餅之馨矣維馨之恥。餅小而疊大馨盡也箋云餅小而盡疊大反疊苦定反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鮮寡也箋云此言供養日寡矣而我尚不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  
雷音。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得終養恨之言也。鮮息淺及祖九用反。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  
則靡至。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見如入無所至。怙音戶韓詩云怙類也恃特質也。疏餅之至靡至。正義曰疊

雷音。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得終養恨之言也。鮮息淺及祖九用反。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  
則靡至。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見如入無所至。怙音戶韓詩云怙類也恃特質也。疏餅之至靡至。正義曰疊



少酌許不使小錢先竭今許之既盡矣而豐尚盈滿是為酌器者之恥也以典民有富而多了貧而寡弱治民者當多役  
富少役貧不使貧者先困今貧者既困矣而富者尚饒裕是王之恥也今王不以為恥偏困貧民我不得供養故因此以  
恨言察天民之生也言生而得養其日尚寡況我尚不得終養是可恨之甚如此我不如死之久矣言已雖生不如死之  
已久也所以然者以無父何所依法無母何所倚恃已無父母出門則以中心銜憂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如  
行田受野無所有至是其所以悲恨也。羹餅小至極矣。正義曰釋器云小器謂之坎琖矣以酒罇曰酒罇曰似形然  
大者對一解是羹大如餅也言餅盡矣。羹餅盈言為豐饒者。是為土器之恥即酌者以豐大似富家餅曰似形然  
羹餅並列俱以酌之則當多酌而少酌餅以至於俱盡是均也。猶上之賦役以富貧並對俱以役之則當多役富而少  
役貧以至於俱堪亦為均也。今餅盡而豐盈盈者滿也是全不酌之辭猶偏後貧寡而富家不行故言恥者刺王不使富  
分貧取恤寡也謂不使富者分貧者之役取者愛寡者之勞而共之也。言餅罄則豐盈矣。豐盈無情之物終不以自盈為  
恥故知是為豐者恥以喻王也。箋孝子至所至。正義曰作詩之日已反於家故言出入之事入門無見又似非殯  
為甚三年之外孝子之情亦然但此以三年為期。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

**入腹我** 鞠養腹厚也。箋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畜也育也。顧旋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箋云父兮是德。昊天罔極。我起止我長送我覆育我顧我反覆我其出入門戶之時常愛厚我。是生我幼勞也。我今欲報父母是勞

心無極。我起止我長送我覆育我顧我反覆我其出入門戶之時常愛厚我。是生我幼勞也。我今欲報父母是勞

天之德。昊天罔極。我起止我長送我覆育我顧我反覆我其出入門戶之時常愛厚我。是生我幼勞也。我今欲報父母是勞

苦詰文。箋云父兮至懷抱。正義曰上言撫言父母母此分父母而說之。故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以鞠已為養畜我承

拊我之後明起止而畜愛之故為起也。言覆育者謂其寒暑或身體之覆近而愛育焉。視謂去之而反顧也。復我承

也。故為反覆謂小者就所養之處迴轉反覆之也。腹我謂置之於腹故為懷抱。以父母厚已非獨出入之時故易傳也。南

**山烈烈飄風發發** 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貌。箋云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民莫不殺我獨何害。箋云殺養

得養其父母我獨何。南山至何害。正義曰孝子言已。在役之苦。我本從役苦於南山。值時寒甚。視南山則烈烈。皆

故親此寒苦之害。極其至役之勞苦而情以為至難也。又遇烈風發發然寒而且暴疾也。於時天下之民豈不皆

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親此寒苦之甚害而不得養父母乎。此何害與。下不卒互也。箋言民至之害。正義曰何害

者皆以已刺彼故言他得孝養已獨寒苦此則怨者之常辭。且虐若者役賦不平非無閑獨之人故作者言已偏苦得稱

民莫不。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律律猶發發也。民莫不殺我獨不卒。箋云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

殺也。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律律猶發發也。民莫不殺我獨不卒。箋云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譚徒南反國

名。大東七章章八句至告病焉。正義曰作大東之詩者刺亂也。時東方之國偏於賦役而損傷於財。此譚之大  
疏。夫作是大東之詩者於王言已國之病困焉。國民財役以至於病是為亂也。言亂者政役失理之謂也。七章之言  
皆是也。言困於役者對則貨財謂之賦。功力謂之役。從末此經文及傳並皆刺賦徵重薄無怨力役之事。故哀我卹人箋云  
哀其民人之勞苦亦不欲使周之賦。賦則功亦可息也。是欲息其賦。非力役也。但王數徵賦。怨力役之事。故哀我卹人箋云  
四章云職勞不來下。箋云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言送轉輸而不蒙勞來是困於役之事也。經則主怨財盡故唯言賦重  
斂則兼言民勞。故云困役由送衰財以致役。故先言之。從首章以盡三章皆是困於役之事。四章以下言周衰政偏。眾官  
廢職。由此已固所以賦重故言之。以刺周亂也。言病者。雖七章皆是若指事而言。則哀我卹人亦可息也。是所苦之辭也。  
言東國者。譚大夫以譚國在東。而見偏役。故經云小東。小東。敘亦順之。而言東國。為不指譚而言。東者。譚大夫雖自為已

怨而王政大絕偏東非諱獨然故言東以廣之譚大夫者以別於王朝也昔天下之莫非王臣必別之者以此主陳譚國之偏苦勞役西之人優逸是有彼此之辭故須辨之明為譚而作故也若汎論世事則不須分別小朋大夫梅仕於亂彼牧伯大夫不言其國是也。箋譚國至滅論。正義曰解譚大夫而序言東國之意也莊十年齊師滅譚是春秋經也傳曰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及不至是以齊師滅之引此者證其在京師之事也。有

**錄籛殮有抹棘也** 籛也錄籛殮也抹棘赤心也箋云殮者客始至主人所殺也傳曰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及不至是以齊師滅之引此者證其在京師之事也。有

籛音軌殮音孫抹音科又其牛反下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砥之履反。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矧云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其如 瞻言顧之潛焉出涕 瞻也潛涕下貌箋云言我矣我從今顧視之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瞻音恭本又作眷潛所姦。疏 有籛至出涕。正義曰言有籛然滿者蓋中反說文作潛云涕流貌山晏反出如字徐尺遂反涕音體為于偽反。 疏 黍稷之殮也有抹棘長者棘木較肉之匕也

客始至主人以蓋盛殮以匕載肉而待之是主人供奉之惠於賓客厚也與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也非子崇恩厚又法制齊均周之貢賦之道其均如砥而行用之賞罰之制其直如矢然也所行之政皆平而不曲也以天子崇履其厚小人視其平是上下相和舉世安樂今此二者於前世已過而去嗟然返我從今世徒反顧而視之終不可值由此潛焉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所以見偏役也。傳籛滿至赤心。正義曰蓋以盛殮殮為其狀故知籛滿蓋殮也主

以供賓客有禾有米此以盛於籛故知熟食也又禮之通例皆適盛殮者籛蓋盛黍稷故知謂黍稷也抹為之狀故知長貌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是也鼎實煮肉也煮肉必實之於鼎也載之於鼎也言棘赤心者以棘木赤心言於祭須以匕載之載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雜記法亦言匕所以載牲體牲體即鼎實也言棘赤心者以棘木赤心言於祭須賓客皆赤心盡誠也吉禮用棘雜記言用桑者謂喪祭也待賓客之匕禮常用棘傳言赤心解本用棘之意未必取赤心為喻。箋殮者至天下厚。正義曰箋殮之所用故言客始至主人所殺之禮也知者時禮禮初至大夫帥至於館宰夫

曰喪殮是也言凡殮殮以其爵等為之半禮之數陳者掌客文也案大行人及掌客云上公殮五牢饗饋九牢侯伯殮四牢饗饋七牢子男殮三牢饗饋五牢諸侯之朝必以臣從彼為凡介行人宰史設文故注云凡六行人宰使眾臣從賓者也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有饗饋尊其若以及其臣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者掌客文也案大行人及掌客云上公殮五牢饗饋九牢侯伯殮四

大夫也則殮大半饗饋三牢爵士也則殮少半饗饋大半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下齊等為之牢禮之數陳也陳者依此數陳列以與之言此證殮之所用是供客之禮也知論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者以下云周道如砥言周平安之世語言顧之傷其不見往古故知此以主人待客之隆喻古者施予之厚也以東國

困役而刺謂殮之石馬貢曰砥言周砥言其平五相還也知砥比貢賦均也矢則幹必直故比貢賦不均也砥言周道則其直亦周道也如矢言其直則砥言其平五相還也知砥比貢賦均也矢則幹必直故比貢賦不均也砥言周道則直理亦兼還故下箋云砥矢之道獨為貢賦而砥矢並言是得兼還故也此篇論政偏敝重無言賞罰之事傳言之者以言周道為事庶所可平貢者即貢賦實罰耳故因而盡言以得兼還故也此篇論政偏敝重無言賞罰之事傳言之者以

履其恩厚而法激之小人視其平直而供承之道不能任君以致於備我五章以下刺其空官廢職與此相首尾 小東大今賦敏之偏亦由時在位貪亂不履先王之道不能任君以致於備我五章以下刺其空官廢職與此相首尾 小東大

**東杼柚其空** 空盡也箋云小也夫也謂賦敏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諱無他黃維絲麻爾今虛杼柚不作也。杼直呂反杼文云盛杼器柚音逐木又作杼斂力諱反後同。糾

糾葛屢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

時財貨盡雖公子衣屬不能順時乃夏之葛屨今以履霜送轉轉因

見使行周之列位者而發聖焉言雖困乏猶不得止。糾居然反屨九具反佻徒彰反徐又徒了反沈又徒往既來使徒高反韓詩作耀耀往來貌也言挑木或作窵非也周行戶部反沈周行下載徒之心。正義曰譚大夫既思古無及乃我心疚受之會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病也。救音救。疏言今處王政偏重故於已小亦於東大亦於東

前所賦敝者推出行袖今既輸送行袖從其上的物皆已盡焉由此財盡衣履不備糾糾然夏日之葛屨公子以貧乏故謂其不可以履冬日之霜寒也佻佻然獨自行者我諱國之公子也則送轉轉又見使行而彼周之列位而發幣焉雖困乏猶不止也公子之困如此又我諱人自盡空竭送解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虛空而來彼周之列位而發幣焉所以使我心傷病焉。箋小也至不作。正義曰知譚無他貨惟有絳麻者以行袖之有絳麻耳故文云行袖持絳者也是。箋雖公子至不得止。正義曰上言行袖其空是譚國財盡破產之下即云公子是公子服此葛屨而履霜也下云既往既來仍是轉輸之事故知公子獨行爲送轉轉至京師又因見使之行周列位而發幣焉謂適有同而納其轉轉之幣列位則是有司也隱七年左傳曰初我朝於周發幣於公卿杜預云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諸公府卿寺彼因朝而有貢獻之物發幣於公卿與此公子發幣同但此轉轉不爲公卿杜預也以其屨屨爲履霜仍彼行役言因乏猶不得止也。箋會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悲焉。正義曰聘禮云無行則重。賄反幣謂以幣反報來者故言以反幣言之知責王無反幣者以怨其盡受明當有報也中庸曰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有報矣天子報諸侯之禮雖凶春秋之世諸侯之事

纒主與天子同也齊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使其幣而重其禮諸侯之使垂有測沈泉無浸稷薪契契寤歎藥而入桓桓而歸言其空而來重而歸已也天子亦當有報故其此所謂侯之使垂有測沈泉無浸稷薪契契寤歎

哀我憚人測寒意也側出也沈泉稷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箋云稷落木名也既伐而折之以爲薪不欲使沈泉浸極盡之極盡之則將困病亦猶是也。測反徐沈音軌字又作暑窵又音但下字亦作暑窵音郭朽也薪是稷薪刈也鄭落木名也字則宜作木傍契若計反徐沈音軌字又作暑窵又音但下字亦作暑窵音郭朽也薪是稷薪

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載而歸蓄之以爲家用哀我勞人亦可休息養之以待國事。當勅六反疏有

至可息也。毛以爲有測然寒氣之沈泉無得浸漬我所獲之糶薪也。以與暴虐者周室之蠹王無得稅我憚國之民人也可。薪者惜其糶薪不欲使沈泉浸之。以浸之則漏腐不中用故也。以與暴虐者周室之蠹王無得稅我憚國之民人我憚國勞苦之民人。不欲使周人極斂之極斂之則困病不堪其事也。又言薪者是獲刈之薪者尚以爲可存載於意當

故不欲周王之所斂也。此以沈泉比周王刈薪之人。楷已薪猶謂大夫之愛譚人意雖相對而文有詳略言沈泉之浸獲薪不可息周王之斂譚人譚大夫有愛民之容刈薪者無惜薪之狀皆互見也。鄭唯獲爲木名尚爲庶幾又向可載以對亦可息是薪可載歸猶人可休息直文比事於義爲通故不從毛餘同。傳測寒至彈勞。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載以對是測爲寒氣也說文測寒貌故字從冰釋水云沈泉穴出穴出皮出也李迥曰水泉從傍出名曰沈沈側出是側出曰沈

泉也稷讀如稷稻之穫故爲刈也薪當析之即云刈者蓋木之細者以荆楚之類故曰言刈其楚是小者刈之也以有哀獸故知契契憂苦也憚勞釋詁云。箋落至爲薪。正義曰稷落釋木支文在釋木故爲木名某氏曰可汗杯圖皮輒爲恒索又可爲饅帶其材可爲杯器素也陸機疏云今細者皆謂木也而謂木於理不安故易之。東人之子職勞

不來西人之子祭祭衣服勤京師人衣服靡絮而逸預言王政偏甚也自此章以下周道衰其不言政故則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箋云舟當作周表當作求聲相近故也

言京官廢職如是而舟人之子熊羆是裘舟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罷已。來音賚注同。詩十二之。小雅。谷風之什。

彼皮反觀音接字又作楫近附私人之子百僚是試私人私家人也是試用於百官也箋云此言疏東人至是試

近之近下同搏音博真莫應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私人私家人也是試用於百官也箋云此言疏東人至是試

王政之偏東國譚人之子主為勞苦盡財以供王賦而會不見諱以為勤言王意以為勤言王意以為勤言王意以為勤言

熊黑之皮是為衣裘言賤人踰制而奢富也其私家之人之子則百僚之官於是登用之小人得志驕貴也此周道之衰

已所以偏著。鄭以舟人之子二句為異其在箋。傳東人至鮮盛。正義曰東以對西則西人是京師之人京師是王

畿之大號決其不賦稅非在朝之人也來勒釋詰文以不被勞來者其不見鮮明則東人衣服黻黻互相見是勞來也。箋

東人至而已。正義曰東人言玉勞若則知西人為逸豫西人言其衣服黻黻互相見是勞來也。箋東人至而已。正義曰東人言玉勞若則知西人為逸豫西人言其衣服黻黻互相見是勞來也。箋

衣履不能順時況國入乎此詩諱大夫所以告已國之病首章至此言諱人之困而從此以下非復諱事故解之自此章

以下言周道衰也所言道衰雖有二事其所不言王政偏則言取官廢職唯如是而已此章以下非復諱事故解之自此章

入其辭皆相反舉解盛而對職勞以是裘而對是試則周人私人猶東人私人也既東人私人也既東人私人也既東人私人也

是試為上之所用則是裘非身之所衣皆是王使之也以此知舟當作周委當作求周世臣之子孫者請在周有功德世

為臣其子孫賢者也裳裳者華序曰東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是有退在賤官者也以此知舟當作周委當作求周世臣之子孫者請在周有功德世

知在冥氏宄氏之職秋官冥氏下土二人宄氏下土一人冥氏掌鼓孤張為辨搜也以攻猛獸以靈鼓歐之宄氏掌攻蠻獸

即周人也上句刺其鮮盛下句復傷其退求熊羆者哀此貶黜辭各有為不相害也。傳私人私家人。正義曰此云

之輩退在賤官雖同是周人賢愚不等作者刺彼驕者哀此貶黜辭各有為不相害也。傳私人私家人。正義曰此云

私人則賤者謂本無官職卑賤之屬私居家之小人也崧高云遷其私人以申伯為王卿士稱其家臣為私人或以其酒

疏東人至是試

私人私家人

私人私家人

私人私家人

私人私家人

私人私家人

私人私家人

私人私家人

私人私家人

私人私家人

私人私家人

私人私家人

私人私家人

私人私家人

私人私家人

私人私家人

至百也言終日晏也蓋不見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不能反報成章也 晏云織女有織名爾焉 而百七移者據其理當然矣

**服箱** 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也 有挾天畢載施之行 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今天畢則施於列而

云啓明長庚皆有明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 有挾天畢載施之行 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今天畢則施於列而

已 疏 錐則至之行。正義曰言錐則終日歷七辰有而無東不成繼法報反之文章也言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報

而不曾見其牽牛以用於牝服大車之箱也又東方有啓導日明之星西方有掩亮織肉之星此亦河會能有牽牛之名

之官司虛列而無所成也。傳何故至之箱。正義曰河鼓謂之牽牛釋天文也李巡曰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

炎曰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之北也或名爲河鼓亦名爲牽牛如爾雅之文則牽牛河鼓一星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

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入尺謂較也今俗爲平較兩較之內謂之箱甫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箱是謂車內容

時也啓明也言開導日之明故謂明星爲啓明長庚釋詩文曰既入之後有明星言其長能續日之明故謂明星爲長庚

也釋天云明星謂之啓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日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日太白然則啓明是太白

矣長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傳挾畢星爲之而施綱焉故言其所

以掩免也。箋祭器至鼎實。正義曰特牲饋食禮曰宗人執畢是祭器有畢也彼注云畢狀如又蓋爲其似畢星取名

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是所以助載鼎實也掩免祭器之畢俱象畢星爲之而施綱焉故言其所

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七之畢也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必易傳者孫毓

**以斂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把酒漿** 把酒音捐斂矩于反廣雅云酌也本又作斂 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

北有斗西柄之揭 翕如也箋云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 疏 維南不至之揭。正義曰言維此天上其北則有

星不可以把斂其酒漿所以可斂把者維南有箕則徒翕其舌而已維北有斗亦提西其柄之揭然耳何嘗而有

可用乎亦猶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用也此把下言酒漿則斂揚下宜言米粟作者取文便而不言之耳又西柄之揭與

載翕其舌文不類者以箕斗之形成於柄舌又斂之須舌猶把之須柄各隨其義故不同也言南箕北斗者案二十八宿

連翕方爲名者唯箕斗并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以箕斗是人之用器故令相對爲其在參東

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以箕斗是人之用器故令相對爲其在參東

定維單亦通故巷伯謂箕爲南箕爲此也。傳翕合。正義曰言合者以天星聚也此獨爲箕者由此星合聚相接其舌

###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與焉** 疏 四月八章章四句至與焉。正義曰四乃詩

之臣皆貪暴而殘虐下國之諸侯又構成其禍亂結怨於天下由此致怨恨禍亂並與焉是幽王惡化之所致故刺之

也經云廢爲殘賊是在位貪殘也我日構禍是下國構禍也民莫不叛是怨亂也亂離瘼矣是亂事也言怨亂並與者王



政殘虐諸侯構禍是亂也亂既未弭則民怨不息政亂民怨同時而起故云並與也經入章皆民怨刺王之辭此篇毛傳

其義不明王肅之說自云述毛於六月徂暑之下注云詩人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一時之祭復當復

闕二時也先祀匪人之下又云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為忍不憂恤我使我不得備子道案此

經序無論大夫行役祭祀之事據檢毛傳又無此意縱如所說理亦不通故孫毓龍之曰凡從役踰年乃怨雖文王之師

猶宋徽而行歲暮乃歸小雅美之以刺幽王為讒又行役之人固不得親祭者脩之未為有閔豈有四月從六月未歸數

月之間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為讒又行役之人固不得親祭者脩之未為有閔豈有四月從六月未歸數

言往暑猶言適暑耳雖四月為夏六月乃之適盛暑非言往而退也詩人之興言治少亂多皆積而後盛盛而後衰衰而

後亂周自太玉王季王業始起猶維夏也及成康之世而後致太平猶維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曰繼之冬曰繼之善

惡之喻各從其義統自云述毛此言亦非毛旨何則傳云暑盛而往矣是既盛而後往也誠言方往之暑不得與毛同矣

誠之所說義亦不通案經及序無陳古之事太王成康之語其意何以知然又以四月為周基六月為允盛則秋曰繼之

誰也直云秋曰繼之冬曰又繼之不辨其世之所當何哉若言成康之後幽王之前則其間雖有衰者未足皆為殘虐何

故以涼風喻其病害百卉乎若言亦比幽王則已歷積世當陳其漸何故幽王預此二時中間獨爾爾絕也又毓言以為

有漸則幽王既比於冬不更同秋日不宜為幽王何傷先世之亂離哉如是則王孫之言皆不可據為毛義也今使附

之鄭說雅一既字異耳計秋曰之寒未知冬時反言百卉其辭以譬萬民因病其喻有甚於冬則三者別喻不相積累以

四時之中尤可慘酷者莫過於冬日故以比王身自言上之所行不論病民之狀以冬時草木收藏而無可比下故獨言

王惡也二章以涼風之害百卉喻王政之病下民首章言王惡之有漸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盛而往矣六月火星中暑

嚴寒毒暑皆是可慮各自為與不相因也其與之日月先後為章次耳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盛而往矣六月火星中暑

也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也為古候反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箋云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

為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也為古候反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知患難何為曾使我當此艱世乎難乃且反疏

四月至忍予。毛以為言四月維始立夏矣未甚暑至六月乃極暑矣既極然後往過其暑矣以往表其極言四月已漸

暑至六月乃暑極以與王初即位雖為惡政矣未甚酷至于今乃極酷也自即位以漸酷至今乃酷甚也四惡如此故大

夫仰而訴之我先祖非人先祖者人當知患難何曾施恩於我當此亂世乎以王惡之甚故訴其先祖也。鄭以徂為

夫仰而訴之我先祖非人先祖者人當知患難何曾施恩於我當此亂世乎以王惡之甚故訴其先祖也。鄭以徂為

夫仰而訴之我先祖非人先祖者人當知患難何曾施恩於我當此亂世乎以王惡之甚故訴其先祖也。鄭以徂為

夫仰而訴之我先祖非人先祖者人當知患難何曾施恩於我當此亂世乎以王惡之甚故訴其先祖也。鄭以徂為

夫仰而訴之我先祖非人先祖者人當知患難何曾施恩於我當此亂世乎以王惡之甚故訴其先祖也。鄭以徂為

夫仰而訴之我先祖非人先祖者人當知患難何曾施恩於我當此亂世乎以王惡之甚故訴其先祖也。鄭以徂為

夫仰而訴之我先祖非人先祖者人當知患難何曾施恩於我當此亂世乎以王惡之甚故訴其先祖也。鄭以徂為

夫仰而訴之我先祖非人先祖者人當知患難何曾施恩於我當此亂世乎以王惡之甚故訴其先祖也。鄭以徂為

夫仰而訴之我先祖非人先祖者人當知患難何曾施恩於我當此亂世乎以王惡之甚故訴其先祖也。鄭以徂為

夫仰而訴之我先祖非人先祖者人當知患難何曾施恩於我當此亂世乎以王惡之甚故訴其先祖也。鄭以徂為

夫仰而訴之我先祖非人先祖者人當知患難何曾施恩於我當此亂世乎以王惡之甚故訴其先祖也。鄭以徂為

神亂於也是冬且烈烈飄風發發發云烈烈飄風也發發疾說言王為酷虐淫毒之政如冬民莫不殺我獨

何害雙云殺黃也民莫不得養其父母者我**疏**正謂毒政之害也言寒苦之害者遺虐政之苦猶避風寒之苦因上

文以寒喻山有嘉卉侯栗侯梅雙云嘉卉多穠也山有美善之草生於梅栗之下人取其實踐踐而害之令力呈

反音頰廢為殘賊莫知其尤如字一音發伏時世反下同又一木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行下孟反下之行同

**疏**山有至其尤。正義曰言山有此美善之草矣其生也維在栗梅之下人往取其梅栗之實則踐踐害此美草

生有俱受困窮由此在位之人橫習焉此殘賊之行以害於民莫有自知其所行為過惡者故令相彼泉水載清載

濁雙云相視也彼視彼泉水之流一則清一則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構成曷也曷云構猶合也曷之言

者可謂能善。曷善何**疏**相彼至能穀。毛以為我視彼泉水之流尚有一泉則清一泉則濁我視彼諸侯之行何

能為善言其日益禍亂不能逮於善時。鄭以下二句為異言我諸侯日合集其惡作為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亂之行何者可謂其善言其皆無所善不如泉水有清者也。傳易速。正義曰釋言文滔滔成其禍亂之行速何時

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方。雙云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眾川使不盡瘁以仕寧莫我有雙云率病任事也

之內以兵役之事使率臣有土地曾無自保有者皆懼於危亡也吳**疏**傳滔滔至一方。正義曰滔滔大水貌與吳楚

楚舊名貪殘今周之政乃反不如。卒木又作萃似解反下篇同。

魯語曰禹會羣神於會稽以諸侯主祭其神故言神也。則此言其神足以綱紀一方是明所事其神之國將有綱紀之意

亦語曰漢之傍國故言一方也。雙江漢至其所。正義曰紀理眾川使不塗滯者謂眾川有所注入江漢能統引之不

使其水壅遏滯塞常時通流也。知喻吳楚之君者以舉江漢為前而彼南國之紀則以喻江漢所在之國能相紀理故喻

吳楚矣吳楚之意出於經之南國也。若然上章言諸侯進惡曾無一善今稱吳楚能理小國又謂王時吳楚微弱未為盟

主所以能長理傍國為之綱紀者上言諸侯並惡謂中國諸侯耳漸漸之石序曰成狄叛之制舒不至是幽王之時楚已

叛矣亦既有背叛王命固當自相若長是大有能守中國諸侯耳漸漸之石序曰成狄叛之制舒不至是幽王之時楚已

般之中年楚已膏叛鄭語史伯謂桓公曰姜蕞則辛實與諸姬相干南方險遠世有強國尚遠世有強國尚遠世有強國尚遠

未必有吳以吳亦戎之強者與楚相配言耳耳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是吳楚相近故連言之。雙今王至不如。正

義曰封疆之內謂中國所及之境故六月雙云今汝出征以正王國之封疆彼謂逐蹇說正中謂也此疾王之惡而言盡

病故為盡病封疆之內以兵役之謂以兵甲之朝勞役之使不得安寧故羣臣諸侯有土地者無敢自保有之皆懼於

危亡也。以禹貢唐虞之時已云江漢朝宗于海言其朝宗以示臣義故法以為**匪鶉匪鶉飛戾天匪鱸匪鱸潛**

逃于淵雙鶉也鶉鶉貪殘之鳥也**逃于淵**雙鶉也鶉鶉貪殘之鳥也

以專反鶉也彈張連**疏**如鳥之高飛至天也鶉也鶉也長天之魚乃潛逃於淵今賢者非鶉非鱸也何為隱避逃亂如

魚之潛逃於淵也是貪殘居位不可得而治大德潛逃不可得而用所以大風而不振也。鄭以為王政亂虐下民逃散

言若鶉若鶉可能高飛至天非鱸之小魚亦潛逃於淵性非能然為鶉為鱸害故也以與民不欲逃走而逃者性非能

言若鶉若鶉可能高飛至天非鱸之小魚亦潛逃於淵性非能然為鶉為鱸害故也以與民不欲逃走而逃者性非能

言若鶉若鶉可能高飛至天非鱸之小魚亦潛逃於淵性非能然為鶉為鱸害故也以與民不欲逃走而逃者性非能

言若鶉若鶉可能高飛至天非鱸之小魚亦潛逃於淵性非能然為鶉為鱸害故也以與民不欲逃走而逃者性非能

言若鶉若鶉可能高飛至天非鱸之小魚亦潛逃於淵性非能然為鶉為鱸害故也以與民不欲逃走而逃者性非能

言若鶉若鶉可能高飛至天非鱸之小魚亦潛逃於淵性非能然為鶉為鱸害故也以與民不欲逃走而逃者性非能

言若鶉若鶉可能高飛至天非鱸之小魚亦潛逃於淵性非能然為鶉為鱸害故也以與民不欲逃走而逃者性非能

言若鶉若鶉可能高飛至天非鱸之小魚亦潛逃於淵性非能然為鶉為鱸害故也以與民不欲逃走而逃者性非能

言若鶉若鶉可能高飛至天非鱸之小魚亦潛逃於淵性非能然為鶉為鱸害故也以與民不欲逃走而逃者性非能



使之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燕燕安或盡瘁事國盡力勞病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發云不已或不知叫

號或慘慘劬勞報反慘韻戶乃反慘七國反字又作慘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鞅掌夫容也或出入風

作仰輒於高反何戶可反又音何棟芳勇反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南反樂音洛答其九反。或出入風

議或靡事不為或燕燕至不為。正義曰三章勢接須通解之皆具說在注或不知叫

放恣議重時政者或勤者無事者定本集注並作讓俗本件儀者誤也。鄭雅鞅掌為異傳同。箋鞅猶至促速也。

正義曰傳以鞅掌為煩勞之狀故云失容言車煩鞅掌不暇為容儀也今俗語以鞅頭為鞅掌其言出於此傳也故鄭

以鞅掌為事煩之實故言鞅猶荷也執讀如馬鞅之鞅以負荷物則須執持之故以鞅表

負荷也以手而掌執物是捧持之負荷捧持以趨走也促速亦是失容但本意與傳異耳

###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周大夫悔將小人幽王之時小人家多賢疏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至小人。正

進小人使有職位不堪其任愈負及已故悔之也以將進小人後致積累可為豎成以孔子來足明時政昏味朝多小人

亦所以刺王也若然此大夫作詩則賢者自當擇交既進而悔者知人則哲堯尚難之示將來足明時政昏味朝多小人

我子文以諸侯之良猶未知於于玉况無將大車祇自塵兮大車小人之所將也箋云將猶扶進也祇進也鄙事

大夫非聖能無悔乎經三章皆悔辭也無思百憂祇自底兮底病也箋云百憂者取小事之憂也進舉小入使得居

進舉小入適自作憂累故悔之。祇無思百憂祇自底兮底病也箋云百憂者取小事之憂也進舉小入使得居

音支累劣偶反篇末同本或作辱無思百憂祇自底兮底病也箋云百憂者取小事之憂也進舉小入使得居

底都禮反任音無將至底兮正義曰言君子之入無得自將此大車者將此大車適自塵蔽於已以興後之君子

于忽起連反無得扶進此小入適自憂累於已小人居職百事不幹已之所舉必助憂之故又戒後人言無思百

無思百憂不出于頰頰光也箋云思敬小事以為憂使人蔽聞不無將大車維塵雍兮於勇反字又作壅又

於用無思百憂祇自重兮箋云重猶累也。重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疏小明五章上三章章十二句下二章章六句至亂世也

小明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疏正義曰小明詩者牧伯大夫所作自悔仕於亂世謂大

夫仕於亂世使於遠方令已勞苦故悔也首章箋云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然則牧伯大夫使述其四方之

事是常令而悔仕者以故伯大夫雖行使是常而均其勞逸有期而反今幽王之亂役則偏苦行則過時也故我事孔庶

箋云王政不均臣事不同是偏苦也歲箋云乃至歲晚尚不得歸是過時也偏當勞役歷日長久故我事孔庶

五章皆悔仕之辭雖慮為悔仕而發但所悔有意故首章言載經寒暑以日月長久是悔仕箋曰其篇初故言遭亂世勞

詩十三之小雅 谷風之什

苦難淨任三章言其自詒伊戚是憂恨  
之語故箋云梅仕之辭其實皆悔辭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箋云明明上天喻王者當光明如日之中也照臨下土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據特幽王不能然故舉

以刺我征徂西至于芄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芄野遠荒之地乃以二月初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尚

未得歸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  
遭亂世勞苦而梅仕。尤音求更音庚。心之憂矣其毒大苦箋云憂之甚心中如念彼其人涕零如雨

共人靖共爾位以待賢者豈不懷歸畏此罪罟罟網也箋云懷思也我誠思歸畏此罪罟罟音古明明至罪罟。正義曰

時能以其光照臨下土之國使無幽不燭品物咸亨也以喻上者處尊之極當其明察理於天下之事然無屈不伸勞

逸得所也今幽王不能然闇於照察勞逸不均今已獨遠使言我往之西方至于芄野遠荒之地其路之甚遠矣以二

月初朔之吉日始行至于芄野則離其苦寒夏暑矣矣不得歸其淹久如此故我中心之為憂愁矣其憂之甚則如毒藥

之大苦然由仕於亂世以致如此故歷其苦而悔之念復明德供具齊爵位之人君欲往仕之而不見涕淚零落如雨然

雖時無此人恨本不隱處以待之也又言己勞苦之狀我豈不思歸乎我誠思歸但畏此王以刑罪羅網我恐觸其羅

網而得罪故不敢歸耳。箋明明至以刺之也。正義曰言照臨故知有日月之明察惟中乃然故云王者光明當如日中

之照也昭五年左傳曰日中其易豐卦象曰日宜日中以明也。傳荒言在四方荒昏之國也此言荒者因彼荒是遠

歷曰長久明當至於遠處故言遠荒之地爾雅四海之外遠地謂之四荒言在四方荒昏之國也此言荒者因彼荒是遠

地故言荒為遠辭非即彼之四荒也何則牧伯之大夫行其所部而已不得越四海而至四荒也言荒者若微子云吾家

棄遜于荒野之遠境容有三已但迷職之行有所過歷不知定日幾里也以言初而又古故知朔日也以日行五十準之則三

千里矣周之遠境容有三已但迷職之行有所過歷不知定日幾里也以言初而又古故知朔日也以日行五十準之則三

期為古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箋詩人牧伯之大夫。正義曰知者我征徂西至于芄野是遠行巡歷之辭又

曰我事孔庶是行而有事非征役之言是述事明矣述事者惟牧伯耳故知是牧伯之下大夫也若然王之存省諸侯亦

使大夫行也知此非天子存省諸侯使大夫者以王使之存省上承王命適諸侯奉使言孔庶也謂事所以於梅切耳庶

莫不歸故不以為王之大夫也故伯部領一州大夫率二十國其不事王之主則當還不應云委之孔庶

言政事愈變也如此則為牧伯之大夫於事為宜故也且牧伯之大夫則容牧下二伯之大夫不必專侯牧之

伯也言牧伯者以牧一州之方伯謂之牧伯然單言之直牧耳此言述職之大夫則容牧下二伯之大夫不必專侯牧之

任也言牧伯者以牧一州之方伯謂之牧伯然單言之直牧耳此言述職之大夫則容牧下二伯之大夫不必專侯牧之

故為以待賢者之君也若然此大夫所恨根幽王之惡獨彼天下土無二王不得更有天子然則請共爾位之君當世之

所無矣而云念之者此大夫自悔本應坐待明君不當事於朝廷今仕而遇亂追念昔時言我本應待彼共人無故冒此

求仕於時亦無明君可令友往往仕之正勤待之耳此所念者亦念其當待之非當時有可念也昔我往矣日月方

除曷云其還歲聿二云莫除除陳生新也箋云四月為除昔我往矣往於芄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歸何言其還

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懼我不暇懼勞也箋云孔庶庶也我事獨其其勞我不暇皆言王

念彼共人念彼共人

瞻瞻懷顧瞻瞻懷顧

豈不懷歸畏此譴怒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念彼共人念彼共人

豈不懷歸畏此譴怒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念彼共人念彼共人

豈不懷歸畏此譴怒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念彼共人念彼共人

豈不懷歸畏此譴怒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念彼共人念彼共人

豈不懷歸畏此譴怒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欲往任之恨不遂以待而遭此勞也既遭此者豈不思歸乎我誠思歸畏此譴怒而不欲歸耳。鄭方除其異言在至  
於荒野之時四陳中也於時而望旋反餘同。傳除陳生新。正義曰四月為謂釋天文之今爾雅除陳作尔字巡  
月也下章云其遺是至卽望歸故云至于荒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歸也言歲聿云莫是未歸之辭若歲莫得歸不  
足下卽云曷云其遺是至卽望歸故云至于荒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歸也言歲聿云莫是未歸之辭若歲莫得歸不  
窺發此言矣故云乃至歲晚尚不歸也凡言往矣似是始行之辭此得為往到其野者往者行之思歸當至所往之處乃  
始行據彼言之為往歸也又下章云曷以下皆是與此同洪範庶徵曰煬曰寒塞為冬則煬為夏矣歸當至所往之處乃  
可還不應發始已望歸也又下章云曷以下皆是與此同洪範庶徵曰煬曰寒塞為冬則煬為夏矣歸當至所往之處乃  
之初則接於正月之末時尚有痛不可云。昔我往矣日月方奧與於六反煬音暄又奴緩反。曷云其遺政  
煬且爾雅稱四月為除故據以易傳也。

**事愈感歲聿云莫采蕭穫菽** 蹙促也箋云愈猶益也何言其還乃至於政事更益促急歲心之憂矣自  
詒伊戚 戚憂也箋云詒遺也我冒亂世而仕自造此憂悔

**歸畏此反覆** 箋云反覆謂不以正罪 見罪。覆芳福反注同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 箋云恒常也嗟女君子謂其友未仕者人之居  
處反。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靖謀也正直為正能正人之曲曰直箋云共具式用穀善也  
有明君謀其女之爵位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為治神明若

而聽之其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天乎命不及汲求仕之辭言女 嗟爾至以女。正義曰大夫既自悔仕亂又  
位者位無常主賢人則是。治直吏反神音又本或作右又作佑並同 **疏** 戒朋友恐其仕不擇時還同已悔故嗟嘆又  
深戒之嗟乎故有德未仕之君子人之居無常安樂之處謂不佞以仕宜為安汝但安以待命勿汲汲求仕當自有明君  
謀其汝之爵位其志在於正直之人於是與之為治者此明君能得如是為神明之所聽神之其用善人必當用汝矣勿  
以今亂世而仕也言神之聽之者明君志與正直故為神明聽而用善人用其善則國治是神明祐之也。箋嗟女至擇  
木。正義曰以此大夫悔而戒之而言式穀以女是知未仕者無常安之處謂隱之與仕所安無常也安而能遷者無  
明君當安此潛適之安居若有明君而能遷往仕之是出處無常安也必待時而遷者孔子曰鳥則擇木猶臣之擇  
君遷也故須安此之安擇君遷也安而能遷曲禮文也孔子曰鳥則擇木哀十一年左傳文。傳靖謀至曲曰直。正  
義曰靖謀釋詁文也襄七年左傳公族穆子引此詩乃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此傳解正直取彼文也彼杜預注云正直  
為正正己之心正曲為直正人之曲也賤生死命皆先定故子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上天之命定於冥兆非可以  
智力求非可以進取得易稱君子樂天知命為此也又爵位是君所設官非其友之物而此詩謂之汝位也。嗟爾君子無恒安息  
兩位故又解言汝位者以位無常主賢人則是也其友賢者有此位分故謂之汝位也。嗟爾君子無恒安息 猶  
也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介景皆大也箋云好猶與也介助也神明聽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之十三 十三之二 四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十三經注疏

詩十三之二 小雅 谷風之什

七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十三經注疏

鼓鍾刺幽王也疏

鼓鍾四章章五句至幽王。正義曰毛以刺其淫樂以示諸侯鄭以為作先王正樂於淮水之

刺幽王明矣鄭於中候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鍾也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

箋云為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儀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

九甚。將七羊反湯音傷比毗志反為于傷反下同儀象素何反皆博名王音義

人君子其用禮樂各疏 鼓鍾至不忘毛以為言幽王會諸侯於淮水之上鼓其淫樂以示之

得其宜至信不可忘 其傍淮水之流湯湯然於淮上作樂以云諸侯其樂不與德比會諸侯於淮上

樂為異其文義則同。傳幽王至憂傷。正義曰王者象功成以作樂其意與道德和比今幽王用樂不與德比者正謂

鼓其淫樂是也毛直言淫樂不知以何為淫樂王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

凡作樂而非所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於淮上所謂過淮上獨自作樂明其有會聚而作之未

知會諸侯也箋為之至尤甚。正義曰儀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定十年左傳孔子辭也服虔云儀象豐禮極尊象尊

也嘉樂鍾鼓之樂也引此者以野尚不可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大也與彼文到者以證樂事故先言

樂也傳言淫樂箋易之為先王之樂者以卒章所陳是先王正樂之事舉得正以責王明是王作之失所耳非有他樂不

備差皆無淫樂在其間也則未知幽王曷為欲先王正樂之善於淮水之上者以責王明是王作之失所耳非有他樂不

如統不知何為如此作故不言也。鼓鍾喑喑淮水湑湑憂心且悲 喑喑猶將將湑湑猶湯湯悲

德不回 邪似嗟反。鼓鍾伐磬准有三洲憂心且妯 長丈二尺妯勅留反徐又直留反郭音爾爾蓋叔反又音迪。淑

人君子其德不猶 猶若也箋云猶當作瘡瘡病也。疏 鼓鍾至不猶毛以為幽王會諸侯而示之淫樂鼓擊其鍾伐擊

之變動容貌也念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當得其德不背若今之幽王失所也鄭以為幽王作先王正樂擊鍾伐擊

於淮上賢者為憂心且憚傷思古之善人君子及其德不背若今之幽王失所也鄭以為幽王作先王正樂擊鍾伐擊

類角弓云不令兄弟交相為瘡斯云云兄及弟矣無相猶矣以彼二文知猶瘡相近而誤。傳磬大准上地。正義曰磬即

卑也古今字異耳韞人云卑鼓尋有四尺長丈二是大鼓也三洲繫准言之水中可居曰洲故知淮上之地。箋如之言

棹。正義曰以類 上傷悲故為棹也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 欽欽言使人樂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音也。以

雅以南以籥不僭 為雅為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頌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南。北夷

也周樂尚武故謂方舞為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籥以約反樂器也。疏 鼓鍾至不僭。毛以為幽王既作淫樂失所

聲欽欽然又于念反又楚林反味本又作味音味又莫戎反禁居處反。故言其正者言善人君子皆鼓擊其鐘則其

之美使人樂心於善樂記說樂之和感動人之善心而已是開樂而進於善也以鍾在前故先言其狀云欽欽明下琴瑟等亦得所也以鼓琴瑟琴類之故鼓鍾為擊鍾也樂器多矣必以鍾為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擊鍾左傳謂之金奏是也先擊金以奏諸樂也言笙磬東方樂者以東方物牛之位故謂其磬為笙磬也大射樂人宿縣階階東望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鐘皆南陳注云笙磬東也東為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為笙磬舉磬則鍾鑄可知矣以笙磬之即言同音故鍾四縣皆南也小胥云王宮縣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是也以東方為始舉笙磬則同音堂下既同則堂上亦同故云八音曰以上言鍾及琴瑟是琴瑟為堂上鍾為堂下故為笙與磬俱在堂下以配鍾而同音堂下既同則堂上亦同故云八音克諧八音克諧尚書文言其能相諧和也八音者春官大師云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注云金鍾也石磬也土埴也革鼓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也此經言文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故舞在後也傳言為雅為南者明傳為雅至借矣。正義曰以三者舞名故與上異其文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故舞在後也傳言為雅為南者明以為此舞以籥屬下句故別言之云以為籥舞明其上皆為矣若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故舞在後也傳言為雅為南者明是乃為和也此三者雖是舞包上琴瑟謂之樂舞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是以先言雅也南先籥者進之以韻句以下下類之則知南亦舞也以四夷之樂所取者不盡取其樂器雅取舞耳故言舞四夷之樂美大王者德廣能所及故舞之也白虎通云夷樂唯舞也明堂位曰舞四夷之樂故此傳廣言四方以明之經獨舉南可以兼也孝經鈞命決云東夷魯下天子因在東南用二方耳旋人曰舞四夷之樂故此傳廣言四方以明之德先致南方故秋官大司馬以有訓在故或時藏也然則言昧者物生根也離者物懷仁也秋官南而得德四夷者以周之德先致南方故秋官大司馬以有訓在故或任此為南其實一也定本朱離其義不合於此言南而得德四夷者以周之德先致南方故秋官大司馬以有訓在故或回夷是言南可以兼四夷也然則舞不立南師而立昧師者以象胥曲以示法昧四夷之始故從其常而立之也若然虞傳云東岳陽伯之樂舞株離注云株離舞曲名言象物生株離也彼雖中國之舞四岳所獻非四夷之舞要名與此東謂之羽舞也若是為和而不借笙結上三舞之辭。箋雅萬至文樂。正義曰以干戚而言萬之舞者舉本籥兵手秉籥以翟或為舞以象之故言萬舞也籥即武舞故云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以對籥為文樂也言進退之舞者謂此三舞進退皆旅取齊一鄭意直據三種之舞進退齊一不包上經琴瑟與毛意異必異毛者以不借謂行列不有參差故特謂為舞也故樂記云古樂之發進旅退旅注云言共齊一是為不借也。

### 鼓鍾四章章五句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楚茨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政教既煩賦斂又重下

喪神不與福助也疏。民供上廟闕管農故使田萊多荒而民皆饑餓天又降喪病之疫民盡皆流散流散而逃亡祭祀

災厲下民則安土樂業祭祀則鬼神饗以今古之明王而作此詩意言古之明王能政簡欲輕田疇懇賜年有豐稔時無

為萊若使時無苛政則所慶年滿亦當饗之今乃與不易之田並不藝種故言多荒也既言降喪又言流亡者明死者

於經六章皆陳古之善以反明今之惡故箋每事屬之言田萊多荒荒荒不除則首章上四句是也飢饉倉廩不盈首章次四句是也降喪神不與福助首章下四句盡於卒章言古之享祀神錫爾福反明今之不饗神不祐助也政煩賦重則以言今信南山序據今以本古甫田直言思古畧而不陳所由大田言於畧不能自存又畧而不言思古皆文互見大田

詩十二之一 小雅 谷風之十

曰會孫是若言成王止力役以順民是政不煩也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賦不重明幽王政煩賦重也信南山  
經云信後南山維禹甸之酌响原會孫田之而序云不能備成王之業以過成王則此會孫為成王矣而甫田大田皆言  
王先成其民而後致力於神故首章言民除草以種黍稷收之而盈倉廩王者得為酒食獻之宗廟總言祭祀之事其享  
受備皆主人身之所行也二章言助祭者各供其職爰及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濁之德俎豆肥美獻酬得法以事  
鬼神祀神安之報以多福四章言孝子恭敬無愆尸報以福五章祭事既畢告尸利成卒章言於祭之末與同族燕飲六  
章共述祭事而其文皆次唯三章章辭酬笑語事在祭末當處辭歸尸視致告之下文在先者以此篇所陳上下有次序章  
臣助祭而而言之耳三章傳曰釋而賓尸及賓客或以為三章則別陳釋祭之事知不然者以此篇所陳上下有次序章  
酒食二章言牛羊三章言俎豆燔炙四章言神嗜飲食共論一祭首尾接連不得輟有釋祭則之也案三章傳曰續取脾  
膾也禮燔燎報陽乃是朝事之節釋祭事尸而已無求陽燔燎之事若傳以三章為釋祭祭則天子有朝事則此章  
曰豆謂內羞庶羞案有司徹陳羞豆之下注云此皆朝事之豆燔大夫無朝事而用之賓尸然則天子有朝事則此章  
朝事用之羞作者何得捨正祭而不述越言之釋祭之末禮乎又釋祭主於事尸而事神禮簡三章言神報福與二章  
正同豈禮簡之謂以此知三章所陳非釋祭矣然則傳言釋而賓尸及賓客者正以釋言孔庶其豆既取則所用必廣故  
因分之以為賓謂釋曰敬尸為客謂正祭所薦見用豆處廣之意其文不主釋也箋易傳以庶為形自然無釋祭之事矣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執黍稷** 楚楚茨棘狼抽除也箋云茨蒺藜也伐除蒺藜與棘自古之人何  
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抽勅留反徐直 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廩維億 露積曰廩萬萬曰億  
留反蒺藜世反疾音疾菜音黎一音黎 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廩維億 露積曰廩萬萬曰億  
辭輸多也十萬曰億與音餘注同積如字又子賜反蕃音頤音盈音億又音武 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安以侑以

**介景福** 安坐也角勸也箋云享獻介助景大也以黍稷為酒食獻之又音武 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安以侑以  
至景福。毛以為彼明王之時有楚楚然者茨棘也我明王之時民皆除去其茨棘焉自古昔之人何為乃勤苦為此事  
平言我執黍稷也既種而值陰陽和風雨時萬物蕃盛也明王之時民皆除去其茨棘焉自古昔之人何為乃勤苦為此事  
及秋收而治之我倉之內既得滿矣我風雨時萬物蕃盛也明王之時民皆除去其茨棘焉自古昔之人何為乃勤苦為此事  
以灌朝踐酌醴饋熟酌盥以獻比至於尸醴以酢諸臣皆為用酒也當饋獻又迎尸於室以拜安之乃設食以進為尸嫌  
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宿勸之由祭祀以禮神所欲享故以得大大之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鄭唯以介為助餘  
同。傳楚楚茨棘狼抽除也。正義曰經言楚楚者茨并言棘者以茨言楚楚須抽之棘言抽明楚楚楚楚為本太宰  
箋茨蒺藜至互辭。正義曰茨蒺藜稷草也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是也其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為本太宰  
九職一曰二農生九穀洪範八政一曰食是也。傳露積曰廩。正義曰甫田言會孫之稼如茨如棘此聚稼也又口會

孫之便如抵如京是積粟也下言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欲以萬箱載稼千倉納便是廩未入倉矣故曰露積言露地  
積聚之九章美術平地委粟是也周語云野有廩積韋昭引唐尚書云十六斗曰廩昭謂此廩露積穀也引詩云會孫之  
稷如抵如京是取此傳為說也且言野有則非倉之類亦露積之驗也。箋黍與與亦喻多。正義曰與與翼翼黍稷之  
狀故言蕃廩貌釋詁云廩茂豐也謂黍稷之苗蕃殖而茂盛也既言露積為廩則廩在於空非有可滿之期言互辭者廩  
舉億為多以至億為滿也倉無一億者假令一億十萬斛依九音草術古粟斛方一尺長二尺七寸是一億之積方一尺  
而長二十七萬尺也立方開之幾六十五尺雖則高大之倉未有能容此者知其不相通也明在地則一億入倉則盈倉

宜以廩至於德倉至於滿為相五耳箋言喻多明非實然也若然豐年此亦亦有高廉萬億及枵虛亦倉之類而得萬億及  
種者彼論天下之粟非據一粟所容故得億種也。傳安坐也侑勸也。正義曰安坐及枵虛亦倉之類而得萬億及  
以爲勸者已飲食而後勸之亦是重報之美。箋享獻至大福。正義曰酒是大名其饗饗五齊三酒摠名皆為酒也月  
令命大酋為酒云秫稻必齊則為酒非直黍也又天子之祭其祭當用黍稷稻粱然則為酒食者非獨黍稷而已以黍稷

命大酋為酒云秫稻必齊則為酒非直黍也又天子之祭其祭當用黍稷稻粱然則為酒食者非獨黍稷而已以黍稷

命大酋為酒云秫稻必齊則為酒非直黍也又天子之祭其祭當用黍稷稻粱然則為酒食者非獨黍稷而已以黍稷

命大酋為酒云秫稻必齊則為酒非直黍也又天子之祭其祭當用黍稷稻粱然則為酒食者非獨黍稷而已以黍稷

命大酋為酒云秫稻必齊則為酒非直黍也又天子之祭其祭當用黍稷稻粱然則為酒食者非獨黍稷而已以黍稷

命大酋為酒云秫稻必齊則為酒非直黍也又天子之祭其祭當用黍稷稻粱然則為酒食者非獨黍稷而已以黍稷

命大酋為酒云秫稻必齊則為酒非直黍也又天子之祭其祭當用黍稷稻粱然則為酒食者非獨黍稷而已以黍稷

命大酋為酒云秫稻必齊則為酒非直黍也又天子之祭其祭當用黍稷稻粱然則為酒食者非獨黍稷而已以黍稷

命大酋為酒云秫稻必齊則為酒非直黍也又天子之祭其祭當用黍稷稻粱然則為酒食者非獨黍稷而已以黍稷

為國之主故寧蒙費以懲罪... 得之粟為酒食矣祭祭義君報新以供... 祭祀所用者所親為信南山云曾孫之... 是祀事因繼之於神以成祭云故並... 祭也時祭當自禱以上而言先祀者據... 於祭固宜於前則為權及朝踐矣安... 於尸主人之辭牲之是情也又尸於西... 特牲口舉羊角詔委尸往云安坐也尸... 不自安則以拜安之是又迎尸使處... 注云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 黎爾牛羊以往蒸嘗或剥或亨或肆或...

解則其肉者有炙熟之者有肆其骨體... 反注同聲音因註本又作脰而甚反齊... 乎祝祭于筋祀事孔明 待賓客之處...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 皇大保安也... 無疆 箋云慶賜也疆竟 氣歸之其... 奉羊六牲各有司也既繁此任其理治... 用者於是之時既則博求先祀之神祭... 爇於是美大之其神安而於是欲饗之... 境也由此助得祀令王受介福今幽王... 及是皇為異既或亨而煮之七載而... 孔明故於是精氣歸之之餘也 傳濟濟... 而趨其實客則有容儀故濟濟歸也... 言文郭朴曰謂分齊儀也地膏牛人云... 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常用則... 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剥耳 箋冬祭至... 者禮盛言也然則以此二禮備於春夏... 其殺注云腥謂豚解而合亨體其六... 每云佐食奉俎肉是奉持而進之定本... 之祀則解其肉是內饗也亨人云掌... 如之注云肆進所解骨體又小子職... 掌故稱奔走走非獨此二職而已易傳... 詩十三之一 小雅 谷風之什

黎爾牛羊以往蒸嘗或剥或亨或肆或將 云有容言威儀敬慎也冬祭曰蒸秋祭曰嘗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

解則其肉者有炙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 齊于禮反大夫之容也懸反解半反士之容也亨善與

反注同聲音因註本又作脰而甚反齊才細反下或齊同解刺上佳音反下邦角反有豕也懸反解半反士之容也亨善與

乎祝祭于筋祀事孔明 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 助補彭反說文作祭云門內祭先祖所彷彿也處昌慮反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 皇大保安也箋云皇壯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 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

無疆 箋云慶賜也疆竟 氣歸之其鬼神之安而享其祭祀 助于混反下篇同 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

奉羊六牲各有司也既繁此任其理治之亦各有職或解刺之者或亨之者或陳其肉於牙之上者或分齊其肉所當

用者於是之時既則博求先祀之神祭於門內之筋既祭幸孫有慶職之事報之以大夫之福使孝孫得萬年之壽無疆

爇於是美大之其神安而於是欲饗之既為所饗故令幸孫有慶職之事報之以大夫之福使孝孫得萬年之壽無疆

境也由此助得祀令王受介福今幽王之時非徒王不敬神臣又廢職之事報之不敵降之喪禍故刺焉 鄭唯或肆或將

及是皇為異既或亨而煮之七載而出或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有奉持而進之者為事之次又先祖之神以孝子祀事

孔明故於是精氣歸之之餘也 傳濟濟至其肉 正義曰曲禮下曰大夫濟濟士踴踴是有容也祭祀之禮主人自整

而趨其實客則有容儀故濟濟歸也 亨謂煮之使然故云亨之也 行屠家縣內架則肆謂既殺乃陳之於牙上齊

言文郭朴曰謂分齊儀也地膏牛人云凡祭謂煮之使然故云亨之也 行屠家縣內架則肆謂既殺乃陳之於牙上齊

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常用則既陳於牙就牙上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將故

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剥耳 箋冬祭至進之者 正義曰據四時則嘗先於蒸經先蒸後嘗便文耳不言祠酌者王肅云

者禮盛言也然則以此二禮備於春夏故特言之耳祭解之各有其事者解其肉也定本集注皆云解刺其骨體於俎也特牲少牢之禮

其殺注云腥謂豚解而合亨體其六畜生羊注云謂分別骨體之貴賤以為眾組也是肆其骨體於俎也特牲少牢之禮

每云佐食奉俎肉是奉持而進之定本持作持此說天子之祭羣臣各有所司於周禮則內饗云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

者禮運又曰然後退而合亨體其六畜生羊注云謂分別骨體之貴賤以為眾組也是肆其骨體於俎也特牲少牢之禮

之祀則解其肉是內饗也亨人云掌供牲饗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饗之饗亨齊則煮熟之者是亨人其外饗掌外祭

如之注云肆進所解骨體又小子職云掌祭祀蓋羊肆羊體內豆則奉持進之是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亨先王亦

掌故稱奔走走非獨此二職而已易傳者以祭雖有牙不施於既亨之後非文次也孫毓云此章祭時之事





生民傳曰傳火曰燔... 燔者為近火故云傳火加之... 燔者其亦非唯燒之也故量人注云燔從

於飲酒之內... 燔亦為燔而實之以...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知非報陽...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也。傳莫莫不賓客。正義曰...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百日則成矣...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其選則糗餌粉食...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過常之辭而云...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此賓敬於尸而...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勝美。正義曰...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多也孫炎曰...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九嬭職曰贊...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連言之由后...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用內故言肉...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而此言君婦...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其初故依彼...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錯以備也古...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燔者為之於燔...

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

飲食今子女之百福其求如... 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既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

必芬孝祀神嗜

必芬孝祀神嗜... 必芬孝祀神嗜

必芬孝祀神嗜

必芬孝祀神嗜... 必芬孝祀神嗜

必芬孝祀神嗜

必芬孝祀神嗜... 必芬孝祀神嗜

必芬孝祀神嗜

必芬孝祀神嗜... 必芬孝祀神嗜

必芬孝祀神嗜

必芬孝祀神嗜... 必芬孝祀神嗜

必芬孝祀神嗜

必芬孝祀神嗜... 必芬孝祀神嗜

禮終尸皆物祝以嚴於主人故工祝致告是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嚴也告之下即云祖賚孝孫故知以嚴之物往與主

人其祝以物成知者此致告之下即云祖賚孝孫以物予主人明是告之使受嚴也下章乃云工祝致告說即云皇尸載

起明致孝子之意以告尸也又特性少牢皆受嚴在前告利成在後以此知之二者皆祝傳其辭故並稱工祝致告○箋

苾苾之意○正義曰以其馨香宜重言故云苾苾芬芬有馨香矣汝以孝敬祭祀曰孝子能盡其誠信致其孝敬故馨

香也由於飲食馨香故神欲嗜之而予之百福其辭未如有期矣言須而即來不遲晚也少如有法至謂求必豐足不乏少

也嚴辭予主人以福此說得福之事故云百福其辭之意言嚴辭之意耳此非嚴辭○傳稷疾也妨固○正義曰肅言執

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慎也傳意或然○箋齊取至初之○正義曰齊與資古今字異資訓取齊為誠取非訓

齊為誠取也以上言嚴之意此言嚴之事參之以特性少牢而事有似故說為嚴之禮也其不同者天子與大夫尊卑既

殊故祝數有異耳少牢禮曰二牲食各取黍一稷上佐食兼受博之以按尸尸執以進也神率命祝視受以東北面受爵

西以振于主人曰既稱禰辭主人坐受嚴之禮也特牲禮曰佐食持黍授祫祫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視主人主人左執角再

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是大夫受嚴之禮也特牲禮曰佐食持黍授祫祫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視主人主人左執角再

拜稽首受復位詩僕之實于左執特于李指平角拜尸各拜主人出寫香于房祝以饗受是子受嚴之禮二禮皆取黍而

已特牲注云獨用黍者食之主也又云黍黍直言香者因事說成欲其重黍黍當此言獨取黍禮也知捕于醴者以醴亦宜

在獨取之中而少牢祝云尸取菹酒辭捕于豆有酒醴之事此黍黍當此言獨取黍禮也知捕于醴者以醴亦宜

既以授尸故孝子前執尸受之特牲尸親視少牢命祝視此言饗即是孝子自執取則亦尸親視不嫌與士同也言天子

使宰夫受之以簋者以少牢宰夫受之故知此亦宰夫持性少牢皆受以饗此說云既饋故知受之以簋也以少牢主人

祝之出以授宰夫此初制也受之不至於出故言天子使宰夫以爲別異之文也定本注天子宰又受之無使夫兩主人

受則釋嚴辭以物之少牢嚴辭云皇尸命工祝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孫于田君壽百年

勿替以之是一大夫之嚴辭也天子嚴辭無以言之此承錫爾福時萬時德是其辭之略以少牢嚴辭準之知天子嚴辭

必多於是彼先設嚴辭乃嚴以黍此先以稷予之乃釋辭者亦天子之禮大節文之數與大夫異也易傳者以祖賚孝孫

是嚴之事也示錫爾福是極之辭也則此章雖說受嚴之禮耳不待有執○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祖位工祝致

告致告吉利成也箋云鐘鼓既戒或謂在廟中者以祭禮畢禮或作祀○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

聿歸皇尸出也箋云其皆也皇君也載之神安歸音歸於天也○設所六反起也夏尸而神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箋云

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饗君婦邊豆而已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燕而盡其私思箋云祭祀畢歸賓客豆

以疾爲敬也○廢方吠反徹有列友去起呂反下同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燕而盡其私思箋云祭祀畢歸賓客豆

也疏禮儀至燕私之正義曰此受嚴之後言祭畢之事故云祭畢之禮儀與單備言燕私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

肉疏禮儀至燕私之正義曰此受嚴之後言祭畢之事故云祭畢之禮儀與單備言燕私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

也疏禮儀至燕私之正義曰此受嚴之後言祭畢之事故云祭畢之禮儀與單備言燕私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

也疏禮儀至燕私之正義曰此受嚴之後言祭畢之事故云祭畢之禮儀與單備言燕私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

也疏禮儀至燕私之正義曰此受嚴之後言祭畢之事故云祭畢之禮儀與單備言燕私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

也疏禮儀至燕私之正義曰此受嚴之後言祭畢之事故云祭畢之禮儀與單備言燕私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

也疏禮儀至燕私之正義曰此受嚴之後言祭畢之事故云祭畢之禮儀與單備言燕私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

也此言致孝于... 意告尸者以孝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賓客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禮畢義由於尸非主人所當先發故知彼二禮皆言祝告主人以利成也則天子彌尊備儀盡飾蓋有節文華彼二禮祝告主人則此以祝先致尸意告主人乃更致主人之意以告尸故云皇尸載起即彼尸說也但此舉主人之羞告則得尸告尸可知矣必知然者以彼大夫與士尊卑而俱告主人則成也此有告主人矣其告主人則同主人則同主人之羞告則得尸告人利道養也成畢也孝子之養禮畢。傳皇大也。正義曰箋依釋詁以皇為君稱君尊之少牢亦云皇尸命工祝傳皇為大言尊大之尸亦君義。箋其皆至於天。正義曰言皆醉者所祭羣廟非一神故也又解神尸相將之意故云尸節神者大特牲云尸神象也此尸所陳言神醉而尸設送尸而尸出入奏肆夏春官大司樂職文也祭樂以迎來哀皆依釋言云設起也又解以鼓鍾送尸由尸出入奏肆夏故也而神尸猶自作樂也神者竟鬼之氣郊特牲云鬼氣歸於天以送往此鼓鍾送尸者以哀其享否不可知自孝子之心耳其送尸猶自作樂也神者竟鬼之氣郊特牲云鬼氣歸於天故言神安歸於天也。箋尸出至為敬。正義曰案特牲少牢禮尸出之後乃饗乃陽厭亦徹之故此繫于尸起也而請宰徹去諸饗君婦邊豆而已者以周禮九疇云凡祭祀饗後薦徹豆邊豆而已餘饋饋宰徹之也徹饗者膳夫也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宰膳皆食官之名故繫之宰言諸者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故言諸也祭末嫌其惰慢故言以疾為敬。箋祭祀至骨肉。正義曰祭統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論語曰祭於公不宿肉特牲少牢皆曰祝視其俎以出是祭祀畢賓客歸之俎也其同姓則皆留之與燕而盡其私恩也特牲云祝命徹俎豆邊豆于東序下注云胙俎主人之祖設于東序下亦將私燕也是祭末而燕私之事歸之俎所以尊賓客留之燕所以親骨肉也大宗伯云以胙膳之禮親兄弟之國注云胙膳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春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膳同姓得肉者彼謂不助祭者不得與燕故歸之也。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殺既將莫怨具慶。綏安也安然後受福祿也將行也不助祭者不得與燕故歸之也。同姓之臣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復扶又反。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箋長幼大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乃欲嗜君之飲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辭。長張丈反。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替廢引長也箋云惠君之時維君德能盡之願子孫勿廢而長行之。替天帝反。疏樂故具至引之。正義曰以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即陳燕私之福以祭時在廟燕當在勿廢而長行之。替天帝反。疏樂故具至引之。正義曰以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即陳燕私之福以祭時在廟燕當在勿廢而長行之。替天帝反。疏樂故具至引之。正義曰以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即陳燕私之福以祭時在廟燕當在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疏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至思古焉。正義曰

信南山詩者刺幽王也刺其不能脩成王之事業疆界分理天下之田畝使之勤稼以奉行大禹之功故其時君子思成王焉所以刺之經六章皆陳古而反以刺今言成王能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而幽王不能脩之經先云禹功乃言會

十三經注疏 詩十二之一 小雅 谷風之什 十一





政必自經界... 左傳曰... 稷下田... 積雪... 霽既足生我百穀... 會孫之穡以爲酒食界我尸賓壽

霽既足生我百穀疏 上天至百穀。正義曰言成王時在上天同起其雲正於冬月雨下此雪雰雰然多而積也

會孫之穡以爲酒食界我尸賓壽 穡場至萬年。正義曰上既

考萬年 寶厚尸與實所以敬神也敬神則得壽考萬年。界必森反注同齊側皆反

疆場翼翼黍稷或或 穡也。翼翼說時也或或茂盛

供祭也言所生百穀之處其農人理之使強場之上翼翼然閉聲讓時黍稷之苗或或然茂盛而成長至秋收刈則賜

之酒食爲敬神故也神既爲王所敬故令王得壽考萬年之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傳場時至盛貌。正義曰

者黍稷爲穀之長故特言之也。箋云萬年。正義曰不言黍稷而云界我尸賓者以此詩陳事而有次序

五章卒章始言祭時之事清酒弊牡享于祖考則此未祭而言界我尸賓明祭前矣又不言享祀而云界我尸賓是賜下之辭

故爲祭祀齊戒以賜尸賓也祭義云祭前十日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周禮所詁前期十日是也於齊之時官當與之酒食

而箋云賜者以其未祭則尸猶臣道故言賜也經言敬事尸賓而令神降福者以其尊尸與實即所敬神也由能敬神則

壽考萬年也神與壽考祭時報辭與卒章萬壽無疆明其同時也以宿敬於神以及尸賓於後得福故此致其意而逆言

耳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蒞 剝瓜爲蒞也箋云中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瓜成

側居反便戰戰反制思約反 淹美餅反漬子賜反庵也。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箋云皇君祜福也獻瓜蒞於先祖者順

異物。正義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故言中田謂農人於田中作廬以便其田事於田

中種穀於畔上種瓜亦所以便地也於畔上種瓜廣謂天下民田瓜成又入其稅民以瓜新熟獻於天子天子得之乃剝

削庵漬以爲蒞欲以供祭祀實四時之異物故也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供祭祀者故地官場人學園之場園而

樹之有果蒞珍異之物以時飲而藏之凡祭祀共其果蒞瓜瓠之屬故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故藏之種是於天子之瓜自

瓜獻諸天子天子得爲蒞以祭欲見天子孝於親而天下民愛其主反以刺今幽王之時民盡力於農業故畔上種

入其稅耳非謂正法所當稅也。箋云瓜蒞至獲福。正義曰周禮場人祭祀供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 赤也

其果蒞是祭必有瓜瓠瓠五齊三酒也祭之禮先以鬱豆之實故文不具耳。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 赤也

其血膏

以清與酒清謂之酒也酒謂鬱鬯與五齊三酒也先以鬱鬯而後降神乃隨從於後以驛牡之牲迎而入于廟門以獻于

祖考之神既納以告神乃合卿大夫執持其鸞鈴之刀以此刀開其牲之皮毛取牲血與脂膏之腓臂而退毛以告純血

用驛牲骨之注以陽祀為宗廟似用其所尚之毛色也。箋清謂至亨時。正義曰禮選說祭之禮云玄酒在室是祭祀有

玄酒也春官鬱人掌裸器凡祭配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尊尊彝四時之祭皆裸用彝是記裸用鬱鬯也天官酒

正云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酒人

而汁滓相將如今枯酒矣盎謂翁也成而翁翁然蒸白酒如今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

造清酒矣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也又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時醴酒也昔酒今之昔久白酒所謂舊

醴者分而屬之清謂玄酒也酒謂鬱鬯與五齊三酒也玄酒水也故以當清五齊三酒則今時醴酒也昔酒今之昔久白酒所謂舊

鬱金香草也則鬱非酒矣亦以爲酒者祭之用鬱鬯也此言清酒箋既神之早麓云清酒既載驛牡既清箋直言

場於上下者也然則裸之有鬱和柅鬯而用之故鬱亦爲酒也此言清酒箋既神之早麓云清酒既載驛牡既清箋直言

祭祀先爲清酒其次擇牲不復曲辨清酒之名者此下有鬻刀謂殺牲祭時則驛牡在其上據迎牲時清酒又在其左明

酒於尊中酌以裸獻以周禮言之裸獻所用則鬱鬯與醴齊也清醴之言亦揅諸酒與此同也案三酒之名三曰清酒清

知清酒非三酒之清酒者以言祭以清酒則以清酒祭神也三酒早於五齊非裸獻所用故司尊彝凡六等之酌鬱齊獻

酌醴齊縮酌盞齊浚酌凡酒脩酌鄭注差次之云凡祭酒三酒也四者裸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酌用凡酒

然則三酒乃是諸臣之所酌不用之也獻神故知齊之清酒非三酒之清酒也司尊彝又注云惟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

又以經先言祭以清酒乃云從以驛牲言從是相亞之辭郊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是先酒後用牲故云祭之禮先以

鬯降神然後迎牲郊特牲又曰灌用鬯與鬱合鬱與陰達於淵泉是以鬱降神也又言享于祖考謂納亨時者大宰云及

納亨贊王牲事注云納牲將告殺率牲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然則納亨者謂率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亨

是納亨時也納亨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地官充人云禋牲則贊注云贊助也助君率牲入告肥是獻之也。傳鬯刀至中

節。正義曰鬯即釀也謂刀環有銘其聲中節故郊特牲曰割刀之用而鬯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是中節也祭

義曰取大夫鬯刀以封之取胙臂則此亦卿大夫也。箋毛以告馨香。正義曰經言以郊特牲曰取其毛取其血膏據文言之直

謂毛取血不似取毛箋言毛以告馨香昭曰物色是毛以告純香者腸間脂也脂釋者曰膏故云膏脂膏也血以告殺亦

楚語文也若不殺則無血故以血告殺也章昭曰明不固故是也管以升臭謂燒其脂膏升其臭氣使神聞之又申明升

吳之事以此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知者郊特牲曰取胙臂燔燎升首報陽也又

疏

祭以至血膏。正義曰此章陳正

祭之事古者成王爲祭之時祭神

祭之牲迎而入于廟門以獻于

祖考之神既納以告神乃合卿大夫執持其鸞鈴之刀以此刀開其牲之皮毛取牲血與脂膏之腓臂而退毛以告純血

用驛牲骨之注以陽祀為宗廟似用其所尚之毛色也。箋清謂至亨時。正義曰禮選說祭之禮云玄酒在室是祭祀有

玄酒也春官鬱人掌裸器凡祭配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尊尊彝四時之祭皆裸用彝是記裸用鬱鬯也天官酒

正云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酒人

而汁滓相將如今枯酒矣盎謂翁也成而翁翁然蒸白酒如今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

造清酒矣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也又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時醴酒也昔酒今之昔久白酒所謂舊

醴者分而屬之清謂玄酒也酒謂鬱鬯與五齊三酒也玄酒水也故以當清五齊三酒則今時醴酒也昔酒今之昔久白酒所謂舊

鬱金香草也則鬱非酒矣亦以爲酒者祭之用鬱鬯也此言清酒箋既神之早麓云清酒既載驛牡既清箋直言

場於上下者也然則裸之有鬱和柅鬯而用之故鬱亦爲酒也此言清酒箋既神之早麓云清酒既載驛牡既清箋直言

祭祀先爲清酒其次擇牲不復曲辨清酒之名者此下有鬻刀謂殺牲祭時則驛牡在其上據迎牲時清酒又在其左明

酒於尊中酌以裸獻以周禮言之裸獻所用則鬱鬯與醴齊也清醴之言亦揅諸酒與此同也案三酒之名三曰清酒清

知清酒非三酒之清酒者以言祭以清酒則以清酒祭神也三酒早於五齊非裸獻所用故司尊彝凡六等之酌鬱齊獻

酌醴齊縮酌盞齊浚酌凡酒脩酌鄭注差次之云凡祭酒三酒也四者裸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酌用凡酒

然則三酒乃是諸臣之所酌不用之也獻神故知齊之清酒非三酒之清酒也司尊彝又注云惟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

又以經先言祭以清酒乃云從以驛牲言從是相亞之辭郊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是先酒後用牲故云祭之禮先以

鬯降神然後迎牲郊特牲又曰灌用鬯與鬱合鬱與陰達於淵泉是以鬱降神也又言享于祖考謂納亨時者大宰云及

納亨贊王牲事注云納牲將告殺率牲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然則納亨者謂率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亨

是納亨時也納亨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地官充人云禋牲則贊注云贊助也助君率牲入告肥是獻之也。傳鬯刀至中

節。正義曰鬯即釀也謂刀環有銘其聲中節故郊特牲曰割刀之用而鬯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是中節也祭

義曰取大夫鬯刀以封之取胙臂則此亦卿大夫也。箋毛以告馨香。正義曰經言以郊特牲曰取其毛取其血膏據文言之直

謂毛取血不似取毛箋言毛以告馨香昭曰物色是毛以告純香者腸間脂也脂釋者曰膏故云膏脂膏也血以告殺亦

疏

是至無

是至無

是至無

是至無

是至無

是至無

是至無

是至無

是至無

是至無

是至無

是至無

是至無

是至無

是至無

是至無

是至無

是至無

是至無

是至無

是至無

是至無

是至無

是至無





家分十畝自給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講之同義也若二十畝為國舍則家別二畝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

百二畝半何得為人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鄰於匠人注云二十畝為國舍則家別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

無家制去田十畝及二畝半為國舍之事俗以鄰誼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此井稅一夫是為定法而禹貢注上上出

九夫稅下下田一夫稅通幸九州一井稅五夫者以禹貢九州之賦法凡有九等鄭欲品其多少無所比況遂以九井擬

之以示稅之多少耳非其實稅之也耳則九州之地不至九倍者第一之州為三等豈第九州之上者一家受田九百畝

中者千八百畝下者二千七百畝斯不然而矣若亦以百畝至二百畝三百畝為三等給之以地有薄厚之差其稅不可下畝

九家而共積一夫之稅此乃不近人情也明是以九等井稅撮之耳箋必易毛者以此詩之作刺幽王政煩賦重廢民農

業而此等下言治田則此為稅法互言其事以相發明耳且取者自此取彼之辭耳虞取既為稅效之言十千即是期限

之數若子孫千億萬德及神文無所定可為多大之辭其此文與十千維縹百室盈正周公之東征四國成湯之武於九

國雖是數有限量不得為總舉大辭也又參之於司馬之書校之以所一成之稅其數正充其若合符故不從毛氏也而孫

毓雖是一歲之收裁是十里之豐謂之說亦不足通矣。傳尊者至食隙。正義曰言食我農人是辭有所別七月云

十里皆取十千何獨不可推而廣也鄭氏之說亦足通矣。傳尊者至食隙。正義曰言食我農人是辭有所別七月云

采茶薪芻食我農夫以對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是農夫別於眉壽彼農夫與此農人如此也言農夫食陳明對眉壽為尊者

食薪矣陳毓云一家之中尊長食新農夫食陳老壯之別孝養之義也。箋倉稟至一如也。正義曰言古之稅法一成

而歲取十千故知此言我取取於官是倉廩有餘貯貸取而食之也以官有倉稟恐其久而腐敗所以行出官粟之畜積

久滿者待秋收然後取民新穀以納官也於官則積而不腐亦是使民愛重存留此新穀也定本及集注皆作貫義或

然也地官旅師云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注云臨時施之餽時收之此即義取其陳也此又特言農人不對眉壽則老壯

時運人亦一也作制者美言之辭據多以言不能使皆有畜積猶今之豐年而民有貧而無食者稅斂有義用者然古

倉粟則陳陳相因民貧則貸取以食所以上下交濟海內又安豈言皆無畜積人盡取之也。傳耘除草籽雜本。正義

曰食貨志云后稷始勸田以二部為耦廣尺深尺曰畝長終畝一畝三畝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苗葉以上稍擗靡

草因糞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塊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歲穰而盛也是說耘籽之事附穰即此雖本也。箋今者上治田

互辭。正義曰以上言自古有年此言今以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明人成俊士由田之得穀故云治田得穀

其南畝也。傳治田至以進。正義曰管子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明人成俊士由田之得穀故云治田得穀

俊士以進也倣介攸止毛雞不訓準生民之傳則不為舍而山息王肅云是君子治道所大功用所定止傳意當然言太平

年豐為功成治定故俊士以進以由得穀故耳。箋介舍至之行。正義曰以此田農之事介止相對止是息故介為

舍也信南山云田中田有廬舍則必歸於禮止則隨其所倦而息故介之行。正義曰以此田農之事介止相對止是息故介為

通一藝用日少而畜德多二十而五經立即此悉我髦士是也。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器實曰齊在器曰

四方齊於郊也箋云以絮齊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我田既臧臧農夫之慶。臧善

也。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婚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

穀我士女。田祖先齊也穀善也箋云御即介助穀善也。擊樂以迎祭先音謂郊後始耕也以祈甘雨佑助我禾稼我當

樂音疏。以我至士女。毛以為士絮黍稷茂盛故今至秋以用我器實之齊豐而明報及與我儀而純色之羊用此齊

賜謂息田夫而養勞之也至前孟春月以琴瑟及擊其土鼓以迎田祖先齊之神而祭之所以求甘澍之雨以大得我稷

之與黍其成熟則人皆備飾以善我土之與女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唯以佑助我禾稼之黍稷及其成熟當以養我士



之與女為異餘同。傳者實至於郊。正義曰經傳多齊盛連文故傳因齊解盛春官肆師祭之日表盛告祭注云築六穀也則六穀摠為齊天官甸師注云築稷也唯以稷為穀之長為諸穀之摠名六穀滿為器之實故曰器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故桓六年左傳曰聚黍豐盛言為穀則聚清在器則豐滿是指器之實為案在器為盛也毛氏解社其言不明惟此言社后土其義當與鄭同鄭較異義以為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昭二十九年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又曰后土則社鄭志荅趙商云后土為社謂輔作社神趙商問社祭土而土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天封則先告后土又曰后土土神也若此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田慶問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云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先告后土也注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田慶問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云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社非也禮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為事上帝也注云社世人也神不言后土者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答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為社而祭之故曰句龍履后土而戴皇天指謂地為后土土無可怪也欲定者皆當定之否答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為社而祭之故曰句龍社亦土地之神是后土之言參差不一故弟子疑而發問也宗伯大封告后土者以其大封是土地之事宜告土神不告句龍故云定為后土土神禮曰以國亡大縣邑哭於后土以諸侯守社稷失地哭於社故云后土社也此文與月令皆謂祭后土則土神宜稱后土而中庸言社不言后土故云郊社相對皆是天通社是地故云社祭土神以宗伯與左傳皆謂地於郊者下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備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龍在東祝融后土在南魯收在西西冥在北是也黃五官而云四郊者火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黎故鄭志荅趙商云后土轉為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位在南又大宗伯注云五祀者五祀之神在四郊時迎五行之氣於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馮吳氏之也曲禮言歲備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盛常祀歲備此秋成報功則總祭故并言四方也。箋以黎至其功。正義曰楚茨箋云明猶潔也齊言明謂潔清羊言儀謂純色故云以報齊豐盛與純色之羊經言齊明箋云齊齊文創者各從其便而言耳郊特牲云社稷太牢則四方之神亦太牢此皆獨言羊以會句言儀以見純明非特羊而已社為陰祀其物成而祭也下言農夫之慶當孟冬休息以御田祖是來春祈穀故知此祭在秋為時次也故大司馬仲秋云遂以獮田羅罝致禽以祀社注云社當為方聲之誤也獮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即引此詩云以社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良相序云秋報社稷鄭駁異義引大司馬徒五土之物云此五土地者土生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為民利有真稅之法王者秋祭田事既善則慶賜農夫也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者王者以歲事成熟推索羣神之耳歲事不成則無此勞息故言我田五祀因合黨正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勞賜農夫令得極歡大飲是謂休息之知如此者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蜡也蜡者素也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也是說大蜡之祭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臘門閭及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是說休息之事也郊特牲蜡祭之序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既蜡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臘也蜡之後與蜡異也郊特牲止云息田夫不謂之臘必知月令之臘祭與特牲息田夫為一者郊特牲說蜡祭之服云皮弁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其下別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及曰既蜡而收民息已既蜡乃云息民明知息民非蜡息民與月令休息文同故知黃冠而祭為臘祭也是以注云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為臘必也以此知臘在既蜡之後也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飲也酒歸周公禘亦叔祭民飲食民無故不飲酒飲樂今以此歲數豐熟為功事入而特聽之故謂之慶賜勞息漢世每有國慶而賜民公禘亦叔祭民飲食民無故不飲酒飲樂今以此歲數豐熟為功則此事亦廢事皆相將故繫之蜡焉年不願成八蜡不通郊特牲文引此者言我田既城乃云農夫之慶之意也彼注載八蜡先畜一也司畜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此八蜡為其主耳所祭

不止於此四方而致皆祭之存官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神再變而致廣物及山林之神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神四變而致毛物及墮行之五五變而致介物及土而六變而致象物及八神注云此謂大蜡祭鬼神

善。○正義曰郊特牲注云先齊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百物祖始耕田謂神農是一也祭四方百物皆祭之。傳田祖至穀

先為稱謂之先齊神其農業者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神農始造田謂之神農而後稷亦有田功又有事於尊可以

及早則祭田祖之時後稷亦食焉后土則五穀所生本云句龍能平之則句龍亦在祭中而籥章云以樂田畯尚及典田

之大夫明兼后土后稷矣故大司徒注云田土田神后土及田正之神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以句龍為后土后稷為田

之田祖也言此田祖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而司徒言田土則其文不得兼神農何則彼云誠其社稷之類而樹之田主

則田主唯社稷不得有神農故鄭唯云后土田正其言不及神農是其意也故善釋詩文王肅云大得我稷黍以善我男

女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爰設樂以田畯。正義曰言設樂者搥琴瑟擊鼓吹笙簧以養土女也以此事在孟春則事農在

有謂吹之此不云籥後籥章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啟筮而郊而後耕又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

耜躬耕帝籍注云元辰始後吉亥是郊後始耕也謂於始耕時而祭之也知者以先齊人神不宜先而祭故當知後也

禘雨又宜早不可以至二月而田祖是始教田者故知是始耕時祭之也云甘雨者以長物則為甘害物則為苦昭四年

左傳曰秋無苦雨服虔曰害物之雨民所苦是也雨以甘故得禘助我禾稼當以養土女也以此事在孟春則事農在

求豐年也幽雅七月也七月有于耜舉趾隨彼雨畝之事歌其類也與詞義亦此義也引周禮者籥章文也彼注云新年

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以此言之云吹籥雅謂籥吹之故其職掌土鼓籥籥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為匡以草為兩面可擊

法教民亦是先教田其祭井之及先言祈年于田祖是也。會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

祭主祭田祖末言以樂田畯見其地之故異其文也。會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

右嘗其旨否。箋云會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為饗。饗饋也。田畯司商今之耆夫也。喜讀為饗。饗酒食也。成王來止謂

以酒食饗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也。為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嘗至則又加之

篇同喜。毛如字。鄭為饗。尺志反。下篇同。攘如羊反。鄭讀為饗。反。王如字。饋巨塊反。從本又作畯。後

且。易治也。長試竟畝也。會孫不怒農夫克敏。敏疾也。箋云禾治而竟畝成王則。疏。會孫至克敏。毛以

民報祭饁於彼南畝之中。家盡歡樂。樂畯田畯之官勸稼穡也。君既勤之於上。民又勤之於下。農夫務事。遂以其婦之與

除田之左右。辟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地和美。與否也。故使禾生易而治理長而次列。徧畝中。終至成善。且收而大有。會

孫成王見其如此。不有患怒。乃謂此農夫其田事既有工能。而且敏疾。故不怒之。以是致黍稷茂盛。而年豐矣。今王不能

然故餉之。鄭以為會孫成王之來止也。則以其已之婦與子。謂后與世子。出觀農事。使知稼穡之艱難也。又以其左右從

已之行者。以賞其行途之勞。令喜於巡。勸不厭也。又親為嘗其饋之美。示親而愛之。故上下用命。命農畯樂餘同。箋

也。舍人曰。饗自家之野也。此攘字在饗喜之下。而先言之。以詩中未有其事。故先明之。田畯田家。在田司稼穡。故謂

司嘗漢世亦有此官。謂之耆夫。故字言今之耆夫也。郊特牲曰。蜡之祭也。主先高而祭司嘗也。注云。先高若神農。司嘗若后

稷。以神農始造其田。后稷教民播種。此二人有田事之大功者。也。蜡者。為主先高而祭。故知謂此二人。稷為人臣。教稼。亦是田

官。故謂之司嘗。此言田畯。乃是當時主稼之人。故以司嘗言之。與郊特牲名同。而實異也。徒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及大田

詩十四之一 小雅 甫田之什

文與七月正同故亦讀喜為餽餽酒食也此為田事而言曾孫之來故知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曾孫來止即言以其  
子明曾孫自以己之婦子故知親與后世子行也王之婦必是后知子唯世子者以將欲傳之國祚明其教戒尤深故知  
非餘子也稼穡之艱難尚書無逸周公戒成王之辭也此經曾孫之下而公以其明以下皆曾孫之事故云為農人之在  
南畝者設饋以勸之謂成王為之設也言司書至之則又加之酒食則農人之饋無酒故云加之也其左右之行雖各有  
傳但毛氏於詩無破字者與鄭不得同王肅云曾孫來止親餽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饋饋也田畯之至  
喜樂其事教費以間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與否也傳意當然王肅又云婦人無間外之事又帝王  
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偏則為患不普說非也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論閔唯王后親來以勸  
婦子德彼南畝田畯至喜之義皆同農人遽於其事婦子俱饋也田畯見其勤惰喜樂其事又王省從官自有常備非獨  
於南畝之中乃饋左右而親為之嘗又非人君待下之義皆以鄭說為短斯不然矣此則今思古之詩言古人之所難行  
以傷今之廢業也首章言輕其稅斂二章為之所報此章言恩澤深厚卒章言收穫弘多歷觀其次然有敘寧當於此  
甫說農人之家行饋之事又大田卒章言曾孫下言神祀並是成王之政不當以農人婦子餽屬其間也且言見復  
何所言云無事也若王后必無外事不當於北郊王基以親蠶浹之共無理矣衣食人之所資田蠶並為急務蠶則  
后之所專故后當獨行田則王之所勸后從行耳此乃外內之別職司之義而孫毓反言親桑不隨王其難矣王者憂  
深思遠以世子者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故與之俱行知稼穡之艱難欲其重國而我婦子事連於卑此則其婦  
也子所親莫過於母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故與之俱行知稼穡之艱難欲其重國而我婦子事連於卑此則其婦  
食非復說其勤勞何有國史吟詠立文若是哉王者從官非無常儀直以同循稼穡共食甘與夫秦風所謂與子同袍  
亦復何異而云非待下之義乎此饋而飲之農人賜田畯以酒食皆天子所省固無偏值其所幸便即賜之使天下知  
我王之愛農也則莫不盡力農人之引饋也則人各用心賞一勸百可使風行而從風何必每地皆注農人之盡力而云力不  
不及藉下篇刺於寡不能自存其文亦同於此豈合於寡之人就藉田拾拾也又下章庾稼共此接連箋稱古之稅法非  
為藉田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  
益積也梁車梁也京高丘也箋云稼禾也謂有莖者也茨屋  
明矣

積如字又子賜反下皆同藁古老反藁作孔反

**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  
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是言年豐  
積如字又子賜反下皆同藁古老反藁作孔反

**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箋云慶賜也年豐則勞賜農夫益厚  
於為反年收手又反又如字

**疏** 曾孫至無疆。毛以為上古曾孫之親饋賦此言稅獲之多曾孫成王所稅得米粟之使其唯高如清坻如上京  
也成王既見不稼之積粟使之多於是乃求千倉以處其粟也乃求萬箱以載其稼也以其收入踰前故求倉廩車箱以  
載置之喜其收穫之豐愍念農夫之勤故以黍稷稻粱為農夫之慶謂黨正飲酒加其饌食以稻粱也非直勞而息之又  
為之求福於八蜡之神而報我農夫以大大之福使之得萬年之壽無疆今幽王不能然故謂之也二期皆非誦助  
為之求福於八蜡之神而報我農夫以大大之福使之得萬年之壽無疆今幽王不能然故謂之也二期皆非誦助

**鄭雅** 以介為助餘同。傳我積至高丘。正義曰聖子萬年之壽無疆今幽王不能然故謂之也二期皆非誦助  
為之求福於八蜡之神而報我農夫以大大之福使之得萬年之壽無疆今幽王不能然故謂之也二期皆非誦助

**故** 以比禾積聚高如屋茨耳其意與箋同也孟于十二月車架成梁謂水上橫橋橋有廣狹得容車馬則高廣者也  
矣故云稼禾積聚高如屋茨耳其意與箋同也孟于十二月車架成梁謂水上橫橋橋有廣狹得容車馬則高廣者也

**并禾稼納之藁者納粟米謂路途者唯納粟又違者唯納米以運輸為難故輕之也此文稼廩相對而不言千倉萬箱是**

**為藉田** 積如字又子賜反下皆同藁古老反藁作孔反

**積如字又子賜反下皆同藁古老反藁作孔反**

**積如字又子賜反下皆同藁古老反藁作孔反**

**積如字又子賜反下皆同藁古老反藁作孔反**

**積如字又子賜反下皆同藁古老反藁作孔反**

藉以戰後倉以度故知度露地積穀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清小清曰池小池曰坻坻是水中之高地也此言禾更當在畿內若畿外則禾不及米貢以當邦土水掌客有為薪倍禾之言是明則法有禾稼之稅矣禹貢有納輸結周之有無無以言也依禹貢云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寇二百里甸服三百里積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注云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賦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甸未也二百里甸服去藁也三百里積服又云藁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甸服禹為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以此言之有輕重之法故為近者納輸為遠者粟既無登結之文不知遠近以何為差也若然後世之役宜繫於上代周止千里甸服唐虞則甸其外五百里為方二千里是方百里者四納穀多於周者唐虞萬國諸侯歲朝其用或費於後代故納穀多也反鄭志答趙商云畿內四百國則周郊內亦封諸侯矣於周法十國而入其一於天子然則雖千里者四其稅猶少於周故使方二千里入粟米世代不同故異法也箋年豐至彌克正義曰時牲少牢之祭皆無稻粱此特言黍稷稻粱故知勞賜農夫加以稻粱也報者自神與三章互相成也雖在息農夫前而後言之者以祭者雖在前而福慶是將來之事故後言之以稻粱也定本強讀字作辭

### 南田四章章十句

###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大田四章上二章章八句下二章章九句至目存焉。正義曰四章皆陳古善反以刺王之辭經唯言寡婦序并言矜者以無妻為矜無夫為寡皆天民之窮故連言之由此而言孤獨老疾亦矜寡之類其文可以兼之矣。箋幽王至刺之。明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也二章下五句言收刈有餘寡婦獲利是下民豐盈矜寡得濟反明幽王之時萬民饑饉貧反明幽王之時風雨不時也三章下五句言收刈有餘寡婦獲利是下民豐盈矜寡得濟反明幽王之時萬民饑饉貧寡無所取活也詩皆公卿國史所作故云時巨思古以刺之序不言思古者楚茨至此文指相類承上篇而釋之也。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箋云大田謂地肥美可墾耕多為稼可以墾民此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

### 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

編陳視可拔而事之。種章勇反此注及下注擇種並同墾苦痕反相息亮反長張丈反昌莫報反擬其月反以我覃耜做載南畝。覃利也箋云做讀為織載讀為蓄粟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蓄。覃以再反徐以廉反做載南畝。覃利也箋云做讀為織載讀為蓄粟始也載事也鄭讀為織蓄織音尺志反織蓄則種其衆殺農教生。疏。大田至是若。毛以為古者成王之時有大肥美是若。庭直也箋云碩大若碩也民既織蓄則種其衆殺農教生。疏。大田至是若。毛以為古者成王之時有大肥美相地球種既已擇其種矣時王者又號令下民種其田器既已戒勅之矣此受地擇種戒勅具器既已周備矣至孟春力乃耕而亭之矣用我覃耜之利耜始設事於南畝而耕之以釋其百種之衆豐其穀也又用利耜織蓄耕發其南畝所受之田為具餘同。箋大田至事之。正義曰知大田非天下田者以文連多稼又云既種既戒皆謂田中之事不得為天下之田故以為肥美之大田可墾耕者也舉肥美以與民則自然為天下田矣地自山峻林麓川澤溝洫城郭宮室塗巷其外皆可墾耕者舉其年豐則多故云大田地之肥美者請可墾耕者皆肥美也言多為稼可授民

### 是若

是若。庭直也箋云碩大若碩也民既織蓄則種其衆殺農教生。疏。大田至是若。毛以為古者成王之時有大肥美相地球種既已擇其種矣時王者又號令下民種其田器既已戒勅之矣此受地擇種戒勅具器既已周備矣至孟春力乃耕而亭之矣用我覃耜之利耜始設事於南畝而耕之以釋其百種之衆豐其穀也又用利耜織蓄耕發其南畝所受之田為具餘同。箋大田至事之。正義曰知大田非天下田者以文連多稼又云既種既戒皆謂田中之事不得為天下之田故以為肥美之大田可墾耕者也舉肥美以與民則自然為天下田矣地自山峻林麓川澤溝洫城郭宮室塗巷其外皆可墾耕者舉其年豐則多故云大田地之肥美者請可墾耕者皆肥美也言多為稼可授民

### 是若

是若。庭直也箋云碩大若碩也民既織蓄則種其衆殺農教生。疏。大田至是若。毛以為古者成王之時有大肥美相地球種既已擇其種矣時王者又號令下民種其田器既已戒勂之矣此受地擇種戒勂具器既已周備矣至孟春力乃耕而亭之矣用我覃耜之利耜始設事於南畝而耕之以釋其百種之衆豐其穀也又用利耜織蓄耕發其南畝所受之田為具餘同。箋大田至事之。正義曰知大田非天下田者以文連多稼又云既種既戒皆謂田中之事不得為天下之田故以為肥美之大田可墾耕者也舉肥美以與民則自然為天下田矣地自山峻林麓川澤溝洫城郭宮室塗巷其外皆可墾耕者舉其年豐則多故云大田地之肥美者請可墾耕者皆肥美也言多為稼可授民

### 是若

是若。庭直也箋云碩大若碩也民既織蓄則種其衆殺農教生。疏。大田至是若。毛以為古者成王之時有大肥美相地球種既已擇其種矣時王者又號令下民種其田器既已戒勂之矣此受地擇種戒勂具器既已周備矣至孟春力乃耕而亭之矣用我覃耜之利耜始設事於南畝而耕之以釋其百種之衆豐其穀也又用利耜織蓄耕發其南畝所受之田為具餘同。箋大田至事之。正義曰知大田非天下田者以文連多稼又云既種既戒皆謂田中之事不得為天下之田故以為肥美之大田可墾耕者也舉肥美以與民則自然為天下田矣地自山峻林麓川澤溝洫城郭宮室塗巷其外皆可墾耕者舉其年豐則多故云大田地之肥美者請可墾耕者皆肥美也言多為稼可授民

### 是若

是若。庭直也箋云碩大若碩也民既織蓄則種其衆殺農教生。疏。大田至是若。毛以為古者成王之時有大肥美相地球種既已擇其種矣時王者又號令下民種其田器既已戒勂之矣此受地擇種戒勂具器既已周備矣至孟春力乃耕而亭之矣用我覃耜之利耜始設事於南畝而耕之以釋其百種之衆豐其穀也又用利耜織蓄耕發其南畝所受之田為具餘同。箋大田至事之。正義曰知大田非天下田者以文連多稼又云既種既戒皆謂田中之事不得為天下之田故以為肥美之大田可墾耕者也舉肥美以與民則自然為天下田矣地自山峻林麓川澤溝洫城郭宮室塗巷其外皆可墾耕者舉其年豐則多故云大田地之肥美者請可墾耕者皆肥美也言多為稼可授民





炎火恐其是火也實故云盛陽也陽而稱火者以南方為火炎為甚之故云盛陽也知非實火者以四者所謂昆蟲得陰

而蔽得陽而生故爻盛陽氣盛則生之義無取於火之實故為盛陽也。箋與燕至消亡。正義曰解本言炎火之意

以蠱腫之屬四者盛陽氣盛則生之義無取於火之實故為盛陽也。箋與燕至消亡。正義曰解本言炎火之意

消之則付於所生之本今明君為政因祖之神不受此害故特之付于炎火使自消亡也田祖所以受者以害由政起今

則君為政害無由作故云田祖不受四蟲之害若政能消之有游蕪蕪與雨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此言民恬君德蒙其餘惠。發本又作倉於檢反漢書作蕪蕪七西反與雨如字本或作與雲非也祈巨移反雨我于付

反注內主雨同一彼有不獲穰此有不效穡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本主作注兩如字彼有不獲穰此有不效穡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力者不足而有不獲不效遺秉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為利。獲戶邦疏有餘至之利。正義曰言太平之時有滯

乃起其雨澤而徐安徐而落不暴疾也民見雲行雨降歸之於君云此雨本主為雨我公田因遂及我之私田雖作

者廣見太平之時民心先公之義要雨無不徧天澤以時故得五穀大成由此民所收刈力皆不足婦之彼處有不獲刈

之謂不此處有不收斂之積束又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穗此皆主不暇取絀是寡婦之所利言措拾取

以自利已今王不能然使於寡無所資故刺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穗此皆主不暇取絀是寡婦之所利言措拾取

音有滯即云典雨雨出於雲故知徐雲與貌雲既與而後行妻妾在滯之下故知雲行貌雲行然後雨落故妻妾之下言

與雨也而徐徐貌謂徐緩而降故箋云不暴疾也經與雨或作與雲誤也定本作典雨。箋成王至馬利。正義曰積者

名為官者即引此詩云彼有遺秉此也聘禮曰四秉曰管注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官稱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稟把有

禾之秉手把耳管謂一穰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米之管四把耳米之管則五斗是有對故言此以別之王

制及書傳皆云於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饘地官遺人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則官自有餘而須措拾者以

憑其不濟或力不堪事乃饘之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饘彼南畝田畯至喜

至則又加之以酒食勞倦之者。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音因享祈報焉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黑牲。疏曾孫至景福以爲曾孫成王之身自來止親循畝中田畯之來則又禋祀四

樂其事以勤慕能勤故得成獲故成王之來乃於四方之神則禋敬而絜祀焉其祀之也以其騂赤之牛黑之羊豕與其

黍稷之菜盛用此以獻以祀四方之神爲神歆饗而報以大大之福所以常得年豐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爲曾孫

來止則以其婦之與子出共觀之又設食饘彼南畝之農人以勸之其田畯又加之以酒食勞之故上下樂神設饗以成

也。曾孫之來則又於四方之神而往禮祀焉所以其牲或赤或黑與其黍稷之菜盛用此以獻以祀四方之神神饗之而

報以祐助與大福。傳騂牛黑羊。正義曰毛以諸官騂者皆牛故云騂赤牛也定本集注駁以騂以祀四方之神神饗之而

以社以方面而方社連文則方與社同用大宇故以黑爲羊豕通牛爲三牲也且上章言穠羊豕是方有羊豕明不特牛故爲

大半半中色而不同者毛意蓋以爲四方既非望祀又非五方之帝故用是性所以無方色之別。箋成王至此勤牲。

正義曰此以田事爲主成王出觀民事因即祭後年也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黑牲地官牧人又彼注云陽祀南郊及宗

廟陰祀北郊及社稷非四方之神而引以解此者以毛分騂黑爲三牲鄭以騂黑爲二色故引牧人騂黑以明騂黑爲別

方之牲耳非謂四方之祭在陽祀陰祀之中也知方祀各以其方色牲者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

方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以爲禮五天帝人帝而句芒等食焉是五官之神其牲各從其方色則宜

五色獨言群黑者略舉二方以韻句耳故易傳大宗伯職祀天乃稱祀五祀在血祭之中而言禮者此五官之神有配天之時配天則禮祀此祭維不配天以其嘗為禮祀故亦以禮言之五祀在血祭之中則用太牢矣故上篇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方祭有羊孫毓以為方用特牲非禮意也

###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四

(十四之二)

四四

### 毛詩小雅

### 鄭氏箋

### 孔穎達疏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疏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至罰惡焉。正義曰作瞻彼洛矣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能爵命賞罰故思古之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以刺之不能也爵命即賞善之事也爵命之事但爵命之華猶別有賞賜故

救分之經三章皆言爵命賞善之事既能有賞必有罰故連言罰惡也此及裳裳者華桑扈負鸞陽是則所思為成王此等不言曾孫不知思何時也故箋云古明王不捨斥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也泱泱深廣貌箋云於天下爵命賞賜以成賢者。決於良反泱古愛反泱古亂反。

君子至止福祿如茨箋云君子至者爵命為福賞賜為祿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

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疏 韎韐者三年之喪服土服而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鞞合韎為之其服爵弁服紱衣繡裳也。

疏 韎彼至六師。正義曰言我視彼宗周之泱泱水矣維此洛水則泱泱然深而且廣人能灌漑以時反下同糾音緇糾反。以喻我視彼古昔之明王矣維此明王則仁而寬愛能爵賞以理賜命以成賢者是王恩之深厚也故君子諸

侯之至止來見於王則王爵命之以福又賞賜之以祿其聚積多大如屋蓋之茨也。又言諸侯世于初除父喪服土服來至京師正僅有征伐之事王以其賢命代卿士之任服韎韐之駸有奭然而赤以作六師之將其實如是故得福祿也今

王不能爵賞諸侯之賢者故舉以刺之。傳洛宗周既浸水。正義曰宗周鎬京也夏官職方氏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是洛為宗周之浸水也禹貢云漆沮既從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洛水洛水則漆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矣。箋君子至喻

多。正義曰上以水喻明王故知至止為來至明王之所受爵命也凡言福者大慶之聲祿者吉祉之謂善事皆是不必一定以此所思者止思爵命賞賜耳故言爵命為福賞賜為祿於此經對文為然於他書散則通矣福祿非聚積之物而

云如茨故云如屋蓋以喻多也。傳韎韐至六軍。正義曰韎韐者衣染之名與者赤染謂之鞞此曰韎韐即一入曰韎草染之其草色赤故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鞞者案爾雅云一染謂之衣再染謂之鞞此曰韎韐即一入曰韎韐是鞞也定本云一入曰韎韐是以他服謂之鞞祭服則謂之韎韐以此鞞代他服之鞞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鞞土無

鞞名謂之韎韐土言韎韐亦猶大夫以上之言之鞞也若然玉藻云一命緝鞞鞞行注云侯伯之士一命則士亦名鞞矣言鞞是鞞也天子六軍夏官序文。箋此諸侯以上之緝鞞以子男大夫以為文故言鞞諸侯實士正名韎韐侯士冠鞞弁服韎韐不

於天子緝鞞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緝子男此以代父君國反服土服者周禮之文謂父在代父行祀故

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此又言鞞故知諸侯世于未賜爵命服土服也若春春官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

於天子緝鞞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緝子男此以代父君國反服土服者周禮之文謂父在代父行祀故

有執圭璧皮魚之禮未誓向此卿今此難已除父喪非代父行禮不得復繼於父又不敢自成為君故服土服也世子雖

服土服侍之同正君繼記云君薨大子號攝子待諸君也彼注謂未踰年者尚然況除服後乎待之固如成君何作

一等而已此詩大意皆言諸侯世子受王爵命今服土服故知是未遇爵命又云作六種故知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

任爲軍將使六軍之中將一軍而出也以軍將命知由士也天子六軍一聯將一軍將六軍而出者舉六軍見則

天子遣使就國賜之矣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賜公命是仍服韋韋也春秋之喪自來受賜命者天子命諸侯之禮亡

亦無明文春秋之義言踰年賜命者說者致之非傳辭也春秋之世魯文公晉惠公卽位而賜之魯成公八年乃賜之齊

盛公天子將昏於齊始賜之衛襄魯桓則既薨乃賜之是賜命節無定限也云茅蒐韋韋故解之云茅蒐韋韋故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

則除天子自見天子於是踰年未得命者故自來也傳言韋韋故解之云茅蒐韋韋故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

韋韋故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

韋韋故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

韋韋故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

韋韋故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

韋韋故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

韋韋故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

韋韋故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

韋韋故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

韋韋故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

韋韋故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

韋韋故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

韋韋故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

韋韋故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

韋韋故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

韋韋故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

韋韋故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

韋韋故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

韋韋故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

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欲令下近編明衣與帶同色此引之以衣在裳上故先云紵衣耳

者冕之次也其色赤而微黑如雀頭然其布三十升纁寒淺釋寒也紵衣絲衣朝服皆用布唯冕

合韋之也此韋韋之問言韋韋聲如茅蒐字當作韋韋留人謂之韋是古人謂滿爲茅蒐讀茅蒐其聲爲韋韋故云茅

蒐韋韋故云此韋韋之問言韋韋聲如茅蒐字當作韋韋留人謂之韋是古人謂滿爲茅蒐讀茅蒐其聲爲韋韋故云茅

蒐韋韋故云此韋韋之問言韋韋聲如茅蒐字當作韋韋留人謂之韋是古人謂滿爲茅蒐讀茅蒐其聲爲韋韋故云茅

蒐韋韋故云此韋韋之問言韋韋聲如茅蒐字當作韋韋留人謂之韋是古人謂滿爲茅蒐讀茅蒐其聲爲韋韋故云茅

蒐韋韋故云此韋韋之問言韋韋聲如茅蒐字當作韋韋留人謂之韋是古人謂滿爲茅蒐讀茅蒐其聲爲韋韋故云茅

蒐韋韋故云此韋韋之問言韋韋聲如茅蒐字當作韋韋留人謂之韋是古人謂滿爲茅蒐讀茅蒐其聲爲韋韋故云茅

蒐韋韋故云此韋韋之問言韋韋聲如茅蒐字當作韋韋留人謂之韋是古人謂滿爲茅蒐讀茅蒐其聲爲韋韋故云茅

蒐韋韋故云此韋韋之問言韋韋聲如茅蒐字當作韋韋留人謂之韋是古人謂滿爲茅蒐讀茅蒐其聲爲韋韋故云茅

蒐韋韋故云此韋韋之問言韋韋聲如茅蒐字當作韋韋留人謂之韋是古人謂滿爲茅蒐讀茅蒐其聲爲韋韋故云茅

蒐韋韋故云此韋韋之問言韋韋聲如茅蒐字當作韋韋留人謂之韋是古人謂滿爲茅蒐讀茅蒐其聲爲韋韋故云茅

蒐韋韋故云此韋韋之問言韋韋聲如茅蒐字當作韋韋留人謂之韋是古人謂滿爲茅蒐讀茅蒐其聲爲韋韋故云茅

蒐韋韋故云此韋韋之問言韋韋聲如茅蒐字當作韋韋留人謂之韋是古人謂滿爲茅蒐讀茅蒐其聲爲韋韋故云茅

蒐韋韋故云此韋韋之問言韋韋聲如茅蒐字當作韋韋留人謂之韋是古人謂滿爲茅蒐讀茅蒐其聲爲韋韋故云茅

蒐韋韋故云此韋韋之問言韋韋聲如茅蒐字當作韋韋留人謂之韋是古人謂滿爲茅蒐讀茅蒐其聲爲韋韋故云茅

蒐韋韋故云此韋韋之問言韋韋聲如茅蒐字當作韋韋留人謂之韋是古人謂滿爲茅蒐讀茅蒐其聲爲韋韋故云茅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箋云此二人世子之能繼世位者也其爵命實賜盡與其先君受命者同而已無所加也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詔並進秉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古者古昔明王

時也小人斥今幽疏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至之世焉。正義曰作裳裳者華詩者刺幽王也以其古之仕於朝者皆

王也。韶勅檢反得世襲其祿今用小人幽王在於天子之位則有讒詔諛諛之人並進於朝爲佞以蔽之王又

進讒以害賢而王信受之棄去賢者之肩類絕滅功臣之世嗣故時臣思古以刺之也此言古之仕者世祿及文王曰凡

馬則此詩所言不及士也古者有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直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不賢尚當然子若復賢則居父位矣三章箋云守我先人之祿位并位言之見此意也類謂種類世謂繼世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其理一也由其賢而得有功以舉類而當嗣世義不異矣但指人身而稱賢者據祿位而言功臣耳經四章皆言思見明王以免議詔並進令已棄絕之事也。箋古者至幽王。正義曰諸言在位者多謂臣在於位此小人在位文對古者明王則在位謂幽王也。裳裳者華其葉湑兮。與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貌箋云與者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湑湑於下喻臣也。明我親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則我心所憂寫而去矣我心所憂既寫是則君臣相與聲譽常處也憂者憂讓詔疏。裳裳至處兮。正義曰詩人遇讓絕世傷今思古言彼堂堂然光明者華也位於於上又葉湑湑而與國治古之明王政治如此我得見古之是葉子之明王則我心所憂讓詔之事寫除而去兮我心之憂既已寫兮則仕於彼朝君臣相得是以有聲譽之美而處之公言常處此聲譽之美兮已由讓見絕故憂而思之以刺今也。傳裳裳至盛貌。正義曰以華狀顯見故言猶堂堂也此葉與臣德盛故湑為盛貌有狀之杜刺不親宗族故傳以湑為枝葉不相比也。箋與者至遠矣。正義曰讓詔並進由君受之三章皆言華故以華喻君也華既喻君而復有葉故以喻臣言君之須臣為輔猶華之須葉以盛故下章無葉以喻君受之三章皆言華故以華喻君也華既喻君而復有葉故以喻臣言君之於枝高下同耳言華上葉下者固文之上下以喻君臣上下耳。裳裳者華其黃矣。黃與明王德之盛也不言葉微見無賢臣也。共我親之子維其有意矣維其有意矣是以有慶矣。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音云徐音遠見賢遇反。疏。裳裳至有慶矣。正義曰既思君臣並賢而不得又思君明而無賢臣者言彼堂堂然光是則我有慶賜之榮也。疏。明者華也此華乃芸然而其色黃而盛矣以與顯著者君也此君其德彰而明矣華盛而不言其葉見君明而其臣不賢我得見是子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禮文法度之章也維其政有禮文法度之章則能進用有德是以於我有慶賜之榮矣我所以欲得見之也。傳芸黃盛。正義曰芸是黃盛之狀箋云華芸然而黃也此華亦以黃為盛謂草木之有黃華者也若之華葉赤而繁黃則衰矣與此不同也。箋華芸至。裳裳者華或黃或白。箋云華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與明王。我親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言世祿也箋云我得無慶譽猶能免於讓詔之害守我先人之祿位乘其四。疏。箋華或至不純。正義曰喻取其象既以黃白與明王德純駱之馬六轡沃若然。駱音洛沃若如字徐於轉反。疏。故以異色喻其不純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華自與明王德純者二章各舉以喻非此華木黃而變白又非白即衰也華一時而黃白雜色以與明王亦一時而善惡不純非先盛而後衰為不純也故言時有駁而不純者言時有善多而惡少非善惡半也若惡與善等則是闇君不得為明王矣。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君子有之。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箋云君子斥其君不為明王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似嗣也箋云維我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疏。左之至似之。正義曰詩人既思明王又陳已所以宜則宜而行之右之右之右陰道喪戎之事我先人君子則能有而曉之此二德者我先人維其並能有之是以先王使君子孫嗣之今遇讓見絕故思古明王也左陽道也。傳左陽至之事。正義曰以天下之事多矣大揅不遍吉凶故舉左右以日之左陽道謂嘉慶之事朝者人所樂視音言之大故為陽也右陰道謂憂凶之事喪者人所哀及者有所殺故為陰也。昔重言以見多故。

也。昔重言以見多故。

也。昔重言以見多故。

也。昔重言以見多故。

也。昔重言以見多故。

也。昔重言以見多故。

也。昔重言以見多故。

也。昔重言以見多故。

也。昔重言以見多故。

也。昔重言以見多故。

也。昔重言以見多故。

也。昔重言以見多故。

也。昔重言以見多故。

也。昔重言以見多故。

也。昔重言以見多故。

也。昔重言以見多故。

也。昔重言以見多故。

也。昔重言以見多故。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動無禮文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也疏桑扈四章章四句至

其時君臣上下升降舉動皆無先王禮法威儀之文焉故陳當有禮文之事故刺之即上二章上二句是也三章言其君臣

辟所法而受福卒章言臣能燕飲得禮而不傲慢皆是君臣當有禮文之事故刺之此與實之初筵序皆言君臣上下若君臣

即有上下之禮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與也鶯然有文章箋云交交猶佼佼飛往來貌桑扈竊脂也與者竊脂飛而

故并言以見義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則天下亦觀

視而仰樂之鶯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天下之福祿也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章刺賢人

於耕反倂交卯反君子樂胥受天之祐胥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天下之福祿也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章刺賢人

音戶知音疏交交至之祐毛以為倂倂然飛而往來者桑扈之鳥也有鶯然其羽之文章故人皆觀視而念愛之以

智下同所故能樂與天下所共是與天下皆樂而得受天之祐福也鄭唯樂胥為異其在箋說箋交交至樂之取義曰黃

鳥小宛傳曰交交小宛此云猶佼佼飛而往來者作者有所取倂倂實飛而往來之貌也此喻升降舉動故取義曰黃

義曰得胥皆正義曰釋詁云孫毓曰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天子四海之內無違命則天子樂矣諸侯四封之內無違命

外內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者諮謀行於上則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以義矣庶人耕稼樹藝

以養父母刑罰不加於身則庶人樂矣是述毛之義也箋胥至福祿正義曰周禮每官之下皆有胥徒胥一人則

徒十人是胥以才智之故而為十徒之長矣又有大胥小胥之官故知得有才智之名易婦妹以須注亦云須有才智之稱

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妹名女須鄭志谷冷剛云須才智之

稱故屈原之妹以為名是胥為才智之士胥須古今字耳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也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君子樂胥萬邦之屏毛以為言君子王

屏蔽也箋云王者之德樂賢知在位則能為天下蔽捍四表患難矣蔽捍同疏者既有禮文又能樂與天下皆共之能

者謂蠻夷率服不侵畔屏屏即反為于偽反捍音汗難乃且反下患難同

與天下皆樂則為萬邦之蔽捍天下皆得為屏蔽明捍四夷之憂是為之蔽捍矣鄭義具箋箋王者至不侵

畔○正義曰萬邦是中國之辭與中國為屏蔽明捍四夷可知也故云蠻夷率服不敢內侵外畔是蔽捍也○之屏之

翰百辟為憲翰翰憲法也○箋云辟君也王者之德外能捍蔽四表之患難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戢聚也不難

也那多也不多多也箋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效以先疏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為之楨幹則百辟

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賦莊自反○疏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為之楨幹則百辟

也民皆順之則為天所祐其受福豈不多乎言受福多也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上二句與毛同下二句具在箋○

得翰翰憲法○正義曰釋詁云楨幹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牆兩邊障士也然則因言楨幹者皆

以築牆為喻幹是楨之主善政亦民之主也○箋王者至不多○正義曰言王位至尊天所子愛解其當自效難之

故亦為蔽捍四表之患難人君之所施為唯功事而已故知立功立事為之楨幹也○正義曰言王位至尊天所子愛解其當自效難之

對四方其訓之故知為卿士等比諸侯故曰君也○箋王者至不多○正義曰言王位至尊天所子愛解其當自效難之

意敏者收攝之名故言敏以先王之法威儀是懼之辭故知難以亡國之戒不自難以先王之法即動無禮文也故序箋

云動無禮文者舉事不用先王之法威儀是懼之辭故知難以亡國之戒不自難以先王之法即動無禮文也故序箋

者樂臣下有才智文章則賢人在位而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是棄賢則國矣又下文連言受天之

祀彼由樂有賢智則受天之祐此不難以亡國之戒則受福不多是相配成也易傳者以順文理切不假反言故也○兕

觥其觥旨酒思柔箋云兕觥謂爵也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爵爵徒然陳設而已其飲美酒思

得柔順中和與其樂言不慍故自淫恣也○兕徐履反賦名觥古橫反以兕角為之觥音糾本





與周禮日一室者同者鄭志答趙商云記後人所定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  
等所施不同故鄭據也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為正然則為說有參差故不同也。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艾養也。天明王愛國用自奉養之節如此故。乘馬在庭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艾云緩安也。緩  
宜久。福祿所養也。艾魚蓋反徐又音刈。

###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頰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辰虐也暴虐謂其  
政教如雨雪也。

頰弁缺婢反著弁貌說文云舉頭貌燕樂首浴卒章同燕又作宴兩于付反卒章同疏頰弁三章章十二句至是詩。正義曰作頰弁詩者時同姓之諸公刺幽  
孤特頰危將至喪亡故同姓諸公作是頰弁之詩以刺之為不能燕樂同姓明諸公是同姓諸公也作詩者一人而已言  
諸公者以作者在諸公之中稱諸公意以刺之也九族亦同姓見諸公非一容九族之外故言同姓以廣之不能燕樂即  
亦不能親睦親睦由於燕樂以經責王不燕樂今不親睦故分而言之耳暴戾無親即如彼外雨雪先集維震是也下能燕  
樂同姓親睦九族三章皆上六句是也孤危將亡卒章四句是也其首章一章上六句懼王危亡庶幾諫正亦是將亡之  
事也經序倒者序述論其事由暴虐無親故不能燕樂為事之次經則主為不能燕樂故先言之。有頰者弁實維伊何。頰也頰弁貌弁皮弁也箋云實猶是也言  
之朝皮弁以日視朝。朝服直遙反下皆同。爾酒既旨爾殽既嘉。箋云旨嘉皆美也女言其美矣女禮已美矣何豈  
伊異人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葛與女蘿施于松柏。葛寄生也女蘿菟絲松  
託王之尊箋云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己之將危亡也。葛與女蘿施于松柏  
說文音弔寄生草也爾雅云實木宛童是也女蘿力多反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又唐蒙施以跋反下同。未見君子

之則庶幾其變改意解釋也。音悅博音亦本又作釋怙音戶解音蟹。疏有頰至說博毛以為有頰然者之皮弁實維伊何乎宜在於首以為表飾  
音美矣爾王之敬既嘉善矣足能具禮何以不用與族人燕乎王所當與燕者豈伊更有異人疏遠者乎皆王宗族兄弟  
非有他人何不燕而親之令為輔助我所以欲王之親燕者以葛與女蘿施于松柏之上非自有根依於松柏之根故松  
栢存而茂松栢頰而亡是欲王在松柏下以與同姓與九族附於王為之親非自有尊託王之尊故王政明而榮王政衰當  
微是與衰由于王政所以欲王在松柏下以與同姓與九族附於王為之親非自有尊託王之尊故王政明而榮王政衰當  
服之以燕而王何以不為餘同。傳與也至皮弁。正義曰頰弁連弁故為弁貌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  
則士之祭服章弁則服以制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傳與理不明王肅云言無  
常也與有德者則戴頰然之弁矣下章肅又云言廢與之在人之無期也其意以傷王無德將不戴弁孫毓以皮弁非唯王  
者所服雖陪臣卿大夫皆得服之不足以為王言廢與之在人之無期也其意以傷王無德將不戴弁孫毓以皮弁非唯王  
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僖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維衰必先諸侯然則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  
故以為喻也。箋實猶至視朝。正義曰釋詁云寔是也寔寔義同故實亦為是也言是維伊何問其所用之辭則此皮  
也且此詩責王不燕而舉皮弁是天子燕用者諸侯燕若天子之制經云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知天子亦自以朝服燕  
與鞞且燕之服周人儻而兼用之立衣素裳其冠冕貌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如彼注天子之燕用之衣皆其時  
弁者蓋天子燕服有二燕鞞臣用之冠冕親同姓用皮弁也實之初筵三章箋云此祭末王與族人燕而經云制弁之儀是

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弈弈然無所薄也箋云君子斥幽王也幽王久不與諸公宴諸公未得見幽王  
之時懼其將危亡已無所依怙故憂而心弈弈然故言我若已得見幽王諫正  
也。以與至說博毛以為有頰然者之皮弁實維伊何乎宜在於首以為表飾

未見君子。王之言箋云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己之將危亡也。葛與女蘿施于松柏  
說文音弔寄生草也爾雅云實木宛童是也女蘿力多反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又唐蒙施以跋反下同。未見君子

伊異人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葛與女蘿施于松柏。葛寄生也女蘿菟絲松  
託王之尊箋云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己之將危亡也。葛與女蘿施于松柏  
說文音弔寄生草也爾雅云實木宛童是也女蘿力多反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又唐蒙施以跋反下同。未見君子

爾酒既旨爾殽既嘉。箋云旨嘉皆美也女言其美矣女禮已美矣何豈  
伊異人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葛與女蘿施于松柏。葛寄生也女蘿菟絲松  
託王之尊箋云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己之將危亡也。葛與女蘿施于松柏  
說文音弔寄生草也爾雅云實木宛童是也女蘿力多反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又唐蒙施以跋反下同。未見君子

未見君子。王之言箋云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己之將危亡也。葛與女蘿施于松柏  
說文音弔寄生草也爾雅云實木宛童是也女蘿力多反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又唐蒙施以跋反下同。未見君子

伊異人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葛與女蘿施于松柏。葛寄生也女蘿菟絲松  
託王之尊箋云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己之將危亡也。葛與女蘿施于松柏  
說文音弔寄生草也爾雅云實木宛童是也女蘿力多反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又唐蒙施以跋反下同。未見君子

爾酒既旨爾殽既嘉。箋云旨嘉皆美也女言其美矣女禮已美矣何豈  
伊異人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葛與女蘿施于松柏。葛寄生也女蘿菟絲松  
託王之尊箋云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己之將危亡也。葛與女蘿施于松柏  
說文音弔寄生草也爾雅云實木宛童是也女蘿力多反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又唐蒙施以跋反下同。未見君子

未見君子。王之言箋云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己之將危亡也。葛與女蘿施于松柏  
說文音弔寄生草也爾雅云實木宛童是也女蘿力多反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又唐蒙施以跋反下同。未見君子

伊異人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葛與女蘿施于松柏。葛寄生也女蘿菟絲松  
託王之尊箋云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己之將危亡也。葛與女蘿施于松柏  
說文音弔寄生草也爾雅云實木宛童是也女蘿力多反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又唐蒙施以跋反下同。未見君子

爾酒既旨爾殽既嘉。箋云旨嘉皆美也女言其美矣女禮已美矣何豈  
伊異人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葛與女蘿施于松柏。葛寄生也女蘿菟絲松  
託王之尊箋云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己之將危亡也。葛與女蘿施于松柏  
說文音弔寄生草也爾雅云實木宛童是也女蘿力多反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又唐蒙施以跋反下同。未見君子

未見君子。王之言箋云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己之將危亡也。葛與女蘿施于松柏  
說文音弔寄生草也爾雅云實木宛童是也女蘿力多反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又唐蒙施以跋反下同。未見君子

伊異人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葛與女蘿施于松柏。葛寄生也女蘿菟絲松  
託王之尊箋云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己之將危亡也。葛與女蘿施于松柏  
說文音弔寄生草也爾雅云實木宛童是也女蘿力多反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又唐蒙施以跋反下同。未見君子

爾酒既旨爾殽既嘉。箋云旨嘉皆美也女言其美矣女禮已美矣何豈  
伊異人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葛與女蘿施于松柏。葛寄生也女蘿菟絲松  
託王之尊箋云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己之將危亡也。葛與女蘿施于松柏  
說文音弔寄生草也爾雅云實木宛童是也女蘿力多反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又唐蒙施以跋反下同。未見君子

未見君子。王之言箋云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己之將危亡也。葛與女蘿施于松柏  
說文音弔寄生草也爾雅云實木宛童是也女蘿力多反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又唐蒙施以跋反下同。未見君子

燕同姓用皮弁之事也。傳焉寄至松蘿。正義曰：葛釋草無文寄生者，毛以時事言之耳。陸機疏云：葛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極美，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葛絲，毛意以葛絲為松蘿，故言松蘿也。陸機疏云：今葛絲蔓連草上，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異，事或當然。傳奔奔然，無所薄。正義曰：王不燕，曰奔奔，憂之狀，憂則心遊不定，故為無所薄也。下章傳曰：何何憂盛，滿言憂之多。箋：君子至解，傳曰：正義曰：以王不燕，樂而欲見之，故知君子為幽王也。此悅釋文與下章有賦，相值有賦，實王。有頌者，弁實維何期。箋云：何期，猶伊何之善，則此亦冀王意悅，傳故云：庶幾其變，改意解，傳言當開解而傳悅。王。有頌者，弁實維何期。箋云：何期，猶伊何亦作其音。爾酒既旨，爾殺既時。也。豈伊異人兄弟具來。箋云：具來，猶來也。焉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基王如字。

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怲怲，命反。有頌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殺既臯，豈伊異人兄弟，甥舅。箋云：卓猶多也。謂。爾酒既旨，爾殺既時。也。豈伊異人兄弟具來。箋云：具來，猶來也。焉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

集雜霰。霰，暴雪也。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過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幽。死喪無目，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酒此乃王政既衰，我無所依，依怙亡無有日，數能復幾，何與王相見也。且今夕，喜樂此扶又。疏。如彼至維宴。正義曰：言王政教暴虐，如彼天之雨，大雪其雪，必先集聚而搏維為小霰，而後成，為大雪是反。亡我等死與喪亡，無有日數，復無幾何，與王相見，永不得王之燕禮矣。且自相與善，樂此酒於今之夕，非謂霰即暴雪，亡我酒維當王之燕禮。傳霰暴雪。正義曰：以此幽王漸致暴虐，且初為蔽者，久已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即暴雪也。箋將大至大雪。正義曰：先集者謂雪集聚也。解雪當散下，而言集意，天將大雨雪，其始必微溫，暖雪自上，下逢遇溫氣，消釋集聚而搏謂之霰，積久而雪之寒氣勝此溫氣，則大雪散下，是雪有漸，故喻王惡自微至甚，如先霰後雪，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沍，盛陽氣之在雨，水則溫為霰，陰氣薄而沍之，不相入，則搏為電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薄而沍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則溫為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為之，故言遇溫氣而搏也。

頌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牽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自姒丁故反，敗必過反，又如字。下注同。疏。車臺五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作車牽詩者，周大夫所相戚而小人道長，故使無道之輩並進於朝，譏佞巧言，傾敗國家，令王之德澤不加於民，使致下民離散，周人見其如此，乃思得賢女以配君子，幽王欲令代去褒姒，嫉妬思得賢女代之，言思得賢女是褒姒，嫉妬也。德音來括，問關車之牽，作述衆人之意，故也。此經五章皆以褒姒嫉妬思得賢女代之，言思得賢女是褒姒，嫉妬也。德音來括，問關車之牽，是民已離散者也，令德來教，欲王之改修德教，是德澤不加於民也，故皆反經而序之，所以相發明也。問關車之牽。

兮思變季女逝兮。與也，問關設牽也。變美貌，季女謂有齊莊之德者，往迎之也。箋云：逝往也。大夫嫉褒姒之為惡，故嚴車設其牽，兮，變力，兌，齊，側，皆反。下。匪，飢，匪，渴，德音來括。括，會也。箋云：時，讒巧敗國，下民離散，故大夫汲汲欲迎季女，行道同少詩，照反本亦作季女。匪，飢，匪，渴，德音來括。括，會也。箋云：時，讒巧敗國，下民離散，故大夫汲汲欲迎季女，行道活徐古，闕反，觀音，真，雖無好友式，燕且喜。猶用是燕飲相慶且喜。好呼報反，注下並同。疏。義曰：周人惡褒姒。

活徐古，闕反，觀音，真，雖無好友式，燕且喜。猶用是燕飲相慶且喜。好呼報反，注下並同。疏。義曰：周人惡褒姒。

活徐古，闕反，觀音，真，雖無好友式，燕且喜。猶用是燕飲相慶且喜。好呼報反，注下並同。疏。義曰：周人惡褒姒。

活徐古，闕反，觀音，真，雖無好友式，燕且喜。猶用是燕飲相慶且喜。好呼報反，注下並同。疏。義曰：周人惡褒姒。

活徐古，闕反，觀音，真，雖無好友式，燕且喜。猶用是燕飲相慶且喜。好呼報反，注下並同。疏。義曰：周人惡褒姒。

活徐古，闕反，觀音，真，雖無好友式，燕且喜。猶用是燕飲相慶且喜。好呼報反，注下並同。疏。義曰：周人惡褒姒。

嫉妬讓依在朝欲得賢女以代之故言已欲問闕然以設車之華兮思得變然美好富莊之少女往迎之今若有此女可得往迎其於行遊離非以爲飢餓渴非以爲渴所以然者觀望此女以令德善音來發教諫於王使施行德澤會合離散之人凡人之喜樂須賢友共之我若迎得此女雖無同好之賢友猶用是得賢女之故燕飲酒相慶而且喜樂疾衰之甚思賢友之幼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傳聞關至有齊季女○正義曰以連言齊季女故知關關設臺觀乘無事則脫行乃設之故言設臺也有齊季女者宋雍經文也以其當爲王后欲代姚姁明也依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合其非直幼少而已是以笑述之云既美好而少又有齊莊之德慮其當王意也

**德來教** 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鵲也辰時也箋云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  
**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箋云爾女女王也射厭也我於碩女來教則用是燕飲酒日稱 依德至無射。正義曰既思賢女欲以配王又欲王五之聲譽我愛好王無有厭也○射音亦下同脈於豔反下同 疏 依德至無射。正義曰既思賢女欲以配王又欲王有往集之者維爲鵲雉也此鵲雉乃耿介之鳥由平林之木茂故往集焉惟有茂美之德者君子之身有來配之者維爲碩女也此碩女有齊莊之德由君子之身美則來配焉是美德能致碩女也如此則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彼有美大倦也○傳依茂至辰時○正義曰依爲訓令王及修德教我用是之故則燕而飲酒且稱王之聲譽又愛好汝王無有厭故爲林木之在平地也鵲雉釋鳥交以說文云鵲長尾雉走鳴乘羣尾爲防銳著馬頭上陸瓊疏云鵲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鵲鷄其尾長肉甚美故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鹿兩足之美有鵲鹿者似鹿而小是也此鵲是雉中之別名雄性耿介故箋謂之耿介之鳥士相見注云賈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雉必用。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死爲其不可生服是耿介也以雉有耿介之性喻碩女有貞專之德碩女也以配王於是酒雖不美猶用之此燕飲殺雖

**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箋云諸大夫謂得賢女以配王於是酒雖不美猶用之此燕飲殺雖歌舞相樂喜之至也樂音洛 疏 箋諸大至之至。正義曰以言與汝是相於非一之辭故言諸大夫也人之飲食必樂其旨嘉今喜至也樂音洛 疏 箋諸大至之至。正義曰以言與汝是相於非一之辭故言諸大夫也人之飲食必樂其旨嘉今喜也說燕樂之事而言無德者以人燕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樂矣上下雖無好友以己爲改已得輔佐之人從已自他而言故云已無賢友此言無德與汝以彼爲主持已就人自己而言故云已身無德爲謙辭耳。陟彼高

**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滑兮** 箋云陟登也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爲薪析其木以爲薪者爲其葉茂盛蔽爲于僂反下亦爲同辟婢亦反又音壁。鮮我覲爾我心寫兮 箋云鮮善觀見也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則我心中之如是下孟反 疏 陟彼至寫兮。正義曰言有人登彼高岡之上當必析伐其柞木以爲薪析伐其柞木以爲薪者以此一本無行字 疏 柞木其葉滑然茂盛兮有其蔽岡之高故伐而去之以興有賢女居彼王后之位則必除障如以爲賤辟除障如以爲賤者去兮喜之至也。箋登高至之明。正義曰以析者善除去之辭又言滑兮爲茂盛故喻其蔽是則我心中之憂寫除而去兮喜之至也。箋登高至之明。正義曰以析者善除去之辭又言滑兮爲茂盛故喻其蔽岡之高以喻取一象欲見其體而不得見之則爲蔽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如瑟也箋言爲薪是廢棄不用之辭故辟除姚姁亦廢棄之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如瑟也箋言爲薪是廢棄不用之辭故辟除姚姁亦廢棄之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如瑟也

**覲爾新昏以慰我心** 慰安也箋云我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也。慰怨也條和胡 疏 高山至我心。毛以爲若得賢女在王后之位則謂御王使之爲善庶幾於古人有高駟之德如山者則慕而詳矣。 疏 仰之有遠大之行者則若得賢女在王后之位則謂御王使之爲善庶幾於古人有高駟之德如山者則慕而

詩十四之一 小雅 甫田之什 三

度執其六管緩急調和如琴瑟之相應也喻王法仰高大善御羣臣使有禮法成其文章如六轡之御四馬也得賢女則令王如是我所以願見之也我若得見爾之新昏使王改脩也如是則以安慰我心除其憂矣○鄭唯以景為明為異餘同○箋景明至有和○正義曰傳云景大釋訪文箋必易之為明者以行須行之故以為明見其明日可法明亦大也言高山者以山之高比人德之高故云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也且仰是心慕之辭故為高德德者在內未見之言行者已見施行之語德則慕仰多行故云古人仰之異其文也六轡以御四馬故以喻王御羣臣六轡如琴瑟言執轡如組轉相比並以發明其意也四牡傳曰駟駟行不止此亦然也○傳慰安○正義曰傳以慰為安箋言慰除以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妻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哀嫺巧嫉妬故其心怨恨編檢今本皆為慰安凱風為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緣末句獨見哀嫺為恨肅之所言非傳旨矣定本也○

### 車牽五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四 下四之三 四四

###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仍反營營青蠅止于樊 與也營營往來親樊藩也箋云與者蠅之為蠱汁白使黑汗黑

字說文作營云小聲也樊音煩藩方元反一本甫 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反第音弟樂音洛易以鼓反疏 營營至

煩反汗汗辱之汗鳥路反令力成反遠于萬反 官室之內也以興彼往來者青蠅之蟲也此蠱汗使惡汗黑使白乃變亂白黑不可視之當去止於藩籬之上無令在

廷之上也讒人為害如此故樂易之君子謂當今之王者無得信受此讒人之言也○傳樊藩○正義曰釋言文也孫炎曰樊圃之藩然則圃藩籬是遠人之物欲令蠅止之故箋云外之令遠物令使遠於近人之物又藩以細木為之下草

棘榛即是為藩之物章下傳曰榛所以為藩明棘 亦然也此章言藩下章言所用之木互相足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猶已也營營青蠅

止于榛 榛所以為藩也○榛 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箋云構台也 合猶交亂也疏 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或亂與上章義同故

云猶交亂也上言四國此云二人者二人謂人君與見讒之人也讒者 每人讒之常構二人構之不已至交亂四國先多而後少故先四國也

###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

既入而作是詩也 淫液者飲酒時情也武公入者入為王卿士○筵音延媒息列反近附近之近沈如字疏 賓

初筵五章章十四句至是詩也○正義曰賓之初筵詩者衛武公所作以刺時也以幽王政教荒亂而情廢乃媒慢親近小

人與之飲酒無有節度今使天下化而效之致天下諸侯君臣上下亦效而行之沈湎於酒酒齊顏色淫液不止遂成風

俗衛武公既入為王之卿士見其如此而作是詩以刺之也定本集注並云飲酒無度俗本作飲食誤也刺時者即幽王



以兼見於當時矣此君臣上下文在天下化之之下則是天下諸國之君臣也沈酒淫液即飲酒無度之事舉化者尚沈

酒淫液則王朝亦沈酒淫液可知矣言武公既入者言作詩之早晚耳雅者言天下之事形於四方之風譚大夫尚得

詩以刺王則在國亦得作不要齊入王朝也沈酒者尚者微子曰用沈酒於酒亂厥德醉于色齊同也此經五章以上

天不刺王顏色以酒淫語注云齊色曰酒然則沈酒者飲酒過久曰沈沈然使酒亂厥德醉于色齊同也此經五章以上

二章陳古燕射之禮次二章言金玉燕之失鄭以上二章陳古大射行祭之事次二章言今王祭未之燕俱以上二章陳

古以駁今次二章刺當時之荒廢卒章乃言天下化之三章四章言賓履舞號歌是嫌近小人飲酒無度也卒章言凡此

飲酒為天下之辭是天下化也卒章無君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以明其君臣之不醉反下是使齊醉也其設戒重殺之言出與不出的語並為沈酒之事也或以為君臣之選云咏嘆之淫

倒本幽王之君臣則天下化之宜居於下非文之勢理在不然也箋淫沈至情態也正義曰樂記說樂之選云咏嘆之淫

泆之則淫泆遲久之意也小人未醉身有惡態強自收掩及其醉酒則舊時情態皆出莊子說察人之法曰醉之以酒以

觀其態是久飲酒則情態出也下箋曰至於醉射於賓則毛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為射也定本集注無祭之事也燕

祀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祀是燕射之法先行燕禮而後射也首章舉酬逸逸以上入句皆說

燕事舉酬即旅酬也燕禮旅後乃射故舉酬之下說大侯既抗以下六句為射事也燕必有樂故二章又重說燕事籍籍

笙鼓是燕時之樂若燕樂之義得先祖之神悅故因論樂事述引而致之言樂既和而奏之可以進樂先祖每事得祀則

神降之福至于孫其湛以次六句說燕樂得宜可使明神降福之意燕樂得所則神明而奏之是不可不以禮燕射故下四

句復說射事言賓主相耦以次取弓矢而後言聲樂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初雖重慎後則失儀至於音聲號歌舞不休息卒章

主作樂助其勸耳故先言酒殺而後言聲樂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初雖重慎後則失儀至於音聲號歌舞不休息卒章

言下六句言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以祭盡章皆說祭時之事三章四章言今王祭末與族人私燕小人為賓威儀昏亂

唯卒章與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秩秩然肅敬也箋云筵席也左右謂折旋揖讓也秩秩知也先王將祭必射以習士

**賓之初筵**

秩秩然肅敬也箋云筵席也左右謂折旋揖讓也秩秩知也先王將祭必射以習士

**邊豆有楚**

楚列貌穀豆實也核加邊也旅陳也箋云豆實菹醢也邊實

**有楚穀核維旅**

楚列貌穀豆實也核加邊也旅陳也箋云豆實菹醢也邊實

**有賓射有燕射**

秩直也反鄭

**酒既和旨**

箋云和旨酒調美也孔甚也王之酒美眾賓之飲

**飲酒孔偕**

和旨酒調美也孔甚也王之酒美眾賓之飲

**大侯既抗**

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抗舉也燕射之禮愛云舉者舉饗而後

**抗弓矢斯張**

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抗舉也燕射之禮愛云舉者舉饗而後

**張**

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抗舉也燕射之禮愛云舉者舉饗而後

**音餘本作**

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射夫既同**

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獻爾發功**

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爾爵**

爾爵

**爭爭鬪**

爭爭鬪

**疏**

疏

**爾爵**

爾爵

**爭爭鬪**

爭爭鬪

**疏**

疏

**爾爵**

爾爵

序刺蝶煤由有智而能肅敬理亦通也。箋筵席至燕射。正義曰春官司凡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

其言之筵席通也左右謂折旋揖讓者以賓與主人爲禮隨其左右之宜其行或方折或迴旋相揖而辭讓也今大射禮

諸侯與其臣行禮使宰夫爲主人案其經擯者納賓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外席賓列自西階主人從之賓有北面再拜

賓者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主人取瓶洗賓辭洗主人或石賓揖升筵前獻賓拜受爵於筵前然後賓升射是賓

初入門至即筵以升筵薦酒行燕禮也射義又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宮者所以擇士也凡射於澤宮然後於射

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也先於澤宮後於射官是將祭再爲射禮澤宮言習射

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宮乃行大射云云入驚注云此公出而而言左者大射於郊鄉射記曰於郊則間中注云以郊謂大射於

學則射於射宮者西郊之門也澤宮即在則無注云言賓之初筵左右秩秩則從爲賓以至於即筵皆秩秩也以其言廣故

云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習言其不失禮也審習言其安審而有智與毛肅敬同也毛以其言廣故

爲燕射鄭則爲大射因辨禮射之數言已不同之意也故云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官賓

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即與射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候亦別各官梓人云張皮侯而不棲鷄

則春以功筵五采之侯則遠國張獸侯則王以息燕三者別文皮侯即大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

射者鄉射也此經二句自相充配微核即邊豆所盛穀則實之於豆核則加之於選故言飲豆實核加選也先散後核不

爲陳列貌也此經二句自相充配微核即邊豆所盛穀則實之於豆核則加之於選故言飲豆實核加選也先散後核不

依邊豆飲者便其文耳祭禮有加豆適傳言加邊豆知非加豆選者以此非祭無取加豆之義而又天官邊人加邊之實

蒺藜菜脯非核物且以穀豆實類之知加之於選非爲邊加之也旅陳釋詁文楚是陳列之貌旅又爲陳者謂陳餼核於

邊豆之上也。箋豆實至曰穀。正義曰天官籩人掌四豆之實韭菹醯醢之等皆實之於豆實謂菹醢醢醢之類也

選其實栗棗棗乾蔬注云蔬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是其莖者也桃梅有核之物申傳說加邊之義故豆邊實有桃梅

之屬故稱核也言之屬者以燕之物多非止桃梅故稱屬也既以豆實爲菹醢醢醢之物申傳說加邊之義故豆邊實有桃梅

曰穀明般是摛者以此文綴核與邊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有穀穰風曰圍有挑其實之穀是在邊之物亦爲穀也

用不同穀實之限。箋主人至肅慎。正義曰借者俱也言其俱相類故言衆實之飲酒也威儀齊一也言主人敬其事

而衆實肅慎明賓主皆得其宜所以爲美也。傳逸逸往來次序。正義曰燕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此將射而言舉酬

行旅也旅者以長幼次序之言故知逸逸往來次序也燕禮初則云樂人宿懸注云懸鐘磬也國君無故不徹懸言懸

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注云當避射位爲狝射故懸也向遷之明鐘鼓之懸改之矣。箋鐘鼓至改懸。正義曰大射

諸侯之禮云樂人宿懸厥明乃射明天子亦然今至於舉酬始言鐘鼓說故知將射改懸也。大射不言改懸者國君與

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鼓不足以妨射

不須改也。大射注云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鐘鼓於此言已改也。傳大侯至之自。正義曰傳唯言不改也鄭言諸侯

爲諸侯則軒懸明天子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鐘鼓於此言已改也。傳大侯至之自。正義曰傳唯言不改也鄭言諸侯

言侯之所用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燕射射獸侯則毛意亦當然矣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其射之

無三侯二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皆謂宋其也射不采者曰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是以云焉白質赤質者

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其頭象於正鵠之畫君畫臣畫注云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畫雲

謂之大傅解言水之意故以君侯釋之非謂與君臣別侯也。大射禮云大侯九十弓依張三侯其九十弓者最高大故云

若射如鄉射之風案鄉射初則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蓬繫空下綱是將射始張之故於此言既抗也。箋舉

者至祭與。正義曰案大射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中車張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禮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

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明非始張張侯體言與鶴而棲之於侯中者也。鄭既云周禮梓人張皮

侯而棲鶴是鶴在侯復別棲之棲即率也。彼注云皮侯以皮而飾之也。其上文云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鶴

居一焉注云高廣等謂侯中天子射禮以九為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大夫射則張

其國亦然。鶴所射也。以皮爲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三分之一則此鶴方六尺。惟大射以皮飾侯。故言張皮侯而棲鶴也。

天官司裘注亦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飾之爲質。謂之鶴者。於侯中所謂皮侯也。又解名曰大侯之意。天子諸

侯之射皆張三侯。故云君侯謂之大侯。鄭以此爲大射。故云張三侯者。燕射則張一侯而已。無三侯也。射人云王大射張

三侯。司裘注亦云三侯。供虎侯熊侯豹侯。或謂天子之射。射三侯也。大射若燕射。則張一侯而已。無三侯也。射人云王大射張

供熊侯豹侯。不三侯者。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皆封於燕內者。是燕內諸侯。屈於天子。射二侯也。謂之侯與。鶴者。司裘

注云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謂之鶴者。取名也。鶴也。鶴鳴小鳥。而維中是以中之爲侯

也。亦取名也。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也。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鶴鳴也。准南子曰鶴鳴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

鳥也。對者。內志。正則能中。焉是取鳥爲名。又取正。焉義亦猶鶴也。既已棲鶴。便即射之。故云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解抗侯

之下。言張弓之意。弓可言張。而并言矢者。矢記弓之物。連言之耳。既言大射之禮。而毛以此爲燕射。故破之云。將祭而射

謂之大射。下章言燕射。烈祖其非宗乎。既派衍烈祖。是爲祭事。則此時祭爲大射。明矣。故難之也。鄭異於毛。多矣。惟朱彌

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酒。無度。故言燕禮之義。其奏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

爲燕禮。輕祭事。重幽王無度。無不慢也。舉重可以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納餼。子孫其德。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一

篇之旨。箋義爲長。箋射夫至之功。正義曰大射所以擇士。當助祭者。莫不在焉。既同非一之辭。故知射夫衆射者也。

獻奏皆奉上之言。以發矢能中。是呈奏已。功故以獻爲奏也。大射禮選羣臣爲三耦。若大夫不足。以士充之。三耦之外。若

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此其義也。射人云諸侯四耦。大射惟三耦者。實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己之臣子。甲故

降之天子。尊無與敵。其與射者。皆是諸侯來朝。及在朝。公卿無所差降。明矣。大射實射。但六耦之外。亦當有衆耦。其言既

比衆耦。乃誘射者。衆耦正謂王之六耦之外。衆耦也。何者。大射於司射。審射之下。云遂比衆耦。在誘射之後。今此義云。既比衆耦。乃於次司

射者。乃登堂而射。各奏其發矢中之之功。言比衆耦。文在誘射之上。誘射之下。始云登堂而射。故知衆耦。非如大射之衆

耦也。必知然者。射以正耦爲主。故禮定其尊卑之數。其餘衆耦。纒周亦而已。鄭何當舍其正耦而言。及衆乎。正以六耦。非

一故稱衆也。言誘射者。大射注云誘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傳的質。正義曰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鶴不明。唯倚壁

傳云。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羅雅云。射要皮謂之侯。侯

者。謂之鶴。鶴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禁。方六寸也。禁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

此。肅意。唯改質爲六寸。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五重。鶴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爲正。正大於鶴。鶴在正

居侯中。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檢之。以爲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爲鶴。質射之侯。其中采畫爲正。正大如鶴。畫

正之法。云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同也。射義云。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鶴者。其

唯賢者。子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游。既言正。鶴即引此。則射人之意。以的爲正。鶴之謂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

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質。謂之鶴。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爲質也。此傳雅言的質也。不言質之大小。不必

同於諸備四寸六寸也且的者明曰之言若廣纔四寸不足以為明矣蓋亦為所射處與鄭同也毛以此為燕射則的者

謂熊侯白質者也。箋發發矢至君子。正義曰言射事故知發為發矢大射禮曰上發既發扶矢而後下射射於稷也

將乘矢是射者與其耦拾發也彼注云拾更也將行也然則四矢謂之乘矢大射禮曰上發既發扶矢而後下射射於稷也

言獻兩發功謂其行射時此又本其發時之心故云發矢之時各心誠云我以此求汝辭謂求不飲也射義引此詩即云

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注云欲求中之者以求不飲汝爵是矣故此云射之禮

勝者飲不勝者所以養病是辭養也大射禮曰司射命三耦又象射者皆命設封司射命三耦又象射者皆命設封司射命三耦

酌散南面先發于豐上射命三耦又象射者皆命設封司射命三耦又象射者皆命設封司射命三耦又象射者皆命設封

執射禮而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取豐上射命三耦又象射者皆命設封司射命三耦又象射者皆命設封司射命三耦

而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故引彼文不盡耳射義又曰射者仁之道也射者求正謂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

者反心爭諸已而已矣。籥舞笙鼓樂既和奏蒸衍烈祖以洽百禮。籥余若反衍百禮既至有壬有林。王大林君

美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於是又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籥余若反衍百禮既至有壬有林。王大林君

若且反洽戶夾反應應對之應深從歷反樂音浴下樂其湛樂喜樂下文曰樂並同百禮既至有壬有林。王大林君

任也謂卿大夫也請侯所獻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錫爾純嘏子孫其湛

夫又有國大夫也請侯所獻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錫爾純嘏子孫其湛

折振古雅反湛答南反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實載手仇室人人又子取也室人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

也箋云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雖而卒當也士之祭禮上廟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為

禮文王世子曰其登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九讀也鄭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把酒室人復酌尸為

加爵。能如字徐奴代反又奴來反仇毛音求匹也鄭讀為酌彼康爵以奏爾時。酒所以安體也時中者也箋云

與音俱謂把酒餽子餽反復坑又反下皆同把一人反酌彼康爵以奏爾時。酒所以安體也時中者也箋云

錯而已矣無次也。中張仲反人無次也一本人作亦交。籥舞而舞與吹笙擊鼓音節相應樂既和奏有酒食聲

所既實主有禮八音和樂如是則德當神明可以進樂其先有功則之祀以合其酒食百眾之禮既獻而至於祖時則有祭祀之大禮有孝

樂可敬神因言合獻眾禮如是俱是事神之物即乘而言之此酒食百眾之禮既獻而至於祖時則有祭祀之大禮有孝

子之人君可以當於神明為神所欲祐賜汝孝子以大大之福令子孫其皆既樂而歡喜也燕樂之和中可使神明降福于

孫故取此此說者乃由燕飲之樂是燕之不可以大大之福令子孫其皆既樂而歡喜也燕樂之和中可使神明降福于

次故取此此說者乃由燕飲之樂是燕之不可以大大之福令子孫其皆既樂而歡喜也燕樂之和中可使神明降福于

此皆解射之正禮疾今不行。鄭以為既大射擇士與祭故於此言其祭事為祭之初先秉籥而舞吹笙擊鼓聲音條蕩

節度相應其樂既和而俱奏詔告天地之間進樂功烈之祖以合百國所獻之禮而薦之宗廟百國所獻之禮既至陳於

庭又其軀大邦矣有諸侯君矣是天下之福至得萬國之歡心所以事其先祖也先祖於是饗而神之饗亦當敬事神明

於得保其家邦則王之孫孫奉進之能酌酒而獻尸以事神也子孫既獻於是賓則手自酌其酒室中佐食之人又入

而酌為加爵以獻尸也既加爵之後欲使神惠徧行而賓之弟子及已弟子酌彼空虛之爵以進汝之此時心中所尊敬

者此皆先王祭祀之禮疾今幽王不能至於此與而無樂故舉以刺之。傳秉籥而舞吹笙擊鼓音節條蕩

石手秉籥是執籥以舞也舞在笙鼓之上明其於此與而無樂故舉以刺之。傳秉籥而舞吹笙擊鼓音節條蕩

即曰請奏籥首韻告一言謂其疏數以節射也然則射之樂者擊鼓作歌與射者為節而已不必大作諸樂此云鼓舞相

禮也。正義曰。八先求諸魄。則特牲。又其人。也。也。禮魄。則降。習氣。在上。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言

鬼與神。敬之。至也。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燬。揚。于。土。神。之。著。也。又曰。二端。既。立。報。以。二。歸。注。云。二。端。既。立。謂

氣也。魄也。由人死有二者。故作樂。揚其聲音。之號。使。詔。告。天。地。之。間。令。魂。氣。聞。而。以。降。此。求。諸。陽。之。義。陽。謂。魂。氣。分。散。者

也。又。臭。鬱。合。溘。以。灌。合。盥。間。而。以。出。是。求。諸。陰。之。義。陰。謂。魄。體。存。在。者。也。祭。者。皆。爲。此。二。者。但。行。之。有。先。後。耳。故。郊。特。牲

曰。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臭。三。關。然。後。迎。牲。致。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魄。歸。于。地。故。祭。者。皆。陰。合。陽。之。義

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注。云。此。其。所以。生。後。異。也。由。此。言。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于。地。故。祭。者。皆。陰。合。陽。之。義

其。聲。則。成。臭。味。而。作。樂。臭。味。成。而。行。禋。其。相。去。亦。淺。也。宗。廟。當。九。闕。殷。於。祭。周。先。從。雖。異。皆。行。二。禮。殷。人。之。臭。味。未。成。滌。蕩

牲。之。魄。當。亦。三。關。之。前。矣。以。氣。魄。不。甚。相。遠。求。之。亦。不。後。耳。故。知。作。樂。與。灌。不。得。相。懸。也。昭。而。留。者。有。發。而。生。者。相。對

既。生。魄。陽。曰。魂。則。魂。魄。小。異。耳。魄。記。注。云。求。之。此。詩。說。祭。祀。之。禮。不。言。酒。食。唯。言。樂。故。解。之。由。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之

故。留。者。爲。魄。發。者。爲。魂。聖。人。制。作。二。禮。以。求。之。此。詩。說。祭。祀。之。禮。不。言。酒。食。唯。言。樂。故。解。之。由。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之

禮。先。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禘。禮。是。禘。武。公。言。殷。祀。之。事。也。鄭。之。此。者。皆。下。曲。禮

文。案。彼。注。云。祭。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則。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禘。禮。是。禘。武。公。言。殷。祀。之。事。也。鄭。之。此。者。皆。下。曲。禮

去。故。知。不。變。父。祖。之。俗。至。於。人。君。則。與。民。爲。政。故。順。民。之。俗。以。不。變。事。同。故。取。禮。記。爲。言。耳。必。知。人。君。當。不。變。民。俗。者。以

秦。襄。公。居。周。之。故。地。故。兼。葭。蒺。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定。四。年。左。傳。伯。禽。以。商。奄。之。民。命。康。叔。封。諸。殷。墟。皆

啓。以。商。政。皆。言。因。其。情。不。必。殷。人。皆。言。樂。周。人。皆。言。禮。也。烈。祖。言。其。志。立。文。不。當。豈。知。以。治。百。禮。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

王。之。祭。言。鼓。鐘。管。磬。是。周。人。之。作。言。樂。也。以此。知。作者。各。言。其。志。立。文。不。當。豈。知。以。治。百。禮。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

者。以下。經。云。百。禮。既。至。是。自。外。而。至。故。知。諸。侯。所。獻。之。禮。也。傳。王。大。林。君。曰。正。義。曰。釋。詁。文。毛。不。解。百。禮。之。義。載。文。文

與。此。同。傳。曰。百。禮。言。多。則。是。君。所。進。祭。祀。之。禮。多。非。諸。國。之。所。獻。百。禮。宜。爲。所。薦。之。酒。食。穀。豆。之。百。種。也。毛。以。此。詩。正。論

謂。樂。之。和。其。言。遂。及。先。祖。皆。非。實。遂。之。事。則。百。禮。既。至。不。得。爲。諸。侯。非。百。國。之。禮。自。外。而。至。然。則。有。君。若。爲。國。君。則。任。是

君。所。任。者。故。爲。卿。大夫。也。以。百。禮。既。至。則。禮。從。外。來。故。云。所。獻。之。禮。既。陳。於。庭。謂。九。州。諸。侯。探。其。美。物。以。當。邦。賦。各。獻。國

之。所。有。而。陳。之。王。庭。也。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蓬。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注。云。此。饗。諸。侯

所。獻。則。王。者。之。祭。致。遠。物。以。助。之。故。知。陳。天。下。諸。侯。獻。之。禮。陳。於。庭。其。禮。物。之。外。又。有。卿。大夫。及。有。國。君。也。周。至。得。萬。國

必。從。焉。亦。有。君。不。朝。使。臣。聘。者。故。任。林。並。言。先。任。後。林。便。其。文。耳。必。陳。此。物。及。卿。大。夫。與。國。君。者。見。天。下。偏。至。得。萬。國

之。歡。心。孝。經。曰。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其。事。也。經。言。百。禮。而。變。云。萬。國。者。皆。舉。大。數。筭。因。成。文。耳。箋。照。謂。至

喜。樂。也。正義曰。嘏。言。既。與。少。牢。特。牲。受。嘏。文。同。少。牢。之。禮。有。辭。是。皆。尸。假。神。意。與。主。人。故。言。尸。與。主。人。以。福。王。受。神。之

福。於。尸。也。以。王。之。受。嘏。其。辭。有。勿。替。引。之。是。福。及。子。孫。故。喜。樂。也。傳。手。取。至。親。賓。也。正義曰。毛。以。此。爲。行。燕。射。之。禮。故

以。手。而。取。言。室。人。以。對。賓。故。云。室。人。主。人。以。主。自。居。於。室。故。謂。之。室。人。也。大。射。云。射。請。於。公。毛。射。以。此。爲。行。燕。射。之。禮。故

法。立。司。射。以。請。之。非。主。人。自。請。此。云。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者。以。詩。之。所。陳。畧。舉。大。綱。非。如。記。注。禮。儀。曲。言。節。數。此。摠。陳

賓。主。之。黨。不。獨。陳。主。與。正。賓。二。人。也。禮。從。主。人。而。起。故。主。人。請。而。賓。許。諾。也。又。射。禮。耦。者。有。司。所。比。不。是。賓。自。取。之。云。賓

自。取。匹。者。雖。配。之。由於。有。司。其。技。藝。蔽。與。不。蔽。亦。強。弱。素。定。自。相。牽。引。而。爲。耦。也。大。射。司。射。及。三。耦。等。皆。云。取。弓。矢。於。次

衣。云。主。人。亦。入。於。次。謂。取。弓。矢。也。言。又。射。以。耦。賓。者。賓。爲。上。射。主。爲。下。射。故。言。又。射。以。耦。賓。也。次。者。酌。獻。尸。也。云。次。者。今。更

象。子。孫。敢。獻。之。是。其。能。也。禮。獻。必。有。酢。故。知。尸。酢。而。宰。爵。也。以。天子。祭。禮。區。約。士。之。祭。禮。有。嗣。子。舉。奠。因。酌。尸。天子。則。有

子。孫。獻。尸。之。禮。特。牲。禮。云。上。嗣。舉。奠。入。札。面。再。拜。稽。首。注。云。上。嗣。主。人。將。爲。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

也。又。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躡。是。士。之。祭。禮。嗣。子。舉。奠。也。又。曰。舉。奠。洗。爵。入。尸。拜

受。奠。又。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是。因。酌。尸。也。言。坐。食。肝。卒。躡。是。士。之。祭。禮。嗣。子。舉。奠。也。又。曰。舉。奠。洗。爵。入。尸。拜

詩十四之三 小雅 甫田之什



卑故不嫌也特牲酌尸不卒爵又無酢直辟而奠之與此不同引之者以有洗酌入事其節相當故引之又引文王世子

者與此相當故云其登引後獻受爵則以上嗣彼據世子之禮正當此事故言是也不直引文王世子而先引士之禮者以

文王世子記文無行事之次約士禮準之而後明故并引之彼注云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少牢饋食禮言之受爵謂

承上嗣奠也獻謂舉奠洗爵也爵以特牲禮宗人遣舉奠監視之與之饌也言登以三者皆登堂行其文逆者在於饋獻之前至祭

嗣子嗣奠受之者嗣子也嗣子舉爵酌安尸彼謂陰厭之時設饌於與奠筭劍南迎尸主而入即席東面尸舉所奠之單祭

之至九獻之後嗣子舉所奠之單飲而卒爵所謂發爵也既稱爲獻固當有酢而卒爵所以爲異故此云天子則有子孫

獻尸之禮以謂上禮無也以祭無取於尸故曰祝饌食之其名之曰佐食特牲注云佐食賓

佐尸食者也謂上禮無也以其無取於尸故曰祝饌食之其名之曰佐食特牲注云佐食賓

諸侯當幾人也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頭爲加爵又曰衆賓長爲加爵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多之者爲加人未知天子

酒室人復酌爲加爵也特牲止有賓長爲加爵不及佐食此言賓與室人俱爲加爵者天子之禮大故佐食亦爲加也案

特牲加爵在嗣子舉奠前此賓與室人文在各奏兩能之下者此因子孫其耽先言子孫之事令與上連故賓與室人在

其後耳不以酌獻先後爲次也博酒至中正義曰言酒所以安體者射義曰酒所以養病所以養老也各從其所而酌言之

養也上章言以酌飲不中者是也大射禮云勝者之弟子洗禮升酌散南面生奠於豐上之釋勝者所酌而言之

故王肅云奏中者以飲不中者是也大射禮云勝者之弟子洗禮升酌散南面生奠於豐上之釋勝者所酌而言之

養是自勝者往養不勝者之辭故知以奏中欲飲不中者或以投壺云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三馬既立請慶多

馬謂此以奏中爲慶勝之辭故知不然者大射禮所尊者筭又解酌虛爲奏所尊之節故云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其酌

義曰康虛釋詁文時者謂時而在乎意故云心所尊者筭又解酌虛爲奏所尊之節故云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其酌

也酌賓之下云卒爵者實解於僅是卒爵也於是以後爵乃虛矣又曰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酌於其樽中庭北面舉

交錯其長是奏所尊者之也故云酌以獻其所尊者交錯而已無次序以故無族人也言交錯而已者謂弟子舉爵之

特注注云弟子後生者也賓之初筵溫溫其恭也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

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僂僂也反言重慎也幡幡失威儀也遷徒屢數也僂僂然筵云此言賓初筵

又不得有愆之人所以嚴亂天下率如此也反如字韓詩作吸吸音蒲板反善貌曰既首越反是日者同下章放其

此幡孚袁反舍音捨坐如字徐才曰反屢力具反及下韓詩作吸吸音蒲板反善貌曰既首越反是日者同下章放其

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悒悒是曰既醉不知其秩也悒悒密也悒悒密也悒悒密也悒悒密也悒悒密也

下音悒反疏賓之至其秩也毛以爲幽王既不能如古之禮故陳其燕之失禮言幽王所與燕賓之禮之事其反之初

重慎也至於旅酬之後曰既醉止之時威儀幡幡然失其所矣又舍其本坐遷酒他處數數起舞僂僂然失其所也此賓爲

王所敬其失如此故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此本旅前其未醉止尚守威儀抑抑然慎密至旅後曰已醉止乃威儀悒悒

然而嫌漫至於旅末是曰既醉不知其常禮言其昏亂無次也由此故民皆化之散亂天下可疾之甚也初筵言祭

末與族人燕爲異其大義則同不疑此復至和柔正義曰此與上章雖古今不同而相承首尾再言賓之初筵故辨

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即筵此與上章雖古今不同而相承首尾再言賓之初筵故辨

異姓爲賓明王本然彼注云同宗無相賓客之道是實必異姓也傳反反至僂僂然也正義曰此言目重而謹慎與下

柳柳顧密一也謂慎密而密謂知爲美之義故傳曰柳柳美也柳柳失威儀亦由柳柳慢故下傳曰柳柳慢也柳柳

羸病也傳直云德饒者是貌狀之辭下微微僂僂俱是貌狀亦宜然矣也此言至此正義曰鄭以章句相接故因

羸病也傳直云德饒者是貌狀之辭下微微僂僂俱是貌狀亦宜然矣也此言至此正義曰鄭以章句相接故因

羸病也傳直云德饒者是貌狀之辭下微微僂僂俱是貌狀亦宜然矣也此言至此正義曰鄭以章句相接故因

羸病也傳直云德饒者是貌狀之辭下微微僂僂俱是貌狀亦宜然矣也此言至此正義曰鄭以章句相接故因

羸病也傳直云德饒者是貌狀之辭下微微僂僂俱是貌狀亦宜然矣也此言至此正義曰鄭以章句相接故因

羸病也傳直云德饒者是貌狀之辭下微微僂僂俱是貌狀亦宜然矣也此言至此正義曰鄭以章句相接故因

上經言初... 之時能自初戒以禮未醉之前謂賦醉醜之時也既醉謂至於旅醜而小人態出故失威儀也下章無筭  
謂時故音聲號嗽又甚於含生是為文次也為語云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  
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故言王既生為君子所以為語又不得有恒之人卒章云凡此飲賓既醉止載號載嗽亂我邊  
酒為天下所化是出此賓之失而然故言子以歌亂天下率如此言率者非一音倉柯反呼火故反講呼端反

**豆屢舞傲傲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僇僇**  
草者著為無筭爵以後也○號胡毛反注同嗽女交反傲起其反注本正或作止按下德僇是舞不止  
此宜為正說文云醉舞也郵音尤俄五何反廣雅云哀僇素多反一音倉柯反呼火故反講呼端反  
既醉而出並受

**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武公見王之失禮故以疏實既至令儀○正義曰前章言燕初及旅醜之事此述無筭爵之後言嘉賓則人禮有美譽醉  
此言箴之○箴之林反疏酒止於是則號呼則譁嗽而唱叫也錯亂我選豆之行列數起舞傲傲然不能自正也又疾  
而重言之是此言賓曰既已醉則不自知其過失傾傾其弁使之俄然數起舞僇僇然又不能止以此荒醉敗亂天下故  
武公為言陳作賓之禮若既醉前無失為賓與主人並受其得禮之福實則身為合禮主則用得其人是嘉善其福也若至  
於醉而不出是謂誅伐其德醉前無失為賓與主人並受其得禮之福實則身為合禮主則用得其人是嘉善其福也若至  
燕則維其於祀有善儀也王何不擇而賓之手言曰既醉止與此是伐其德也戒王若飲酒而誠能得嘉善其福而復益醉也  
上言德禮是舞之形貌猶能自正傲傲則不能  
自正僇僇則非徒不正又不能止為差降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

**反恥**  
立酒之監佐酒之史箋云凡此者凡此時天下之人也飲酒於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  
督酒欲令皆醉也彼醉則已不善人所非惡反復取未醉者恥之言之此者疾之也○令力呈反惡鳥路反

**勿從謂無俾大忌匪言勿言匪由勿語**  
顛仆至於怠慢也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為人說之也亦無從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為其聞之也當防之式徐  
云毛如字又云用也鄭讀作隱他得反惡也大音秦泰勃佐反語魚據反又如字為于偽反下同顛都田反本作值仆  
何音赴一音蒲北反說文云頓也語魚據反恚一瑞反怒也 由醉之言俾出童叟  
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費羊之性北壯有角。出如字徐尺  
魯許業反 三爵不識矧敢多又箋云矧況又復也當言我於此醉也飲三爵之不知矧 疏 凡此至多又。毛以

**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下化之凡此天下之人聚共飲酒初時或有醉者或不醉者復設法以逼之既立酒之監或復佐之為史令催不醉之  
人亦使醉也彼醉者則已不善為人所非惡不醉者此監與史反恥而罰之是使小大盡醉舉坐皆猶狂也俗既慢汝之  
公無如之何故禁武時人無令相說言用此醉時勿得從而謂之以言其醉狀又當防讒醉者無使人以人姓諱短聞將志  
所陳說者非所當言勿為人言而又當自善其得見彼皆從而遂從而行之其醉狀又當防讒醉者無使人以人姓諱短聞將志  
怒故教之言教之猶恐不從故又脅以重禁故若從醉者之後言其過失我則使汝出童首無角之幾羊脅其無然之物  
欲使息也既禁其勿言恐人問之不已又教之云人若問汝彼醉之狀汝當云我於此醉者三爵之時已自不識矧敢多  
能知其多而復飲乎但以此告彼問自息將慎其已然而為之立大法也○鄭唯以式為恐請見醉者之過惡無就而謂  
之餘問。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正義曰立酒之監燕禮鄉射並立司正鄉射注云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

推舉佐史是彼自佐之故立文不同此刺其立酒之監燕禮鄉射並立司正鄉射注云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  
法也即引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則禮法自當立監此刺者彼則監其失禮此乃督之使醉名同而實異以其俱是監  
察故鄭於鄉射引此耳。箋式讀曰慝。正義曰以上文未有醉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式為慝訓之為惡非不自  
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王肅云用其醉時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也。箋當言至醉。正義曰何知非已自

詩十四之三 小雅 甫田之十

飲之而云彼醉者飲三爵者以問彼之狀宜以彼飲否之且言酬敢多又是不敢知他之辭故知三爵者亦他飲也禮有獻酬與旅酬及無等爵旅與無筭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酬也酬也若然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酬主人主人飲而又酬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酬爲三爵者言於飲三爵禮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甫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